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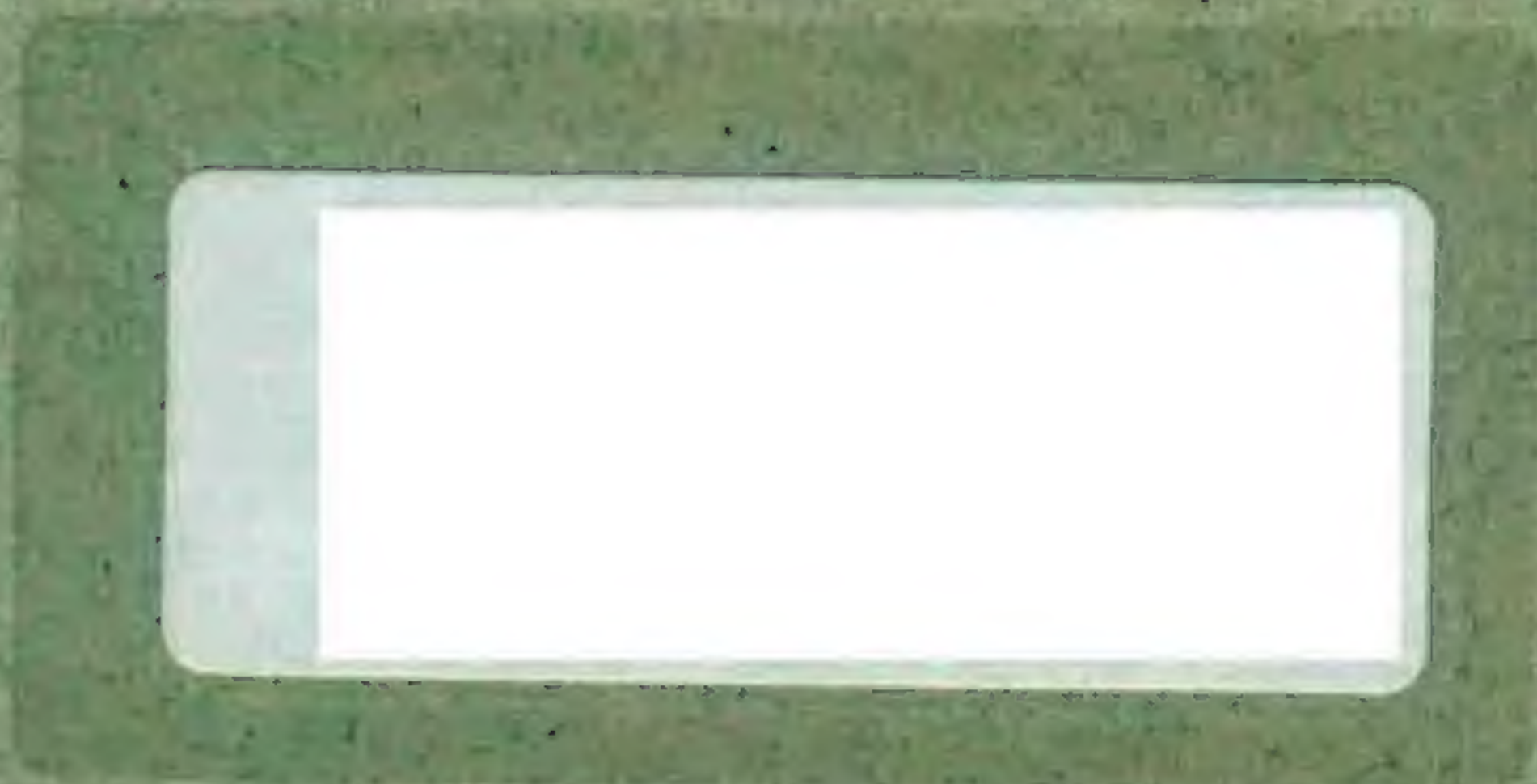
李學勤 主編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郭偉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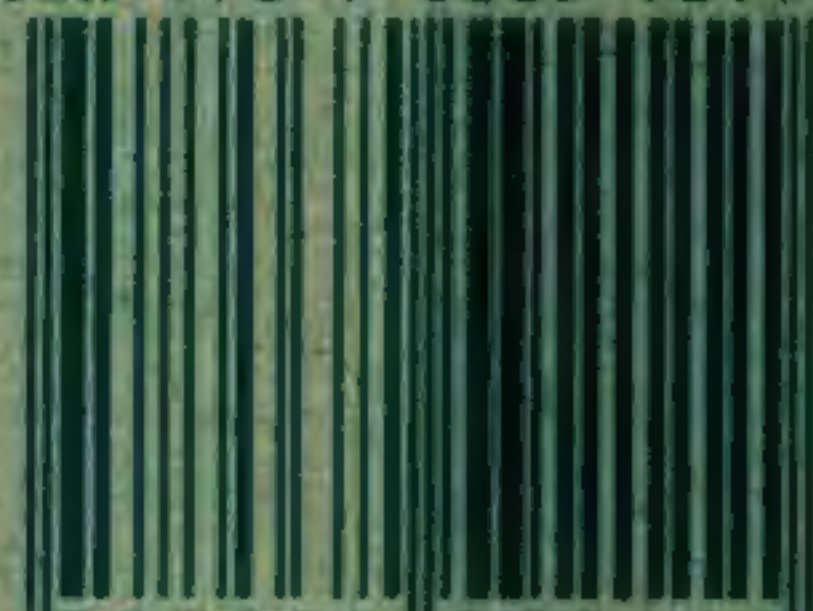
肩水金關漢簡是繼居延舊簡、居延新簡之後，在今甘肅金塔縣—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出土的又一批重要簡牘。本書圍繞肩水金關漢簡，結合居延舊簡、居延新簡、額濟納漢簡、地灣漢簡等，深入系統考察了張掖郡肩水都尉府所轄邊塞的建制情況。不僅考證諸侯官塞的部隧設置，澄清肩水候、東部候長、_三“置”等長吏或機構的駐地問題，辨析部分簡牘的出土地，還在此基礎上探明金關簡的性質問題。為學界正確利用此批重要資料奠定基礎。附錄書評試對包括古井簡、墓葬簡在內的出土簡牘之研究提出新看法，藉以體現作者的學術視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架建議：出土文獻／中國史

ISBN 978-7-5325-9211-1



9 787532 592111 >

定價：98.00元

易文網：www.ewen.co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郭偉濤／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 郭偉濤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25-9211-1

I. ①肩… II. ①郭… III. ①居延漢簡—研究 IV. ①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69899 號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郭偉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0.25 插頁 2 字數 332,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211-1

K·2647 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叢書前言

“出土文獻”是與“傳世文獻”相對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始於漢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兩千多年裏，出土文獻層見疊出，研究工作不斷走向深入。孔壁中經、汲冢竹書、商周金文、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發現，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那個時代的學術生態。

1925年，清華研究院的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首倡“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他所謂的“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獻。通過出土文獻來印證補正傳世文獻，開闢研究中國古史的新途徑，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真諦。“二重證據法”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對近代學術的影響至為深遠。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境外搶救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總數約2500枚，其中有多種經、史典籍，非常珍貴，其重要性堪與孔壁中經、汲冢竹書相媲美。9月，清華大學成立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過開展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討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研究的前沿課題，把中心建設成為具有世界領先水準的出土文獻研究和保護中心。當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對清華簡進行保護、整理與研究，同時開展其他出土文獻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別是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領導的肯定和學術界及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2011年4月，在清華百年校慶前夕，中心領銜申報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2年5月，為回應教育部2011計劃，中心聯合國內11家兄弟單位組織籌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內，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經歷了跨越式的發展，在領導的關懷支持和同人的集體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處仍然是明顯的。我們的學識經驗都很有限，面對任務的要求，時時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們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幫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發展，我們始終圍繞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這個主旋律。

為了集中展示近年來出土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輯了這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叢書將先推出20種，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單位人員，都是活躍於一線的中青年學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獻時間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相當寬廣，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當今出土文獻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廣大讀者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啓示。

這套叢書的編輯，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積極回應，更有幸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李學勤

2013年10月

序

今天(2019年5月6日)微信裏傳來消息,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要進展工作會,會上公佈了4項重要成果,其中2項湖北荊州墓葬考古成果,在一座戰國墓和一座西漢墓中分別出土了324枚楚簡和4546枚西漢簡牘,內容頗為豐富。地不愛寶,自1901年以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中國各地出土的戰國到魏晉時期的簡牘,粗略統計,將近28萬枚。尤其是近二十年,更如雨後春筍,應接不暇。近幾十年來戰國秦漢史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這些簡牘。

這則新聞在刷屏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學者的擔憂。一位老友在轉發新聞的同時,不無憂慮地寫道:“近年簡牘的不斷發現和迅速刊佈,在數量和信息量上遠超過早期發現的出土文獻,是秦漢史研究者的幸事。我卻有一種莫名的恐慌:我們是否能真正完全瞭解這些信息?我們通過邏輯分析絞盡腦汁得出的結論,是否轉眼就被一條新材料給否定掉?大家為這些材料狂喜的時候,我卻有些懷疑我們的工作是否有意義?”情緒有點悲觀。有這種擔心的,恐怕不會只有一位。回顧簡牘研究的學術史,從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筭路藍縷,開創基業,只是到了1998年湖北荊州郭店楚簡以及2001年張家山漢簡的公佈,才點燃了學界的熱情,普遍重視與利用簡牘,簡牘研究躍升為國內國際學界的“顯學”。資料發現如井噴,研究成果似潮湧,場面驚人,形勢喜人。

喜中有憂。不止是材料的關注度上有差別:典籍簡頗受青睞,文書簡關注有限,方法上的思考卻頗為少見。百餘年來,簡牘研究成果雖多,但方法上有啟發性的論著卻不多見。需要不斷返回這些有引領性的著作,汲取營養與靈感,結合新資料,探索與發明更為適用的方法,讓沉睡數千年的遺物吐露更多的信息。

簡牘研究史上,除了津津樂道的《流沙墜簡》,最值得注意的是陳夢家的《漢簡綴述》。他在三四年間完成的十幾篇論文,達到了時代的巔峰,此前他卻從未接觸過漢簡。只因1960年被夏鼐所長安排去整理武威漢簡,興趣因此陡然轉向了漢簡。一發不可收拾,始於新月派的詩人,終於邊塞將士的斷爛簿籍文書。隨志趣轉換,不斷開辟新天地。陳夢家的成功,得益於他繼承並超越了“二重證據法”。文獻之外,更注意結合考古學、文書學治簡,以歷史學的視野,自最基本問題入手,循序漸進,重建歷史現場,成就了居延漢簡研究的一座豐碑。

看來悖論的是,陳夢家能取得如此成績,恰在於他不是研究秦漢史出身,沒有《史記》《漢書》的包袱,不執著於傳世文獻與簡牘的對應。他在秦漢史研究上的成就,無法與勞幹比肩,漢簡研究所達到的深度與提出的問題,遠超勞幹。陳夢家學法律出身,涉足歷史後,宗教、神話、文字而甲骨、青銅器,沒有多少傳世文獻可依憑,以文獻為中心的思維慣性影響有限,只有注重探索資料內在的關係。接觸漢簡時,一般認為的劣勢反而成為了優勢,是“失”亦是“得”,將精力放在重建簡牘內在的關聯上,構建出成片的新天地。換言之,不能祈求一把鑰匙開一萬把鎖,需要針對資料與問題,開發適當的方法。

日本方面,這方面的代表莫過於漢簡研究的開創者森鹿三。他留下的漢簡研究論文不過17篇,收在《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同朋舍,1975)中,幾乎篇篇都充滿了啟發。1953年發表的《關嗇夫王光》,短短二頁。1955年發表《令史弘に關する文書》稍長些,兩篇以某個人物為中心的研究,成為後來按照人物集成研究的濫觴。後來還發表過關於“馬”的研究、關於王莽簡書寫特點的分析,以及簿書的集成研究。他雖然沒有做過冊書復原,但對居延舊簡中57.1這由三枚簡構成的冊書做過十分詳細的分析(《居延出土の一冊書について》),從一開始接觸居延,就高度重視形制與材質,與中國學者的旨趣頗有異樣(見《居延漢簡研究序說》),大庭脩、永田英正與魯惟一等第二代學者的成果,幾乎都是位於森鹿三的延長綫上。目前研究中國簡牘的日本學者已經進入了第四代,年輕學者的研究中森鹿三的影子還依稀可見。

去年9月,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召開的“第三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上,曾提交一份發言提綱,談簡牘研究的五個層次。指出簡牘研究至少需分為考古學、文字學、文書學、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五個層次,各層次之間大致先後遞進,前面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後面的研究難以扎實推進。

中國簡牘研究的問題在於，立基傳世文獻開展史學研究的傳統悠久深厚，利用出土資料偏愛二重證據法，習慣性地兩相比對，尋求解決史學問題。兩類資料產生、流傳與留存的背景差別甚大，難以匆忙對應，不然的確會產生“輕易立說”之弊，“疲簡牘，煩後生”。對出土資料進行前三個層面的研究必不可少。不過，那時感覺看法還很粗糙，當場報告的則是另外一篇實證研究。現在借給偉濤大作寫序之機，贅述幾句，求教於學界。

郭偉濤君 2013 年秋入清華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2017 年夏畢業，旋入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跟隨李守奎與李均明先生從事博士後研究，前後近六年。偉濤本科學習生物工程，碩士階段轉入秦漢史，不過重在思想史。入清華後，因上課而開始接觸簡牘，逐漸深入堂奧，最終以金關簡作為研究對象，完成了畢業論文。恐怕是金關簡公佈後全面研究的首部博士論文，答辯時得到專家的肯定。論文通過後，又經修改完善，由趙平安老師推薦，得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賀。

短短數年，偉濤能夠走到金關簡研究的前沿，首先要感謝張德芳先生領導的整理團隊，幾年間將全部資料公佈，奠定了研究的基礎。其次，方法得當亦是重要保障。除了上課，偉濤積極參加清華以及北京多所高校舉辦的讀簡班，並認真學習了《流沙墜簡》以來有方法論意義的簡牘研究論著，得以快速攀到前沿。偉濤自己肯下功夫，善於學習，轉益多師，積極求教，高效地完成了論文。未來要想取得更大的成績，從根基入手，方法上不斷思考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偉濤的研究側重基於文書學考察漢代張掖郡屯戍制度。“風物長宜放眼量”，期待他能繼續努力，由簡牘到制度，再到人——卷入邊地生活的吏卒百姓，邁向更為豐富的史學研究。進而將漢簡由研究對象發展為觀察漢帝國的視角，長安之外，提供透視西漢王朝的新基點。更希望他加強文字學訓練，彌補文字釋讀上的短板，同時放眼世界，從西漢的邊陲到羅馬帝國的邊陲，中外比較中加深對漢朝的認識。出色的學者，既需要不斷推出嚴謹扎實的成果，也需要不斷超越自己，發現更廣闊的世界，祝願偉濤在學術道路上勇猛精進，再攀高峰。

是為序。

侯旭東

2019 年 5 月 6—7 日於京北安寧莊

目 錄

| | |
|-----------|---|
| 序 | 1 |
| 凡 例 | 1 |
| 緒 論 | 1 |

上編 漢代張掖郡肩水都尉防區機構設置研究

| | |
|--------------------|----|
| 序 說 | 11 |
| 第一章 肩水塞部隧考 | 14 |
| 第一節 存續時間 | 14 |
| 第二節 諸部 | 16 |
| 第三節 諸隧 | 39 |
| 第四節 部、隧隸屬 | 46 |
| 第五節 餘論 | 57 |
| 第二章 橐他塞部隧考 | 65 |
| 第一節 存續時間及轄區 | 65 |
| 第二節 南、中、北三部 | 70 |
| 第三節 諸隧及部、隧隸屬 | 73 |
| 第四節 餘論 | 78 |
| 第三章 廣地塞部隧考 | 82 |
| 第一節 存續時間 | 82 |

| | | |
|-----|--------------|----|
| 第二節 | 部、隧及隸屬 | 87 |
| 第三節 | 餘論 | 89 |

下編 漢代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機構駐地研究

| | |
|-----------|----|
| 序 說 | 95 |
|-----------|----|

| | | |
|-----|--------------------|-----|
| 第四章 | 肩水候駐地考 | 99 |
| 第一節 | 封檢所見肩水候駐地 | 99 |
| 第二節 | 文書所見肩水候駐地及時間 | 102 |
| 第三節 | 郵書刺所見肩水候駐地 | 127 |
| 第四節 | 其他相關 | 136 |
| 第五節 | 小結 | 141 |

| | | |
|-----|------------------------|-----|
| 第五章 | 肩水塞東部候長駐地考 | 150 |
| 第一節 | A32 遺址出土東部候長封檢 | 150 |
| 第二節 | A32 遺址出土的候長楬 | 152 |
| 第三節 | A32 遺址出土東部候長相關文書 | 153 |
| 第四節 | A32 遺址出土候史相關簡牘 | 159 |
| 第五節 | 餘論 | 160 |

| | | |
|-----|-----------------------|-----|
| 第六章 | 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的“置” | 163 |
| 第一節 | 弱水地區的“置” | 164 |
| 第二節 | 居延地區的“置” | 173 |
| 第三節 | 論“置” | 177 |
| 第四節 | 餘論 | 185 |

附 錄

| | |
|----------------------------------|-----|
| 金關簡第五冊 73EJD 部分簡牘出土地輿圖 | 189 |
| 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境界（第一、二冊）簡介 | 220 |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表 | 243 |
| 參考文獻 | 288 |

附 圖

| | | |
|-----|---------------------|-----|
| 附圖一 | 河西漢軍走向示意圖 | 305 |
| 附圖二 | 漢代弱水中游亭塞遺址分佈圖 | 插頁 |
| 附圖三 | A32 遺址平面圖 | 306 |
| 附圖四 | A32 遺址發掘區分佈圖 | 306 |
| 附圖五 | A33 遺址郭城平面圖 | 307 |
| 致 謝 | | 308 |

緒 論

爲斷匈奴右臂、隔絕羌胡，¹漢武帝在河西地區發動了一系列戰爭，擴地斥境，加以昭宣之世的經營，漢廷基本牢牢控制了河西地區。在這一廣大地域內，漢廷列置郡縣徙民屯墾。²與此同時，在東起今蘭州市西，西至敦煌西北，北達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的範圍內，沿交通要道及重要屯田區外緣分次分段修築了亭塞路障，³通烽火燭斥候，建立了完備的警戒候望系統（書末附圖一）。

河西四郡之一的張掖郡，基本上囊括了整個弱水流域。⁴當時，弱水中下游流域（今稱額濟納河）的氣候較今天更爲濕潤，水資源亦更爲豐富。⁵中游流域的今金塔縣東部及下游的今額濟納旗等地，分佈著大小不等的綠洲，適宜屯墾。⁶而沿弱水往北可達今蒙古高原，直抵匈奴腹地，漢軍往往從此地北出。⁷可以說，這一地區不僅是抵禦匈奴侵擾的前綫和橋頭堡，亦是北擊匈奴的基地和重要據點。

張掖郡北部，被劃爲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兩個防區。前者統轄肩水塞、壹他塞、廣地塞等，後者統轄甲渠塞、卅井塞、珍北塞等。各候官塞再劃分爲若干部，每部管轄若干亭隧。亭隧堪稱漢代西北邊防的最基層單位，承擔最

1 班固記述：“孝武之世，斷匈奴右臂，絕其憂國，絕其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六屯，包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絕其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六屯，包西域。”見《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下》“班固贊”，中華書局，1962年，第3928頁。

2 大谷幸男《漢代河西屯墾研究》，文海出版社，2005年，第16—17頁；呂文彬《漢代河西屯墾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44—149頁。

3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弱水流域的絕大部分都列入張掖郡，但靠近合水原東部地區的弱水流域則劃歸居延郡。第一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33—34頁。這一處理方式受到石居和實、李天紅之質疑。《漢代居延屯墾研究》，《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5期，2014年，收錄《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四輯，2015年，第96—101、128—129頁。

4 孔祥英《祁山乃秋——朱延平河西屯田考》，《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中國考古學》第一輯，1991年，第120—121頁。

5 胡耀文、余林、呂桂生、王學強、史志林《河西漢代聚落與水資源分佈重建》，《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49卷第3期，2013年，第306—312、319頁。

6 大谷幸男，“漢代河西屯墾考”，《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5期，2014年，收錄《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四輯，2015年，第96—101、128—129頁。

基礎的日常防禦任務。從內地徵調過來以及河西當地的士卒，被統一調配在這一廣大地區服役執勤，烽燧遺址因此也留下眾多簡牘文書。這些基層屯戍檔案反映的邊塞歷史畫面，遠較正史勾勒的輪廓更為豐富清晰，為深入認識漢代邊塞及相關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一、概念界定

這裏主要界定一下學界常用的“塞”與“候官”兩個概念。

河西漢塞主要是由紅柳、蘆葦、沙礫壘築的牆垣，輔以塹壕、天田，甚至繩索、柵欄，並結合河流、湖泊、沙漠等天然屏障，而共同組成的防禦設施。^① 本書所謂的肩水塞、索他塞、廣地塞等等，並非單指物理意義上的軍事防禦設施，而是指各軍事防禦機構。比較而言，更近於政區、轄區的概念。

至於候官，一般由被視為塞候居所的障，連同隨侍在側的文書吏、部卒等人員，及相應的附屬設施所處的塢院共同組成，建築規模通常比亭隧及候長治所要大一些。如肩水候官，嚴格意義上，是指肩水塞的長官——肩水候——的官署，即其日常辦公及處理政務的衙署。^② 換言之，肩水塞與肩水候官，類似於縣與縣廷、郡與太守府的關係。^③ 本書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塞、候官的概念。

當然，簡牘中亦零星出現“候官塞”的用法，如甲渠候官塞（110.8/A8、156.4/A8、160.11/A8、185.10/A8）、肩水候官塞（239.82/A33）等，含義完全

① 吳初驥《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第182—183頁。

② 《周禮·秋官·士師》，鄭玄注“官，官府也”，賈公彥疏曰“謂廬，官人聽事之門”（鄭玄注、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47—1348頁）。

③ 當然，因候官為塞候的衙署，故在日常文書行政中，亦出現以候官代指塞的情況，尤其是以塞為單位編制的各種簿籍，往往以候官代替。如下：

•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十月旦見鐵器簿□

EPT52：488

• 甲渠候官五鳳四年戌卒定罷物故名籍□

EPT53：37

肩水候官執胡隆長公大夫奚路人，中勞三歲一月，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冊七歲，長七尺

五寸，氐池宜廩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179.4/A8

□甲渠候官第十八隧長公乘張護□

始建國二年功勞案

EPT4：50

前兩簡甲渠候官的簿籍，當指整個甲渠塞，並非單指甲渠候所駐的郭城。後兩簡使用“候官+隆”，顯然候官是指塞。不過，為了行文與表述的方便，筆者使用嚴格意義上的肩水塞、肩水候官的概念。

等同於甲渠塞、肩水塞。此前陳夢家認為候官塞的稱呼僅見於王莽時期，¹實際上，早在宣帝時期就已出現。²本書統一使用簡稱，行文中偶用“候官塞”的全稱。

二、弱水中下游流域遺址調查

本書處理的主要材料是弱水中下游流域出土的簡牘，³所涉及的問題基本也在弱水中下游流域，因此有必要回顧這一廣大地域內的遺址調查與發掘工作。

最早前往該地遊歷與科考的，是 20 世紀初期入華探險的西方學者。1907 年，斯坦因曾在金塔一帶短暫考察。⁴1908 年，科茲洛夫前往弱水下游，發現西夏黑水城遺址。⁵1914 年，斯坦因順弱水北上，直到今內蒙額濟納旗，雖亦零星拾獲漢簡，但其主要成果集中在西夏、蒙元時期遺址遺物的考察發掘方面。⁶

西方探險家在中國西北邊疆的考察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注意。1930 年前後，由中國、瑞典等多國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對我國西北邊疆進行了多學科的大規模科學考察。其中，斯文·赫定泛舟弱水及其尾間湖泊，⁷徐旭生、劉衍淮等考察了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遺址。⁸貝格曼不僅掘獲

1 陳夢家：《漢簡所見國語與秦漢的學組識》，原刊《考古學報》1964 年第 1 期，此據作者《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 年，第 51、55 頁。

② 新刊金關簡顯示，早在宣帝朝，即有稱“肩水候官塞”者，如下：

張掖肩水候官塞有秩候長公乘殷禹 元康三

73EJT21：62

這類用法亦屬少數，書中盡量避免採用。為了與簡下者部集相區別以及表述的方便，亦偶稱“候官塞”。

3 “弱水”的具體所指，目前似無定論。發源於祁連山，流經甘肅、內蒙古，最後注入今額濟納旗蘇果諾爾和居延湖間的這條內河，在甘肅境內，今天一般稱為黑河，內蒙境內稱為額濟納河。為表達方便，依據其集《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統稱為弱水。

4 斯坦因：《斯坦因中國考古圖記》，1921 年初版，此據黃雲眉等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645—647 頁。

5 科·羅·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吐蕃考古圖記》，1923 年初版，此據王希隆、丁淑琴中譯，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58—82 頁。

6 史金波、崔田：《斯坦因中國考古圖記》，1928 年初版，此據黃雲眉等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565—728 頁。

7 斯文·赫定：《斯文·赫定遊記（1927—1935）》，1943 年初版，此據徐士周等中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13—145 頁。

8 徐旭生：《徐旭生西夏日記》，1930 年初版，此據學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81—158 頁；劉衍淮：《黑水弱河居延漢代遺跡的遺迹》，《清華學報》第 12 期，1967 年，第 129—137 頁；劉衍淮：《黑水弱河居延海與黑海的考查》，《師大學報》第 15 期，1970 年，第 223—231 頁。

大量漢簡，¹而且對額濟納河沿岸的考古遺址進行了系統科學的勘察，後來相關考察報告亦整理出版，²是正確認識這一地區的屯戍組織體系的基礎。

1949年後百廢待興，該地區遺址的勘察，一直延宕至20世紀70年代才提上日程。1973、1974年間，甘肅居延考古隊在A32、A8、P1等遺址掘獲大量漢簡，³並進行了系統的考古勘察，增進了對候官、亭隧、關卡等漢代防禦設施的建築佈局及結構的認識。⁴20世紀80年代前後，甘肅方面又進行了數次小規模的調查。⁵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所在A33遺址開方發掘，進一步明確了肩水候官的建築結構，並獲得七百多枚漢簡。⁶1997年，宮宅潔、角谷常子及富谷至、藤田高夫等日本學者對弱水中下游、疏勒河南岸及敦煌和安西之間的漢代遺址進行了考察。⁷2000年前後，內蒙古文保部門對弱水下游地區的多個遺址進行了勘察，不僅獲得數百枚漢簡，且解剖了數座漢代亭隧。⁸2001年，內蒙古文保部門與吉林大學邊疆考古中心又協力

- 1 這批漢簡，簡稱居延漢簡。本書使用時，凡從簡面，主要據簡文整理小組《居延漢簡·簡文、釋、釋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2015、2016、2017年），兼參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治《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另錄《居延漢簡·簡文、釋、釋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年）及簡文整理小組《居延漢簡·簡文、釋、釋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下文不再一一出注。
- 2 弗克·貝格曼考察，博·素克爾打地姆整理《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1956、1958年初版，此據張德芳等中譯，學苑出版社，2014年。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整理這批漢簡時，據此書及調查，系統梳理了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遺址，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附錄一《額濟納河流域障隧述要》，中華書局，1980年，第298—319頁。
- 3 這次發掘漢簡，主要包括居延漢簡及金關漢簡。本書所引居延漢簡，主要據張德芳主編《居延漢簡集釋（1—7）》（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同時參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94年，及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漢簡集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金關漢簡，全部引自甘肅省康保漢研究中心《甘肅簡牘整理報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簡文、釋、釋文》，中華書局，2011、2012、2013、2015、2016年）。
- 4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考察》，《文物》1973年第1期，第1—25頁及附圖。
- 5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疏勒河下游漢代障隧遺址調查報告》，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簡牘·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84頁。《簡牘整理與考古之關係》（馬怡），同樣將居延地、漢代長城障隧等一併論及，發表收入甘肅省文物局《簡牘之路——紀念《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30—146、171—176頁。
- 6 《簡牘整理與考古之關係》（馬怡），第162—164頁。這批漢簡現藏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編《簡牘整理》，中華書局，2017年。
- 7 宮宅潔《北千代田地域の漢代障隧（北千代田、新田城）》，簡谷常子《北千代田地域の漢代障隧（北千代田、新田城）》，兩文皆刊於《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22卷，2005年，第17—33、35—42頁。後文電子版，承角谷先生賜下，謹致謝忱！
- 8 這批漢簡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本書主要採覽學界《居延漢簡·簡文、釋、釋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及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

對下游部分遺址進行了勘繪。¹ 2006 年 8 月，國內學者對弱水下游的部分遺址進行了簡短考察；² 9 月份，水間大輔、市沼陽平等日本學者亦踏足此地。³ 此後，有學者勘察了金塔縣境內的 A35 遺址。⁴ 2009 年 8 月，日本學者前往弱水下游考察。⁵ 此外，吳初驥對弱水中下游流域障隧遺址的建築結構、位置及分佈規律等問題進行了綜合研究，堪稱這一領域的集大成工作，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⁶ 森谷一樹對北部居延地區亦有研究。⁷

該地區遺址考察的一大亮點，是衛星定位（GPS）及遙感成像（Google Earth）等新技術的引進。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臺灣簡牘學會數次前往弱水中下游流域進行考察。羅仕杰首次利用 GPS 考察弱水流域遺址，系統測定了諸遺址的經緯度及彼此間直線距離，為精確研究諸遺址的分佈奠定了基礎。⁸ 此後，景愛利用衛星成像技術考察了弱水下游綠洲的演變。⁹ 邢義田利用 GPS 與 Google Earth 重新測定了諸遺址經緯度及間距，並藉此重新比定了部分遺址的命名及定位。¹⁰

三、文書簡研究方法述評

本書涉及的資料，是以全閼簡為主的居延漢簡，屬於所謂的文書簡。而對文書簡展開研究，除採用最為傳統的以王國維、勞幹為代表的簡、史互證

1 吉林省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漢代考古研究報告——匈奴時代遺址勘察工作簡報》，《邊疆考古研究》第七輯，2008 年，第 353—369 頁。

2 鄭明賢《居延考察日記》，收入張德芳、孫家洲主編《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實地考察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68—285 頁。

3 水間大輔《居延考察——2006 年 8 月訪問記》，《居延漢代學報》，2007 年第 5 號，第 417—418 頁。

4 馬明傑《居延漢代障隧遺址的考察與研究》，《遼寧史文化》，2015 年第 10 期，第 90—92 頁。

5 中村成巳《居延漢簡考察報告記》，見村山明、佐藤信幸《文獻と遺物——境界——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研究》，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1 年，第 3—19 頁。

6 吳初驥《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第 132—170 頁及附圖三。

7 森谷一樹《黑河上流域の障隧跡——アジア東部の地形と地質環境を背景に探る》，2007 年，第 98—105 頁；森谷一樹《居延とアシスの地理分布とエチオピア》，見井上充幸《加藤繁》，森谷一樹《アジア地域史論議：黒河流域 2000 年の點描》，松香亭，2007 年，第 19—38 頁及附圖；森谷一樹《前・中・後時代の黒河流域——地中海と東部のアシス地域の歴史と環境：黒河を軸心として》，2000 年，見松香亭，2011 年，第 11—48 頁。森谷一樹先生代為掃描前兩篇文章，謹致謝忱！

8 羅仕杰《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衛星遙感研究》，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

9 景愛《古居延史——弱水大澤的變化——以居延河流域的變遷為例》，《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2 期，第 43—49、55 頁。

10 邢義田《全球定位系統（GPS）、3D 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疆遺址研究——以新疆納爾塔喀及古城遺址為例》（增補版），收入作者《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中華書局，2011 年，第 205—257 頁。

的思路外，¹更須從簡牘內部尋找規律，摸索方法。因此，有必要回顧文書簡研究的經典方法。

通常而言，無論是留底的檔案，還是運行中的簿籍文書，其原始形態應當是編連成冊的。而目前所見，除極少數保持著冊書的完整形態外，大部分都散亂無章。因此，在處理殘篇斷簡時，有必要優先將之恢復到原來的冊書狀態，這就是冊書復原。太庭脩在此方面有開創性貢獻，成功復原元康五年詔書冊，²並總結了“出土地點相同、筆迹相同、形制相同、內容相關”的四項原則。³在此基礎上，不僅明確了漢代詔書下發到地方的運行流程，而且更新了學界對御史大夫職掌的認識。此研究提示我們，先行冊書復原，然後可據此考察文書行政的流程、相關機構的職掌與管理運行的細節，極大地拓展研究深度。可以說，這正是冊書復原的目的和魅力所在，非殘篇斷簡所可達到。不過，限於條件，其成果至今複製不易。此外，徐蘋芳、謝桂華對簿籍類文書的復原作了不少工作，⁴然因考古發掘及出土信息的欠缺，簿籍類文書無法完全恢復舊觀。

冊書復原的方法，亦可應用於其他地點出土的簡牘。侯旭東將之用於吉井出土的吳簡的研究，根據出土整理時繪製的揭剝圖復原了“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中“廣成里”的部分，並據此討論了冊書的構成與編排順序。⁵不過，這次工作忽略了竹簡形制與書式的差異，為鷗尾祐子所指出。⁶侯旭東又在鷗尾祐子的基礎上進行了基於冊書復原的集成研究，並結合漢簡與傳世文獻探討了簿籍的製作與性質，探討了官府控制吏民人

1 勞瑛：《居延漢簡考釋——考索之部》，1944年初版，此據作者《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國社會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第1—76頁。

2 太庭脩：《居延出土的詔書冊與詔書簡牘》，原刊於《關西大學學內研究》第52卷，1961年，此據中澤，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漢代詔書與史研究》（簡帛研究譯叢·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34頁。

3 太庭脩：《漢簡研究》，1992年初刊，此據徐計：《中國書史》，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10—20頁。

4 陳公柔、徐蘋芳：《瓦因托尼出土口食簡的整理與研究》，1963年9月完成，刊於《文史》第十二輯，1982年，此據徐蘋芳：《中國歷史考古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6—388頁；謝桂華：《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原刊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五輯，1992年）；《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輯，1993—1996年），《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原刊《簡帛研究》第三輯，1996年），此據作者《漢晉簡帛論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7—56、57—73、74—95頁。

5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漢）“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殘卷〉的初步研究》，原刊於《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此據作者《追蹤中古史》，中西書局，2015年，第81—107頁。

6 鷗尾祐子：《長沙走馬樓吳簡簡牘記式名稱簡的探討——關於家裏的記錄》，《吳簡研究》第一輯，2011年，第65—87頁。

身的方式。¹此後,凌文超、鄧璋光等在吳簡冊書復原方面作出很大貢獻,豐富了冊書復原的方法,並適時進行了思考與總結。²

持平而論,冊書復原雖然是簡牘研究的理想手段,但限於種種條件,最終能復原的冊書終屬少數。因此,我們就需要考慮如何為那些殘篇斷簡分別門類,確定性質,甚至擬定名稱。在這方面,早期的森鹿三、陳公柔、徐蘋芳、魯惟一等均嘗試按照一定的規則將那些貌似無關的簡牘建立起聯繫,³做出突出成績的則是永田英正。永田充分利用新增的簡牘圖版、出土地點等重要信息,從書式、形制等信息入手,同時注意筆迹的異同,集成 A8、A33、P9、A10、A35 等諸遺址出土的簡牘,識別出多種簿籍。⁴有了這個基礎,再去看其他或新出簡牘,就可以對它們作初步判定,大概知道屬於某種簿籍,作何用途,不再生澁無頭緒之感。這就是學界習稱的“簡牘集成”。李天虹、李均明廣續其事,⁵尤其後者,對秦漢文書的分類則更為全面而準確,為學界開展相關研究奠定了基礎。⁶

實際上,永田英正並未止步於簿籍分類與定名,而是結合邊塞的防務建制,從文書行政的角度入手,討論了墜、部、候官等機構在簿籍製作、處理、審核等方面的角色與功能,進而發現了基層機構在漢代上計流程中所起的作用。⁷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其以某個考古單位而非某種書式為基點進行分類集成,為進一步討論所駐機構的具體職能和運作實態奠定了基礎。這種方

① 侯志東《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六年(黃武元)秋里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紀初江南經濟管見》(臺北,華夏書局,2013年),第4頁;第四屆國際楚學會議論文集:《古代庶民社會》,中研院,2013年。此據作者《近觀中古史》,第108—142頁。

②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採集簿書整理與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凌文超《吳簡考古學與吳簡文書學》,原題《走馬樓吳簡簿書復原整理芻議》,同於《歷史學評論》第一卷,2013年,此據修訂本,收入長沙簡牘博物館編《走馬樓吳簡研究論文精選》,獄龍書社,2016年,第35—50頁;鄧璋光《走馬樓吳簡——一個尚未掘的漢學寶庫之一——兼論“覆同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3年第1輯,第231—254頁;鄧璋光《對“川倉‘司口簿’的復原嘗試——兼論“覆同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4年第2輯,第5—35頁。

③ 森鹿三《居延漢簡の集成——とくに第二學食簿について》,原刊《東方學報》第29卷,1959年,此據作者《東洋史研究・居延漢簡篇》,同朋舍,1975年,第95—111頁;陳公柔、徐蘋芳《大灣出土的西域田卒簿籍》,原刊《考古》1963年第3期,此據徐蘋芳《中國歷史考古學論集》,第346—355頁;魯惟一《漢代行政記錄》,1967年初版,此據王振波、申今花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1—473頁。

④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第一、二卷),1989年初版,此據張學鋒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2—254頁。

⑤ 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科學出版社,2003年;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第七至十四章,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2—441頁。

⑥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⑦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第三章,第255—323頁。

法由表及裏別開生面，無論在漢簡研究還是制度研究方面，都可謂獨闢捷徑。

筆者以為，簡牘集成可以視為因無法有效復原冊書而採取的無奈之舉，但這一處理方式反而能夠將那些貌似彼此無關、令人一籌莫展的殘篇斷簡建立起有機聯繫，且可操作性強、適用範圍廣，其意義不可小覷。

除冊書復原、簡牘集成之外，我們還要注意簡牘的考古屬性。所謂考古屬性，一言以蔽之，是將簡牘視為考古文物而非單純的文字資料，需要優先注意簡牘的出土地點。通常情況下，西北漢簡多發掘自特定的亭障烽燧遺址，即使那些採集簡通常也有明確的採集地點。因此，使用時要充分注意簡牘出土地與烽燧遺址的對應關係。這方面具有開創性成就的是陳夢家，他從簡牘的出土地著眼，利用郵書簡、封檢等材料，推定出甲渠候官、卅井候官、肩水候官、金關、肩水都尉府等官署遺址的所在地^①。如果進一步考慮，每個遺址所駐的機構其實並非鐵板一塊，完全可以進一步分區。因此，注重簡牘的考古屬性，同樣應該關注簡牘出土遺址的内部結構。青木俊介突破過去將甲渠候官作為一個單獨整體進行考慮的慣例，深入到機構內部，通過對甲渠候官遺址(A8)出土簡牘的綜合分析，嘗試揭示該候官内部的功能分區與工作機制。^②該研究堪稱典範。

如果條件理想，我們更應該關注簡牘出土的地層、方位、伴出物，以及簡牘的形態信息，包括材質、形制、背劃綫、反印文、編聯與收捲情況等等。然而，限於認識與習慣，中國簡牘的整理刊佈，往往較少提供這方面的信息，嚴重制約了相關研究的開展，十分可惜。

① 陳夢家《漢簡考述》，原載《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此處作者《漢簡考述》，第1—36頁。

② 青木俊介《候官における簡牘の保存と發見——A8遺址文書庫・事務區畫出土簡牘の狀況を「手かり」に》，見杉山明、佐藤信《『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研究》，第139—161頁。杉山明在北方的居延漢簡研究，但有十分深入的思考，見《日本における居延漢簡研究の回顧と展望》，該文似乎最早以中文本的形式刊於張華芳主編《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大畑增訂後，收於作者《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形態・制度・社會》，創文社，2015年。修訂版的中譯本，刊《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九輯，2015年，第154—175頁。中譯本在增訂本的基礎上又有所修訂。

上 編

漢代郡縣郡守縣尉防區擁堵設置研究

序 說

張掖郡肩水都尉具體統轄了哪些候官寨？一般而言，學界認為肩水、橐他、廣地等三個候官寨轄於肩水都尉，^①這當然沒有問題。除此外，偶爾一見的庚候官和倉石候官，陳夢家認為亦轄於肩水都尉，^②而永田英正對此則十分謹慎。^③這一點，需要進一步明確和驗證。

關於庚候官，雖然材料較少，但其轄於肩水都尉的史實是十分明確的，如下簡所示：

張掖郡肩水庚候官本始三年獄計 坐從軍假工官 𠄎

田卒淮陽郡萊商里高奉親 已移家在所 𠄎 293.7/A35

該簡與“獄計”有關。^④從“張掖郡肩水庚候官”的表述看，“肩水”當指肩水都尉，“肩水都尉庚候官”無疑表示庚候官統轄於肩水都尉。簡 516.37/A35 亦可見統轄關係，惜殘損嚴重，不贅。

不過，庚候官可能存在時間較短，除上簡涉及宣帝本始二年、73EJT21：47 涉及本始二年外，還有兩簡集中在昭帝時期。如下：

校庚候官始元年 𠄎

四石 𠄎 90.50/A35

、始六年正月己亥朔庚辰捕虜隧長豹受庚候令、 14.21/A33

前簡為寬木牘，從殘存簡文看，可能屬於某種校計文書。簡文“庚候官始元年”，即“庚候官始元元年”之意。後簡為單札，上下皆殘，尚不清楚“庚候令”的“令”是指人名還是“命令”，但從“捕虜隧長豹受庚候令”的表述看，因

① 伊藤嘉吉《漢代居延漢塞之候官》，《東洋學研究》第12卷第3號，1953年，第241頁；吳軍《漢簡中河西軍部的防禦戍戍研究》，《中國學刊》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01年，第33-37頁。

②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綴述》，第71頁。

③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第352—353頁。

④ 彭浩《河西漢簡中的“獄計”及相關文書》，載《簡帛研究》（2018年春季卷），2018年，第221-231頁。

或部時，往往直接冠以候官塞的名稱。¹ 若此不誤，倉石候官見於昭帝元鳳六年。其他設計倉石候官的簡未見紀年。² 回過頭來說，該簡倉石塞接受肩水城尉的物品，從側面證明了倉石候官與肩水都尉之間的隸屬關係。³

據 A32 遺址出土的一枚郵書刺，倉石候官當位於 A32 遺址以南某地如下：

| | | |
|-------|--------|---------------|
| | 一封詣昭武 | |
| 出南書三封 | 一封詣張掖庫 | 十月乙酉蚤食卒世受莫當卒世 |
| | 一封詣倉石候 | 莫食付沙頭卒 |
| | 其三封薛褒印 | 73EJT33 : 79A |

該郵書刺為南書，倉石候與昭武、張掖庫等並列，毫無疑問向南傳遞。郵書記錄“付沙頭卒”顯示，已經由駐在 A32 遺址的新北亭卒交給南面的沙頭亭卒，故倉石候毫無疑問在 A32 遺址以南。至於具體在哪裏，不得而知。

綜上，庚候官和倉石候官確實屬於肩水都尉，但很可能僅存在於昭帝和宣帝早期。在宣帝統治的某個時期進行了一次防禦體制的調整，⁴ 兩個候官很可能被撤銷劃為民政機構，或併入其他候官寨。限於材料，無法進一步考察。

本篇接下來主要討論材料較為豐富的肩水寨、番他寨和廣地寨的建制情況。

(1) 類似情況，可見本書第一章對肩水候長的討論。

(2) 其他如 73EJT19 : 101、73EJT21 : 427、433.3~433.32、A33 : 192.16、A35 : 73EJT4H : 22、510.32、A35 等簡，雖然也涉及倉石候官，惜未見紀年，不贅。

(3) 肩水都尉府和肩水城府所在的 A35 遺址，是肩水都尉府衙門的舊集放基地。通常情況下，各個官寨都是前往其上級都尉府領取糧食物品。

(4) 早前黃錫珪曾注意到，居延地區的田官，以序數命名者出現在武帝或昭帝時期，以方位命名者出現在宣帝時期，故推測屯田制度可能發生重要變化。從出土文書看，自霍去病和四環時代富有農田的郡縣，如敦煌、武威、張掖、酒泉等，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綜合研究，1997 年，此篇《秦漢時期屯田史集》第五卷《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30 頁。又，唐俊峰繼承此看法，系統梳理了居延地區的田官組織變革（《西漢河西田官的組織與行政——以居延、肩水地區的田官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9 期，2014 年，第 97—103 頁）。驗之肩水都尉府衙門的存廢，則從側面印證了屯田制度在實際和決策方面的調整。

第一章 肩水塞部隧考

金闕漢簡刊佈前，因資料匱乏，僅見少數幾位學者關注肩水塞的部隧設置。^①金闕漢簡刊佈後，黃艷萍討論了肩水塞統轄的隧，^②不過，未關注到肩水塞轄下的部，而且當時亦不及利用全部金闕簡。本章綜合已刊相關簡牘，排比考證肩水塞轄下部隧，盡可能按照時間線索復原肩水塞的部隧設置，在此基礎上比對現存亭塞遺址，力求判定部隧的大概方位。

第一節 存 續 時 間

學界曾對肩水候朔年作過相當多的工作，前後發現十數位肩水候，分佈在宣帝地節至新莽始建國年間。^③綜合已刊相關簡牘材料，明確記載肩水塞的最早紀年為昭帝元鳳三年（前 78）四月，如下：

1.1. 一 辛未朔 元鳳三年四月辛卯朔甲辰肩水塞尉將來受

36.9/A33

該簡為單札，據簡文或為某種武器簿籍，明確提到了肩水塞尉。不過，肩水塞防區內的 A32 遺址出土了此前紀年的材料，需要作出說明。

①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屯戍之部》，載《居延漢簡考釋之部》，第 37—40 頁；伊藤直智《漢代居延戍塞の概況》，《東洋史研究》第 12 卷 3 號，1953 年，第 49 頁；陳夢家《漢簡居延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集釋》，第 80、90—94 頁；朱國治《居延漢簡研究》，第 346—352 頁；吳中《漢簡中河西邊郡的防禦組織研究》，第 33—37 頁。

② 黃艷萍《肩水金闕漢簡“部隧”及其命名考釋》，《敦煌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119 頁。

③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考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第 1、34、52、117、203、210 頁；侯旭東《居延漢簡肩水候朔年朔日——兼論候行軍時的人事安排表用印》，《簡牘學研究》第五輯，2014 年，第 180—198 頁。

如下:

1.2. □□侯長居延西道里叔□年卅□ 始元二年五月辛未除見

73E.IT21 : 111

該簡形制為單札，字迹漫漶紀年模糊，“始元”兩字尚可辨識，“二”僅餘一橫，細察字距，“二”字可從。若此不誤，則紀年比簡 1.1 早七年。不過，簡文“候長”前缺損者不知為“某部”還是“有秩”等一類的秩級。該簡屬於某種吏員簿，從“見”的記載判斷，當屬於日後記錄，但始元二年（前 85）五月辛未所除之職位當為候長無疑，說明此時應該已在 A32 遺址設立了候望系統，可惜無法明確判定屬於哪個候官寨。

可以說，肩水軍設置的時間至遲不晚於簡 1.1 所示的元鳳三年（前 78）四月。其存在的最晚紀年，目前所見為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27 年）五月如下：

1.3. 建武三年五月丙戌朔壬子，勃郎書夫宮敢言之：金城里任安自言與
角來候長、陳長俱之官，建武：安所里年姓所候待如曜，毋官獄微事，得
以令取傳。謁移過所，毋苛留，如律令，敢言之。 73EJF1：25

1.4. 肩水候長蘇長 ☐ ☒ 73EJF1 : 37

簡 1.3 形制爲兩行，是通閩之傳的抄件。簡文“如牒”顯示另附牒書，當記載了任安“所葆”者及“所持”之物的信息。簡 1.4 爲蘇長名籍，亦當與此傳有關，且兩簡筆迹相似。簡文“全城里”當爲居延金城里。②“之官”，既有“前往候官”的用例，也表示“赴任”的意思。任安與肩水塞某部候長蘇長同行，很可能指後者。若此不誤，則此時（建武二年）金城可能尚未廢棄，還

1. 本人親筆所填、公證過的問卷，及由父母或大舅所填的問卷，請去申請及提交在「父母問卷」一欄內填寫的表，並與「問卷」一欄內所填的問卷放在一起為完整的證明證件。

[illegible]

“凡有天子，則必有三公；則吏者平而為事已，也。廷官，曰廷在府中、到豫言”（EPF22：290）。

“五國之卒十一年之內得聞其辭，而大司馬取之；將求令史得而問其史子之言，今得也。地厚民衆，則多其史子之事，故言之。”（34JH37：116a+27f）。⁸

蘇得任職之地。

在發揮關卡的作用。無論何如，簡文出現的“肩水候長”，表示建武三年肩水塞的建制還在。

若上文推論不謬，最遲自昭帝元鳳三年（前 78）四月，肩水塞的建制即已存在，直到東漢光武建武三年（27 年）五月尚未廢棄。此期間，肩水候及肩水塞的紀年材料亦頻頻出現¹。不過，排比弱水流域所出簡牘發現，進入新莽天鳳年間（14—19 年），尤其地皇年間（20—23 年）以後，雖然肩水塞建制尚在，但 A32 及 A33 遺址周邊的屯戍活動已逐漸衰落，僅零星出現。這一情形與北部居延地區恰成對照，居延地區的屯戍活動開始較早，結束也較晚，直到東漢建武年間尚有頻繁的活動，這可能與當地水草豐美宜農宜牧且具有橋頭堡的重要戰略地位有關。此外，著名的永元兵物簿顯示，直到東漢和帝永元七年（95 年）廣地塞尚存南部的建制，很可能當時亦存在廣地塞的完整建制。這個時間點晚於肩水塞 60 餘年。一般而言，弱水中下游亭塞沿河而設，應是連續而非隔斷的，因此，若廣地塞存在，則南部的臺他、肩水兩塞恐怕也存在。不過，目前發掘刊佈的材料顯示兩者並未延續如此之久，這可能與發掘不充分及材料隨機留存有關。

第二節 諸 部

肩水塞存續的百餘年間，同時或略有先後，共轄有東、西、南、北、中、左前、左後、右前、右後九部。為敘述方便，現依次排列考證如下，同時提示各部存續的時間及任職候長、候史。

一、東部

東部候長初見於宣帝地節三年（前 67），最晚見於新莽天鳳年間（14—19 年），作為肩水候轄下東部塞的長官，應當一直駐在 A32 遺址。此地不僅發現大量東部候長有聞的封檢，而且還有兩枚標識東部塞文書或物品的檣，以及不少東部候長與肩水候及轄下亭隧之間的往來文書（詳第五章）。

東部塞的紀年簡較多，前期均勻且連續，後期材料較少。計有地節三年

1 侯旭東：《西漢永始郡肩水候繁年得簡——東部候長有聞的封檢》，《簡牘學》，第 180—198 頁。

(73EJT21 : 292)、地節四年(73EJT1 : 74)、元康元年(73EJT21 : 103、20.12)、元康二年(73EJT21 : 43、10.11、20.11)、元康三年(73EJT21 : 138)、五鳳三年(73EJT29 : 107)、甘露二年(73EJT2 : 11、73EJT29 : 115+116)、甘露三年(73EJT28 : 13)、建始四年(73EJT31 : 65、73EJT31 : 76)、鴻嘉元年(73EJT22 : 11)、元始四年(73EJT23 : 855)、居延三年(86EDT5H : 98、86EDT5H : 168)及新莽天鳳年間(73EJT24 : 749+983)等。候長考見 20 位,其中 8 位活動年代可考,其餘不可考。^①

另外,還見有東部候史的資料,其涉及齊、遂昌、任褒、陽、長等人如下:

2.1. 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東部候長長生敢言之候官:官移大守府所移河南都尉書曰: 昭所名捕及傳偽說盜賊亡未得者牛延壽、高建等廿四牒,書到,度

20.12A

侯史齊、遂昌 20.12B/A33

2.2. 東部候史任褒□□王子惠錢六百□

564.19A

東部候史 □□

564.19B/A33

2.3. □東部候史 陽等書到聽書牒

73EJT23 : 64

簡 2.1 形制為兩行,據簡文,乃東部候長陳長生呈給肩水候的上行文書,該簡在 A33 遺址出土,當為文書正本。簡背具名候史齊、遂昌,兩人之間以斜勾點斷,應均為候史。簡 2.2 為單札,左側刻齒,或為某種債務名籍。^②簡 2.3 為單札,據簡文“聽書牒”判斷,下殘者很可能為“署從事”,應為某種除書,“除任東部候史陽等人”。此外,有份形制為觚的檄書提及名為長的東部候史,“鴻嘉元年六月庚午東部候史長敢言之羣辟問”(73EJT22 : 11),文繁不全引。A33 遺址出土的一份名籍冊書景文簡(322.4),亦提到東部候史,惜殘去名字,不贅。

二、南部

南部塞的紀年最早為宣帝元康三年(前 63),最晚為哀帝建平元年(6

① 關於漢代肩水塞部候史與候官的考索,參見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 年,第 215—227 頁。

② 關於長條簡名籍的書式及管理,參見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139—142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366—369 頁。

③ 關於除書,可參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54—55 頁。

年),中間亦出土一些紀年簡。如下:

- 2.4. 元康三年八月戊申南部候長 ☐ 73EJH2 : 18
- 2.5. 出錢三千六百 其千六百償故南部候長陳博 河平元年十一月丁酉
斗食給候長上官元八月盡十月奉 73EJT31 : 158
- 2.6. ●南部永始五年 ☐ 73EJT37 : 893
- 2.7. 南部元延元年三 ☐ 73EJT23 : 144
- 2.8. 元延三年四月丙戌朔甲寅,南部 ☐ ☐
五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 ☐ 75.9/A32
- 2.9. 廷告:西部候史臨前兼南部,今罷,守左後候長,有 73EJT3 : 118A
教 記綏和二年三月己卯起廷 73EJT3 : 118B
- 2.10. 建平元年正月甲午朔壬寅南部候長敞 ☐ ☐ ☐
73EJT37 : 1256+1368

簡 2.4、2.7 及 2.10 形制皆為單札,殘存簡文甚少,不易判斷文書性質。簡 2.5 形制亦為單札,據簡文似為某種錢出入簿。紀年為河平元年(前 28),此時肩水候駐在 A33 遺址,¹而簡牘所見製作錢出入簿者多為部、候官,²此簿籍“陳博”前冠以“南部候長”,而不言上官元所屬之部,上官元所得又為俸錢,加之出土地駐有東部候長,很可能上官元即東部候長,該簿籍或由東部製作。簡 2.6 上端有黑色圓點作為提示符,所記或為南部塞某種簿籍。簡 2.8 形制為兩行,元延三年(前 10)四月二十九日(甲寅)南部候長呈報吏卒廩食文書,惜不知是事先申請五月份廩食,還是事後匯報五月廩食發放情況。³簡 2.9 似為多面體觚,僅兩面有字,內容涉及“臨”的職務調動。據簡文,“臨”前為西部候史,並兼任南部候史,現在改守左後候長。簡文含“有教”

① 詳第四章。

② 關於錢出入簿的集成分析,參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第 44—49 頁。

③ 關於吏卒廩食的發放,應是以部為單位進行的,候官將錢物發放至各部,由部同其候吏卒發放,而非亭隧軍直接去候官領取。這一點,學者基本上沒有分歧。胡春華進一步指出,那些包含“自取”“取”字樣的名籍簡,應是諸部製作的。《居延漢簡文書行政的實證研究》,2010 年初版,北據劉國武、孔季毅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17—318 頁。不過,在發放之前,諸部需要先用候官呈報申請廩食的吏卒名單,如 168.19 A8、EJT5 : 13、242.2 A33 等簡所示。但是,在何時提出申請,這個問題存在不同看法。一般認為,簡 2.8 及下述兩簡即是事先申請廩食:
(轉下頁)

的習語，這個詞經常出現在此項上級對下級的檄書中。¹關於“記綏和二年三月己卯起廷”，毫無疑問多數情況下“廷”指縣廷，若此不誤，該簡所指當為肩水縣。²但不可忽視的是，“候官”有時亦可稱“廷”，³因此，該簡也可

(接上頁) 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辛巳第十五隧長口𠄎
廩三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𠄎 EPT65：123
建平三年六月庚辰朔戊申，萬歲候長宗敢言之：謹移部吏卒
廩七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 EPT43：6

前簡時間為建平三年(前4)二月晦日(辛巳)，後簡是當年六月晦日，簡2.8在當月晦日前一天。
① 一枚是支簡，一般認為是下個月應食的中簡支簡。李天紅《居延漢簡簡籍分類研究》，第63頁：
“建始三年六月戊申——同月萬歲長宗上言支簡”，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75頁。有研究者根據
前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及中簡姓名籍本簡支簡等，認為前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是下個月應食已
經發完的中簡支簡，即前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支簡。李天紅《居延漢簡簡籍分類研究》，第314—316頁。
② 本簡上級對下級發，有實
上難以成立。吏卒口糧的發放固然存在當月發放下月的情況(EPT5：2、EPT5：3、EPT52：436、
EPT59：178、EPT49：52、27.11/A8、161.10/A8、254.23/A8)，但當月發放本月的情況也很常見，如
下述諸簡：

| | | | |
|---------|--------|---------|-----------|
| 第六隧長皇降 | 正月食三石 | 正月辛巳自取 | EPF22：83 |
| 第三隧長薛寄 | 二月食三石 | 二月辛亥自取 | EPF22：88 |
| 誠北候長王褒 | 三月食三石 | 三月丙戌自取 | EPF22：90 |
| 第八隧長梁習 | 四月食三石 | 四月辛亥自取 | EPF22：94 |
| 第九隧長單官 | 五月食三石 | 五月癸亥自取 | EPF22：101 |
| 臨桐隧長孟贊 | 十月食三石 | 十月甲寅自取 | EPF22：107 |
| 鉗庭守候長陳宗 | 十一月食三石 | 十一月乙未自取 | EPF22：110 |
| 第卅隧長馮長 | 十二月食三石 | 十二月戊午自取 | EPF22：114 |

③ 本簡與前簡(支簡)不同，支簡是發給下級吏卒口糧，而本簡是發給本月初十日以前，同
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支簡者，即前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支簡。此外，簡中支簡上注一枚是支簡與前簡的
“某月吏卒廩名籍”區別開來，認為後者是事前申請性質的廩名籍，如下：

- 萬歲部建平五年五月吏卒廩名籍 55.24+137.20/A8
- 第四部建始五年正月吏卒廩名籍 EPT53：2
- 甲渠官居攝三年三月吏卒廩名籍 287.9/A8
- 肩水候官元康元年五月鄣卒廩名籍 109.1/A33

本簡、前簡與支簡不同，支簡是發給下級吏卒口糧，而本簡是發給本月初十日以前，同
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支簡者，即前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支簡。此外，簡中支簡上注一枚是支簡與前簡的
“某月吏卒廩名籍”區別開來，認為後者是事前申請性質的廩名籍，如下：

1 關於“有教”及“有書”的分析，參富谷至編《漢簡語彙考證》，岩波書店，2015年，第447—451頁。
2 關於本簡，富谷至《居延漢簡簡籍分類研究》(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75頁，認為本簡是
前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支簡，即前月食次下月應食中簡支簡。李天紅《居延漢簡簡籍分類研究》，第314—316頁。
3 本簡上級對下級發，有實上難以成立。吏卒口糧的發放固然存在當月發放下月的情況(EPT5：2、EPT5：3、EPT52：436、
EPT59：178、EPT49：52、27.11/A8、161.10/A8、254.23/A8)，但當月發放本月的情況也很常見，如
下述諸簡：

能由肩水候官發出。

上舉七簡均有紀年，所涉南部候長共陳博、敞兩位。此外，南部塞還有肥湯、長兩位候長，如下：

2.11. 南部候長肥湯茭千束直五百 72EJC : 6

2.12. 𠄎𠄎𠄎𠄎𠄎朔丙辰，南部候長長敢言之：謹移妻 子葆𠄎^①

𠄎敢言之 73EJC : 653

簡 2.11 形制為單札，應屬某種茭統計簿。^②簡 2.12 形制為兩行，中間有兩道編聯留空，據簡文，所呈送者很可能為妻子葆庸出入名籍冊書。此外，有古信簡提及南部候長“徐君公”(73EJT23 : 896)，文繁不贅。

另外，簡牘還見郭循、薛慶兩位候史，如下：

2.13. 南部候史居延安故里郭循年廿八 追亡卒 𠄎月辛卯兼亭長並出 73EJT37 : 1026+1515

2.14. 出賦錢七百 給南部候史薛慶三月𠄎𠄎 73EJC : 307

兩簡形制皆為單札，簡 2.13 為出入關登記簡，2.14 應為賦錢出入記錄，付給南部候史薛慶三月份的俸祿。

此外，涉及南部塞或南部候長的簡還有不少，如下：

2.15. 𠄎北部候長·出二卷以給南部候長𠄎 232.33/A33

2.16. 𠄎南部候長𠄎𠄎 73EJT23 : 652

2.17. 𠄎南部候𠄎𠄎 73EJT23 : 433

2.18. 𠄎鬪犯法今南部守候𠄎 73EJT7 : 75

① 居延新簡有此類茭統計簿，如下簡：

上所 出茭三千束候長取直九百八六百•
第十七部茭萬束 出茭二千束候史判取直六百已入三百•
餘見五千束，令千束為一積，留積之，令可案行，屬近所數行視。

EPT51 : 91

此例所見，似為甲渠候官以部為單位進行的統計。又如下簡：

驪望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
平虜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
驚虜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

• 凡四千五百束直五百冊尉卿取當還卅六 EPT52 : 149A

統計之餘，亦附上茭的價值，似涉物資交換。驪望、平虜、驚虜三隧並列，應屬同一部。李均明認為，驪望隧屬甲渠塞不侵部，平虜、驚虜兩隧屬合遠部，驚虜亦曾屬武北部（《漢代甲渠候官規程考（下）》，《文史》第三十五輯，1992 年，第 81—92 頁），但未注意到 EPT52 : 149A 這條資料，可補其缺失。

2.19. ……領南部東部……

……

73EJT21 : 183

2.20. □□人付南部□

73EJT23 : 997

2.21. 南部隧六所狗籠□□□□

232.28/A33

簡文明白,無須贅言。

三、西部

西部塞的紀年最早為宣帝元康二年(前64),最晚為平帝元始元年(1年),其間的紀年簡亦不少。如下:

2.22. 元康二年閏月戊戌朔丁巳,西部候長宣敢言之官檄 73EJT30 : 48

2.23. 建昭五年三月丙午朔甲寅西部守候長□一編敢言之□

73EJT23 : 352

2.24. ●西部河平四年五月吏卒稟城官名 籍

72EJC : 182

2.25. 元始元年八月丙戌朔壬子,西部候吏武敢言之:謹移吏卒稟名籍一編,敢言之。

73EJT21 : 108

簡 2.22 形制為單札,字跡工整書風謹嚴。據簡文,西部候長宣呈報文書,疑為回應肩水候此前所發的檄書,惜不知其詳。時間為元康二年(前64)閏七月二十日(丁巳),此時肩水候駐地尚在 A33 遺址,該簡出土於 A32 遺址,存在兩種可能:(1)此時肩水候不在署,由 A32 遺址某機構的官吏兼行候事,故西部候長的呈文送至此地;¹(2)簡牘的再利用,人事變動伴隨的位置移動等。²簡 2.23 與此相類,同為西部(守)候長的呈文,紀年為建昭五年(前34)三月,此時肩水候應駐於 A33 遺址,該簡在 A32 遺址出土的原因與 2.22 相同。簡 2.24 形制為單札,簡首塗黑點,“名”下留白,原應為編聯冊書,該

1 材料顯示,元康二年六月丙戌朔,西部候長宣長生對使四司事晏不在署日兼行候事,見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繁年初編——兼論候行塞時的人事安排與用印》,第181頁。

2 肩水塞簡牘出土於秦簡上有一十七號,為兩枚的支簡,永明侯字樣為很可能的同類候的支簡利用及人事變動而產生變遷。中興縣第四屆出土簡牘分組,對武安漢省和學研究費補助金為元武安縣報告《中國出土文字報告》(華夏出版社,1993年),此據中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第一輯,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53頁)。此外,簡牘文書作為正式的檔案檔案,存在多種用途,包括一次書寫、二次書寫、製作複本等(參高村武幸,《簡牘的利用》,見《中國出土文字報告》(華夏出版社,1993年),此據中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第163-184頁)。

簡屬標題簡，事涉西部塞呈報河平四年（前 25）五月吏卒廩食城官的名籍。¹“城官”當指肩水城官，即管理肩水都尉所在地——A35 遺址——的機構。A35 遺址距該簡出土地 A32 遺址約 10 公里，²很可能因特殊情況此時西部吏卒的廩食由肩水城官直接供應。³河平四年（前 25）肩水候駐地尚在 A33 遺址，此簡出土於 A32 遺址的原因與 2.22、2.23 相同。簡 2.25 形制為兩行，為西部塞元始元年（1 年）八月二十七日（壬子）吏卒廩食簿籍冊書的呈文，由候史武呈請。呈文日期在八月末，不知是申請九月份的廩食，還是匯報八月份的廩食發放情況。此時肩水候已移駐 A32 遺址，故申請文書送至此地。

上舉四枚簡，涉及西部候長、候史各一人，分別為宣和武。前舉簡 2.9 顯示臨為西部候史。另外，下述兩簡顯示候長有名為元、道者：



2.26. 西部候長元 吏三人 主□ 73EJT37：115

2.27. □火一通西部候長道右後候長□絕非□。 73EJT28：47

兩簡皆為單札。2.26 似為某種吏員統計簿，惜下殘，不得其詳。2.27 或為某種表火刺，提及西部候長道和右後候長。

四、北部

北部塞的紀年從宣帝地節四年（前 66）開始，至哀帝建平元年（前 6）結束，中間紀年材料頗多。如下：

2.28. 地節四年十一月辛丑肩水北部候長□敢言之
73EJT26：268+264+266

2.29. ●元康二年二月北部候長 255.2/A33

2.30. 五鳳三年四月癸丑北部候長宣敢言 73EJT37：732

2.31. 永光元年八月丙申朔庚子北部候長明友等敢言

1. 廩食申請程序、發放及簿籍製作，參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第 51—66 頁；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第 174—177 頁。

2. 已獲用全球定位系統（GPS）3D 重建的烽燧遺址的 Google Earth 地址為 36°52'21.11"N, 103°52'21.11"E，額濟納河烽燧及古城遺址為例（增補稿），見《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第 247 頁。

3. 肩水都尉駐地——A35 遺址，設立了專門的機構——肩水城官，該地在當時實際上是一個物資儲備基地，設有倉、庫及官署等建築。簡 2.25 就是候史武向城官和都尉府材料，寫於永始四年七月壬寅朔……廩城官名籍一編敢”（73EJT24：133），“戍卒昭武步廣里不更楊當年廿九 迎吏奉城官 五月辛丑南 六月辛西北嚮”（73EJT37：912），“石南亭卒朱護 就食城官”（73EJT3：394），“初元五年六月所受城官穀簿”（204.3/A32）等。該地出現庫嗇夫的材料當與此有關，如“初元五年六月所受城官穀簿”（214.96/A35），以及“初元五年六月所受城官穀簿”（214.96/A35）等。該地出土頗多屯田相關的簡牘，或可從這個角度理解。

.....

73EJT7 : 21

2.32. ●北部永光三年六月卒廩名籍

177.14/A33

2.33. 永光四年四月庚戌朔庚申,北部候長宣敢言之:謹移吏家屬出入金關簿一編,敢言之。

73EJT31 : 63

2.34. 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北部候長光敢言之□

廩鹽名籍一編敢言之

141.2A

鄭光私印

置佐輔發

□戊午候長鄭光以來

君前

141.2B/A33

2.35. □四年三月甲辰朔北部守候長□

73EJT23 : 865A

2.36. 建平元年正月甲子朔戊戌,北部候長宣敢言之:謹移部吏家屬符,謁移肩水金關,出入如律令,敢言之

73EJT37 : 152

前二枚簡及 2.32 簡形制均為單札,簡 2.31 及 2.33 為兩行。這六枚簡中,2.29、2.32 均為簡牘標題簡,前者內容不詳,後者是北部塞向肩水候官呈報的永光三年六月吏卒廩食發放期書的一枚標題簡(詳下)。兩簡均出土於 A33 遺址,紀年分別為元康二年(前 64)和永光三年(前 41),此時肩水候駐在 A33 遺址,故簡應在此地出土。2.30 為五鳳二年(前 55)北部候長官的呈文簡,內容不詳,此時肩水候可能駐在 A32 遺址,故在此地出土。其他二枚皆為北部候長呈給肩水候的文書,兩簡殘缺,僅 2.33 完整,所呈為吏家屬出入金關簿,與簡 2.36 性質相同。二枚簡紀年分別為地節四年(前 66)、永光元年(前 43)、永光四年(前 40),此時肩水候可能駐紮 A33 遺址,這些簡出土於 A32 遺址的原因與簡 2.22、2.23 相同。簡 2.34 為兩行,事涉北部候長鄭光八月初呈報的廩鹽名籍冊書,簡背指示已由鄭光送達肩水候駐地,“置佐輔發君前”即在肩水候面的同月。簡 2.35 已彎曲變形,正面字迹工整,簡背字跡模糊,一年或不在,查四年一月朔為甲辰者,日略帶至點界滅亡,唯有成帝永始四年(前 13)相符。¹簡 2.36 為兩行,據簡文,北部候長宣向肩水候呈報部吏家屬符簿籍,請求移還部吏家屬,以便於出入。紀年為建平元年(前 6) ,此時肩水候已移駐 A32 遺址,故直接送達此地。肩水候後續會將此簡的簡下發至全關,以便檢查出入。2.30、2.33、2.36 三簡候長皆名宣,前兩者相差 15 年,後兩者相差 34 年,很可能為三個人。

1 詳第四章。

2 朱桂昌編著《太初日曆表》,中華書局,2013 年,第 186 頁。

上舉九枚簡，涉及宣、明友、宣、光、宣等五位北部候長。此外，尚有當、孫雲、襄、蘇君郎、興、毛宣、放等七位，如下：

- 2.37. 北部候長當敢言之：愛書廷長蓋之等乃辛酉日出時，私往來行塞下者，及畜產皆毋為虜所殺略者，封之塞 306.12 A33
- 2.38. 給北部候長孫雲四 246.35/A33
- 2.39. 出米七斗八升 付北部候長襄食府君行塞積廿六人人三 73EJT3 : 99
- 2.40. 北部候長蘇君郎 73EJT23 : 293A
-
- 匈奴所入候官..... 73EJT23 : 293B
- 2.41. 北部候長興 吏八人 主牛 73EJT37 : 93
- 2.42. 北部候長毛宣 73EJT37 : 254
- 2.43. 癸巳北部守候長放敢言之謹移部吏受 97.1A/A33

簡文明白，無需贅言。此外，還見王卿、趙信兩位候史：

- 2.44. 北部候史王卿..... 73EJT37 : 1199A
- 謁取之毋忘也 73EJT37 : 1199B
- 2.45. 北部守候史趙信 行檄 73EJT10 : 154A

簡 2.44 右半殘缺，“王卿”兩字僅存左半，暫存待考。

另外，還見有北部倉的設置：

- 2.46. 郵行北部倉 32.21/A32

惜該簡上殘，可能是指北部塞的倉，具體地點不得而知。

此外，顯示北部塞存在的材料還有：

- 2.47. 北部候長番和陽 73EJT7 : 95
- 2.48. 出四卷以給府史、出二卷給北部候長。出二卷以給 236.21+433.8/A33
- 2.49. 二卷以給北部候長 232.18/A33
- 2.50. 肩水北部候長 73EJT23 : 834
- 2.51. 廷言北部候長廷長等過十二月會水緣，到秋索自持計廷，毋忽，如律令 73EJT23 : 1007
- 2.52. 乘彭輔遷補北部候長之官 73EJT25 : 124

- 2.15. □北部候長·出二菴以給南部候長 232.33/A33
 2.53. 謂北部守候長守候□ 248.2/A33
 2.54. □東部北部塞 232.19/A33
 2.55. 出百冊就上北部 73EJT37 : 568
 2.56. 寫傳至北部行者走回 73EJF3 : 64
 2.57. 北部隧七所 省卒五人詣金□ 73EJH2 : 59

張掖郡有番和縣，而邊塞戍吏一般任用邊地之人，故簡 2.47“北部候長番和陽”或即為番和縣陽口里，¹非胡候長名為番和陽。簡 2.48、2.49、2.15 當為某種穀物出入記錄，以菴為計量單位亦見於其他簡。²簡 2.56 為封檢，很可能為 A32 遺址某個機構所書寫尚未發出。本簡顯示北部轄烽燧七所（詳下）。

五、中部

中部塞紀年簡從宣帝地節二年（前 68）開始，至王莽居攝三年（8 年）結束，其間紀年簡不多。如下：

- 2.58. 地節二年八月癸□ 73EJT1 : 174A
 中部候長賀 朔戊子八月辛□ 73EJT1 : 174B
 亭隧吏常□□ 73EJT1 : 174C
 八月乙未肩水令□ 73EJT1 : 174D
 2.59. 中部地節五年四月廩名籍 255.34/A33
 2.60. 中部五鳳三年正月吏卒被兵簿□ 73EJT37 : 1339
 2.61. 中部永光五年四月□ 73EJC : 402
 2.62. ●肩水中部居攝三年十月吏卒見缺名 73EJT24 : 197

簡 2.58 下殘，簡背有凹槽，似為封檢。“中部候長賀”大字居上，應為收件

1 對於漢軍戍邊來源地的分析，可參張自《兩漢邊境史料論叢》，1958 年初版，此據增訂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17—19 頁；何雙全《漢代戍邊士兵籍貫考述》，原刊《西北史地》1989 年第 2 期，此據作者《集刊》，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 年，第 131—133 頁；趙世瑜《行役戍備——河西漢軍吏卒的屯戍生活》，第 36—42 頁。《漢書·地理志》載番和為張掖郡治所，此地設有襄都尉（第 1613 頁）。

2 如“平陳假一菴二斗一升”（57.19/A8），顯示菴以菴為計量單位。裘錫圭引《說文》，鹽官以斛為一菴，認為用菴量糧食也應以一石為標準（裘錫圭《漢簡考拾》，原刊《文史》第十二輯，1981 年，今據《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帛書卷》，第 93—94 頁）。此外，亦可參李建平《漢代“菴”之制度補證》，《農業考古》2010 年第 1 期，第 221—222 頁。

者。因下端殘缺，簡文無法通解。查曆日，地節二年八月朔日為辛卯，宮月亦無干支為戊子者，¹日“朔戊子”後書“八月辛”，書法亦不合體例，故下端文字很可能為誤書。若推測不誤，則候長賀及紀年書寫錯誤的可能性比較小，很可能月朔干支錯誤。簡 2.59 形制為卒札，是中部某地節五年四月某名籍冊書的標題簡。紀年為地節五年，即元康元年（前 65），很可能當年四月改元通知方送達張掖地區，²故該簡尚用地節年號。此時肩水候應駐 A33 遺址，故文書直接送達此地，該簡亦在此出土。簡 2.60 乃中部吏卒五隊三年（前 55）被兵簿冊書的標題簡，以部為單位呈報被兵情況。³此時肩水候可能駐在 A32 遺址，故在此地出土。2.61 疑為永光五年（前 39）某種冊書標題簡，此時肩水候應駐 A33 遺址，該簡在 A32 遺址出土的原因與簡 2.22、2.23 相同。簡 2.62 形制為卒札，下端字迹模糊，乃吏卒見缺名籍冊書標題簡。紀年為居攝三年（8 年），此時肩水候應駐 A32 遺址，故該簡在此地出土。

上舉五枚簡，均涉侯長儔“領”一人。此外，材料還有侯長儔、守侯長木餘，如下：

2.63. 中部候長赦主隧七所當省卒七 ☒

73EJH2 : 24

2.64. ☒ ☐ 虜隧長王豐以大刀刃擊傷中部守候長朱餘右肩

73EJT37 : 57

簡 2.63 爲單札，下殘，不易判斷其性質。簡文顯示中部候長曾有七所墜傷（詳下）。簡 2.64 爲單札，這簡又似爲某種司法文書，顯示中部守候長朱餘受傷。此外，一枚書字簡顯示中部候長有名趙詡者（199.21 A33），與簡趙詡亦見於左前候長（詳下），不知是同一人前後罷任亦或兩人同名。材料不見

① 朱桂昌編著《太初日曆表》，第77頁。

② 辛德勇《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中華書局，2013年，第219頁。

李軍一般認為，近代中國文學史研究對象，已有許多學者涉及，但目的多是研究其文學，對其已發覺的題材甚少，且多囿於小說、小說研究，如楊雲萍《中國文學史論叢刊》、王仲賢《文學史》、甘肅省博地、歷史、博物館研究文集，第142—222頁；李天綱《中國新文學的分期研究》，第97—102頁；李均明《李萬甫研究文集分類編目》，第309—310頁；郭嘉德《行役成軍——李萬甫塞軍卒的屯戍生活》，第254—164頁。

④ 該簡記載：

甲子乙

中部候長趙誦

199.21A/A33

的是,筒背有封泥匣。

有中部候史之名。

此外,還有不少顯示中部塞存在的材料,如下:

- 2.65. 陳充 □□
 ☐乙卯顧累 • 中部卒☐ 73EJT9 : 259A
 ☐長安卒□□
 • 73EJT9 : 259B
- 2.66. ☐□告中部亭隧☐ 73EJH2 : 69
- 2.67. 王德肩水中部候史以主領吏卒候邊備盜賊 73EJT37 : 56
- 2.68. ☐令史光敢言之遣中部塢長始昌送詔獄所還☐
 218.3/A32
- 2.69. 中部亭長屈始昌里年廿三 73EJH1 : 54

同 2.68 塢長及 2.69 亭長皆屬中部塞,塢長很可能為專管塢堡的官吏。¹

六、左前部

左前部紀年始自宣帝元康二年(前 64)二月,止於新莽天鳳六年(19 年)正月,其間紀年材料不多。如下:

- 2.70. 元康二年二月庚子朔乙丑,左前萬世隧長破胡敢言之候官:即日疾心腹,四節不舉 255.22+5.18/A33
- 2.71. 元康四年六月丁巳朔庚申,左前候長禹敢言之:謫移戍卒買賣衣財物爰書名籍一編,敢言之。 10.34A
印曰蘭禹
- 六月壬戌金關卒延壽以來 候史充國 10.34B/A33
- 2.72. 居延二年十月甲戌朔癸丁丑左前守候長.....長詣廷.....行計事言出入食..... 73EJT23 : 291A
- 良當送胡尸後更卒行野事不使吏送司馬舍□□忘言□□毋□□坐敢言之 73EJT23 : 291B

[1] 中國居延漢簡·第三輯·居延漢簡 IPI51—301“元康二年延軍...塢長”簡為,塢長為專管塢堡的官吏,第一輯文簡第 100 號,敦煌文庫出版社,2001 年,第 109 頁。王治群認為河西漢簡中“塢”的流行,是河西地區漢代屯戍邊境軍事防禦、糧食供應以下列屬落、河西漢簡所見“塢”及相關問題,《居延漢簡研究》2008、2010 年,第 145—151 頁。此外,還可參見村武幸《漢代河西地區屯戍研究》,《中國史學雜誌》第 115 期第 3 期,2006 年,此據作者《漢代河西地方官制考》,《漢學研究》,2008 年,第 429—435 頁;劉國華《居延漢簡“屯卒居延軍屯”,《中國考古學與古代史》第三輯,2012 年,第 441—445 頁。

2.73. 入芟二百秦十束 始建國天鳳六年正月壬申掾習受左前候長趙詡
73EJF3 : 195

前三簡形制皆為兩行。2.70 乃萬世陸長破胡向肩水候報告患病情況。簡 2.71 屬於賁賣財物名籍冊書的旱文簡，簡背文字“金關卒延壽以來”顯示已送達肩水候駐地，時間為元康四年（前 62），此時肩水候應駐於 A33 遺址，該簡亦在此地出土。簡 2.72 文字殘泐，不能通解，但記“左前候長”甚明。簡 2.73 左殘，文字尚可辨識，應為某種芟出入簿。據簡文，掾習在始建國天鳳六年（19 年）正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接受了左前候長趙詡 270 束的芟。這一記載顯示直到新莽時期左前部建制尚存，因此肩水候官塞當亦未廢棄。據學者研究，掾為廣義上的令史，¹掾習亦可稱令史習。下述簡 2.74 即稱為令史而不言掾。令史為候官屬吏，與左前部的設置亦相符。

上舉四枚簡共見禹、趙詡兩位候長，其中趙詡還見於下簡：

2.74. □令史導受左前候長趙詡 73EJF3 : 203

該簡形制為單札，出土於閭門東側房屋隔間，此隔間出土漢簡編號共 635 枚，紀年集中於新莽時期，推測該批簡牘絕大部分為新莽時期遺物，此前的相關文書已拋棄在屋外，T37 出土簡牘即為其大宗。因此，該簡顯示新莽時期尚存左前部的建制，與前述簡 2.73 相符。此外，還見富昌、孫翕兩位候長：

2.75. 左前候長富昌以府舉書逐 346.34/A33

2.76. 出粟三斛 稟左前候長孫翕九月食 73EJF3 : 458

簡文明白，不贅。資料亦不見有左前部候史之名。

此外，顯示左前部存在的材料還有不少，如下：

2.77. □□□謂左前候長□ 219.23A/A33

2.78. □□令史猛守左前候長不□ 558.4/A33

2.79. 左前候長陸長實寫傳至東部陸次行回 73EJT27 : 46

2.80. □水候□謂左前候長□ 212.26/A32

1 關於掾與令史的關係，參李迎春《秦漢郡縣屬吏制度演變考》，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師範大學，2009 年，第 134—139 頁；古川佑資《前漢時代の掾》，《史叢》第 119 號，2014 年，第 2—17 頁。

- 2.81. □三月丙子朔辛巳左前候□ 213.47+213.37/A33
 2.82. □己卯定左前候史治所蒺胡隧□ 72EJC : 216
 2.83. ●左前□□□□ 125.12/A33

簡 2.79 爲封檢，很可能隧長官兼行左前候長之職，“寫傳至東部”恰與該地駐有東部候長治所相吻合。簡 2.83 或爲左前部某種簿籍冊書的標題簡。

七、左後部

左後部紀年始於宣帝元康四年（前 62）二月，止於哀帝建平二年（5 年），中間紀年材料不多。如下：

- 2.84. 入小書籍一冊子五枚 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己巳佐建受左後部，如意隧長奉親、卒外人輸，子元受 10.12/A33
 2.85. ……左後卒二人齋食兵付如意隧長…… 73EJT26 : 230A
 初元二年□□□□□□□□□□ 73EJT26 : 230B
 2.86. 左後部初元四年四月己卯盡癸未堠 上表出入界課 73EJT10 : 127
 2.87. 元延二年四月己酉，尉 告左後守候長 謂桓軍隧長千秋等：府君行塞，即日出關，□以□ 73EJT23 : 308
 2.88. 左後部建平二年 行塞亭隧名 73EJT37 : 1494

這五枚簡僅 2.85 爲兩行，其餘四枚皆爲單札。簡 2.84 應屬於某種物資出入簿，簡文顯示由佐建接收，此人當是設於 A33 遺址的候官置的置佐^①。簡 2.85 右側殘去，簡背文字僅存右半。簡文“左後卒”顯示，初元二年（前 47）存在左後部的建制。惜簡文無法通解，性質不詳。簡 2.86 屬於左後部表出入界課冊書的標題簡，“堠”下留白用於編聯。時間爲初元四年（前 45），此時肩水候應駐 A33 遺址，該簡在 A32 遺址出土的原因與簡 2.22、2.23 相同。簡 2.87 是肩水塞尉發出的文書，因“府君”即將行塞出關，故通知左後候長及輔隧隧長等人，很可能是要求他們提前做好準備。若此不誤，則左後部當位於全關以北。值得注意的是，尉及左後候長的名字皆留白未填，原因不詳。簡 2.88 爲行塞亭隧名冊書的標題簡，很可能由肩水候官編制，時間爲建平二

① 詳第六章。

年(前5),此時肩水候已移駐 A32 遺址,故該簡在此地出土。

上舉諸簡無一涉及左後候長、候史姓名,其他材料見有猛、樊襄、誼、徐□、臨等五位候長,候史僅有張萌一人。如下:

2.89. 肩水候官左後候長猛□ 314.26/A33

2.90. 肩水左後候長樊襄詣府對功曹 二月戊午平旦入 15.25 A32

2.91. 十月癸巳左後候長誼,十二月甲申左後候長誼敢言之
73EJT3 : 1

2.92. 左後守候長徐……詣廷 閏…… 73EJT23 : 306

2.9. 廷告:西部候史臨詣縣南部,今罷,守左後候長,有 73EJT3 : 118A

教 記綏和二年三月己卯起廷 73EJT3 : 118B

2.93. 左後候史張萌辟書棠他界中 子與學民池昌不與也
與也 - 與同馬 -
73EJT3 : 198+194+578

2.89 簡首左右兩道刻槽,當為楊,惜下殘,詳情不知。2.90 在 A32 遺址出土,當為吏民出入門記錄簡。據簡文,左後候長“詣府對功曹”,當前往肩水都尉府(A35)。下端閏吏記錄“二月戊午平旦入”,亦顯示過金關南行,故左後部候長治所在金關以北,很可能整個左後部皆在金關以北。2.91 形制為兩行,字迹工整,不似計書,惜文書性質不詳。2.92 及 2.93 亦為出入門參記簡。簡 2.92 顯示左後候長詣廷經過金關,廷或指肩水縣廷,或指肩水候官。簡 2.93 為左後候史張萌的出入門名籍簡,詳載職稱、任務、隨從及車馬等信息。如前述,左後部當在金關以北,而該簡顯示張萌經過金關,推測很可能左後候史需到肩水候駐地接受任務然後再行出發。

此外,還有三條資料證明存在左後部:

2.94. 左後部小畜狗一,白,傳詣官,急 74.6/A33

2.95. 左後候史鯨得……□ 51.21/A32

2.96. 左後□……□ 73EJT24 : 440

簡 2.94 為楊,簡首左右兩道刻槽,正背面文字相同。簡文明白,不殘。

八、右前部

右前部的紀年始於宣帝元康二年(前64)九月,止於元帝建昭二年(前37)八月,時間較短。如下:

簡 2.104 似爲書信，內容涉及的“右前候”，當即右前候長。涉及內容頗複雜，惜簡牘殘損，無法通解。簡 2.105 爲削衣，似涉戍卒轉車出關之事，“案右前所移”當指右前部此前所移送的文書。

九、右後部

右後部的紀年始於宣帝神爵四年（前 58）七月，止於新莽天鳳六年（19 年）正月，中間亦有紀年材料。如下：

- 2.106. 神爵四年七月癸亥朔辛未，右後□長□敢言之：所移表火舉□，
言會月七日。謹以表火舉書逐辟相驗問□□如牒，敢言。

73EJT29 : 11

- 2.107. ●右後甘露三年三月戌卒勞賜名籍 73EJT28 : 22

- 2.108. 建始元年三月甲子朔癸未，右後士吏雲敢言之：迺十二月甲辰受遣，盡甲子，積廿日，食未得。唯官移 284.1/A33

城官致，敢言之。 以檄報吏殘日食皆常詣官廩

非得廩城官 284.4A

董雲 令史博發

三月丙戌肩水庫嗇夫魚宗以來 君前 284.4B/A33

- 2.109. 入莢三百零十束 始建國天鳳六年正月壬申掾習受右後候長田宏
73EJF3 : 195

簡 2.106、2.108 皆爲兩行。簡 2.106 下殘，且殘訛不清，“右後□長”所缺之字當爲“候”。據簡文，似乎此前肩水候轉發都尉府的表火舉書，該簡即右後候長據之逐辟驗問後的回復呈文。冊書 2.108 由兩簡編綴而成，是右後部士吏雲上呈肩水候官的文書，申請因出差而拖欠的廩食。簡 2.107 當爲戌卒勞賜名籍簿書的標題簡，應由右後部編制，向肩水候申請。三枚簡所呈對象皆爲肩水候，時間分別爲神爵四年（前 58）、甘露三年（前 51）、建始元年（前 32），此時肩水候應駐 A33 遺址，三簡在 A32 遺址出土的原因與 2.22、2.23 相同。簡 2.109 右殘，文字尚可辨識，應爲某種莢出入簿。據習在始建國天鳳六年（19 年）正月二十七日，接受了右前候長田宏 370 束的莢，顯示此時肩水塞尚未廢棄。該簡與前引簡 2.73，或屬同一簿冊。

上舉五簡提到右後部士吏雲、候長田宏等兩人，不見候史。另外，前引

簡 2.27 及下簡亦顯示存在右後部：

- 2.27. 𠂔口火一通西部侯長道右後侯長口絕非𠂔， 73EJT28：47
2.110. 𠂔付右後部 𠂔 562.20/A33

簡文明白，不贅。

十、“肩水部”是否存在？

此前，陳夢家在討論“甲渠部”時，認為候官、部隧有同名者，因此所謂甲渠侯長既可能是甲渠候官下某部的候長，也可能是甲渠部的候長^①。李均明認為，破城子出土的“甲渠侯長”簡，顯然所在多有，但缺乏“甲渠部”存在的明證，而且就 A8 破城子周圍的部隧分佈而言，並無甲渠部存在的地理空間^②。兩位學者皆未對“肩水部”的存在做出系統考察，筆者在此試作澄清。結合上文對各部的考證，九個部基本上均有兩類材料：（1）以“×（部）”冠名的簿籍冊書，（2）與“×（部）侯長”相同的文書。這兩類材料出現頻繁，堪稱諸部存在最為直接的證據。若肩水部存在，肩水候官塞持續百餘年的屯戍活動，也應留有類似材料。

關於（1），綜合肩水候官 A33 遺址及肩水候後期駐地 A32 遺址出土簡牘，並未發現冠以“肩水部”的簿籍冊書，倒是肩水都尉府遺址（A35）出土了數枚“肩水部”冊書標題簡，需要仔細辨別。如下：

- 2.111. ●肩水部始元四年外胡食度 𠂔 511.16/A35
2.112. ●肩水部元鳳二年亭隧 511.14/A35
2.113. ●肩水部元鳳二年吏員 𠂔 514.29/A35
2.114. ●肩水部本始二年十一月完兵出入 𠂔 515.38/A35
2.115. ●肩水部元平元 𠂔 516.31/A35

上舉五枚簡均有提示符“●”且冠以“肩水部”，應皆為某種簿書標題簡，集中於昭帝和宣帝早期。據下簡，“肩水部”應指肩水都尉轄區：

- 2.116. 張掖郡肩水部肩水當井隧戍卒夏非人・亡𠂔𠂔 73EJT1：36

該簡為單札，據簡文似屬某種爰書。戍卒夏非人在“張掖郡肩水部肩水當井

①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綴述》，第 53—54 頁。

②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上）》，《文史》第三十四輯，1991 年，第 34—35 頁。

隧”服役，因張掖郡轄有肩水、居延兩都尉，故所謂“肩水部肩水”當為肩水都尉所轄肩水塞之意。漢簡中常見的部都尉，¹即指肩水、居延一類都尉。又，

2.117. 狀：公乘，氏池先定里，年卅六歲，姓桑氏，故北原書夫。五鳳元年八月甲辰以功次遷為肩水士吏，以主塞吏卒為職。²戍卒趙國柏人希里馬安漢等五百六十四人戍詣張掖，署肩水部，至□□到酒泉沙頭隧，閱具簿□□

73EJT28 : 63A

迺五月丙辰，戍卒趙國柏人希里馬安漢戍詣張掖，署肩水部，行到沙頭隧，閱具簿□□□□□□亡滿三。甘露二年六月己未到度申肩水士吏弘別迎三年戍卒……候以律令從事□□□

73EJT28 : 63B

該簡形制為兩行，書風嚴整，當為幼文書。惜部分文字殘泐，文意難以通解，疑似發生戍卒逃亡現象。惜簡文下殘，不清楚呈遞關係。簡文顯示戍卒共 564 人“署肩水部”，據學者研究，甲渠候官塞戍卒二三百名，吏員百人，吏卒總數約 400 人，³此 564 人不太可能全部分派在肩水候官塞，故“署肩水部”即分派至肩水都尉，再由後者調配至轄下候官塞。結合漢簡中“部都尉”一詞較為常見的情況，⁴A35 遺址出土五枚肩水部簿籍簡，皆為肩水都尉府文書，而非肩水候官塞統轄的“肩水部”。^①

1 常見的是太守府與都尉府的文書，包含“敬告部都尉卒人”為用語，如 EPT51 : 202、EPT59 : 60、EPF22 : 173、12.1/A33、II 90DXT0216② : 44、II 90DXT0215③ : 46 等，不贅。

②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第 91 頁。

3 陳夢家指出居延舊簡涉及到的數個都尉，肩水塞、居延塞一類為部都尉，其他尚有居都尉、屬國都尉、關都尉等（《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選述》，第 39—42 頁）。居延新簡及金關簡亦有涉及部都尉的簡，如 EPT51 : 202、EPT59 : 60、EPF22 : 173、73EJT1 : 2、73EJT37 : 1563 等。

④ 理論上，五枚標題簡中的“肩水部”還有可能是指肩水候官塞，如同肩水候官擁有轄下諸部的簿籍，肩水都尉亦應擁有轄下肩水、桑德、居延等候官塞的簿籍。實際上，亦出現甲渠部的詞例，如“匈奴人人殄北塞舉二蓬火後復入甲渠部累舉旁河蓬後復入二十井以內部累舉塚上直上蓬”（EPF16 : 8），從殄北、甲渠、用井等列表述來看，甲渠部即甲渠候官塞。據此，上舉五枚“肩水部”標題簡亦可能為肩水候官塞。不過，結合大灣遺址未發現其他部、屬地部稱呼的材料看，“肩水部”為肩水都尉的可能性遠大於肩水候官。此外，唐俊峰曾討論肩水都尉府的駐地遷移及肩水北部都尉的設置問題，認為約在元延元年（前 12）至咸和二年（前 7）之間，肩水都尉府南遷，此地改為肩水北部都尉駐地（《A35 大灣城遺址肩水都尉府說解——兼論“肩水北部都尉”的官署問題》，《簡帛》第九輯，2014 年，第 223—240 頁）。然而，下簡顯示：

十二月乙卯，張掖肩水都尉疆下肩水候、北部都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


次傳，別書相報，不報者重追之，書到言。

卒史霸、屬賢

73EJF3 : 186+188

據該簡，北部都尉的級別似在肩水候之下。故此，肩水都尉府的遷移及北部都尉的分置，需重新探討。

另,下簡亦提及“肩水部”:

2.118. 校肩水部移元年十月盡十二月四時·凡出粟五百六石二升校中
實得四百六石二升□ 73EJT23: 887

該簡形制爲單札,字迹潦草。簡文肩水部“十月盡十二月”三個月實際消耗糜 406 石。射水所出漢簡顯示,屯戍吏卒口糧一般以粟爲主,其次爲麥,糜最爲少見,應屬輔助穀物。^①假設此處肩水部爲肩水候官塞下之部,以每部戍卒 24 人,戍吏 9 人,^②戍吏每月大石 2 石(小石 3 石 3 斗 3 升少)、戍卒每月大石 1.8 石(小石 3 石)的口糧標準計算,^③則三個月應消耗大石 184 石(小石 306 石),無論大石小石與該簡 406 石皆相差甚多。而且,這一推算還是在假設糜爲主食的情況下進行的。故簡 2.118“肩水部”一定不是肩水候官塞之部,結合邊塞吏卒的口糧情況看,“肩水部”當即肩水都尉轄區。而且,2.116、2.117、2.118 三枚簡並非前舉諸部冠以該部之名的某種簿籍冊書,皆爲單紙的往來文書,與上舉諸部材料性質不同,自然不足以論證“肩水部”的存在。

關於(2)，“肩水候長”的簡例即爲涉及長生的幾份文書，如下：

2.119. 元康二年九月丁酉朔庚申，肩水候長長生敢言之：謹寫移，唯官
移昭武獄，敢言之。 10.11/A33

2.120. 元康二年六月戊戌朔戊戌，肩水候長長生以私印行候事，寫移昭
武獄，如律令。 20.11/A33

兩簡時間相差僅三個月，且肩水候長均名“長生”，應爲同一人。與此同時，前引簡 2.1 顯示東部候長也有名爲長生者，如下：

2.1. 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東部候長長生敢言之候官：官移大守
府所移河南都尉書曰：詔所名物及備偶錢盜賊亡未得者牛延壽、高建
等廿四牒，書到，度 20.12A

候史齊、遂昌 20.12B/A33

該簡明確顯示元康元年（前 65），東部候長爲長生。而且材料所見，東部

① 趙龍亮《行役戍備——河西漢軍吏卒的屯戍生活》，第 170—174 頁。驗之以全簡，亦復如此，涉及粟麥出入的簡達百枚以上，而糜出入簡不足十枚。

②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第 81—82 頁。

③ 趙龍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第 168 頁。

候長長生活動於元康元年(前63),¹涵蓋了“肩水候長”長生的活動年代,因此兩者當為同一人,故2.119、2.120兩簡的肩水候長應屬泛稱,並不表示長生為“肩水部”的候長。其他如肩水候史、肩水土吏等的稱呼,應與“肩水候長”相似,皆泛指肩水候官寨的某位候史、土吏等。²

據上文所述,候官遺址迄今未發現“肩水部”的相同簿籍文書,A35遺址出土的肩水部文書亦不屬此“肩水部”,所謂的“肩水候長”實際上屬於泛稱,結合學界對性質相同的所謂“甲渠部”的討論,我們以為肩水候官寨並未設置過“肩水部”。

十一、小結

綜上,肩水候官寨共轄有九個部,材料所見其存在時間上限不一致,中部最早(前68),右後部最晚(前58),兩者相差10年。下限也不一致,其中左前、右後兩部最晚(19年),右前部最早(前37),兩者相差56年。而且,材料所見這九個部的紀年出現頻次及間隔期亦參差不齊(表1-1)。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一方面在於資料留存及發掘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並不均勻,另一方面,部與部之間的建置、廢棄很可能並不同步,或存在此先彼後的現象。³如前所述,肩水寨直到建武二年(27年)五月依然存在,卻不見此時諸部的活動記錄,很可能當時建制尚在,但礙於邊防軍事形勢,大多數“部”都近乎停止活動了。

① 詳拙文《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繫年初編》,第218—221頁。

② 當候官寨下某部候長代表所屬部對外行文時(簡2.120),簡目寫候官名+官職,如肩水候長,實際並不表示肩水部的存在。另外,亦有珍龍驛(4P140:11,4P152:405),廣地隧(73EJF37:718,73EJF3:125)的稱呼,與此同理。這反映了一種關係型的稱呼。另外,簡73EJF4:43並列記載三四處“肩水候長”,惜簡殘殘斷嚴重,僅有“曹德卿”的名字留存下來,另外兩處“肩水候長”亦可能也為某人姓名,似為肩水候官寨下某幾個部的候長姓名統計。若此不誤,則更證明所謂“肩水候長”只是泛稱。

③ 有學者指出漢代居延地區存在文書造假的現象,包括武器裝備、吏卒薪署、執勤記錄等,很可能與實際情形不符(高世襄《論西北漢簡文書與現實的差距及其意義》,《新史學》第25卷第4期,2014年,第1—42頁)。這一情形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漢制統治秩序的問題,還透露出文書行政的依賴性和弊端,很多文書上記錄的東西在實際中未必存在。因此,時常特別註明或靠後列又孤立的材料,很可能只是文書行政的產物,實際活動相對較少。如“萬世隧皆廢置不能食遺卒”(29.14A32),“今候長小將長皆不屬諸所司吏卒”(73EJF3:112)等簡文,實際屯戍活動中即存在很多不合規定的事情。

表 1-1 諸部紀年

| 諸部 | 紀年 |
|----|---|
| 東部 | 地節三年(前 67)、地節四年(前 66)、元康元年(前 65)、元康二年(前 64)、元康三年(前 63)、五鳳二年(前 55)、甘露二年(前 52)、甘露三年(前 51)、建始四年(前 29)、壽永元年(前 20)、元始四年(4 年)、居攝二年(8 年)、新莽天鳳年間(14—18 年) |
| 南部 | 元康三年(前 63)、河平元年(前 28)、元延元年(前 12)、元延三年(前 10)、綏和二年(前 7)、建平元年(前 6) |
| 西部 | 元康二年(前 64)、建昭五年(前 38)、河平四年(前 25)、元始元年(1 年) |
| 北部 | 地節四年(前 66)、元康二年(前 64)、五鳳二年(前 55)、永光元年(前 43)、永光二年(前 41)、永光四年(前 40)、建始二年(前 31)、永始四年(前 13)、建平元年(前 6) |
| 中部 | 地節三年(前 68)、地節五年(前 65)、五鳳二年(前 55)、永光五年(前 39)、居攝三年(8 年) |
| 左部 | 元康二年(前 64)、元康四年(前 62)、居攝二年(公元 8 年)、始建國天鳳六年(19 年) |
| 左後 | 元康四年(前 62)、初元二年(前 47)、初元四年(前 45)、元延二年(前 11)、建平二年(前 5) |
| 右部 | 元康二年(前 64)、元康四年(前 62)、建昭二年(前 37) |
| 右後 | 神爵四年(前 58)、甘露二年(前 51)、建始元年(前 32)、始建國天鳳六年(19 年) |

上文從時間序列上探明了諸部的存在，實際上有數枚簡顯示某些部同時出現，如下：

- 2.121. ☒二人 六年部候長候☒
☒☐ 凡六部會☒ 73EJH2 : 87A
☐☐☐☐史二人☒
☐長六人卒十五人，
西部候長候史二人☒ 73EJH2 : 87B

隧。這些亭隧的相關資料很多，為敘述方便，擇要列舉，全部材料的簡號見本章附表。首先來看冠以肩水（候官）字樣或顯示具有隸屬關係的亭隧，如下：

- 3.1. 肩水候官駟望隧長公乘楊殷自占書功勞訖九月晦日
為肩水候官駟望隧長四歲十一月十日
凡為吏四歲十一月十日 • 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
其六日五鳳三年九月戌戌病盡癸卯不為勞 年廿七歲
73EJT26 : 88A
- 3.2. 肩水候官執胡隧長公大夫吳路人，中勞三歲一月，能書會計治官民
頗知律令文 年卅七歲，長七尺五寸，氏池宜美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179.4/A33
- 3.3. 肩水候官始安隧長公乘許宗 中功一 勞一歲十五日 能書會計治官
民，頗知律令，文 年卅六，長七尺二寸，隸得千秋里，家去官六百里
37.57/A32
- 3.4. ☒ 水候官受降隧長二歲一月二 ☒ 242.2/A33
- 3.5. ● 肩水候官廣谷^①隧居攝二年兵簿 73EJT23 : 884
- 3.6. 肩水候官完軍隧 ☒ 73EJT6 : 122
- 3.7. 肩水候官辟非隧長公乘荀長賢 73EJT25 : 121A
- 3.8. 肩水候官乘山隧長公乘舒 ☒ 339.8/A33
- 3.9. ☒ 水候官如意隧長公大 ☐ ☒
☒ 水候官如意隧 ☐ ☐ ☒
☒ ☐ 歲 ☒ 239.78/A33
- 3.10. 張掖肩水東望隧長鱒得敬老里不更騎惲 73EJT37 : 1458A
- 3.11. 市陽里張延年蘭渡肩水要虜隧塞天田入今 10.22/A33
- 3.12. 肩水臨田隧長歸方恢叩頭白記 ☐
索他候長楊卿閣下 73EJD : 308
- 3.13. 肩水平樂隧長李駿 43.23/A32
- 3.14. 肩水並山隧長鱒得成漢里王步光 403.6/A33
- 3.15. 肩水壙野隧長鄧就 73EJT37 : 977
- 3.16. ☒ 肩水禁姦隧長代王譚 ☒

① “谷”字原未釋，輪廓尚存，據圖版徑改。

□二千四百七十六泉六分□

73EJF3 : 78+623

3.17. 肩水望城隧長望蘭大昌里丁禹 未得地節二年正月盡九月積
九月奉□

本始二年六月己巳除

已得都內賦錢五千四百

73EJT24 : 945+534

3.18. 二月癸亥除禹肩水望城隧長至十二月庚子遷之都會爲

183.10/A33

3.19. 肩水全閼隧長懷得步利里公乘張壹年卅一 建平五、

86EDT5H : 96

3.20. 肩水候前移□記召倉南隧長姚所□、

86EDHT : 25

前三簡皆爲功勞名籍，詳載職務、功勞、文書律令能力、家庭住址等信息。¹簡3.4似亦爲功勞名籍，3.5爲簿籍標題簡，3.12當爲書信。簡3.16上下皆殘，右側似刻齒，據簡文似爲某種錢簿籍，用詞“泉”顯示該簡當爲王莽時期。²簡3.17爲俸祿名籍，記載除任日期，應當用於計算俸祿及廩食。³3.1-3.9等簡，隧前冠有“肩水候官”，無疑屬於肩水塞。3.10-3.19等冠以“肩水”而非“肩水候官”，雖然“肩水”存在指稱“肩水部”也就是“肩水都尉轄區”的現象，但這十例的語境及用法，當指“肩水候官”或“肩水塞”。此外，3.20上下皆殘，據簡文，似肩水候以“記”召倉南隧長，很可能倉南隧亦轄於肩水塞。若兩者無隸屬關係，肩水候恐怕不會直接發文召喚。綜上，明望、執胡、始安、受降、廣谷、完軍、辟非、乘山、如意、東望、要虜、臨田、平梁、並山、垣野、禁錢、望城、臨東、全閼、倉南等20所亭隧，均轄於肩水塞。

另外，A33和A32還出土了穀物、食鹽、俸錢等出入簡，根據發放原則，亦可找出隸屬關係。如下：

3.21. 出粟三斛 稟獲胡隧卒張恩八月食

73EJF3 : 84

1 功勞名籍的集成分析，參李天紅《東漢簡牘的綜合研究》，第143—145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字分類輯解》，第179—180頁；劉國治《居延漢簡研究——居延漢簡與東漢的屯戍生活》，第125—128頁。

2 王莽時期錢幣“錢”寫作“泉”，參劉宗漢《李均明〈秦漢簡牘文字分類輯解〉》，華夏書局，1995年，第112—116頁。

3 關於俸祿名籍的書式及發錢程序，參李天紅《東漢簡牘的綜合研究》，第26—29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字分類輯解》，第362—366頁。

- 3.22. 出粟三斛、、粟辟之隧長華豐十二月食 十二月五日自取 73EJF3 : 87
- 3.23. 出粟三斛三斗三升少 粟要寧隧卒重崇八月食 八月一日自取 粟十、 73EJF3 : 88
- 3.24. 出糧一斛二斗五升 粟廣新隧卒范讓八月食 八月一日自取 73EJF3 : 279
- 3.25. 出粟三斛三斗三升少 粟廣新隧卒范讓八月食 八月一日自取 73EJF3 : 397+403
- 3.26. 出糧橫三斛 粟受降、安世隧長李敞牛成等二人十月食 73EJF3 : 401
- 3.27. 出麥二石 廩臨莫隧卒廉襄九月食二十一、 73EJT24 : 43
- 3.28. 出麥二石 粟河上卒禮猛六月食 二十一 P □ 73EJC : 303
- 3.29. 出麥一石九斗三升少 以食斥竟隧卒周奉世九月食 10.3/A33
- 3.30. 出麥一斛九斗三升少 以食通望卒王同四月食^① □ 86EDHT : 45
- 3.31. 出糜一石九斗三升少 以食逆寇隧卒王廣國二月食 73EJT30 : 40
- 3.32. 出鹽三斗 以食曲^②中隧長淳于五月食 73EJT22 : 68
- 3.33. □ 麥二石 以食安樂隧戍卒陳廣五月食 P 332.14/A33
- 3.34. □ 粟安竟隧長張誼十二月食 73EJT24 : 623
- 3.35. □ 廩廣漢隧長宋長八月 □ 73EJT23 : 392
- 3.36. □ 粟萬福隧長宋放十月食 86EDT5H : 91
- 3.37. 粟南尹安漢九月食三石三斗 P 562.28/A33
- 3.38. □ 粟伏胡隧卒番隆十一月食 十一月辛酉令史宏付候長譚 86EDT16 : 2
- 3.39. □ 廩彊漢隧長朱雲四月食 253.3/A33
- 3.40. □ 望泉隧卒公乘 □ 十二月食 86EDHT : 73
- 3.41. □ □ 石前已粟 粟止虜隧長蘇習十一月食 J 86EDT5H : 5
- 3.42. □ 粟收降卒籍十一月食 十一月乙丑令史量付候 86EDT22 : 2

① “食”字原未釋，圖版尚存“食”字頭，結合文例，徑補。

② 原未釋，據圖版，當為“曲”。曲中隧亦見於“曲中隧長昭武對市里公”(73EJD : 160)。

- 3.43. 粟當谷隧卒王胡十一月食 十一月辛酉令史宏付候長譚
86EDT22 : 7
- 3.44. 出麥二石 粟當利卒孟崇□□
86EDT5H : 71
- 3.45. □ 廩禁胡隧卒□
73EJT24 : 338
- 3.46. □ 粟登山隧卒桃永□□□
86EDT5H : 116
- 3.47. □ 廩安農隧卒田紀五月十九日食 P 219.21/A33
- 3.48. 出錢千八百 其六百郵君取 給安農隧長季陽之七月八月九月奉
自取 73EJH2 : 7+85
- 3.49. □ 親十一月奉 金城隧長魯猛取 P 339.32/A33
- 3.50. 出錢錢六百 以給第六隧長馬秋九月奉 九月丙辰獲胡、
86EDT8 : 10

上舉 30 枚簡，有 27 枚為穀物、鹽出入記錄，3 枚為錢出入記錄。3.21—3.43 等簡，均載明某月，應為發放給所轄吏卒的廩食支出記錄。需要說明的是，儘管部分簡顯出自 A32 而非肩水候官（A33）遺址，但前者依然是肩水塞的轄區，且與肩水候官關係極為密切，^①故將此地出土的廩食發放記錄簡與肩水候官出土的廩食簡同等處理，應當是可行的。3.44“麥二石”，與 3.33 相同，應該也是某個整月的發放記錄，惜下端月份殘缺。簡 3.45、3.46 上下皆殘，據“廩”字，當為某月廩食，若是一般性的隨機招待消費，則當記為“食”。因此，簡 3.47 所記雖為五月十九日而非整月，據“廩”知其當為廩食，並非臨時性招待消費。3.48、3.49、3.50 三簡為隧長月俸支出的記錄。綜上，獲胡、辟之、要害、彌斷、廣新、安世、臨莫、河上^②、斥竟、通望、逆寇、曲中、安樂、安竟、廣漢、萬福、累南、伏胡、彌漢、望泉、止虜、收降、當谷、當利、禁胡、登山、安農、安農、金城、第六等 30 所亭隧亦轄於肩水塞。

據下簡，執適隧亦屬肩水塞：

- 3.51. 止虜隧長申延壽韋直百一□
□□□一枚直二百 執適隧長王遣韋五枚直廿

① 參第四章。

② 河上簡較為特別，出土簡資料出現“河上卒”等，其他多以“河上候吏”的身份出現，如 73LJT6 : 90、73EJT23 : 267、73EJT24 : 155、73EJT24 : 637、73EJT37 : 1163、73EJT37 : 1581、73EJF1 : 29 等。楊高榮、張榮等認為，一般而言，每部置備一對兩名候吏，候吏往往主理一隧。《漢簡所見的“候吏”》，《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15—23 頁。據此，則河上隧或為某部候長治所。簡材料有限，不詳何部。此外，簡 86ED15H : 128 記載“彌漢河上全副隧卒未發”，河上、全屬不知是否指一地，惜下端殘損，無法判斷。

□□□長寧韋五直廿三 豆山隧長趙彭助五枚□

金關隧長聶定卅五枚直

73EJT24：138

該簡爲寬木牘，分上下兩欄書寫，唯上欄第一行“□□□一枚直二百”字體較大，其餘五行字體均較小，很可能該行“二百”乃數目總計。上欄第二行“長”前之字未釋，察輪廓似爲“隧”字，惜隧名無法確定。該簡很可能爲某部所轄隧長的財務清單。豆山隧當即爲登山隧，據前述，與止虜、金關隧同屬肩水塞，故簡文涉及的執適隧很可能亦轄於肩水塞。

另，尚有一枚寬木牘，涉及很多部隧，如下：

3.52. 望泉吏耿尚見段放見 治渠卒郭建見 猛胡吏王相見

滅胡卒杜惲見安長受三月□ 第六吏 夷胡吏

如意吏封憲見 收降吏

辟非吏受降吏

73EJF3：251A+636B+562A+234A+445A

平樂吏六月亡弩三 受降吏王晏見

萬福吏周望見毋卒

登山吏二月亡弩三 彊新吏王護六月十三日亡卒賈惲見

要虜吏六月亡弩三 憲吏來舉亡

73EJF3：251B+636A+562B+234B+445B

該木牘應爲吏卒在署不在署的檢查記錄。其中，望泉、第六、如意、辟非、收降、平樂、受降、萬福、登山、要虜、夷胡等隧，據前述，轄於肩水塞，而治渠、猛胡、滅胡、憲隧、彊新等隸屬關係不明。據大部分亭隧皆轄於肩水塞以及該簡的性質判斷，後六隧很可能亦屬肩水塞。

另外，西漢通行十六時制，每時 10 分，¹完整的郵書刺，一般記有付受時間，郵書課還記有傳遞里程、用時及是否中程等考核情況。肩水塞的郵書，自北而南存在驛北—沙頭—驛馬的傳遞路線。部分郵書簡顯示，由驛北至

1 居延漢簡的發現爲學界探討漢代，尤其西漢時制提供了大量基礎史料，目前主流的看法是西漢（至少西漢中晚期）通行十六時制，每時十分，但在具體的時稱、時序上尚有分歧。李大虹曾比對綜述各家說法，是迄今爲止最爲全面的研究，參《秦漢時分紀時制綜論》，《考古學報》2012 年第 3 期，第 289—314 頁。亦可參富谷至編《漢簡詁彙考證》，“漢代の時制”，吉村昌之執筆，第 133—150 頁。

沙頭傳遞郵書平均用時 7 分,¹由沙頭至驛馬用時 1 時 1 分半,²而弱水流域的郵書傳遞速度一般為每時 10 漢里,³故沙頭距驛北僅 7 漢里,不足 3 公里,驛馬距沙頭十一二漢里,約 5 公里。⁴鑒於驛北亭就在 A32 遺址,⁵假使

① 司馬遷記載驛北亭沙頭之間郵書傳遞時間的簡牘,目前共見如下數例:簡 73LJ123:624“昏四子負受莫當卒晝夜食費付沙頭卒生”,昏即昏時,此時四分晝夜食費,六分;簡 73LJ141:12“五月癸亥日中時驛北亭受莫當卒同八分時付沙頭卒生”,用時 8 分;72LJ6:25“正月丙寅平旦卒充受莫當卒禹七分卒付沙頭卒生”,用時 7 分。三簡平均,用時 7 分。

② 目前可見,司馬遷記載驛北亭沙頭間郵書傳遞時間的共有:簡 506.6“六月廿二日庚申日食卒五分沙頭亭長受驛北亭書日食中八分沙頭亭卒付驛馬生”,用時 1 時 1 分;505.2“六月廿四日辛酉日食卒馬亭長受驛北亭書日食時一分驛馬亭卒付驛馬生”,用時 1 時 2 分。兩簡平均,取 1.15 時。

③ 郵書簡以“當行”記法定速度,如簡 EPS4T2:8“官去府七十里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EPF22:147“春遠漢去居延百卅里微當行十一時”,EP157:30“界中二十五里人當行二時五分”,EP150:107“去臨木地十七里當行一時七分”等。據秦北部居延地區法定速度變為每時十里;簡 73LJ123:764“界中二十五里當行二時五分中程”,73LJ13:143+211+425、73LJ13:628+311“界中百二十五里當行十一時中程”等。秦小司馬地方法定速度變為每時十里。可見,秦驛馬水中下游的法定郵書傳遞速度變為每時十里。雖然如此,實際傳遞過程中,並不一定正好達到每時十里的速度。漢簡中,一般以“當行”表示計算時間,目前可見以下材料:EP152:215“界中八十里定行七時口程”、EPF22:407“界中廿五里書定行一時”、EPW:1“界中九十八里書定行十時中程”、EPC:26“界中九十八里定行十二時過程二時二分”、EPC:37“界中九十八里定行十時中程”、133.23“界中八十里書定行九時留遲一時”、157.14“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時三分疾程一時二分”、163.19“卅八里定行一時五分”、231.2“界中八十里當定行十一時定行一時”。有快有慢,但差別不大。而且,涉及郵書傳遞的簡牘,名稱與書信,用時基本相同,故僅以郵書速度,按每時十里計算當不成問題。

④ 目前發現的漢代木尺、竹尺及骨尺、鐵尺等實物,折合後在 23—23.8 釐米之間,結合秦代尺制,西漢標準 1 尺應為 23.1 釐米(任光司、邱隆、楊平:《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上》,科學出版社,2001 年,第 198—201 頁)。不過,實際行用中容有誤差,A32 遺址出土兩枚昭宣時期的尺子,分別長 23.6 釐米、23.2 釐米,而居延新簡 EP158:36 顯示,漢代 1 里等於 300 步,也就是 1800 尺,在 417—424 米之間(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中華書局,2003 年,第 170 頁),若取中間值 420 米。下同,不贅。侯旭東曾引金剛出土的秦代里書推測,沙頭北距 A33 遺址 4 公里,大概位於東部車內村 A33、A34 遺址之間,而兩地相距 5.4 公里,或即驛馬亭(《西漢張掖郡肩水候官驛北亭位置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4 期,第 37 頁)。此說亦證明,沙頭、驛馬等當屬於肩水塞。

⑤ 侯旭東利用 A32 遺址出土的“日遠檣”、欄,以及金關出入名籍簡所見的責任人,推測驛北亭位於 A32 遺址場內(《西漢張掖郡肩水候官驛北亭位置考》,第 32—37 頁)。而沈剛質疑這一觀點,認為金關隧若設在別處則與 A32 遺址、央丞屯的命名不符,而且遺址簡(73EJ128:8)顯示的距離與現存烽燧遺址對照不上,推測驛北亭在今制南部約 0.9 公里處的 T169 遺址(也談漢代西北遺址——以張掖大寺溝遺址為中心),《簡帛》第十五輯,2017 年,第 217—218 頁)。筆者贊同驛北亭位於 A32 遺址的觀點,除了侯文舉出的優點證據外,還有以下理由:(1)若金關隧設在 A32 遺址,則金關出入記錄的應該出現金關隧吏負的信息,而非驛北亭。而且,A32 遺址出土簡牘中極少金關隧的資料(僅十餘枚);(2)A32 遺址出土了驛北亭長在肩水候官南門封文書的簡(73LJ17:26)。通簡情況下,若驛北亭設在外地,亭長不會在 A32 遺址開封文書;(3)A32 遺址出土兩枚“望金關隧”的候望簡牘(73LJ12:82、73EJ11:89)。據學者研究,這是一種固定起來用於對準候望對象,而非標記某種物品或文書的候望(樂進:《河西漢簡見候望簡牌探析——兼論簡牌的一種使用方式》,《簡帛研究》2014 年,2014 年,第 214—224 頁),而且兩簡出土地皆在場內烽臺附近,顯見是固定在此地用於候望遠處的候望簡牘的;(4)A32 遺址出土數量不菲的郵書刺,都是以驛北亭為中心進行記錄的,且極少見郵書詞,可見留下來的都是原始記錄,因此最有可能的就是驛北亭設在此地;(5)弱水中下游的候望里路簡指回臺,郵書刺顯示的數據與現在測算的直線距離無法吻合。

三者在一條直線上，驛馬、驛北相距約 8 公里，而 A35 遺址距 A32 約 9.5 公里，¹故驛馬亭很可能在 A35 以北或附近，結合該遺址出土郵書簡多以沙頭、驛馬為中心進行記錄的情況，²顯見兩者皆屬肩水塞。驛馬之南的郵亭則為界亭，³頻見於 A35 遺址出土的郵書簡。其中簡 506.5 顯示界亭距驛馬 30 漢里，⁴約 12.5 公里，很可能位於肩水塞與驛馬田官交界之地，故名界亭，似亦屬於肩水塞。

除上述涉及的亭隧外，另可推定部分亭隧隸屬於特定的某部（詳第四節），肩水塞共轄共 74 所。

第四節 部、隧隸屬

肩水塞轄九部，亭隧 74 所，部隧隸屬關係如何，本節專注於此。為敘述方便，逐部考證列舉所轄亭隧，最後予以總結。

一、東部

材料顯示，某個時期東部塞轄有 6 所亭隧，如下：

4.1. 1⁵ 候長廣宗主隧六所負二□□□第九□，73EJT31：138

該簡形制為兩行，殘損嚴重，據簡文判斷似為某種巡視報告清單。未言候長廣宗所屬何部，不過東部候長有名為王廣宗者，活動於甘露二年間，⁶很可能為同一人。若推論不誤，則此時東部轄隧六所。

1 邢義田、全球定位系統（GPS）、3D 衛星影像導航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以額濟納河烽燧及古城遺址為例（增補稿），見《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第 247 頁。

2 如 495.13+495.28、502.1、502.9+505.22、503.1、505.6、506.5 等簡均以驛馬亭為中心記錄郵書傳遞，簡 505.2、506.6 以沙頭亭為中心進行記錄。記錄方式之不同，很可能反映了原始來源地的不同，故使用此類郵書簡時需仔細分辨其記錄方式。另外，結合東部候長與驛北亭同駐 A32 遺址，而簡牘多見以驛北亭為中心記錄郵書傳遞的情況，很可能沙頭及驛馬亦常為某部候長駐地，惜不詳具體何部。

3 “界亭”字原釋作“不今”，裘錫圭認為當改釋，今從。參氏著《再談甘露二年御史書》，原載《考古與文物》1987 年第 1 期，此據《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第 166—167 頁。

4 506.5“二月甲戌夜食驛馬亭良受沙頭亭同夜過半時良付界亭亭豐”顯示，夜食時從驛馬傳遞，至夜過半時方至界亭。而學界關於漢代十六時的時序至今無定論，夜食至夜過半間，2 時、3 時、4 時的說法均存在（李天虹《秦漢時分紀時制綜論》，第 302—306 頁），這裏暫折中取 3 時，約 30 漢里。

⑤ 詳拙文《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繫年初編》，第 222—224 頁。

材料不見這 6 所烽燧之名，不過首先可確認朔北亭名列其中。東部候長治所、朔北亭同在 A32 遺址，而且該地還出土有朔北亭呈給東部候長的上行文書，足證其隸屬關係，如下：

4.2. 河平二年十二月甲戌朔北亭長章敢言之治所檄曰 73EJT10：125

4.3. 朔北亭長章敢言之：過癸巳平旦時朔北亭卒同受 73EJC：293

簡 4.2 為朔北亭長章上呈的文書，呈報對象“治所”當為東部候長治所，¹故其轄於東部候長無疑。簡 4.3 亦為朔北亭長呈給東部候長的上行文書。這一事實顯示，作為東部候長駐地的 A32 遺址理應發現東部候長與轄下亭隧之間的往來文書，即：（1）東部塞轄下亭隧上呈的文書正本；（2）東部候長發給轄下亭隧的文書的草稿或底本。根據此點爬梳材料，可發現東部塞所轄的烽燧。

4.4.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癸酉，執適隧長拓敢言之：謹移□□簿一編，敢言之。 73EJT22：25

4.5. 甘露三年五月癸未朔甲午，平樂隧長胡敢言之治所檄曰：……移檄到，遣□□□官，會已前以。遣費或卒三人，共一人吳重適能莎上疾溫幸少愉其毛足進易皮□出。 73EJT28：18

4.6. 建始元年九月辛酉朔辛酉，樂昌隧長諸敢言之：謹移率棠鹽名籍一編，敢言之。 73EJC：603

4.7. 五月甲午，東部候長元宗謂歡喜隧長廣漢：寫移書到，□省幸焚，它如候官書律令。 73EJF1：79

前三簡分別為執適隧、平樂隧、樂昌隧上呈東部候長的文書，末簡為東部候長下發給歡喜隧的文書的草稿或底本。這四簡顯示執適隧、平樂隧、樂昌隧、歡喜隧隸屬於東部塞。²其中簡 4.5 涉及平樂隧，紀年為甘露三年（前 51），據下述兩簡顯示平樂隧在金關以北：

4.8. 平樂隧長毛武 平樂隧長毛武 葆子男鯨得敬老里公桑毛良年廿三 出入 三月癸丑北出
三月癸西南入 73EJT37：83

4.9. 本始四年二月甲辰萬福隧長通光受司馬米二石二斗以康平樂以南

① 該簡“治所”，既可讀“敢言之”後置，亦可讀“檄”後置。無論採取哪一種句讀，“治所”都是呈報對象。

② 關於上述諸簡及四隧轄於東部塞的詳細分析，見第五章。

到如意

73EJT21 : 137

簡 4.8 爲出入關名籍簡，記載平樂隧長毛武葆子男毛良出入關。簡末“二月癸丑北出”“三月癸酉南入”，很可能是同一年，若此不誤，則應先北出後南入。簡 4.9 顯示平樂隧在如意隧之北，而前舉簡 2.84 顯示如意隧轄於左後部，據前述左後部在金關以北，故東部塞似不應越過如意隧統轄平樂隧，很可能甘露三年時轄有“平樂以南到如意”的所有隧。不過，左後、左前、北部等三塞亦在金關以北，而東部塞與其他三部統轄亭隧的具體分佈尚不清楚，故暫不列入。或者存在某(些)隧遷移廢棄的情況，惜具體不詳。

另，前舉簡 3.51 並列執適隧、金關隧、止虜隧、豆山隧等，其中，金關隧具體地址不詳，據下述兩簡似亦轄於東部塞：

4.10. 二月丁丑告金關隧長賢友等：前官令賢□□，各傳□□……

□□治所□□□□□ 73EJT28 : 14A

□侯史捐之。記到，懸縣索□亭四斤行，□□記 73EJT28 : 14B

4.11. 謂隧長賢友等：尉丞卿送刺史都吏北還谷壹二行東塞，微到，賢友等□ 73EJT28 : 54

簡 4.10 爲兩行，據簡文屬於下發給金關隧長賢友的“官記”，惜內容不詳。簡 4.11 爲單札，屬於發給隧長賢友的下行文書，兩簡“賢友”很可能爲同一人，若此不誤，則簡 4.11 亦爲金關隧。該簡顯示刺史都吏出金關北行，沿途經過“東塞”，故很可能要求賢友等提前做好巡視準備。據此，則金關隧亦應轄於東部塞。綜上，簡 3.51 中的執適、金關兩隧皆轄於東部塞，而止虜、豆山隧與之並列，同屬東部塞的可能性比較大。

此外，A32 遺址出土的一枚楊，顯示登山隧亦當轄於東部塞：

4.12. 登山隧長紳五十丈傳詣候長王卿治所 各完全封相付屬毋留 73EJT28 : 10

楊一般懸掛於所標識的物品或文書上，據之可分爲實物楊和文書楊^①。該簡頂端爲半圓形，沒有塗黑或網狀格紋，但存有繫繩的鑽孔，結合簡文當爲實物楊。“傳詣候長王卿治所”，結合出土地駐有東部候長的史實，此“王卿”當即東部候長。登山隧長將五十丈的“紳”傳送給東部候長治所，很可能是在同一部內進行。若登山隧另轄於他部，似當通過其部候長進行傳遞，簡文

① 關於楊的分類及特點，可參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456—465 頁。

亦當注明東部候長治所，不應省略候長王卿所屬部的名稱。據此，登山隧當轄於東部塞。

綜上，前後轄於東部塞的亭隧，計有驛北亭及執適、平樂、樂昌、驩喜、金關、止虜、登山等隧，共 8 所，較簡 4.1 的數目多出 2 所。實際上，肩水塞存在的近百年中，部隧隸屬關係及亭隧位置的變動恐怕並非罕見，產生“誤差”也很正常。

二、南部

據前引簡 2.21，某個時期南部塞轄 6 所烽隧：

2.21. 南部隧六所狗籠□□□□ 232.28/A33

具體哪 6 所亭隧，限於材料，難以索解。又據前引簡 2.8：

2.8. 元延三年四月丙戌朔甲寅南部□□

五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 □ 75.9/A32

南部塞呈報五月份廩食簿籍冊書，查居延舊簡中包裹號為 75 的諸簡，並無相關名籍簡。又前引簡 2.6：

2.6. ●南部永始五年□ 73EJT37：893

似為某種簿籍冊書的標題簡，惜簡文信息太少，難以查證。

三、西部

西部塞目前尚不見其所轄亭隧統計，不知其總數。不過，下簡透露出一些信息：

4.13. □城仲卿 \ 水門王卿 \
西^①部 當井張卿 \ 壙野田卿 \
直隧張卿 \ 候史王卿 \ 73EJT23：726

該簡為寬木牘，右上殘缺，記□城、當井、直隧、水門、壙野等隧長及候史，不見候長，故應為西部塞部分吏員名籍。每位吏員名字下面有鈎校符號，似為

① “西”字原未釋，細察圖版，尚存左半部，殘存輪廓似“西”，徑改。

某種校對簿籍^①。據此，富井、自隧、水門、壩野等四隧當隸屬於西部軍

另，前引簡 2.25 亦可推測出某些烽燧：

2.25. 元始元年八月丙戌朔壬子，而郎侯史武敢言之：謂移吏卒廩名籍一編，敢言之。 73EJT21：108

該簡為西部上呈的吏卒廩食名籍冊書的呈文簡，惜原冊書不存。除該探方所出簡牘，有兩枚簡似為吏卒廩名籍簡，如下：

4.14. 壩野隧卒夏則 73EJT21：261

4.15. 要虜卒徐強 73EJT21：316

兩簡皆為單札，下殘，紋路雖不同，在西北邊境物資匱乏之地，此種情形恐不足為怪。最關鍵者，兩簡書式似皆為吏卒廩食申請名籍，很可能二簡均殘存冊書。若此說不誤，則壩野隧、要虜隧皆屬西部塞。

另外，前引簡 2.23、2.24 與 2.25 相類，同為簿籍冊書的一部分：

2.23. 建昭五年三月丙午朔甲寅西部守候長□一編敢言之□ 73EJT23：352

2.24. ●西部河平四年五月吏卒稟城官名籍 72EJC：182

惜 2.23 殘缺，簿籍名稱不詳，2.24 為採集簡，無法查找屬於兩份冊書的簡牘。

綜上，富井、自隧、水門、壩野、要虜等五隧當隸屬於西部軍。

四、北部

北部塞所轄烽燧，據前引簡 2.57，共 7 所：

2.57. 北部隧七所 省卒五人詣金□ 73EJH2：59

惜並無隸屬關係明確的材料，亦須借助其他簿籍冊書推斷。前舉簡 2.32 很可能與以下諸簡原為冊書：

4.16. □廩名籍 177.22/A33

4.17. □吏廩名籍 125.36/A33

① 簡牘的校對簿籍與簿籍的校對簡牘，參見拙著《居延漢簡集校與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9 年，第 78—88 頁。

- 4.18. 出粟二石 廩士吏滑漢昌六月食 丿 125.34+177.12/A33
- 4.19. 出粟二石 廩夷胡隧長朱霸六月食 丿 177.10/A33
- 4.20. 出粟二石 廩候長楊禹六月食 177.13/A33
- 4.21. 𠩺右吏八人 用粟十六石 177.11/A33
- 2.32. ④北部永光三年六月卒廩名籍 177.14/A33
- 4.22. 出粟一石九斗三升少 廩𠩺 177.9/A33
- 4.23. 出粟一石九斗三升少 廩臨𠩺 125.13+125.19/A33
- 4.24. 粟一石九斗三升少 廩廣谷隧卒秦訟尹六月食 丿
177.20+177.18/A33
- 4.25. 𠩺升少 廩並山隧卒賈延六月食 丿 177.15/A33
- 4.26. 𠩺六月食 丿 177.21/A33
- 4.27. 𠩺 丿 125.24/A33
- 4.28. ④凡穀卅一石 其十九石四斗粟
十一石六斗麥 177.17/A33
- 4.29. 永光三年六月乙卯朔𠩺
廩名籍一編敢言之 177.4/A33

上舉 15 枚簡都涉及吏卒廩食，除末簡為兩行外，其餘皆為單札，筆迹墨色近似，應為同一份冊書。參以相關研究，復原排列如上。¹ 該冊書顯示，永光二年（前 41）六月，夷胡、廣谷、並山等三隧隸屬於北部塞。

又，據前引 2.34，建始三年北部候長光上呈一份廩鹽名籍簿書：

- 2.34. 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𠩺𠩺北部候長光敢言之𠩺
廩鹽名籍一編敢言之 141.2A
- 鄭光私印 置佐輔發
- 𠩺戊午候長鄭光以來 君前 141.2B/A33

查 A33 遺址出土簡牘確有兩枚鹽出入名籍，如下：

- 4.30. 出鹽三升 𠩺 268.9/A33
- 4.31. 出鹽二升九龠 𠩺 268.12/A33

1 若復原無誤的話，一方面，此前學界一般將“出穀+數量+度吏卒+某月食”格式的簡歸入為穀物出入簿（該冊書，尤其末簡顯示此類記載穀物出入的冊書亦名“××廩名籍”）；另一方面，該冊書顯示部給部下度吏卒發放充廩食後，還需要將相關情況匯總給候官，供其核査。4.18、4.19、4.24、4.25、4.26 等數簡末端的鈎校符號，或許即由候官核査添加的。

兩簡皆爲單札，筆迹亦相似，惜皆爲殘簡，不見具體亭隧

另，前引兩枚北部候長的呈文簡，如下：

2.33. 永光四年四月庚戌朔庚申，北部候長宣敢言之：謹移吏家屬出入金關簿一編，敢言之。 73EJT31：63

2.36. 建平元年正月甲子朔戊戌，北部候長宣敢言之：謹移部吏家屬符，謁移肩水金關，出入如律令，敢言之。 73EJT37：152

兩簡皆涉及吏家屬符，惜相關簡牘不存。

綜上，北部塞所轄烽燧可考者，共夷胡、廣谷、並山等3所

五、中部

據前引簡 2.63，中部塞轄隧 7 所：

2.63. 中部候長赦主隧七所當省卒七 □ 73EJH2：24

惜亦無明確隸屬關係的烽燧材料，須借助相關簿籍冊書，如下：

2.59. 中部地節五年四月廩名籍 255.34/A33

該簡爲中部廩名籍冊書的標題簡，檢核材料，前引簡 3.39 可能與之相關：

3.39. □ 廩彊漢隧長朱雲四月食 253.3/A33

若所言不謬，則彊漢隧隸屬於中部塞 又，前引簡：

2.60. 中部五鳳三年正月吏卒被兵簿 □ 73EJT37：1339

2.62. ⑤ 肩水中部居攝三年十月吏卒見缺名 73EJT24：197

2.60 爲中部吏卒被兵簿的標題簡，2.62 爲吏卒見缺名籍冊書的標題簡 檢核材料，惜無相關者。

綜上，目前僅考見彊漢隧轄於中部塞。

六、左前部

據前引簡 2.70，萬世隧轄於左前部：

2.70. 元康二年二月 戊子朔乙丑，左前萬世隧長破胡敢言之候官：即日疾心腹，四節不舉 255.22+5.18/A33

萬世隧前冠以“左前”，即屬左前部 又，據前引 2.82，左前部轄有夷胡隧：

2.82. 𠄎己卯定左前候史治所萸胡隧𠄎 72EJC : 216

4.32. 夷胡隧長夏侯慶召詣廷 五月乙亥日銷坐入 73EJT23 : 776

4.33. 夷胡隧長司馬章兼直還留𠄎𠄎𠄎𠄎𠄎將詣廷 五月庚戌日出入
73EJT23 : 777

左前候史治所為萸胡隧，未言候史姓名。“萸胡”當即“夷胡”。4.32、4.33 兩簡顯示夷胡隧長夏侯慶、司馬章“詣廷”經過金關，據前述，“廷”既可表示肩水縣廷又可表示肩水候官，而兩者皆在金關以南，故夷胡隧當在金關以北。

另外，前引簡 2.71 為戍卒賁賣衣財物爰書名籍冊書的呈文簡：

2.71. 元康四年六月丁巳朔庚申，左前候長禹敢言之：謹移戍卒賁賣衣財物爰書名籍一編，敢言之。 10.34A

印曰蘭禹

六月壬戌金關卒廷壽以來 候史充國 10.34B/A33

簡背“金關卒廷壽以來”，顯示該冊書最後送達肩水候官。A33 遺址在金關以南 552 米處，¹ 簿書由金關卒送達，² 則左前部候長治所當在金關以北，很可能左前部轄隧當都在金關以北。檢核材料，下述兩簡疑與該簿書相關：

4.34. 賁買皁練複袍一領賁錢二千五百今子算𠄎 69.1/A33

4.35. 故候史繇得市陽里寧始成賁買執胡隧卒， 117.30/A33

兩簡皆為單札，筆迹相似，尤其“賁買”兩字，字形絕肖。兩簡字迹與 2.71 亦相似，很可能原為冊書。若推測不誤，該冊書涉及執胡隧，隧前省略所屬的候官塞名稱，或許該隧轄於左前部。

綜上，考見左前部烽燧 3 所：萬世、夷胡、執胡。

七、左後部

如前所述，左前部在金關以北。又，據前引 2.84、2.87 兩簡：

2.84. 入小禽雞一雞子五枚 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己巳佐建受左後部，如意隧長奉親、卒外人輸，子元受 10.12/A33

1 根據日本全球定位系統（GPS）、3D 衛星定位導航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地理的世紀研究——以中國西北邊境及西域地區為例（增補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10 年，第 247 頁。

2 金關卒職主吏民出入關，亦負責傳遞部分文書，如“謹檄三營副候印詣肩水府（已付關門券）”（73EJD : 14）一簡，A33 遺址出土肩水候官封條，第 5、19、20、14、403、7、562、15 等，殘留顯示也由金關卒送達。

2.87. 元延二年四月己酉，尉 告左後守候長 謂桓軍隧長千秋等：毋君
行塞，即日出關，□以□ 73EJT23 : 308

如意隧、桓軍隧皆隸屬於左後部 另，如意隧出現於前引簡 4.9：

4.9. 本始四年二月甲辰萬福隆長通光受司馬米二石二斗以慶平樂以南
到如意 73EJT21 : 137

該簡形制爲單札，簡文“受司馬米二石二斗”，司馬爲都尉屬官，此處或爲城司馬。^①據簡文書式，應爲某種廩食簡，應以部爲單位進行編制。若推測不誤，則萬福、平樂、如意三隧當隸屬於左後部，惜平樂、如意兩隧之同的隧名不詳。廩食授受，由萬福隧長通光主持其事，很可能萬福隧爲左後部候長所駐之隧。

又，據下簡：

4.36. 二石具弩十其四傷陣獲胡騎卒如應臨渠 騎怪獲矢五十其五斥呼
三石具弩四皆傷 獲矢千五十其廿四斥呼三辟非十二如意二第
六
弩十四完 八臨渠廿一完軍
盾四完 獲矢千二百其卅斥呼獲胡十八辟非三如意二第
六八臨渠
六完軍三 75.17/A32

該簡為寬木牘，應為某種兵物簿，記兵器種類、數量、完傷情形。據榮矢多達 1 050、重矢 1 200 枚及辟非、如意、獲胡、臨渠等隧反復出現看來，當屬某部的兵器統計。簡牘殘缺，所記並非全部。因如意隧曾隸屬左後部，故該簡很可能為左後部的兵物統計。若推測不謬，則簡文涉及的獲胡、辟非、如意、臨渠、第六、完軍等六隧屬於左後部。其中有些隧，可能即位於平樂至如意兩隧之間。

另，尚有兩枚左後部簿書的標題簡：

2.86. 左後部初元四年四月己卯通公東園上表出入界田 73EJF10: 127

2.88. 左後部建平二年 行塞亭隧名 73EJT37: 1494

2.86 爲表火出入報簿書的標通簡, 2.88 爲行軍亭隧名簿書的標通簡, 惜相關簡牘皆不存。

¹ 關於中國美術中「色彩」的歷史，參見李長之《中國美術史論叢書·中國畫史論》，上海：開明書店，第44—46頁。

綜上，共考見左後部所轄亭隧有如意、桓軍、萬福、平樂、獲胡、辟非、臨渠、第六、完軍等 9 所。

八、右前部

如前述，左前、左後兩部皆在金關以北，則右前、右後部當在金關以南，很可能分居肩水塞南端兩側。據下簡，右前部一度轄有 7 所烽燧：

4.37. ④ 右前候長□□都隧七所 見慈其千束 率亭作四百五十丈
其三所有彊洛四所毋彊洛 其五百束已□

73EJT30 : 18

該簡左右兩側均殘缺，形制或為兩行，所記當為作務簿。“右前候長□□都隧七所”，“都”即為統轄，都隧 7 所與簡文“其三所有彊洛四所毋彊洛”亦相符。又，如下兩簡：

4.38. 臨澤隧牛印，襄澤隧長李山，臨利隧長孫慶，禽寇隧宋宋良，窮寇隧長張□□ 73EJT23 : 287A

右前部隧亭 73EJT23 : 287B

4.39. □受倉南表六通付右前乘胡隧候長□ 73EJT25 : 23

簡 4.38“禽寇隧宋宋良”，前“宋”字當為“長”之誤，惜簡牘下殘，失去部分亭隧。4.39 為表火傳遞記錄簡，“付右前乘胡隧候長”，“候”或為衍字。兩簡顯示，臨澤、襄澤、臨利、禽寇、窮寇、乘胡等 6 所轄於右前部。前五隧很可能是逐隧列舉，彼此相鄰。又，下簡：

4.40. …… 塢上□鹿盧不調利已利
襄澤隧 塢南面呼以作治 六石弩一傷胸中已作治 臨澤隧長趙印兼
狗少一今以具 辛未章不知蓬火今以知 73EJT37 : 1069

該簡分四欄書寫，記載襄澤隧兵物裝配及修治情況。據簡末“臨澤隧長趙印兼”，臨澤隧長趙印兼襄澤隧長，推測兩隧當屬同部，且很可能亦相鄰。

據前引簡 2.98，禁姦隧轄於右前部：

2.98. 入狗一枚 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己巳佳建受右前部，禁姦卒充輸，子元受，致書在子元所 5.12/A33

禁姦隧前直接冠以右前部，隸屬關係明確。

此外，A33 遺址出土了右前部亭隧被兵簿冊書的墨文簡：

2.99. □康四年十月乙卯朔，肩水右前候長信都敢言之：謹移亭隧守御器簿一編，敢言之。 329.1/A33

檢核材料，原冊書相關簡牘已不存。

綜上，右前部共轄臨澤、襄澤、臨利、禽寇、窮寇、乘胡、禁姦等亭隧。

九、右後部

右後部烽燧資料甚少，僅有一份勞賜名籍簿書的標題簡：

2.107. ●右後甘露三年三月戌卒勞賜名籍 73EJT28：22

惜該簿書相關簡牘不存。

表 1-2 肩水塞部、隧隸屬^①

| 部 | 亭 隧 |
|----|---|
| 東部 | 驛北、執適、樂昌、驩喜、金關、登山、止市、平樂 |
| 西部 | 當井、直隧、水門、壠野、要虜 |
| 北部 | 廣谷、並山、夷胡 |
| 中部 | 彊漢 |
| 左前 | 萬世、執胡、夷胡 |
| 左後 | 恒軍、獲胡、辟非、臨渠、第六、完軍、如意、萬福、平樂 |
| 右前 | 臨澤、襄澤、臨利、禽寇、窮寇、乘胡、禁姦 |
| 不詳 | 東望、朔望、臨田、始安、受降、乘山、望域、辟之、要吉、彊斷、廣新、安世、臨莫、河上、斥竟、通望、逆寇、曲中、安樂、安竟、廣漠、累山、禁胡、安農、金城、當谷、當利、望泉、安農、猛胡、滅胡、收降、惠隆、沙頭、驛馬、界亭、治渠、倉南、伏胡、彊新 |

十、小結

綜上，部隧隸屬關係明確的亭隧考得 36 所，且平樂隧兩轄於東部、左後部，夷胡隧兩屬於北部、左前部，故實際僅查明 34 所（表 1-2），另外 40 所不詳所屬。因簡牘材料遺留及出土發掘的偶然和隨機，故各部考見的亭隧數目不一，南部、右後部甚至一無所獲。加之肩水塞前後近百年，轄境及隧名

① 某些兩屬的亭隧，以斜體標示。

當有所變化，東部、右前部所轄亭隧超過 7 所，原因或即在此。

第五節 餘 論

經過上述繁瑣考證，現簡單總結一下：肩水塞不遲於元鳳三年四月即已設立，直到建武三年五月尚有零星活動，共轄有東、南、西、北、中、左前、左後、右前、右後等九部，考見 74 所亭隧，係 34 所知所屬何部（表 1-2），（章末附表）。

據前所述，左前、左後等兩部塞均位於金關以北。一般而言，當時東面為左、西面為右，如匈奴左部在東方、右部在西方，而肩水塞整體上呈東北—西南走向，故左前、左後兩部在北部，右前、右後當在南部，也就是肩水塞南端。另，前述北部塞亦在金關以北，按照每部轄 6 到 7 所亭隧計算，金關以北當有 20 所左右亭隧，以南當約有 50 所。不過，目前查勘發現金關東北最近的烽燧遺址（T168）即對他塞莫當隧，因此，這 20 所肩水塞的亭隧到底在何處，尚不清楚。很可能金關以北原築有迄未發現或已消失的其他烽燧，甚者肩水、索他兩塞的防線歷史上有所調整，亭隧名稱亦隨之更換。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存在。

學界通常認為肩水塞分佈在弱水兩岸，位於今沙棗墩水庫北至 A32 遺址這一地域內。^①目前所見，弱水東岸自金關南至今沙棗墩水庫有一道塞牆，長約 60 公里，分佈著 17 座烽燧遺址和金關。西岸自金關南至今天倉鄉國光村亦有一道塞牆，長約 45 公里，計有 11 座烽燧。兩塞間分佈有 10 座烽燧。^②總計 38 所亭隧，僅簡牘考證所得的一半。實際上，以亭隧間距 2 公里計算，東西兩塞當有 50 餘所，與考證所得相近。因此，目前看來，很可能將近半數的烽燧遺址尚未發現或已不存。^③此外，A35 遺址當靠近駢馬屯田

① 肩水塞的具體範圍地域，尚未確定，但應包括延壽、姑臧兩縣，見《居延漢簡調查與研究》，第 160 頁。

② 關於金關以內弱水東、西兩塞的分布，目前見有許世英、張其成、李學海、劉存良研究，第 160—170 頁。

③ 據簡牘，塞中烽燧間距約為 2.3 公里，如 A32、T174、T175、T176 四者之間相距皆約 2.3 公里，另如 T195、T197 間距 2.3 公里，T198、T200 相距 2.1 公里。其他如 T180、T181 相距 1.6 公里，T181、T182 相距 1.7 公里，T182、T186 相距 1.65 公里，T197、T198 相距 1.8 公里，而 T200、T202 相距約 14.8 公里。實際上，有不少烽燧未發現或已消失，綜合前列數據，亭隧間距 2 公里可能較為常見。

④ 比對附圖二，或許金關西北、東北方向原築有亭隧亦未可知。

區，從驢北、驢馬兩亭的命名看，驢馬屯田區亦當在此附近。驢馬屯田區是否有自己所屬的亭隧防線，亦未可知。故實際上，全圖以南肩水塞亭隧的設置較為複雜，目前尚難以將考證所得與考古勘察發現完全對應起來。

肩水塞亭/隧詳表^①

| 亭/隧 | 簡號 |
|-----|--|
| 驢北亭 | 14.2/A33、14.3/A33、54.25/A33、239.83+85/A33、255.27/A33、339.3/A33、73EJT4：110、73EJT4：158、73EJT6：14、73EJT6：20、73EJT6：132、73EJT7：26、73EJT9：379、73EJT10：125、73EJT10：226、73EJT10：330、73EJT21：61、73EJT21：161、73EJT21：230、73EJT22：8、73EJT22：34、73EJT22：77、73EJT22：79、73EJT22：110、73EJT23：84、73EJT23：186、73EJT23：215、73EJT23：259、73EJT23：268、73EJT23：286、73EJT23：349、73EJT23：522、73EJT23：573、73EJT23：784、73EJT23：787、73EJT23：873、73EJT23：885、73EJT24：34、73EJT24：65、73EJT24：69、73EJT24：191、73EJT24：823、73EJT24：856(s)、73EJT25：47、73EJT25：122、73EJT25：135、73EJT26：98、73EJT26：103、73EJT26：149、73EJT26：233、73EJT27：44、73EJT28：39、73EJT28：117、73EJT29：16、73EJT29：122、73EJT30：34、73EJT30：61、73EJT30：102、73EJT30：125、73EJT33：14、73EJT33：25、73EJT33：53、73EJT37：798、73EJT37：1175、73EJF3：160、73EJF3：460、73EJF3：467、73EJD：34、73EJD：117、73EJD：125、73EJD：142、73EJD：288、72EJC：3、72EJC：266、72EJC：457、72EJC：591、86EDT7：3、86EDT5H：150等 |
| 驢馬亭 | 255.15/A33、584.1/A33、73EJT7：25、73EJT7：200、73EJT21：96、73EJT21：149、73EJT22：25、73EJT23：289、73EJT23：408、73EJT23：426、73EJT23：491+492+525+947+1038、73EJT23：697、73EJT24：138、73EJT26：54、73EJT26：107、73EJT26：282、73EJT28：48、73EJT28：113、73EJT30：85、73EJT4H：2、73EJC：418、73EJC：487、73EJC：507 |
| 東門亭 | 237.44/A33、332.5/A33、339.18/A33、73EJT23：877、73EJT24：52、73EJT32：39、73EJC：603 |
| 沙頭亭 | 7.8/A33、7.20/A33、53.3/A33、73EJT1：171、73EJT21：385、73EJT22：46、73EJT24：593、73EJF1：71、73EJF1：79 |
| 金關亭 | 146.60/A33、73EJT2：82、73EJT23：1023、73EJT24：79、73EJT24：138、73EJT24：143、73EJT27：81、73EJT28：14、73EJT28：28、73EJT29：107、73EJF1：27、73EJF1：89、86EDT5H：96、86EDT5H：128 |

① 本表簡號均按原書，並對其前後關係進行整理，其簡號前後相同，簡號雖有差別，但內容者數同指。為表述方便，亭隧互見者一般採用習見稱呼，如沙頭亭較為常見，偶見沙頭隧，本表則徑稱沙頭亭，寫作沙頭隧的簡號後括以s，反之括以t表示亭。下同，不贅。

(續表)

| 亭/隧 | 簡 號 | 屬部 |
|----------------------|---|---------------|
| 登山隧 | 288.18/A32、403.11/A33、73EJT1：92、73EJT2：16、73EJT4：93、73EJT6：63、73EJT7：25、73EJT7：51、73EJT10：158、73EJT23：61、73EJT23：177+171、73EJT23：408、73EJT23：885、73EJT24：138、73EJT24：327、73EJT25：59、73EJT26：59、73EJT26：156、73EJT28：10、73EJT28：41、73EJT29：58、73EJT30：35、73EJT31：127、73EJT37：1345、73EJH1：18、73EJF3：251+636+562+234+445、86EDT16：22、86EDT5H：116 | 東 部 |
| 止馬隧 | 126.40+536.4/A33、73EJT1：23、73EJT21：11、73EJT21：12、73EJT21：13、73EJT23：481、73EJT24：138、73EJF3：535、86EDT5：3、86EDT5H：5、86EDT5H：135 | |
| 平樂隧 | 43.23/A32、73EJT9：26、73EJT21：40、73EJT21：137、73EJT21：356、73EJT22：34、73EJT23：68、73EJT23：491+492+525+947+1038、73EJT23：633、73EJT24：45、73EJT24：46、73EJT24：294、73EJT28：7、73EJT28：11、73EJT28：16、73EJT28：18、73EJT28：117、73EJT29：31、73EJT30：35、73EJT31：80、73EJT31：117、73EJT32：53、73EJT37：83、73EJT37：560、73EJH2：33、73EJF1：70、73EJF3：251+636+562+234+445、72EJC：63、73EJC：479、73EJC：615、86EDHT：41、86EDT5H：123+127 | 東部 或 左後 |
| 苗井隧 | 146.77/A33、183.6/A33、219.24/A33、232.4/A33、332.17/A33、350.7/A33、350.42/A33、562.7/A33、73EJT1：36、73EJT23：236、73EJT23：726、73EJT24：12、73EJT24：24、73EJT24：701、73EJT32：57+49、73EJT33：35 | |
| 直隧 | 407.8/A33、73EJT23：777、73EJT24：557、72EJC：280 | 西 |
| 水門隧 | 14.25/A33、253.10+284.14/A33、306.1/A33、337.9/A33、562.21/A33、565.12/A33、73EJT21：288、73EJT23：501、73EJT23：503、73EJT23：726、73EJT23：925、73EJT23：963、73EJT23：964、73EJT24：523、73EJT4H：73、73EJF3：382 | 部 |
| 廣野 隧 ¹ | 41.1+41.29/A33、73EJT3：28、73EJT21：261、73EJT23：482、73EJT23：726、73EJT23：965、73EJT24：24、73EJT24：151、73EJT24：557、73EJT37：977、73EJD：216、86EDT5H：57+78 | |

¹ 右側直列諸簡，大部分寫作“廣野”，如 73EJT21：261、73EJT37：977 可作“廣野”，73EJT23：482、73EJT23：965、73EJT24：151、73EJT24：557、73EJD：216 諸簡寫作“廣野”，疑皆“廣野”之異文，故此表及文中暫且統一作“廣野”。

(續表)

| 亭/隧 | 簡 號 | 屬 部 |
|-----|---|-----------------------|
| 要房隧 | 10.22/A33、20.7/A33、288.6/A32、288.19/A32、288.27/A32、73EJT3：104、73EJT4：153、73EJT7：189、73EJT9：26、73EJT9：236、73EJT10：149、73EJT21：173、73EJT21：316、73EJT22：10、73EJT23：114、73EJT23：248、73EJT23：605、73EJT23：769、73EJT23：934、73EJT28：107、73EJT29：111、73EJF3：58、73EJF3：455、73EJF3：251+636+562+234+445 | 西 部 |
| 廣谷隧 | 7.2/A33、177.20+177.18/A33、324.5/A33、336.33/A33、433.33+433.48/A33、73EJT23：531+509、73EJT23：884、73EJT24：770、73EJT30：131、73EJT30：189、73EJT31：94 | 北 部 |
| 並山隧 | 13.7/A33、177.15/A33、268.23/A33、332.5/A33、349.11/A33、387.5/A33、403.6/A33、433.25/A33、73EJT22：135、73EJT27：132、73EJT30：7+19、73EJT30：74、73EJF3：95、86EDT5：15 | 北 部 |
| 夷胡隧 | 13.3/A33、53.22/A33、116.5/A33、146.52+116.43/A33、177.10/A33、219.7/A33、253.6/A33、353.1/A33、73EJT2：16、73EJT6：60、73EJT23：493、73EJT23：666、73EJT23：776、73EJT23：777、73EJT24：523、73EJF3：46、73EJF3：251+636+562+234+445、72EJC：216 | 北 部 或 左 前 |
| 彌漠隧 | 141.5/A33、253.3/A33、73EJT21：401、73EJT23：289、73EJT29：1、73EJT31：160、73EJT34：19、73EJH2：66 | 中 部 |
| 萬世隧 | 15.2+119.4/A32、29.14/A32、255.22+5.18/A33、433.19/A33、73EJT4：110、73EJT23：764、73EJT24：144、73EJF2：44、73EJD：262、86EDT8：3 | 左 前 |
| 快胡隧 | 41.16/A33、117.30/A33、179.4/A33、306.5/A33、336.19/A33、73EJT7：76、73EJT23：765、73EJT23：1046 | |
| 和軍隧 | 73EJT23：308 | |
| 獲胡隧 | 433.13/A33、73EJF3：84、73EJF3：110 | |
| 崑非隧 | 75.17/A32、199.3/A33、341.16/A33、73EJT25：121、73EJT26：174、73EJF2：49+9、73EJF3：251+636+562+234+445 | 左 |
| 臨泉隧 | 10.16/A33、11.16/A33、14.8/A33、75.17/A32、183.10/A33、346.11/A33、73EJT1：58、73EJF3：108、86EDT8：23 | 後 |
| 第六隧 | 31.12/A33、36.20/A33、41.9/A33、75.17/A32、219.14/A33、255.4/A33、73EJT7：86、73EJT23：113、73EJT23：176、73EJT23：375、73EJT23：666、73EJT23：764、73EJT31：129、73EJF3：85、73EJF3：242、73EJF3：251+636+562+234+445、73EJF3：557、86EDHT：38 | |

(續表)

| 字 | 簡 | 號 | 局部 |
|----|--|---|--------|
| 七車 | 75. 17/A32、179. 8/A33、242. 4/A33、73EJT6 : 122、73EJT7 : 195、73EJT24 : 46、86EDHT : 38 | | 左 後 |
| 如意 | 7.7/A33、10. 12/A33、10. 26/A33、14. 19/A33、75. 17/A32、100. 40/A33、213. 18/A33、239. 78/A33、73EJT9 : 250、73EJT21 : 137、73EJT24 : 723、73EJT26 : 230、73EJT37 : 1151、73EJF3 : 86、73EJF3 : 251+636+562+234+445、73EJF3 : 318 | | |
| 萬福 | 213. 13/A33、73EJT21 : 137、73EJT21 : 355、73EJT22 : 11、73EJT22 : 108、73EJT23 : 633、73EJT23 : 695、73EJT24 : 46、73EJT24 : 265、73EJT24 : 797、73EJT26 : 154、73EJT29 : 5、73EJT31 : 117、73EJT37 : 98、73EJF3 : 242、73EJF3 : 285、73EJC : 426、73EJF3 : 251+636+562+234+445、73EJT4H : 76、86EDT5H : 91 | | |
| 品 | 73EJT6 : 65、73EJT23 : 287、73EJT23 : 414、73EJT37 : 117、73EJT37 : 967、73EJT37 : 1069、73EJF3 : 348、73EJF3 : 528、86EDT5H : 55 | | 右 前 |
| 利 | 10. 36/A33、116. 6/A33、407. 10/A33、433. 38/A33、73EJT23 : 122、73EJT23 : 287、73EJT37 : 719、73EJT37 : 1069、86EDHT : 27 | | |
| 利 | 288. 6/A32、73EJT6 : 87、73EJT8 : 16、73EJT21 : 32、73EJT23 : 287、73EJT23 : 877、73EJT24 : 612、73EJT30 : 39、73EJT37 : 1151、73EJT37 : 1512 | | |
| 利 | 10. 9/A33、50. 6/A32、73EJT10 : 131、73EJT23 : 287、73EJT29 : 71、73EJT30 : 32、73EJT31 : 33、73EJT34 : 48、73EJH1 : 7、73EJF3 : 83、73EJF3 : 323、73EJD : 75 | | |
| 利 | 117. 19/A33、274. 37/A33、332. 24/A33、73EJT23 : 116、73EJT23 : 125、73EJT23 : 287、86EDH : 16、86EDT5H : 56 | | |
| 利 | 349. 43/A33、560. 30/A33、564. 25/A33、564. 26/A33、584. 3/A33、73EJT25 : 23、73EJT29 : 46、73EJT30 : 31、73EJD : 75 | | 前 |
| 利 | 5. 4/A33、5. 12/A33、10. 13/A33、32. 12A/A32、213. 38/A33、215. 45/A33、288. 1/A32、73EJT6 : 109、73EJT21 : 14、73EJT23 : 202、73EJT23 : 769、73EJT23 : 991、73EJT24 : 605、73EJT26 : 125、73EJT28 : 2、73EJT30 : 7+19、73EJT31 : 113、73EJT37 : 628+658、73EJT37 : 1151、73EJT37 : 1223、73EJF3 : 78 + 623、72EJC : 158、72EJC : 225、73EJC : 491、86EDT7 : 9、86EDT5H : 240 | | |

(續表)

| 亭/隧 | 簡 號 | 屬部 |
|-----|---|--------|
| 東中隧 | 5.5/A33、7.34/A33、15.3/A32、118.6/A33、73EJT7 : 50、73EJT23 : 876、73EJT24 : 46、73EJT30 : 70、73EJT37 : 1458、73EJF3 : 455、72EJC : 198、86EDT5H : 111+51 | 不 同 |
| 關中隧 | 75.13/A32、118.7/A33、288.6/A32、73EJT23 : 390、73EJT23 : 510、73EJT23 : 627、73EJT23 : 912、73EJT26 : 88、73EJT34 : 23、73EJT37 : 1151 | |
| 臨田隧 | 117.39/A33、118.7/A33、239.102/A33、349.1/A33、73EJT3 : 74、73EJT4 : 114、73EJD : 308、86EDT5H : 28 | |
| 始安隧 | 37.57 A32、146.42 A33、183.9 A33、232.16 A33、332.15 A33、73EJT11 : 16、73EJT23 : 262、73EJT23 : 295、73EJT37 : 194、73EJT37 : 1121 | |
| 安降隧 | 242.2/A33、433.3/A33、433.32/A33、73EJT6 : 55、73EJT6 : 146、73EJT7 : 55、73EJT8 : 34、73EJT11 : 2、73EJT21 : 326、73EJT23 : 369、73EJT23 : 585、73EJT23 : 969、73EJF3 : 251 + 636 + 562 + 234 + 445、73EJF3 : 401、73EJD : 214、86EDT40 : 2 | |
| 東山隧 | 339.8 A33、349.44 A33、73EJT4 : 110、73EJT21 : 459 + 451、73EJF3 : 165、73EJF3 : 427、86EDT5H : 218 | |
| 望城隧 | 50.25 A32、250.11 A33、562.7 A33、73EJT23 : 488、73EJT24 : 148、73EJT24 : 945、73EJT27 : 67、73EJT28 : 45、72EJD : 211、72EJC : 278 | |
| 辟之隧 | 73EJT1 : 254、73EJF3 : 87 | |
| 安害隧 | 232.5 A33、288.6 A32、73EJT3 : 62、73EJF3 : 88、73EJF3 : 89、73EJF3 : 317、86EDH : 5 | |
| 彌斷隧 | 73EJF3 : 279 | |
| 廣新隧 | 73EJF3 : 397+403 | |
| 安世隧 | 73EJT23 : 826、73EJF3 : 401、86EDT28 : 13、86LDHT : 23、86LDHT : 49 | |
| 臨莫隧 | 126.40 + 536.4 A33、131.60 A33、239.22 A33、288.6 A32、73EJT21 : 204、73EJT24 : 43、73EJT30 : 7+19、73EJT32 : 5 | |
| 河上隧 | 73EJC : 303 | |
| 斥竟隧 | 10.3/A33、73EJT23 : 365、73EJF3 : 165、86EDT1 : 2 | |
| 通望隧 | 86EDHT : 45 | |

(續表)

| 亭/隧 | 簡 號 | 屬部 |
|-----|--|--------|
| 屯田隧 | 73EJT23 : 1060、73EJT24 : 137、73EJT25 : 130、73EJT30 : 40、 73EJT37 : 130 ^D 、73EJD : 75 | 不 詳 |
| 曲中隧 | 73EJT22 : 68、73EJD : 160 | |
| 安樂隧 | 117.17/A33、332.14/A33、73EJT23 : 481、73EJT23 : 991、86EDH : 3 | |
| 安樂隧 | 124.12 + 126.4 / A33、255.12 / A33、562.7 / A33、73EJT23 : 500 + 511、 73EJT24 : 623、73EJT37 : 622、86EDT8 : 59 | |
| 廣漢隧 | 75.3/A32、73EJT23 : 392、73EJT23 : 532、73EJT23 : 815、73EJT37 : 82 | |
| 累南亭 | 562.28/A33、73EJT24 : 783、73EJT24 : 887、73EJF3 : 429+434 | |
| 禁胡隧 | 73EJT24 : 338 | |
| 伏胡隧 | 86EDT16 : 2、86EDT16 : 2 | |
| 安農隧 | 585.7/A33、73EJT23 : 298、73EJH2 : 7+85、73EJF3 : 504 | |
| 金城隧 | 146.4/A33、339.32/A33、73EJF3 : 165、72EJC : 201、86EDT4 : 5、 86EDT34 : 8 | |
| 當谷隧 | 237.56/A33、433.1/A33、564.5/A33、73EJT28 : 23、86EDT22 : 7、 86EDT34 : 2 | |
| 品利隧 | 288.22 / A32、73EJT10 : 402、73EJT23 : 82、73EJT23 : 991、73EJT24 : 291、73EJT26 : 73、73EJT30 : 238、73EJT32 : 39、86EDH : 28、86EDT5H : 71 | |
| 品利隧 | 118.30 / A33、255.40A / A33、73EJT23 : 661、73EJT24 : 399、73EJF3 : 251+636+562+234+445、86EDT8 : 28+86EDHIT : 73 | |
| 安農隧 | 219.21/A33 | |
| 猛胡隧 | 73EJF3 : 251+636+562+234+445 | |
| 滅胡隧 | 73EJF3 : 251+636+562+234+445 | |
| 收降隧 | 73EJF3 : 251+636+562+234+445、86EDT10 : 9、86EDT22 : 2 | |
| 意隧 | 73EJF3 : 251+636+562+234+445 | |

D 原釋“送寇”，誤，徑改。

(續表)

| 亭/隧 | 簡 號 | 局部 |
|-----|---|----|
| 沙頭亭 | 7.30/A33、288.30/A32、73EJT2：23、73EJT2：27、73EJT5：71、73EJT7：27、73EJT21：83、73EJT21：363、73EJT23：137、73EJT23：156、73EJT23：505、73EJT23：624、73EJT23：804、73EJT23：895、73EJT23：933、73EJT23：938、73EJT23：1021、73EJT24：28、73EJT24：108、73EJT24：491、73EJT24：627、73EJT26：3、73EJT26：39(s)、73EJT26：53、73EJT26：98、73EJT28：28、73EJT28：57、73EJT28：60、73EJT28：61、73EJT28：63(s)、73EJT28：82、73EJT33：68、73EJT33：79、73EJH1：19(s)、73EJF3：42、73EJF3：345、73EJF3：460、73EJF3：585、73EJT4H：4、73EJT4H：27、73EJT4H：81、72EJC：25、72EJC：458、86EDT1：1、86EDT5H：159 | 詳 |
| 解馬亭 | 255.38(s)/A33、495.13+495.28/A35、495.21/A35、505.2/A35、506.5/A35、506.6/A35、73EJD：309 | |
| 界亭 | 505.23/A35、506.10/A35、73EJT21：1、73EJT21：344、73EJT22：33、73EJT24：26、73EJT24：642、73EJT25：47、73EJT37：697、73EJC：422(s)、86EDT5H：110 | |
| 治渠隧 | 73EJF3：251+636+562+234+445 | |
| 倉南隧 | 73EJT24：969、73EJT25：23、73EJF3：164、86EDHT：25 | |
| 伏胡隧 | 86EDT16：2、288.6/A32 | |
| 彌新隧 | 73EJF3：251+636+562+234+445 | |

附記：本章原刊 文史 2018 年第 1 期，發表時刪去附表，今錄上，並據地灣簡修訂全文。

第二章 橐他塞部隧考

橐他塞沿弱水東岸設置，與肩水塞級別相同，亦轄於肩水都尉。一般認為，該候官塞北起 T154，南到 T168 烽燧遺址（書末附圖二），在肩水、廣地兩塞之間。該塞主要負責警戒候望，地位、作用雖不及肩水塞，但亦不可輕視。此前，僅數位學者關注橐他塞部隧設置，¹在部隧設置及隸屬等方面，有待進一步研究。

第一節 存續時間及轄區

資料所見，橐他塞的最早紀年為五鳳三年（前 55）四月，如下簡：

1.1. 五鳳三年四月甲戌橐他候博移肩水候官：遣隧長勝

73EJT37：1535A

館里真巷等四人詣傳落作所，因迎罷省卒四人，檄到往來，頓令吏

73EJT37：1535B

該簡形制為觚，下殘，僅兩面有字。據簡文，橐他候官轄下四人前往“傳落作所”，並迎接四位罷、省卒。可能事涉肩水塞，故橐他候博移文肩水候官，此時肩水候或駐 A32 遺址。

1 陳夢家《漢簡集刊》（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七、八冊表），見《長壽藏書》，第 79、90 頁；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第四卷《簡文所見漢代邊郡的統治組織》，第 350 頁；吳重《漢簡中河西四郡的防禦組織研究》，第 36—37 頁；黃麗蓉《肩水金關漢簡「所見」之「候」及其命名探析》，《敦煌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119 頁。

最晚的明確紀年爲建武四年(28年)九月,如下:

- 1.2. 建武四年九月戊子,從史閼敢言之:行適,以月十日到臺他候官,遇
臺他守尉馮承,言今月二日胡虜入酒泉□□ 2000ES9SF3:4A
入肩水塞,略得焦鳳牛十餘頭、羌女子一人,將西渡河 虜四騎止都倉
西放馬,六十餘騎止金關西 月九日=晝食時…… 2000ES9SF3:4B
前輩到金關西,門下掾誼等皆在金關,不得相聞 閼等在候官,即日飭
時塵,烟火到石南亭,昏時火遂…… 2000ES9SF3:4C
恐爲胡虜所圍守,閼即夜與居延以合從王常俱還到廣地胡池亭止,虜從
靡隨河水草北行,虜□…… 2000ES9SF3:4D
……□請居延郵候寫移□□驚當□…… 2000ES9SF3:4E

該簡形制爲多面體的觚,出土自甲渠塞轄下亭隧。據簡文,從史閼報告匈奴騎兵犯塞之事。文中明確提及臺他候官,故建武四年九月,臺他候官的建制尚存。

此外,另有三簡透露出臺他塞南北轄區的具體里程。1.3(73EJF3:628+311)、1.4(73EJF3:143+211+425)兩簡爲郵書課,除記有付受時間外,亦記總里程、用時及中程與否等考核情況。^①簡1.5(73EJT37:918+1517)爲表火出入刺,無考核記錄。^②簡1.3無明確紀年,據研究,“大尹”的使用在新莽始建國元年(9年)之後,故簡文“延亭大尹府”顯示該簡爲王莽簡。^③查曆日,新莽時期四月干支有庚子,五月有庚戌、辛亥者,唯天鳳元年、天鳳五年,無法確定何者爲是,暫定爲天鳳年間(14—18年)。簡1.3的記錄,始於莫當卒受驛北卒,止於高顯卒付守林卒,^④換言之,其記錄的里程界限位於莫當、守林之間。據簡1.5,高顯屬於臺他塞,下一站——守林隧——轄於廣地塞,而驛北亭轄於肩水塞,故簡1.3雖未明言臺他塞,其所記的傳遞里程實際上屬於臺他塞。故該簡雖然出土自A32遺址,實際上反應的是臺他塞而非肩水塞的郵書傳遞情況。簡1.4亦是始於莫當、止於守林,所記

① 關於郵書課的書式及性質,參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421—428頁。

② 關於表火出入刺的分析,參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420—421頁。

③ 王莽於始建國元年,改太守爲大尹(《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第4103頁),故該簡當在此之後。另,簡文中“延亭”亦顯示屬於新莽時期。參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第171—172頁。

④ 簡文“顯高”當爲高顯之倒誤。

| 簡 1.3 | 簡 1.4 | 簡 1.5 |
|--|--|--|
| <p>□司馬行大月事</p> <p>語延亭大月府月庚子起</p> <p>五月庚戌日鋪時莫當卒受驛北卒</p> <p>五月辛亥日入時顯高卒付守林卒同</p> <p>界中百二十里書行十二時中程</p> | <p>北書一封張掖右大尉</p> <p>語後大尉府月甲辰起</p> <p>三月辛亥日蚤食時莫當卒受驛北卒</p> <p>三月壬子日酉中時高顯隆卒同付守林隆卒同</p> <p>界中百二十里書行十二時中程</p> | <p>入亡人亦表函</p> <p>其一起廣地守林隧</p> <p>一起橐他高顯隆</p> <p>九延二年七月丁巳夜食五分驛北卒賀受莫當隆卒同</p> |

亦為橐他塞。² 雖無紀年，不過簡文“大尉”顯示當在天鳳元年（14 年）以

① 原釋作“亭”，據圖版，當為“高”，徑改。

② 兩份記載橐他塞的郵書課，均出土自 A32 遺址，具體而言，出土自肩水金關東側關門內的房屋隔間的卒間甲（F3），而莫當隆守禦器簿出自 T37。F3 位於 T37 之內，東面隔間就是檔案室，簡牘文書原本保存在此隔間內，超過一定年限者則廢棄拋散。若此說不誤，則“始建國二年莫當隆守禦器簿”原本或許也存放在檔案室內，後來才拋棄在屋外。另外，該房屋遺址還出土一枚橐他候官的封檢，“橐他官以亭行”（73EJF3：66+381），以及橐他塞所轄的右南亭亭卒廩食記錄簡，“右南亭亭卒朱護 飢食城官”（73EJF3：394）。因此，屬於橐他塞的文書檔案即有一份冊書、兩份郵書課，外加一枚橐他候官封檢及其他相關簡牘，似乎橐他塞的某位官吏某個時期曾駐足該房屋，故留下一些橐他塞的文書檔案。僅屬推測，錄此待考。

後¹。查曆日，天鳳元年、天鳳二年、天鳳三年、地皇三年等，三月干支均有甲辰、辛亥、壬子，故皆有可能。鑒於地皇三年天下多事，邊郡未必平靜，此時金關地區的活動幾已停止，故不取，暫定橐他塞時間下限為簡 1.3 的天鳳五年。1.3、1.4 兩簡顯示郵書由橐他入廣地界最先為守林隧接棒，故守林隧當為廣地塞負責郵書傳遞的最南端亭隧，高顯隧當為橐他塞負責郵書傳遞的最北端亭隧，兩者距邊界當不太遠。兩簡考課語“界中百三十里書行十三時中程”顯示，新莽時期橐他塞南北長約 130 漢里，合 55.6 公里。

綜上，至遲自五鳳三年（前 55）四月橐他塞建制即已存在，至建武四年（28 年）九月尚存。此間亦有很多紀年材料，顯示橐他塞的紀年具有連續性，間隔最久者亦不過九年（表 2-1）。

表 2-1 橐他塞紀年

| 時 間 ^② | 涉 及 人 員 | 簡 號 |
|----------------------------|----------------------|---------------------|
| 五鳳三年（前 55）四月 | 橐他候博 | 73EJT37：1535 |
| 五鳳三年（前 55）八月 | 橐他塞尉幸 | 73EJT37：1149 |
| 五鳳四年（前 54）六月 | 故茭亭長閻得 | 73EJT37：656+1376 |
| 初元四年（前 45）正月庚申 | 最 ^③ 馬亭長孫猛 | 73EJT31：40 |
| 初元四年（前 45）正月癸酉 | 珍唐隧長奉 | 73EJT30：62 |
| 永光二年（前 42）正月 | | 73EJT7：128 |
| 永光四年（前 40）正月 | 延壽隧長孫晦、吞胡隧長張彭祖 | 29.1/A32、29.2/A32 |
| 建昭二年 ^④ （前 37）三月 | 肩水城尉奉世 | 73EJD：36、73EJT3：109 |
| 建始元年（前 32）七月 | 肩水關嗇夫賞 | 73EJC：589 |
| 河平三年（前 26）五月 | 橐他候福 | 73EJC：312 |

1 王莽於天鳳元年改都尉稱大尉，亦寫作大尉（《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第 4137 頁）。涉及此官職的王莽簡，見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第 136—138 頁。

② 時間一欄僅記年月，年月相同者標注日期。

③ 原釋作“馳”，細察圖版，右半部為“交”，非“也”，徑改。

④ 簡 73EJD：36 上殘，紀年僅存“年二月癸巳朔庚申”。查曆日，自昭帝至新莽滅亡，二月朔日為癸巳者僅建昭二年（前 37）、建平元年（前 6），兩者相差二十餘年。而該簡出現的肩水城尉奉世，亦出現於簡 73EJT3：109，後者紀年為永光五年（前 38），簡 73EJD：36 與此相近，故暫定該簡紀年為建昭二年。

(續表)

| 時 間 | 涉 及 人 員 | 簡 號 |
|----------------------------|-----------|---------------------|
| 河平五年(前 24)正月 | 囊他守塞尉勳 | 73EJD : 42 |
| 陽朔二年(前 23)七月 | 囊他塞尉 | 73EJD : 3 |
| 陽朔四年(前 21)十一月 ^① | 肩水候京 | 73EJT21 : 109 |
| 永始四年(前 13) | 通道亭長宋捐之 | 73EJT37 : 1059 |
| 永始五年(前 12)閏正月 | 囊他守候護 | 73EJT37 : 1065 |
| 元延元年(前 12)十月 | 囊佗守候護 | 506.9/A35 |
| 元延元年(前 12)十一月 | 囊他守塞尉宣 | 73EJT37 : 1396 |
| 元延三年(前 10)七月 | | 73EJT37 : 918+1517 |
| 綏和二年(前 7)十一月 | 囊他候普、令史永 | 73EJT37 : 783 |
| 建平元年(前 6)正月 | 沙上隧長魯欽 | 73EJT37 : 754 |
| 建平元年(前 6)十二月 | 囊他塞尉立 | 73EJT37 : 1061 |
| 建平元年(前 6) | 勇士隧長井臨 | 73EJT6 : 42 |
| 建平二年(前 5)正月 | 收降隧長蒙建 | 73EJT37 : 756 |
| 建平二年(前 5)五月 | 囊他候普 | 73EJT37 : 616 |
| 建平三年(前 4)正月 | 通望隧長成褒 | 73EJT3 : 89 |
| 建平四年(前 3)正月癸丑 | 肩水候憲 | 73EJT37 : 1378+1134 |
| 建平四年(前 3)正月 | 石南亭長王並 | 73EJT37 : 762 |
| 元始四年(4 年)五月 | 肩水守候囊他塞尉業 | 73EJT23 : 278 |
| 元始六年(6 年)正月 | 囊他候秉 | 73EJT24 : 32 |
| 居攝元年(6 年)十月 | 殄虜隧長孫猛 | 73EJT23 : 667 |
| 居攝元年(6 年) | 囊他候秉 | 73EJT23 : 762 |
| 居攝二年(7 年)八月 | | 73EJT23 : 877 |
| 始建國元年(9 年)正月 | 囊他守候孝 | 73EJF3 : 120 |
| 始建國元年(9 年)二月 | 囊他守候孝、令史順 | 73EJF3 : 117 |

① 原簡上殘,紀年作“陽朔四年十一月丁巳朔庚辰”,結合以後年號為證,年號當“朔”字者僅成帝陽朔,查曆日,該年十一月朔日確為丁巳,與簡文相合,故記如此。

(續表)

| 時 間 | 涉及人員 | 簡 號 |
|--------------|-----------|--|
| 始建國元年(9年)三月 | | 73EJT7 : 56 |
| 始建國二年(10年)五月 | 橐他守候義、令史恭 | 73EJT37 : 1537、73EJT37 : 1538、73EJT37 : 1546 |
| 天鳳五年(18年)五月 | | 73EJF3 : 628+311 |
| 建武四年(27年)九月 | 橐他守尉馮承 | 2000ES9SF3 : 4 |

第二節 南、中、北三部

材料顯示,橐他候官塞曾設置南部,如下:

2.1. 八月庚申,橐他候賢謂南部候長定昌: 寫移書到,逐捕驗問害奴山柑等,言案致收責□記 以檄言 封傳上計吏 它如都尉府書律令 / 尉史明
73EJT30 : 26

2.2. 陽朔四年九月丁巳朔己未南部候長博敢言之都吏□武守□
73EJD : 68

2.3. 南部候長薛鳳 校郵書表火肩水界中出入盡十二月 軺車一乘用馬二匹 ●其一匹騊牡齒
子寫歲時受圖更卒歲年十五 馬龍紀周八載 七載
73EJT37 : 779

簡 2.1 形制為兩行。簡文顯示橐他候賢要求南部候長定昌按照“都尉府書”的命令,逐捕驗問害奴山柑等,所犯何事不詳。簡頭有月日而無紀年,結合簡文判斷,該簡當為橐他候轉發肩水都尉府文書的下行簡,原冊書應謄抄都尉府書的內容,惜相關簡牘已不存。該簡出土自 A32 遺址,可能事涉該地駐扎機構。橐他候直接向南部候長發文,顯然該南部候長屬橐他塞,若為肩水塞下南部候長,當通過肩水候官這一層級。簡 2.2 形制為單札,草書色彩較為濃厚,雖然 T168 遺址簡牘混入了部分其他簡(詳附錄一),結合該地駐有南部候長看來,此簡似確實出自當地,或為南部候長的呈文簡草稿。若推測不誤,博亦為橐他塞南部候長。簡 2.3 形制為兩行,分三欄書寫。據簡文,南部候長薛鳳在肩水界中校核郵書及表火的傳遞,故出入金關。上端完好,

“南部”前原無限定詞，據簡文“肩水界中”判斷，當屬橐他塞。¹ 該簡很可能為橐他候下發給金閭的通閭文書附件（璽），詳載出入時間及所乘車馬。² 若推測不誤，則此定昌、博、薛鳳三人皆當為橐他塞南部候長，橐他塞設有南部無疑。

此外，南部候長除上述諸人外，還有印卿、楊卿等。如下：

2.4. 南部候長韓卿治所 73EJD : 296

2.5. 南部候長楊卿治所 73EJD : 301

2.6. 南部候長韓卿治所隧次行 73EJD : 228

三簡皆為封檢，無封泥匣。此外，材料顯示南部候長還有稱為格卿者：

2.7. 肩水候長范賀叩頭白記

橐他候長格卿門下 73EJD : 360

該簡為削衣，殘損嚴重，據簡文判斷，肩水塞轄下某部候長范賀寫信給橐他候長格卿，因該簡出土地點有南部候長，故此格卿當即南部候長。³

另，還出現了南部塞候史，如下：

2.8. 母昭武平都里虞儉年五十

橐他南部候史虞憲 妻大女醜年廿五 大車一兩

1 按目前出土的相關簡牘，一般簡首，橐他塞長率領的肩水塞，其中為“肩水界中”，如下簡：

□□□年十月庚申朔癸亥橐他塞尉
肩水界中官除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 73EJT37 : 1162A

張掖橐他塞尉 即日衙夫豐發
□□□以來 門下 73EJT37 : 1162B

據簡文，橐他塞尉信門下吏卒可在肩水界中官除發文。另外，橐他塞發給金閭的通閭文書，吏卒信息一般以署的戶式對上，每“署”並不寫特別正寫“橐他”字樣。肩水塞吏卒前在橐他塞，往往言“橐他界中”，如下：

元延二年正月癸亥朔壬午，肩水關衙夫欽以小官行
事，隧長章輔自言遣收責橐他界中，出入盡十二月止，如律令 73EJT23 : 79A

守令史駿 73EJT23 : 79B

他，言主簿司，本署衙門，肩水關衙夫衙夫史：張掖衙夫史主收橐他界中，名制月里言等年
姓如牒，書到出入盡十二月，如律令。 73EJT37 : 1378+1134

肩水郵卒董習 行書橐他界中盡十二月 73EJT37 : 1432

由簡文皆由肩水候、大吏行傳事者一處出，出行者當為關下吏卒，本簡郵卒出行，故三簡皆為肩水塞吏卒前在橐他塞，用詞“橐他界中”。目前尚未見肩水塞吏卒出行而言“肩水界中者”。綜上，簡2.3為橐他南部候長的可能性比較大。

2 關於通閭發出的時間，詳參簡文《居延漢簡釋詁》卷八《通閭文書》第二編，2017年，第21—44頁。

3 簡文雖無明言為水塞，但據簡文，簡本代表存在肩水塞、橐他塞，僅僅是“步外”聯繫為，泛稱而已。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出入盡十二月符 子小女孫子年七歲 用牛二頭
子小男馮子年四歲 用馬一匹

73EJT37 : 758

該簡為家屬出入符，右側刻齒，詳細記載南部候史虞憲的家庭成員及車馬信息，使用有效期為建平四年（3年）一整年。據下述兩簡，此虞憲建平四年亦擔任過橐他塞通道亭長：

2.9. 妻大女鰥得常樂里宋待君年廿二

橐他通道亭長宋捐之 子小男自當年九

永始四年家屬符盡十二月 子小女廉年六 73EJT37 : 1059

2.10. 通道亭長虞憲 母昭武平都里虞倫年五十 入
二月丁巳北出 73EJT37 : 1514

前簡為永始四年（前13）通道亭長宋捐之的家屬符，載其妻、子信息，顯示通道亭轄於橐他塞。後簡為虞憲母親出入金關的記錄簡，先南入後北出，與通道亭位於橐他塞境內的地理方位相符。候史地位高於隧長，而亭、隧異名同實，很可能建平四年（前3）某個時間點，虞憲由南部候史降為通道亭長。

除南部外，橐他塞還設有中部、北部，惜材料不多：

2.11. 妻大女鰥得安□里程昭年廿八

橐他中部候長程忠 子小女買年八歲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出入盡十二月符 子小女遷年三歲 小奴滿
子小女來卿年二歲 牛車一兩牛二頭
弟小男音年十八 輜車一用馬二匹

73EJT37 : 1528+280+1457

2.12. 橐佗中部候長程□□ 100.38A

須以過將軍莫□ 100.38B/A33

2.13. 正月壬子橐他北部候長勳以私印行候事：寫移書到。出……正
月。如律令。 73EJT37 : 1439

簡 2.11 為寬木簡，為建平四年橐他中部候長程忠的家屬出入符，詳載妻女

① 此字原釋作“俠”，比對圖版，不類金關簡中的俠字（73EJT33 : 67、73EJT34 : 12、73EJF1 : 88等），與簡 73EJT37 : 758“儉”字絕肖。又皆為昭武平都里，年五十，個人信息亦相符，徑改。

② 高榮、張榮芳《漢簡所見的“候史”》，第20—21頁。

兄弟、小奴及車馬信息，出入符有效期爲建平四年整年。簡 2.12 上端兩側皆有刻槽，原應爲楊，據簡文原似用於標記某種文書檔案。簡文“中部候長程□”很可能與簡 2.11 程忠爲同一人。簡 2.13 左右皆殘，很可能原爲兩行，據簡文推測，索他北部候長以義行候事的身份移文令關，所涉內容應爲轄下吏卒出行。

綜上，索他塞設有南、中、北三部。其中南部候長某段時期駐於 T168 遺址，該地即金關簡中習見的莫當隧。南部候長見有定昌、博、薛鳳、韓卿、楊卿、格卿等六位，候吏僅見廣憲一人。中部、北部材料甚少，僅考得中部候長程忠、北部候長勳等兩人。

第三節 諸隧及部、隧隸屬

上節考證索他塞設有南、中、北三部既竟，本節嘗試考證各部所轄亭隧。據下述兩簡，南部塞兩端似分別爲莫當、殄虜二隧，界中 53 漢里：

3.1. 從莫當至殄虜五十三里 73EJD：24

3.2. 居攝元年十月乙丑令吏武付索他殄虜隧長孫猛 73EJT23：667

兩簡皆爲單札。前簡完整無殘損，僅上端書寫，下端大部空白，據內容似爲某種道里簿。後簡殘損，簡文顯示殄虜隧屬索他塞。因莫當爲南部塞起點，而殄虜隧亦屬索他塞，故前簡所記很可能爲南部塞的起止及界中距離。據前述，行莽天鳳五年索他塞南北長 130 漢里，若南部塞 53 漢里，則中部、北部各約 40 漢里，相差不大，存在此種可能。若推測不誤，則殄虜隧當爲南部塞北界。

材料顯示，南部塞除轄莫當隧外，尚轄有通望隧、臨道隧：

3.3. 通望隧卒黃宗 通望隧卒呂庇 受廷隊卒周畢 萬年隊卒周章

□卒任奴 破適隧卒董輔 累下隊卒桓調、 右五人廣地

□隧卒樊抵 右索他五人 滅虜隊卒張湯、

次累隊周竟、

73EJT7：24+72EJC：155A

守令史宣

73EJT7：24+72EJC：155B

3.4. 泉通望卒紀誠四月盡五月積二月食 73EJD：154A

前簡形制爲寬本牘，上端切削成三角形。據簡文，似爲某種戍卒統計簿，記載黃宗、呂庇、任奴、董輔、吳抵等衆他五名隨卒，惜上殘，現存簡文僅顯示通里、破適兩隧轄於橐他塞。該簡顯示受延、高年、累下、減膚、次累等五隧轄於頃地塞。簡背具名“守令史宣”，書風筆迹似與正文相同，據此該簡很可能爲某候官所製作。後簡形制爲單札，據簡文很可能爲某種穀物出入簿。以月爲單位，通里隧卒祝識獲得四月、五月兩個月的廩食，顯見非臨時性消費。而該簡出土地爲南部候長駐地，結合通里隧轄於橐他塞的情況，故通里隧很可能轄於南部塞，該簡爲南部塞編制的穀物出入記錄。¹ 另：

| | | |
|----------|------|------------|
| 3.5. 臨道隧 | 念一毋維 | 73EJD : 69 |
| | 卒□□ | |

該簡形制爲單札，下端有灼燒痕迹。察其書式，似爲某種兵物簿。這種兵物簿，多數由部編制，以隧爲單位記錄。² 很可能原爲冊書，惜其餘不存。結合南部候長駐在 T168 遺址的情況，該簡很可能即由南部塞製作。若此說不誤，則臨道隧亦當屬南部塞。

另，據家屬符製作的一般流程判斷，石南亭亦屬南部。如下：

| | |
|-----------------|--------------------|
| 3.6. | 妻大女昭武宜衆里王辦年五十 |
| 橐他石南亭長王並 | 子男嘉年十一歲 |
|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出入盡十二月符 | 大車一兩 |
| | 用牛二頭 |
| | 用馬一匹 73EJT37 : 762 |
| 2.21. | 母昭武平都里虞儉年五十 |
| 橐他南部候史虞憲 | 妻大女醜年廿五 大車一兩 |
|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出入盡十二月符 | 子小女孫子年七歲 用牛二頭 |
| | 子小男馮子年四歲 用馬一匹 |
| | 73EJT37 : 758 |

兩簡分別爲橐他塞石南亭長、南部候史的家屬符，細察筆迹書風，極爲相似，當出自同一人之手。一般而言，目前所見金關遺留的家屬符，先由諸部製

1 T168 遺址是 T1 的一枚，編號爲 73EJD : 69-20，背面皆寫有“通里隧杜通里”。之所以在此出現，很可能與其轄於南部塞有關。

2 肩水金關出土的軍簿，涉及兵物簿者，已發現 13 名籍、13 名兵名籍、8 名籍、1 名兵籍、1 名兵籍簿、1 名兵籍簿、1 名兵籍簿等，多數由部制刊呈報。參李天紅《肩水金關漢簡分編研究》，第 90—116 頁。

作，然後上呈候官審核，候官再移送至相應關口。¹ 結合 2.21 出現的南部候吏，兩枚家屬符應該均由南部製作，則石南亭當屬南部塞。

此外，千秋隧似屬中部塞，如下：

3.7. 千秋隧長辛匡 詣府 八月廿六日南入九月廿四日出

73EJF3 : 277+479

3.8. □□中部千秋隧□

73EJD : 373

前簡形制為單札，後簡為削衣。據前簡，千秋隧長辛匡因詣府而經過金關，先南入後北出，顯示千秋隧當在金關以北。據後簡，千秋隧屬於中部塞，惜未言具體候官塞。若此中部塞屬於肩水候官塞，則當設置在金關以南，而肩水都尉府亦在南，故辛匡詣府不須經過金關，因此中部塞只可能位於金關以北。金關以北有臺他、廣地及居延都尉轄下的其他幾個候官塞，結合簡牘出土地轄於臺他塞的情況，該中部很可能即為臺他候官中部塞。若此不誤，則臺他中部塞轄有千秋隧。另，據上引簡 1.3、1.4、1.5，高顯隧為臺他塞北界，很可能轄於北部塞。

綜上，考見南部塞長約 53 漢里，合 22.3 公里，南起莫當隧，北至殄虜隧，通渠、臨道、石南 3 所亭隧亦轄於南部塞。千秋隧轄於中部塞，高顯隧轄於北部，另有破道隧、通道亭亦屬臺他塞，共 9 所亭隧。

此外，材料顯示另有 22 所亭隧明確隸屬於臺他塞，惜不詳轄於何部。實際上，涉及下述亭隧的簡牘資料很多（本章附表），為節省筆墨，擇要列舉。如下：

3.9. 肩水臺他候長勇士隧長□□孫宏

肩水都尉君司馬莊行丞事以詔書增宏勞十二月廿四

73EJT37 : 850+35

3.10. 臺他博望隧長解憂 弟大男續得壽光里孫青創一 73EJT7 : 5

3.11. 妻大女昭武萬歲里孫弟卿年廿一

永光四年正月己酉 子小女王女年三歲

臺他延壽隧長孫晦符 弟小女耳年九歲 皆黑色 29.1/A32

3.12. 妻大女昭武萬歲里張春年卅二

永光四年正月己酉 子大男輔年十九歲

臺他吞胡隧長張彭祖符 子小男廣宗年十二歲

¹ 簡牘文「候代的出入關所候司承付」，簡牘學研究（第七輯），2018 年，第 108—113 頁。

- 子小女女足年九歲
輔妻南來年十五歲 皆黑色 29.2/A32
- 3.13. 橐佗野馬隧吏妻子與全關關門爲出入符 73EJT21 : 136
- 3.14. ☒ 以食橐佗次稽隧卒 ☒ 73EJT30 : 38
- 3.15. 橐他卻適隧長孟 ☒ 73EJT37 : 1425
- 3.16. 子女華置年
橐他斬首隧長 ☐ 憲 子男 ☐ 子
☒ 73EJT37 : 538
- 3.17. 橐他沙上隧 ☒ 73EJT37 : 582
- 3.18. 正月丁未朔丙寅橐佗稽北亭長常敢言之
☐ 龍常廼己酉除爲稽北亭長不受縣出關 73EJT31 : 69
- 3.19. 橐他稽落亭長犯法反不論願以律取 ☐ 73EJC : 448A
- 3.20. 橐佗駁馬亭長猛 73EJT32 : 12
- 3.21. ☐ 延都尉二月乙丑起府
時橐佗先登卒孫彭受付莫當 73EJT25 : 105
- 3.22. 妻大女鰥得安成里陳自爲年卅四
橐他收降隧長陳建 子小男憚年九歲
建平二年正月家屬符 子小女護 ☐ 年 ☐ 車一兩 73EJT37 : 756
- 3.23. 橐佗駁兵亭長 ☐ ☒ 75.30/A32
- 3.24. ☒
- 肩水橐他累山亭長 ☐ 舍 ☐ 舍妻 ☒
子小男 ☒ 73EJT5 : 16
- 3.25. 亭長周得侯昭武破胡里公乘王延年 = 廿八歲長七尺五寸
五鳳四年六月戊申葆無得承胡里大夫王賢年十五歲長七尺 皆黑色
橐他故駁亭長符 葆昭武破胡里大女秋年十八歲 入出止
73EJT37 : 656+1376
- 3.26. 橐他聖宜亭長張譚符 ◎ 妻大女鰥得安 ☐ ☒
☐ 光二年…… 弟大女…… ☒ 73EJT9 : 275
- 3.27. 妻大女陽年廿三 車牛一兩
橐他曲河亭長昭武宜春里 子小女頃閭年三歲 用牛二頭
陸永家屬符 73EJT37 : 761

3.28. 橐佗石鄆亭長婁孝君 73EJT9：105

3.29. 

橐他上利隧長家屬 子小男恭年六歲

建始四年正月己丑符 ◎ 子小女君年四歲

子小男相年二歲 73EJT28：9A

金關 73EJT28：9B

3.30.

橐他駁南亭長孫章 妻大女鰥得壽貴里孫遷年廿五

陽朔三年正月家屬符 子小男自當年二

皆黑色 73EJT37：1007

3.11、3.12、3.25、3.26、3.29、3.30 六簡分別為橐他塞轄下延壽、吞胡、故婁、聖宜、上利、駁南亭(隧)長的家屬出入符。簡 3.29 右側刻齒不存，其餘均右側刻齒，且詳細記載了妻子及子女的姓名、身份、年齡等信息。3.11、3.12、3.25、3.30 四簡簡末均注明膚色。簡 3.26 殘缺，據簡文判斷，當亦為家屬符。3.22、3.27 兩簡皆完整，右側刻齒，分別為收降、曲河亭(隧)長的家屬符。3.16、3.24 兩簡殘損，文字缺漏且刻齒不存，察現存文字及書式，似亦為家屬出入符。^① 3.13 亦為出入符，下端有鑽孔，似為穿繩之用。簡 3.21 當為郵書傳遞記錄。其他諸簡或為行政文書。簡 3.9“肩水橐他候長勇士隧長”似難索解，或許表示此時勇士隧長兼橐他某部候長，若此不誤，則勇士隧亦當屬橐他塞。上舉 22 枚簡，涉及勇士、博望、延壽、吞胡、野馬、次稽、卻適、斬首、沙上、稽北、稽落、駁馬、先登、收降、駁兵、累山、故駁、聖宜、曲河、石鄆、上利、駁南等 22 所亭隧，簡文皆注明屬於橐他塞。

表 2-2 橐他塞部隧(亭)簡表^②

| 部 名 | 亭 隧 名 |
|-----|----------------|
| 南部 | 莫當、通望、臨道、石南、沙南 |
| 中部 | 千秋 |

① 關於家屬符書式及形制，見拙文《漢代的出入關符與肩水金關》，第 101—106 頁。
② 參見張普賢著 81.8-A22《漢代居延漢簡有誤字之簡與居延漢簡的整理與研究》，見《居延漢簡研究》(第 90 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史學研究所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簡 3.21 似為郵書傳遞記錄，簡文為「延壽郵書」，似不足以將此認定為家屬符。

(續表)

| 部 名 | 亭 隧 名 |
|-----|---|
| 北部 | 高顯 |
| 不詳 | 通道、破適、勇士、博望、延壽、吞胡、野馬、次稽、卻適、斬首、沙上、稽北、稽落、駁馬、先登、收降、駁兵、累山、故駁、圣宜、曲河、石郛、上利、駁南 |

綜上，南部塞長約 53 漢里，所轄亭隧考得莫當、通望、臨道、石南、殄虜等 5 所，其中莫當、殄虜分別為南、北界。中部、北部約各長 40 漢里左右，僅考見分別轄有千秋隧、高顯隧。此外，另有 24 所亭隧亦轄於臺他塞，惜不詳何部(表 2-2)。

第四節 餘 論

綜上，臺他塞的建制至遲自五鳳三年(前 55)四月即已存在，至建武四年(28 年)九月尚存。臺他塞設有南、中、北三部，共考見 31 所亭隧(表 2-2)。該侯官塞沿弱水面設，自北向南，中間似無屯田區，故其主要起到保護交通綫、警戒候望的作用，實際上很可能僅轄南、中、北三部，並無東西及左右諸部的設置，故部的考證當符合史實。

據調查，現在通行認定的臺他塞範圍，自北向南依次為 T154、T155、T156、A28、T157、T158、F159(障)、T160、A29、T161、T162、T163、T164、T165、A30、A31、T166、T167、T168 等 18 所亭隧及一座郭城遺址(書末附圖二)，均沿弱水東岸而設，長約 50 公里。亭隧間距不一，T154、T155 兩者相距最近，約 1 公里，其他相距 1.5 公里左右者較多，而 A28、T156 相距最遠，約 12 公里，T158、F159 相距約 5.3 公里^①。顯然，邊塞亭隧設置不應太過疏闊，很可能部分遺址尚未發現或已不存。另，臺他塞新莽時南北長約 55.6 公里，以亭隧間距 1.5 公里計算，似應設有 37 所，今僅考見 31 所。若原本設有 37 所左右的亭隧，則每部當轄 12 所左右，與肩水、甲渠塞相比為多。

① 吳初驥《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第 158—160 頁。

臺他塞亭/隧詳表

| 亭/隧 | 簡 號 | 屬部 |
|-----|--|----|
| 莫當隧 | 73EJT2 : 23、73EJT3 : 34、73EJT5 : 78、73EJT15 : 3、73EJT21 : 29、73EJT21 : 201、73EJT23 : 23、73EJT23 : 118、73EJT23 : 157、73EJT23 : 258、73EJT23 : 292、73EJT23 : 471、73EJT23 : 496+1059+506、73EJT23 : 624、73EJT23 : 642、73EJT23 : 656、73EJT23 : 804、73EJT23 : 824、73EJT23 : 873、73EJT23 : 933、73EJT23 : 1055、73EJT24 : 409、73EJT24 : 416、73EJT24 : 627、73EJT25 : 105、73EJT26 : 53、73EJT26 : 60、73EJT26 : 77、73EJT26 : 96、73EJT26 : 103、73EJT27 : 25、73EJT28 : 28、73EJT28 : 60、73EJT28 : 61、73EJT28 : 62、73EJT28 : 79、73EJT29 : 8、73EJT30 : 206、73EJT31 : 117、73EJT32 : 26、73EJT33 : 79、73EJT37 : 68、73EJT37 : 489、73EJT37 : 918 + 1517、73EJT37 : 1537、73EJT37 : 1538、73EJT37 : 1546、73EJF3 : 112、73EJF3 : 143+211+425、73EJF3 : 197 + 174、73EJF3 : 311、73EJT4H : 27、73EJD : 18、73EJD : 24、73EJD : 42、73EJD : 93、73EJD : 117、73EJD : 125、73EJD : 231、73EJD : 299、73EJD : 300、73EJD : 303、73EJD : 306、73EJD : 312、73EJD : 318、73EJD : 319、72EJC : 3、72EJC : 4、72EJC : 25、72EJC : 489、72EJC : 591、72EJC : 611 等 | 南部 |
| 通里隧 | 505.14 / A35、73EJF3 : 89、73EJT7 : 24、73EJT24 : 152、73EJT37 : 176、73EJD : 67、73EJD : 154、73EJD : 185、73EJD : 258、73EJD : 320 | |
| 臨道隧 | 87.7+87.8/A33、73EJT24 : 698、73EJD : 69、73EJD : 258 | |
| 石南亭 | 118.5/A33、73EJT1 : 35、73EJT1 : 39、73EJT9 : 87、73EJT37 : 762、73EJT37 : 1472 | |
| 小房隧 | 73EJT23 : 667、73EJT24 : 693、73EJT24 : 762、73EJT30 : 62、73EJT37 : 216、73EJT37 : 502、73EJT37 : 667、73EJD : 24 | 中部 |
| 千秋隧 | 73EJF3 : 277+479、73EJD : 373、73EJC : 434 | |
| 高顯隧 | 73EJT37 : 918+1517、73EJD : 267、73EJF3 : 145、73EJF3 : 143+211+425、73EJF3 : 628+311 ^D | 北部 |
| 破適隧 | 73EJT7 : 24、73EJT7 : 1082 | 不計 |
| 勇士隧 | 73EJT6 : 42、73EJT23 : 1064、73EJT37 : 850 + 35、73EJF3 : 130、73EJF3 : 592 | |

D 該簡原作“顯高”，應為“高顯”之誤。

(續表)

| 字號 | 簡 | 編年 |
|-------------------|--|--------|
| 博望隧 | 73EJT7 : 5、73EJT10 : 132 ¹⁾ | 本 詳 |
| 延壽隧 | 29.1/A32、73EJT9 : 85 | |
| 吞胡隧 | 29.2/A32、73EJT7 : 128 ²⁾ | |
| 野馬隧 | 50.9/A32、73EJT21 : 136、73EJT28 : 116+118、73EJT37 : 846 | |
| 次稽隧 | 73EJT30 : 38 | |
| 卻迺隧 | 73EJT22 : 131、73EJT24 : 432、73EJT37 : 81、73EJT37 : 1425 | |
| 斬首隧 | 73EJT37 : 538、73EJD : 93、73EJD : 258 | |
| 沙上隧 | 73EJT2 : 48、73EJT23 : 672、73EJT37 : 582、73EJT37 : 754 | |
| 稽北亭 | 73EJT24 : 960、73EJT31 : 69、73EJT3 : 389、73EJD : 306 | |
| 稽落亭 | 73EJT22 : 110、73EJT24 : 751、73EJT29 : 101、73EJT37 : 1329、73EJF3 : 185、73EJF3 : 345、73EJD : 120、73EJC : 448 | |
| 最馬亭 | 73EJT31 : 40、73EJT32 : 12、73EJT37 : 787、73EJD : 319 | 詳 |
| 九倉隧 | 87.4/A33、87.10/A33、73EJT2 : 92+88、73EJT7 : 113、73EJT8 : 72、73EJT10 : 361、73EJT21 : 483、73EJT25 : 105 | |
| 通道亭 | 73EJT10 : 97、73EJT21 : 452、73EJT26 : 121、73EJT29 : 27、73EJT37 : 1059、73EJT37 : 1514 | |
| 收降隧 | 131.12/A33、73EJT1 : 183、73EJT23 : 342、73EJT37 : 756、73EJD : 33、73EJD : 34、73EJD : 88、73EJD : 101 | |
| 最兵亭 | 75.30/A32 | |
| 累山亭 ³⁾ | 75.8/A32、73EJT1 : 160、73EJT5 : 16、73EJT23 : 763、73EJT29 : 50、73EJF3 : 140、72ECC : 18 | |

1) 簡 73EJT7 : 5 字跡模糊, 據王國維、73EJT10 : 201 73EJT128 : 17 兩字殘缺, 亦有博望隧, 則簡 73EJT10 : 132 不詳何屬, 故兩列之。
2) 該簡右殘, “吞胡”兩字原未釋, 細察圖版, 左側輪廓甚明, 徑補。
3) 73EJT15 : 16 字跡模糊, 王國維、累山亭, 73EJT24 : 291 72EJC : 137 亦未釋, 均係累山亭, 其他如 75.8/A32、73EJT1 : 160、73EJT23 : 763、73EJT29 : 50、73EJF3 : 140、72ECC : 18 等簡不詳何屬, 故兩列之。

(續表)

| 字 號 | 同 號 | 部 部 |
|-----|---|-----|
| 故駁亭 | 73EJT24 : 13、73EJT37 : 656+1376 73EJC : 441 | 不 |
| 聖寶亭 | 73EJT9 : 275 | |
| 圓荷亭 | 73EJT1 : 16、73EJT11 : 28、73EJT37 : 178、73EJT37 : 761、73EJT37 : 870、73EJT37 : 1464 | |
| 石廊亭 | 73EJT9 : 105 | 不 |
| 上利隧 | 73EJT28 : 9 | |
| 聚南亭 | 75.1/A32、73EJT28 : 97 | |

附記：本文原刊《敦煌研究》2019 年第 1 期，收入本書時加以修訂

DOI: 10.7334/j.2440-1191.2014.00001.1

註行在所、詣行在所，懸泉簡即見這類用法。如Ⅱ90DXTO214③：78“鴻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屬田忠送自來鄯善王副使姑藏、山王副使烏不腺，奉獻詣行在所，為駕一乘傳。敦煌長史充國行太守事，承晏謂敦煌：『為駕，當舍傳舍、郡邸，如律令。』六月辛酉”、Ⅱ90DXTOTI14②：206“出綠緯書一封，西域都護上，詣行在所公車司馬以聞，綠緯孤與緇檢皆完，緯長丈一尺”。元始五年三月丁巳日入時，……焉耆王詔曰：『諸君何意欲殺我？』……《漢和帝本紀》云：“永初四年春二月庚子朔甲寅，封太尉劉熹為尚書僕射。”（參見拙著《居延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8—109、111—112頁。

簡文原作“本始元年”，但元年四月干支無己酉，結合圖版，當爲“五年”。本始五年，即地節元年。而實際上，本始年號行用不止四年，簡牘可見本始六年正月（213.16/A33、306.13/A33、73EJT26：42）、二月（73EJT1：156）的記載。關於本始改元地節的原因、背景及時間，可參辛德勇《建元與改元》，第119—240頁。

候長信叩頭死罪敢言之謹移六月見官兵物
月言簿一編叩頭死罪敢言之

……

●廣地南部言永元七年四月盡六月見官兵釜磴四時簿
承三月餘官弩二張箭八十八枚釜一口磴二合

●赤弩一張力四石木關
陷堅羊頭銅鏃箭卅八枚
故釜一口鋌有固口呼長五寸
磴一合上蓋缺二所各大如踈

●右破胡隧

●赤弩一張力四石五木破起繳往往絕
盲矢銅鏃箭五十枚
磴一合敝盡不任用

●右澗上隧

永元七年六月辛亥朔二日壬子廣地南部候
長 叩頭死罪敢言之謹移四月盡六月見官兵釜
磴四時簿一編叩頭死罪敢言之

128.1/A27

永元兵物簿的五份冊書，記載了南部塞兵物裝備情況。記錄格式大同小異，前兩份冊書依次記載“承前月餘兵物總數”“今餘兵物總數”，然後按照破胡、澗上兩隧的順序逐個記錄“今餘兵物詳情”，最後附上旱文語。後三份冊書大體相同，唯不載“今餘兵物總數”一項。細察南部塞的兵物裝備，僅記弩、箭、釜、磴，種類上遠少於通常的亭隧武器配備^①。破胡、澗上兩隧的兵物種類及數量，與南部塞“見官兵物”恰相符合，很可能永元年間南部塞僅轄此兩隧。而且，永元五年六月至永元七年六月，兩年間一直維持“弩二張箭八十八枚釜一口磴二合”的裝備水平，各種武器均未見增減，“陷堅羊頭銅鏃箭”未射出一枚。另外，自永元五年六月始，破胡、澗上兩隧配備的“磴”缺敝不可正常使用，直到永元七年六月亦未維修或調換。之所以如此，很可能

① 關於亭隧、戍卒的武器配備情況及相關研究分析，可參閱雷賓《漢邊塞亭戍裝備考略》，見《甘肅省文物工作論叢》（甘肅省博物館館刊·學術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2—222頁；趙世瑜《居延漢簡所見兵器簿》，《東漢居延漢簡與西域開發》，《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第20—29頁；李天紅《居延漢簡兵器簿考釋》，第90—120頁；雷賓《居延漢簡所見漢塞戍卒的屯戍生活》，第254—264頁。

是因爲永元年間弱水流域的邊防不受重視，武器裝備得不到正常的補給；亦或小吏不認真對待，文書已成具文，故與實際情形不符。

五份簿書中，永元五年六月、永元五年七月、永元六年七月三份月言簿各用一條繩綑綁，最後兩份四時簿共用一條繩綑綁在一起。四條編繩相綁，繫結在一起。第一份冊書——永元六年七月月言簿——末簡空白，第五份冊書——永元七年四月盡六月四時簿——末簡亦空白。據此，整個簿書似可分爲兩部分。前三份冊書字體細瘦，筆迹相似，皆爲月言簿；後兩份冊書墨色較濃，筆迹與前者似有不同，皆爲四時簿。五份冊書橫跨三年，僅記載二個月份、兩個“四時”，最後卻編聯在一起，而且僅第一份冊書署有南部候長之名，其他均留白未署，頗顯奇怪。

綜上，廣地塞至遲不晚於宣帝地節元年四月即已設置，至東漢和帝永元七年六月尚存。此外，兩者之間的紀年材料頗多，均在新莽滅亡之前（表 3-1），且紀年較爲連續。不過，進入東漢以後的紀年材料，僅餘永元兵物簿“一枝獨秀”。永元年間，南部塞似停輟破胡、洞上兩隧。綜合看來，很可能此時弱水流域的屯戍活動已極衰落，僅零星存在。

表 3-1 廣地塞紀年

| 時 間 ^① | 涉 及 人 物 | 簡 號 | 備 注 |
|------------------|----------|---|-----|
| 本始元年(前 73)四月 | 廣地候賓(?) | 73EJT24 : 244 | |
| 元康二年(前 64)十二月 | 廣地士吏樂世 | 73EJT30 : 17 | |
| 神爵三年(前 59)四月 | 廣地候遺 | 73EJT37 : 1379 | 觚 |
| 五鳳元年(前 57)十二月 | 廣地某部候長蘇得 | 73EJT37 : 1100 + 271、 73EJT37 : 243 ² | |
| 五鳳二年(前 56)三月 | | 73EJT21 : 281 | |
| 五鳳二年(前 56)十一月 | | 73EJT37 : 49 | 觚 |
| 五鳳四年(前 54)五月丁丑 | 廣地候豐 | 73EJT37 : 1533 | |

① 時間一欄僅記年月，年月相同者標注日期。
2 同合簡 73EJT37 : 1100 + 271“五鳳二年十一月乙酉朔辛酉廣地塞令史南得前候妻子居言今得地爲廣地候長，以前出言妻子之言，言之”及 73EJT37 : 243“廣地候長候引妻言有孝仁”，蘇得原爲肩水塞令史，後遷爲廣地塞某部候長。

(續表)

| 時 間 | 涉 及 人 物 | 簡 號 | 備 注 |
|-----------------|-------------|-------------------------|-----------|
| 五鳳四年(前 54)五月乙未 | 廣地守候塞尉順 | 73EJT37 : 1062 | |
| 五鳳四年(前 54)六月 | | EPT53 : 229 | |
| 甘露元年(前 53)十一月 | 廣地上吏護衆兼行塞尉事 | 73EJT37 : 96 | |
| 甘露五年(前 49)二月 | | 73EJT32 : 50 | |
| 建始元年(前 32)七月 | 肩水金關嗇夫賞 | 73EJC : 589 | |
| 建始四年(前 29)十一月 | 廣地候仁 | 73EJD : 43 | |
| 河平五年(前 24)正月① | | 29.10/A32 | |
| 元延三年(前 10)七月 | | 73EJT37 : 918+1517 | |
| 綏和二年(前 7)閏七月 | 廣地守候番和尉常② | 73EJT37 : 148+422 | |
| 建平元年(前 6)四月 | 廣地候況、令史嘉 | 73EJT37 : 1503 | |
| 建平元年(前 6)十月 | 廣地某部候長趙審 | 73EJT37 : 964+1124+1352 | |
| 建平二年(前 5)五月 | 廣地鱒得守塞尉博③ | 73EJT37 : 803 | |
| 建平四年(前 3)十二月癸酉 | 廣地候況、守令史惲 | 73EJT37 : 800 | |
| 建平四年④(前 3)十二月甲戌 | 廣地候況、守令史惲 | 73EJT37 : 1502 | |
| 居攝二年(7 年)八月 | | 73EJT23 : 877 | |
| 居攝三年(8 年)閏正月 | | 73EJF3 : 41+77 | |
| 始建國元年(9 年)七月 | 廣地某隧隧長梁鳳 | 73EJF3 : 125 | |
| 始建國二年(10 年)十一月 | 廣地守候紀 | 73EJF3 : 123+561 | |
| 永元五年(93 年)六、七月 | 南部候長信 | 128.1/A27 | 永元兵 物簿 |
| 永元六年(94 年)七月 | 南部候長 | | |
| 永元七年(95 年)三、六月 | 南部候長 | | |

① 原簡寫作“河平五年正辛亥”，漏“月”字。
② “廣地守候番和尉常”很可能表示由番和縣尉守廣地候之職。
③ 簡 73EJT37 : 803 記載“廣地鱒得守塞尉博”，書式頗為奇怪，疑“廣地”後漏字，或亦為丁居攝。
④ 簡 73EJT37 : 1502 上殘，紀年殘存“年十二月辛未朔甲戌”，比對簡 73EJT37 : 800，兩簡皆出現廣地候況，簡末具名皆為守令史惲，而月朔亦同，故簡 73EJT37 : 1502 當為建平四年十二月甲戌，在簡 73EJT37 : 800 的次日。

第二節 部、隧及隸屬

永元兵物簿顯示廣地塞設有南部，該簿書出土地——A27 遺址——通常認為即南部侵長駝地。既設南部，恐亦當設北部。廣地、壹他兩塞作用相似，旨在警戒弱水及交通綫，故廣地塞很可能亦設中部，共南、中、北三部。據下述兩簡，新莽天鳳年間守林隧為廣地塞南界，似當亦屬南部。如下：

2.1. 延平大尹府三月庚子起 五月庚戌日餘時莫當卒受北亭
司馬行大尹事 五月辛亥日入時顯高卒付守林卒同
界中百三十里書行十三時中程
73EJF3：628+311

2.2. 入亡人赤表函二 其一起廣地守林隧 元延三年七月丁巳夜食五分駢北卒賀受
一起壹他高顯隧 莫當隧卒同
73EJT37：918+1517

前簡為郵書課，記錄付受時間、書里程、用時及中程與否等考核情況。據簡文“延平大尹府”及舊日推測，該簡當為天鳳五年（18 年）¹。該郵書課，考核的是郵書從莫當隧傳至守林隧的時間及總里程。而莫當隧的上一站駢北亭轄於肩水軍，據後簡，元延三年七月高顯隧屬於壹他塞，守林隧屬於廣地塞。綜合兩簡可知，莫當隧與高顯隧當屬包圍廣地塞南北界兩側的亭隧，而守林隧為廣地塞南部負責郵書傳遞的第一個亭隧。守林隧則位於廣地塞最南端，新莽天鳳五年時似當轄於南部塞。

總上，新莽天鳳五年間，廣地南部塞轄有守林隧。東漢永元年間，南部塞僅轄破胡、澗上兩隧，永元五年六月時信為候長。

此外，另有 17 個亭隧，材料明確顯示皆屬於廣地塞。諸隧相關材料頗多，此處僅擇要例舉，詳見文末附表。如下：

2.3. 卒黃宗 通望隧卒呂庇 受延隊卒周畢、 萬年隊卒周章
卒任奴 破適隧卒董輔 累下隊卒桓調、 右五人廣地

1 參見簡牘 232.33、255.2、232.28、141.2、246.35、506.12。該簡明確，廣地設有北部。但簡中並未提及廣地北部，而僅提及廣地南部，故推測其為廣地南部之簡。此外，該簡中亦提及「延平大尹府」，此為新莽時期之官署，故推測其為新莽時期之簡。此簡之出土，實為 A33 遺址，實際上反映的是肩水塞而非廣地塞北部的情况。
2 具體分析，詳第二章。

□卒樊抵 右橐佗五人 滅虜隊卒張湯、
次累隊周竟、

73EJT7 : 24+72EJC : 155A

守令史宣

73EJT7 : 24+72EJC : 155B

2.4. □廣地伏之隧長勒登七月奉 □ 73EJT25 : 98

2.5. 廣地勝之隧長□ 131.19/A33

2.6. 後起隧長逢尊妻居延廣地里逢廉年卅五

廣地 子小女君曼年十一歲 大車一兩

葆輦居延龍起里王都年廿二 用馬二匹

用牛二 73EJT6 : 41A

2.7. □六百 給廣地博望隧長□ 73EJT28 : 77

2.8. □廣地石北隧長董青得□ 73EJT25 : 184

2.9. □廣地美草隧長孫博出□ 73EJT26 : 137

2.10. 廣地 都亭長藏安世妻居延舞庭里薛存年廿九長、
73EJH1 : 25

2.11. □出倉麥十石輸廣地累山亭 72EJC : 137

2.12. 廣地 毋慮隧長安世葆居延中百里公孫孫
年七十歲長七尺一寸黑色 73EJT37 : 1057A

金關符 73EJT37 : 1057B

2.13. 舉二莖火博南隧去當谷隧三百卅步廣地同亭卒□ EPT57 : 17

2.14. 九月辛巳日入誠勢北隧卒戌受甲渠臨木隧卒有人定五分卅井

南書一封居延都尉章 詣張掖大守府 卅井南界隧卒輔付廣地北界隧卒明北

界去誠勢北隧卅八里定行三時五分□□三分 163.19/A22

2.15. 廣地^①◎ 望遠隧長奴子小女居延城勢里郭婢年十歲
長五尺黑色 73EJT24 : 296

簡 2.3 爲寬木牘，上端切削成三角形，部分簡文殘去。現存簡文顯示受延、萬年、累下、滅虜、次累等五隧轄於廣地塞。此外，黃宗、昌庇、任奴、董輔、樊抵等五名隧卒轄於橐他塞，惜上殘，僅知通望、破適兩隧轄於橐他塞。簡背具名“守令史宣”，書風筆迹與正面相似，該簡或爲某候官所製作。2.6、2.12、2.15 三簡爲家屬出入符，2.9、2.10 兩簡當爲出入名籍，2.13 涉及烽火傳

① “廣地”原釋爲“四年”，據圖版徑改。

② 詳第二章。

延,2.14 爲郵書課 1 13 枚簡涉及受延、萬年、累下、滅虜、次累、伏之、勝之、後起、博望、石北、美草、~~望~~都、累山、毋患、同亭、北界、望遠等 17 所亭隧,簡文注明皆轄於廣地塞,惜不詳何部。又,據下簡:

2.16. 累下二里隧長忘生 望遠三里隧長□
後起三里隧長畢 木辟三里亭長安世 73EJT22 : 5

該簡似爲某種亭隧道里長吏統計簿,累下、後起、望遠、木辟四隧並列,且相距二漢里,上文顯示累下、後起、望遠轄於廣地塞,故木辟隧亦當同屬廣地塞,甚至可能同屬一部。

表 3-2 廣地塞部、隧

| 部 名 | 部 隧 名 |
|-----|--|
| 南部 | 守林、破胡、澗上 |
| 北部 | 受延、萬年、累下、滅虜、次累、伏之、勝之、後起、博望、石北、美草、 望 都、累山、毋患、同亭、北界、望遠、木辟 |

綜上可知,廣地塞設有南部,因其與東他塞相類,均沿弱水面設,主要負責守護交通線的順暢及管戍候望,故很可能亦設有北部、中部。因資料限制,僅考見延壽天鳳時守林隧屬於南部塞,永元年間南部塞僅轄破胡、澗上兩隧(表 3-2)。此外,尚有 18 所亭隧亦屬廣地塞,惜不詳何部。

第三節 餘 論

最晚自宣帝地節元年四月廣地塞即已設置,此後直到新莽滅亡,均見有

1 一表可知,廣地塞多為部尉所管轄候望,如第 2.14 枚簡(上)爲 A22 遺址,“爲某部候長受延”,“守”簡字作候字。表 3 中在 P9 簡中候字作隧字,故 A22 遺址當爲候部,下某部候長所駐。此說並非僅有簡 2.14 一枚孤證,A22 遺址還出土一枚封檢,“誠南候長王上治所以亭行”(81.2)顯示此地當爲誠南部候長所駐。另外,多地出土簡牘中有數枚簡顯示降虜候官場於誠南部,如“·封上降虜官候吏·官候司馬部尉”81.3。通地塞候道簡,“徵官之司今年五月廿八日支候官司馬官降虜吏”163.7A。很可能涉及降虜候官長所管轄,“大受二年十一月庚辰降虜候長司馬受司馬吏”163.20。簡文出入紀錄,簡中多有重刻,此一枚簡應該不是隨意口記載,降虜候官於誠南部,可能相當重要。另外,據學者補充,A22 東面 2 公里的 A21 遺址爲所并楊素關所在(晉谷全《漢書行政的變遷圖》,第 263—268 頁),若此爲不誤,則楊素關亦非位於川井候官塞的最邊界,類似於金關與肩水塞的空間結構關係。

(續表)

| 亭名 | 簡號 | 屬部 |
|-------------------|---|------|
| 武陽隧 | 73EJT8 : 93、73EJT37 : 890、72EJC : 155 | 廣地塞部 |
| 汶泉隧 | 72EJC : 155、EPT59 : 645 | |
| 伏之隧 | 73EJT25 : 98 | |
| 勝之隧 | 131.19/A33、73EJT24 : 965、73EJT37 : 62 | |
| 後起隧 | 73EJT6 : 41、73EJT22 : 5、73EJT37 : 891 | |
| 博望隧 ¹⁾ | 73EJT10 : 132、73EJT10 : 201、73EJT28 : 77、73EJT29 : 33 | |
| 石北隧 | 73EJT25 : 184、73EJC : 410 | |
| 長華隧 | 73EJT10 : 19、73EJT26 : 137、73EJT37 : 586 | |
| 博望隧 ²⁾ | 73EJH1 : 25 | |
| 累山隧 ²⁾ | 75.8/A32、73EJT1 : 160、73EJT23 : 763、73EJT24 : 291、73EJT29 : 50、73EJF3 : 140、72EJC : 137(t)、72ECC : 18 | |
| 司忠隧 | 73EJT37 : 1057 | |
| 同亭 | EPT57 : 17 | |
| 北界隧 | 163.19/A22、73EJT22 : 11 | |
| 望遠隧 | 73EJT22 : 5、73EJT24 : 296 | |
| 木指亭 | 73EJT22 : 5、73EJD : 61 | |

附記：本文徵引《出土文獻研究》第十六輯，2017年，收入本書時加以修訂。

1) 同 73EJT7 : 5、73EJT22 : 11、73EJT10 : 201、73EJT28 : 77、73EJT29 : 33 同在博望隧，簡號 73EJT10 : 132 不詳何屬，故兩列之。
2) 73EJT5 : 16 顯示棗他塞統轄累山隧，73EJT24 : 291、72EJC : 137 顯示廣地塞統轄同名亭隧，其他如 75.8/A32、73EJT1 : 160、73EJT23 : 763、73EJT29 : 50、73EJF3 : 140、72ECC : 18 等簡不詳何屬，故兩列之。

图 编

汉代盐业中下游流坑遗址考古学研究

序 說

本局主要考察尉繚侯、東部侯長及侯官署的駐地問題。

機構或機構長官駐地的研究，不僅包括給已知的考古學遺址確定其作為官署機構的名稱，也包括據出土簡牘推知某個官署機構或其名稱，進而確定其所處的大致或精確位置。這類研究，可稱之為“遺址定名”。學界在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並且形成了一些慣常作法。進入具體研究之前，首先回顧一下這方面的工作。

最早利用簡牘進行遺址定名的當推王國維。前期因不知簡牘的具體出土地點，他依據郵書封、封檢及相關簡牘僅能推定各烽燧次第，尚無法落實到具體的地理方位上，¹後則利用居延簡牘的頭緒紀錄，不僅糾正了前面工作的部分錯誤，且將諸多烽燧地名落實在地圖上。²後因其定位官署遺址的資料，包括書信、呈文、封檢、郵書封及簡。王國維前期依據書信及公文呈文推估烽燧的具體地理時，認為這些材料“皆於姓名前著其書之地”，³但其後意識到如此作法存在危險，“由書出之何以定其地之名，亦有書寄慎者：異地具書，自署地名一也；記事之中，偶涉他地一也”，隨即又特別強調簡起到的地名標識作用，“卒書物之付寄署之地，則以本地之物署本地之名，毫無疑義”。⁴另外，王國維考察郵書封時，認為“古人封書既用繩印，故但須署受書之人，不須自署官位、姓名”，並且注意到有些簡牘署發信日期。⁵這些研究均具有開創意義。

其後，隨著數量豐富的居延舊簡的發掘與公佈，復原尉繚河流域的屯戍機構自然也提上日程，較為系統而全面地開展這項工作的是陳夢家。此前，勞幹也涉及這項工作，可惜並未意識到簡牘出土地的重要性，亦無法充分獲知

1 王國維《漢書地理志校詁》，1914年刊本，1934年復刊，北京師大出版校本，北京書畫出版社，2013年，第3—11、50—56頁。

2 王國維、羅振玉《流沙墜簡》，第170—171、197—206頁。

3 王國維、羅振玉《流沙墜簡》，第7、170頁。

4 王國維、羅振玉《流沙墜簡》，第51頁。

簡牘的具體出土地點,因此問題不少^①。陳夢家的復原之所以卓有成效,與其充分利用貝格曼的發掘報告並且摸清了全部簡牘的出土地點有關^②。有此條件,陳夢家即依據簡牘的出土地整理出郵書記錄,並按照南書、北書的次序排列出郵站表,在此基礎上輔以各遺址出土的封檢,據之判斷出這些遺址的機構名稱^③。此外,他還注意到官署機構與遺址的建築結構及出土簿籍的匹配,這一作法值得重視。可以說,陳夢家據有資料之全面、考察之系統、方法之科學,皆超過前人,因此後來居上,在學界產生很大的影響。但陳夢家關於居延都尉府也位於 A8 遺址(破城子)的看法,受到永田英正的質疑^④。觀其方法,除延續陳氏之思路,重新整理解讀郵書記錄及封檢外,還據候官處存有“詣官簿”推測都尉府也有相應的“詣府”簡。另,永田英正分析甲渠候官第四隧出土的簡牘時指出,若要據某遺址所出簡牘判定該遺址的機構名稱,則可考慮從封檢、安置在物品上的揭、簿籍等三項入手^⑤。

此外,卅井塞南端的 A21 遺址與金關遺址,兩者皆出土了書式相同的出入關名籍簡。此前李均明曾注意及此,認為前者亦當為一處關卡,“富谷至推定該地即懸索關所在”。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此地出土了與“關卡”這一機構身份相匹配的簡牘。最近,侯旭東撰文考定驛北亭位於 A32 遺址,兼用郵書刺、日迹櫛、出入關記錄及揭,並將驛北亭的位置與亭間道里簿及 A33 遺址周邊烽燧的實測距離相對照,可以說進一步擴大了遺址定名工作所能利用的資料範圍。^⑥

綜上不難發現,在遺址定名工作中,封檢不僅起到較大的作用,而且使用頻繁。實際上,學界對封檢本身的研究並不涉及遺址定名。大略而言,已有研究可分為形制與書式兩方面。前者主要集中在封泥匣的有無及封絨方

①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考古之路》,第 30—33 頁)考證的人員,一定程度上也算情有可原,畢竟全部簡牘的出土地信息,要等到 1980 年《居延漢簡甲乙編》出版後方為學界所知。

② 1959 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科學出版社)僅查明部分簡牘的出土地點,使用起來多有不便,而標記全部簡牘出土地點的《居延漢簡甲乙編》雖然遲至 1980 年才出版,但記有全部簡牘及遺物出土地點的分錄記冊,早在 1962 年 3 月就已被考古所清理出來。陳夢家提到甲編、乙編已程本尊的寫法及標記冊(《漢簡考述》,原載《考古學報》1963 年第 1 期,見《漢簡綴述》,第 9、29 頁),與考古所清理出來的分錄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 291 頁),應是同一份文件,因此陳夢家得以利用。

③ 陳夢家《漢簡考述》,見《漢簡綴述》,第 1—36 頁。

④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第五章“討論夢家‘破城子為居延都尉府’說”,第 354—370 頁。

⑤ 永田英正《甲渠塞第四隧出土簡牘分析》,第 250 頁。

⑥ 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文史》第十九輯,1983 年,第 34—35 頁。

⑦ 富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第 263—268 頁。

⑧ 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官驛北亭位置考》,第 32—37 頁,插頁及封三。

綜上，利用簡牘材料開展遺址定名的工作，必須把簡文與出土位置充分結合起來，並放在整個邊塞屯戍組織體系中予以考慮。其中，最為重要的資料就是封檢、郵書簡、附有傳送及開封記錄的文書，而標明物品的櫝及寫有收件者或發件者的公文書也值得留意。

附記：藤田高夫先生對出土簡牘與官署定名問題，亦有相應討論與總結，同樣指出封檢、櫝、記有發件者或收件者信息的文書等在判斷官署名稱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敦煌居延漢簡による漢代文書行政の基礎的研究』，《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三號，2001年，第473—491頁）。筆者失察，未及引用。

（接上頁）得不說，筆者原先的推測難以成立。那麼，又該如何解釋 A33 遺址出現十枚金關封檢（A33 遺址共出土封檢約五十五枚）的現象呢？筆者苦思良久，尚無確解，或許還應該從 A33、A32 兩遺址駐扎機構具備密切關聯的角度去理解。畢竟，如下文所言，肩水候官始終在 A33 遺址，而肩水候長期駐在 A32 遺址，該地甚至可視為肩水候“官”的一部分，金關封檢出現在 A33 遺址或許可從這一點出發進行理解。但這麼做，也有情理不通之處，畢竟 A32 遺址還駐有東部候長治所，也轄於肩水塞，為何東部候長封檢不像金關封檢一樣見於 A33 遺址呢？這個問題依然難以回答。雖然如此，作為總的原則，封檢遺署與遺址駐扎機構相對應，對西北漢簡而言，僅見此一例外，整體上應該還是可以成立的。此外，官署之間因業務需要，彼此文書往來頻繁，而且還存在簡牘重舊利用及人事調動的情況，偶有一兩枚其他官署的封檢或文書也在情理之中，如永田英正就指出甲渠候官第四隧出土了甲渠第十七隧長及臨胡隧長的文書（永田英正『甲渠塞第四隧出土簡牘分析』，第253頁）。總而言之，封檢可視為遺址定名工作的有力證據。謝帶指出，高村武幸統計甲渠遺陵縣延壽里古井出土的第八層秦簡，約有三百餘枚封檢，中有數枚與遼陽縣完全相同者（『甲渠秦簡第八層出土簡牘の基礎的研究』，《中華大史學》第14卷，2014年，第31、38頁），據單印彙對該批封檢題署的重新理解（『秦代封檢題署新探——以甲渠秦簡為中心』，《出土文獻研究》第十六輯，2017年，第175—190頁），應該是原本用於發往題署地卻因故未發出而留下的。

第四章 肩水候駐地考

陳夢家系統考證漢代弱水中下游流域諸機構的駐地所在，認為肩水候官位於 A33 遺址。^①此說向為學界信從，成為相關研究的基礎。實際上，當時資料有限，所論不乏推測。筆者排比新出全簡發現，作為肩水塞日常政務處理中心及物資集散基地，肩水候官確實位於 A33 遺址，不過作為肩水塞的最高長官，肩水候亦常在 A32 遺址駐足辦公，該地對肩水塞具有特別的意義，甚至可視為肩水候“官”的一部分。析言之，自宣帝早期至陽朔元年（前 24）這段時間內，肩水候應多駐 A33 遺址，其中甘露五年間可能駐在 A32 遺址；最晚從陽朔四年（前 21）十一月開始，直到居延二年（7 年），肩水候常駐 A32 遺址。

本章綜合分析封檢、相關文書及郵書簡，考證肩水候駐地的移動。

第一節 封檢所見肩水候駐地

如前所述，封檢在遺址定名工作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本節首先考察 A33、A32 兩地出土的肩水候（官）封檢。^②

一、A33 遺址出土肩水候（官）封檢

A33 遺址出土近 3 000 枚漢簡，目前可見約有 55 枚封檢，^③其中僅簡

① 陳夢家《漢簡考述》，見《漢簡綴述》，第 24、25 頁。

② 少部分封檢題署“肩水候”，可能為“肩水候官”的省稱。作為官署機構的“官”具有固定性，建築形制上有一定規範，與臨時駐地不同。不過，假若肩水候亦在“官”之外的某地，發給他的文書封檢並不因此而僅題署為“肩水候”。

③ 86EDJF：6、86EDF5H：1 兩簡雖然形制為封檢，但題署為書字，不計。86EDF5：22、131.70 兩簡為削衣，但字體及行款似封檢，亦不計。

20.1、74.1、236.1 等有封泥匣，其餘似皆無封泥匣或因殘斷而無法判斷。實際上，有無封泥匣，並不妨礙其標識的作用，故一併討論。55 枚封檢中，肩水候(官)封檢 47 枚，佔五分之四還多。^①

這 47 枚肩水候(官)封檢，按照書式的不同，可細分為五種類型(章未附表)。I 型共有 26 枚，寬度不一，察其書式應為封檢無疑，如下簡：

1.1. 肩水候官 13.5/A33

僅題署“肩水候官”作為標識。II 型如下簡：

1.2. 肩水候官行者走 74.18/A33

注明了傳送方式，共 4 枚。III 型共 11 枚，不僅寫有收件者“肩水候官”，而且注明了發件者之印章及傳送者身份姓名和送達時間，如下簡：

1.3. 印曰朱千秋

肩水候官

十二月壬申隧長勤光以來 5.2/A33

說明文字分列“肩水候官”兩側，字體較小，部分簡墨色濃淡不一，屬於二次書寫。IV 型共 3 枚，是 II 型和 III 型的結合體，不僅標注收件者、傳送方式，且注明了發件者之印章、送件者身份姓名及送達時間，兩側文字與中間題署亦筆迹有別。如下簡：

1.4. 張掖都尉章

肩水候以郵行

九月庚午府卒孫意以來 74.4/A33

V 型共 3 枚，如下簡：

1.5. 廩名籍

肩水候官 穀簿

歲留□

5.16/A33

上標肩水候官，下面以小字說明簿籍名稱或事項，頗為特別。

A33 遺址出土上述五類肩水候(官)封檢，可能用於傳遞文書，也可能傳

① A33、A32 遺址還出土“肩水廷”封檢，此字為官，廷指官廷，但有簡也指侯官，如 A8 遺址出土“伐胡隧長程望詣廷受奉七月辛未平旦入，LP13：1”，此廷字然是指龍首山泉候官。因此，本文的兩地出土的肩水廷封檢視同肩水候官封檢，一併統計。

遞實物^①。唯Ⅰ型的書式較為特別。這五類封檢，絕大部分題署為肩水候官，少部分題署肩水候，兩者均為收件者。

二、A32 遺址出土肩水候(官)封檢

A32 出土肩水候(官)封檢共計 53 枚(章末附表)，^②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一。^③這 53 枚封檢中，僅 73EJT37：48 有封尾槽，形制瘦長，其餘皆無。^④比照前面的分類，A32 出土肩水候(官)封檢，Ⅰ型共 31 枚，如下簡：

1.6. 肩水候官 73EJT1：71

Ⅱ型 13 枚，如下簡：

1.7. 肩水候官以郵行 73EJT23：51

Ⅲ型 8 枚，如下簡：

1.8. 張掖□□□印

肩水候官

九月己亥驛北卒林赦之以來

73EJT37：1314

V型僅 1 枚，左半殘去，如下：

1.9. □肩水候簿餘

肩水候 錢百八十

☐

73EJT30：127

A32 遺址出土肩水候(官)封檢，絕大部分亦題署肩水候官，少部分題署肩水候。共四種類型，沒有Ⅳ型。Ⅲ型封檢記有傳送信息。

綜上，A33、A32 兩遺址出土了大量肩水候官封檢。如前所述，學界在推定遺址的機構時，最常利用的就是封檢，封檢正中以醒目大字題署的機構或

① 文書封檢與實物封檢的劃分，見李均明《封檢題署考略》，第 72—76 頁。

② 漢代封檢的題署名稱與內容多係其他文書的縮寫或仿擬，僅因其文字與實物傳遞的性質不同，而稱之為封檢。如居延漢簡中有書表示“寄書”“寄書”“寄書”等字樣，見《居延漢簡》，第 160—161 頁。《居延漢簡集》第 479 簡，表書“寄書”二字，見《居延漢簡集》，第 479 頁。封檢的記法，與文書的傳送方式無關，且與封檢的記法無關。如居延漢簡中有“寄書”“寄書”“寄書”等字樣，見《居延漢簡集》，第 479 頁。封檢的記法，與文書的傳送方式無關，且與封檢的記法無關。如居延漢簡中有“寄書”“寄書”“寄書”等字樣，見《居延漢簡集》，第 479 頁。

③ 2EJC：29、73EJT1：97 兩簡雖然行款字體極類封檢，但本身為削衣，故不計。

④ 據章太炎《國故論衡》，A32 遺址出土封檢 230 枚左右，其中實物封檢為 149 枚，實物封檢 19 枚，實物封檢 19 枚。

個人均為收件者。基本上,某遺址出土封檢題署的機構或個人,即表示該機構或個人某段時間駐在此遺址。封檢可以起到類似於門牌的指示作用。因此,A32、A33兩地出土大量肩水侯(官)封檢,即可認為兩地皆為肩水侯(官)駐地。尤其Ⅲ型封檢,有簽收時所做的記錄,更可證明這一觀點。

那麼,兩地皆為肩水候(官)所在的現象,該如何理解呢?畢竟兩遺址相距 550 多米,兩者不可能同時均為肩水候(官)。筆者以為,很可能存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即肩水候(官)存在遷移現象。若要證明此點,僅依據未載紀年的封檢是辦不到的,必須審視兩地出土的相關文書。

第二節 文書所見肩水候駐地及時間

漢代官文書的運行，有一定的制度規定和慣例，根據某些文書的文本內容及出土地信息，並結合遼郡的行政組織體系深入分析，可以判定肩水候驛地。經檢核比對，我們發現共有三十多份文書，既可經證肩水候驛地又有明確的紀年。大致可分為四類：（1）肩水候上呈文書的草稿或留底；（2）其他機構呈給肩水候官的文書；（3）記有“發君前”字樣，表示在肩水候面前開封，也就表示簡所出土地為肩水候驛地；（4）簡背有簽收記錄，結合文書涉及的上下級及其出土地，可以判斷肩水候（官）的驛地。也有兼而有之者。最為直接有力的當屬第三類“發君前”材料。四類文書互相印證補充，足以明確肩水候驛地。為行文方便，按照時間先後逐個梳理考證相關文書，最後結合 A32、A33 出土的其他文書簡，尤其是簿書標題簡，予以總結說明。

(1) 元康元年(前 65)正月丁丑^①

2.1. 地節五年正月丙子朔丁丑，甯水侯房以私印行事敢言之都尉府：府

① 地節五年之前,尚有一枚地節二年(前68)的文書簡,需要仔細辨析:

地節二年六月辛卯朔丁巳，匈奴保塞將韓延壽言以公威德移漢校尉李廣利、通侯承相史丹，賜金被衣以悅國衆。遂至破虜，皆多亡而不居功，反易他不知本計。今匈奴各別攻我，非所望，極其困，當以給還其卒兵。兵即不能若，更責之北討。隨其所往，各當終力在，勿少數，令司知。貴事請官，會月廿八日夕一刻以集，爲丞相史主調治事，課後不如會日者致棄。毋忽，如律令。

7.7A
印曰張掖肩候

六月戊午如意卒安世以來 守令史禹

7.7B/A33

該地山南坡的浮土名書云“鳳，地母。人謂之，以文安而地信是才經學華，謂屬一次。鳳一又由
由尉水候馬下發給長元，要求侯長的“章事官”，刻有收記每字已足達侯長學用，其合的
文可得出：舊城為土地——A33——為侯長駐地，地創二年六月尉水候駐地不在該地。但是，
A33遺址非似長駐地，而且尉水候官亦不存“尉水都”（附第一卷），此矛盾之一，故候。（暫下頁）

指肩水候官所駐之 A33 遺址,故該簡書當由彼處發來,也即地節五年正月肩水候駐在 A33 遺址。時間是簡 2.1 的次日。

(3) 元康元年(前 65)十二月壬寅

2.3. 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東部候長長生敢言之候官:官移太守府所移河南都尉書曰:詔所名捕及縛偽賊盜賊亡未得者牛延壽、高建等廿四牒,書到度

20.12A

候史齊、遂昌 20.12B/A33

該簡形制為兩行,正背面書風一致,候長簽名筆迹與其他文字相似,應為同一人書寫。據簡文可知,先是河南都尉府發文張掖太守府請求協助抓捕牛延壽、高建等,太守府接文後下發給肩水候,肩水候又下發至東部候長,簡 2.3 即為東部候長向肩水候官匯報搜捕盜賊的文書。據呈文者東部候長與呈報對象肩水候官的關係,這份文書或者作為草稿/底本出土於東部候長駐地,或者作為文書正本送達肩水候官,二者必居其一。東部候長自地節四年(前 66)至元始四年(4 年)一直駐在 A32 遺址,^①因此,元康元年(前 65)十二月簡 2.3 出土地——A33 遺址——為肩水候官所在地,該簡為文書正本。^②

(4) 元康二年(前 64)二月乙丑

2.4. 元康二年二月庚子朔乙丑,左前萬世隆長破胡敢言之候官:即日疾心腹,四節不舉

255.22+5.18/A33

該簡內容為病書,形制為兩行,字迹工整。據簡文,左前部萬世隆長破胡因身體抱恙而向候官直接匯報,很可能是請求休息或就醫。^③通常情況下,文書應逐級上呈或下發,^④即隆長首先向候長匯報,然後由候長再“寫移”上呈

① 詳第五章。

② 角谷常子認為,文書草稿與底本無從區別,兩者兼有,且本簡用紅泥印戳,應屬草稿或底本,收入簡冊全數流通,為正本與草稿皆然。參:劉友富言,2003 年,第 90—98 頁。這值得商榷,但文書行政實際操作往往並不嚴格按照規範的情況。參劉國治,《漢代書制公文書法》,《本國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第 629—630 頁及腳注 115)。持平而論,角谷常子之說常為常見現象。

③ 關於病書,參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56—57 頁。

④ 卜憲指《秦漢公文文書與官府政管理》,《歷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44 頁。卜憲言不及利用的景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縣官書寫法律印署之遠近》載:縣官書有,郡國書有,各郡國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御史,相國、御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者。徑請者/219,罰金,1兩。220。《秦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79 頁。參劉國治,《漢代書制公文書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79 頁。據此,簡牘遞送應以書寫時間為序。秦漢文書的傳遞,多數上呈又書於後,即“書後”,也存有一二例外,如下引簡 2.4、2.5,皆由候長直接上呈肩水候。

候官。這件文書的上呈程序較為特別，但並不妨礙據此判斷肩水候官所在。比照簡 2.1、簡 2.3 可知，簡 2.4 的出土地很可能為萬世隧長駐地，或肩水候官。左前部當位於 A32 以北，¹⁾因此，該簡出土地當為肩水候官所在，文書乃正本。

(5) 元康四年(前 62)三月乙巳

2.5. 元康四年三月戊子朔甲辰，望泉隧長忠敢言之候官：謹寫移病卒爰書一編，敢言之。 255.40A

印曰馬忠印

三月乙巳金關卒□以來 255.40B/A33

該簡形制為兩行，正面文字謹嚴工整，背面潦草，顯係二次書寫。簡文明言望泉隧長向候官呈報病卒爰書，簡背“三月乙巳金關卒□以來”顯示已經送達目的地，故該簡出土地——A33 遺址，即為候官。此地僅設肩水候官，並無其他候官，故該地即為肩水候官。

(6) 元康四年(前 62)六月壬戌

2.6. 元康四年六月丁巳朔庚申，左前候長禹敢言之：謹移戍卒賈賣衣物爰書名籍一編，敢言之。 10.34A

印曰蘭禹

六月壬戌金關卒延壽以來 候史充國 10.34B/A33

該簡形制為兩行，字迹工整，簡背具名“候史充國”與正面書風一致，當為同一人書寫。簡背印文及簽收記錄字體瘦小潦草，當為文件收到後書寫。據簡文，左前候長報告的是一份戍卒賈賣財物的名籍簿書，簡 2.6 應是該冊書的呈文，屬冊書最末一簡，故背後有文書抄寫者的署名以及傳遞和簽收記錄。²⁾報告人為左前候長，據文書途經上呈及下發的通例，報告對象當為左前候長的直屬上級——肩水候。據簡背的簽收記錄“金關卒延壽以來”，簡 2.6 已經送達目的地，則其出土地元康四年六月時當為肩水候駐地。

(7) 五鳳元年(前 57)十一月(?)

2.7. 十一月甲□，肩水候福敢言之：謹□

1) 北部、左前、左後三部似設於金關以北，具體地點待考(詳第一章)。

2) 簡文簿籍書寫文字體瘦小潦草，同於居延漢簡，與新蔡簡或居延漢簡書寫簡明清晰要緊(參《東漢永元兵物簿說起》，《史學集刊》2014 年第 1 期，第 58—73 頁)。

謁報。敢言之。 □

73EJT34 : 2

2.8. □□肩水候福敢言之：府移□

.....

73EJT27 : 8

2.9. 五鳳元年十一月乙卯朔辛酉，肩水候福謂關書夫光：候行塞，光兼行候事，真官到

73EJT8 : 8

上述三簡形制皆為兩行。2.7、2.8 兩簡為肩水候福的呈文簡，據 2.7 簡首無朔日的紀日情況判斷，當為轉呈某件文書，2.8 呈文對象當為肩水都尉府。兩簡出土自 A32 遺址，應是作為文書草稿或底本而存留。據 2.9，肩水候福出現於五鳳元年（前 57），故暫定 2.7 為五鳳元年十一月。另外，簡 2.9 為肩水候發給關書夫的下行文書，因金關就在 A32 遺址，故無法斷定此時肩水候福究竟在 A32 或 A33。

此外還有一枚五鳳三年（前 55）的觚，亦涉肩水候官，但地點不確，暫附於下：

2.10. 五鳳三年四月甲戌，臺他候博移肩水候官：遣隧長勝，¹

73EJT37 : 1535A

館里冀巷等四人詣僇落作所，因迎罷省卒，四人檄到往來，願令吏，²

73EJT37 : 1535B

該簡形制為觚，下殘。臺他候向肩水候官移文，轄下四人前往“僇落作所”，¹並迎接罷省卒。可能事涉肩水候官，故臺他候移文。也有可能迎接罷省卒需要通關，故由肩水候將文書轉發至金關，該簡因此在 A32 遺址出土。該簡並不能確證五鳳三年四月時，肩水候就在 A32 遺址，錄此備考。

（8）甘露二年（前 52）三月

2.11. 甘露二年三月庚寅朔丙辰，東部候長廣宗敢言之：。迺甲寅病溫，四支不舉，未能視事，謁報，敢言之。

73EJT29 : 115A+116

王廣宗印

¹ 關於“僇落”一詞的含義，初風首認為即“屯落”，也就是邊塞、堡寨，是戍防外圍的易守難攻物，用於阻擋地方寇賊肅政賊，後世發展成為“羊馬城”。在漢代還兼，屯落一般距亭隧尚有些距離，並非障隧屬下的大本營區。初世實：《漢代亭守關落備考略》，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第 197—198 頁。蔣叔衡司在此基礎上綜合對比歷世文獻及簡牘材料，討論了僇落的構成、作業等相關問題（見蔣谷奎編《漢簡圖彙考證》，第 188—196 頁）。在簡牘材料裏，僇落亦寫作疆落、櫟落、強落，“落”亦寫作“格”。

三月乙^①卯驛北卒齊以來

73EJT29 : 115B

這份文書由兩簡組成，字迹書風一致，尤其“敢言之”二字的架構轉折非常相似，可復原為冊書。唯簡背印文及傳送記錄字迹迥異，屬二次書寫。簡背印文“王頊宗”當即文書報告者東部候長王頊宗。按照文書逐級上呈的通例，肩水候當為其呈報對象。簽收記錄“驛北卒齊以來”表示文書已經送達目的地。因此，甘露二年（前 52）三月二十六日（乙卯），肩水候似駐在該冊書的出土地——A32 遺址。不過，該簡紀日存在很大的問題，“甘露二年三月庚寅朔丙辰”呈報文書，月朔與今人推定者相合。按照簡牘本身記載朔日推算，丙辰為三月二十七日。此後二天的干支分別為丁巳、戊午、己未。細察圖版，簡背干支為“乙卯”，尤其“卯”字清確可審確鑿無疑。若乙卯不誤，則時間為三月二十六日，也意味著文書在呈報的前一天就收到了。該簡正面文字工整，不太可能出錯，簡背屬於備注性質的簽收記錄，或許記載錯誤。

此外，甘露二年之後，A32 遺址還出土一枚肩水候官封檢，所記時間為初元二年（前 47），但疑似習字，暫附於此：

2.12. 肩水候官行者走 □ 回

73EJT29 : 125A

譚伏地再拜請

中君 大令 應令

初元二年十月戊子朔壬寅敢言之

73EJT29 : 125B

該封檢有封泥槽，題署“肩水候官行者走”，屬於前述 II 型封檢。簡背存在兩種筆迹：“初元二年十月戊子朔壬寅敢言之”及“大令”“應令”文字細瘦修長，與正面相似；“譚伏地再拜請中君”潦草無章法，顯係別筆所書。據前述對 A33、A32 兩地出土封檢的分析，一般而言封檢均出土自題署機構所在地，若此不誤，則初元二年十月壬寅肩水候當在 A32 遺址。查該簡年月朔日，與今人所推相符。不過，簡背文字不易理解，尤其是“大令”“應令”的含義及兩種筆迹的現象，另外“敢言之”前面亦無呈文者姓名，較為少見。鑒於該簡的異樣，不能排除 A32 遺址某機構人員因向肩水候官呈文，故製作此枚封檢，最終並未發出而留下的可能。又或者，該簡簡背為無意義的習書。

（9）甘露三年（前 51）七月壬辰

2.13. 甘露三年七月壬午朔壬辰，肩水戍尉利紀移肩水候官：出穀食吏

① “乙”原釋為“己”，據圖版當為“乙”，徑改。

六月七月石斗各如牒，書到，构校，簿入八月報，毋令繆，如律令。

86EDT1：1A

印曰肩水城尉

七月乙未沙頭卒丁顛以來

嗇夫買臣

86EDT1：1B

據簡文，肩水城尉向肩水候官移文，簡背“沙頭卒丁顛以來”顯示文書已經送達目的地。而該簡出自 A33 遺址，甘露三年七月，該地顯然為肩水候官所在。

(10) 建始元年(前 32)三月丙戌

2.14. 建始元年三月甲子朔癸未，右後士吏董雲敢言之：遇十二月甲辰受遣，盡甲子，積廿日，食未得。唯官移

284.1/A33

城官致，敢言之。

以檄報吏殘日食皆常詣官廩

非得廩城官

284.4A

董雲

令史博發

三月丙戌肩水庫嗇夫魚宗以來

君前

284.4B/A33

兩簡均出土自 A33 遺址，編號相近，所記事件、人物相同，故可復原為冊書。據簡文，右後部士吏董雲報告所欠廩食之事，一般而言，部呈報文書的對象通常為候官，而且簡文“唯官”表示向候官申訴。而冊書背部簽收記錄“三月丙戌肩水庫嗇夫魚宗以來”，顯示文件已經由庫嗇夫魚宗送達候官。故該地當為肩水候官所在。肩水庫設在肩水都尉駐地——A35 遺址，¹位於 A33 遺址南部，而右後部在肩水塞南端，故可由魚宗捎帶過來。冊書背部“以檄報吏：殘日食皆常詣官廩，非得廩城官”，當是肩水候官的批示記錄。意思是以檄的形式告知董雲，剩餘廩食應當向候官而非肩水城官申請。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冊書背部“令史博發君前”亦可證明肩水候當時駐在 A33 遺址。在河西地區，漢簡可見太守府君、刺史某君，但更為常見的是候君，²如“甲渠候君移過所”(EPT26：1)、“候君詣府”(EPT48：25)、“候君付(候)長霸候吏延壽”(EPT51：239)、“候君對府”(EPT51：475)等等。

① 該地不僅駐有肩水都尉，肩水城尉，亦設有倉、庫，以及依託都倉設立的都倉置。

②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綴述》，第 47 頁。

簿書的呈文簡，當應編排在最末。

(12) 河平四年(前 25)十月丁酉

2.18. 河平四年十月庚辰朔丁酉，肩水候丹敢言之： 移付置馬名籍□□，敢言之。 284.2A

令史臨尉史音 284.2B/A33

該簡上下留有兩處空白，當為編繩所過。文書未言呈報對象，按照文書逐級上呈的通例，當呈給肩水都尉府，與簡 2.1 相同。此類文書或者發現於呈報者肩水候駐地，或者發現於呈報對象肩水都尉駐地，二者必居其一。肩水都尉駐在 A35 遺址，因此該簡出土地 A33 遺址，只能視作肩水候駐地。

(13) 陽朔元年(前 24)三月己卯

2.19. 陽朔元年三月戊申朔己卯，肩水候丹移昭武：書

73EJT21 : 98

該簡為單札，下殘，字迹談不上工整。據簡文，陽朔元年三月己卯肩水候丹移文昭武，很可能此前與昭武縣之間有文書往來。該簡很可能作為草稿留在 A32 遺址。一般而言，這種文書應由肩水候屬吏代為起草。不過，負責文書工作的屬吏應當隨侍長官身邊，無論該文書由肩水候本人或其屬吏代為起草，當時肩水候似皆應駐在 A32 遺址。

(14) 陽朔元年(前 24)五月丁未

2.20. 陽朔元年五月丁未朔丁卯，肩水候丹移贖得：出穀付廩佐丁充食柱馬石斗如牒，書到，願令史簿入六月四時，報，如律令 已入

73EJT21 : 102A

令史臨尉史音 73EJT21 : 102B

該簡形制為兩行，簡背上端原有不相關的習字、不錄。據簡文，肩水候丹移文贖得，要求將此前廩佐消費的穀物計入相關簿籍上報。“丹”字與其他文字筆迹相同，顯非別筆所書。下端“已入”筆迹似與其他文字不同，疑是收到贖得回復後所添加的備注。該文書起草者，與簡 2.18 相同，皆為令史臨尉史音，不過兩簡筆迹明顯不同。該文書顯示，陽朔元年五月丁卯肩水候丹在 A32 遺址，至少文書起草者當在此地。

(15) 陽朔元年(前 24)六月戊子

2.21. 陽朔元年六月丙子朔戊子,右後候長嘉敢言之:官檄曰:具移吏負辛責多少,牒別言,會月廿日。經移部吏負辛責,以六月奉錢償如牒,敢言之。 86EDT65:1A

□嘉印 史臨發

□月…… 卒同來 君前 86EDT65:1B

該簡為右後候長呈報文書。簡文“敢言之官檄”,無論是採用上述句讀,還是句讀為“敢言之官:檄”,呈報對象都是候官。右後部為肩水塞所轄,故該文書應該呈送至肩水候官。簡背“卒同來”顯示該簡已經送達目的地,也就是送達了肩水候官。比對簡書 2.14,簡背“史臨發君前”,毫無疑問表示陽朔元年六月,肩水候就在 A33 遺址。

(16) 陽朔元年(前 24)九月癸亥

2.22. 陽朔元年九月乙巳朔癸亥,肩水候毋敢言之:從□, 284.8A

令史譚 284.8B/A33

據簡文,肩水候毋上呈某種文書。比照簡 2.18 可知,該簡應當亦呈報肩水都尉府,而陽朔元年九月,該簡出土地——A33 遺址,為肩水候駐地。另,該簡與 2.18、2.19、2.20 等簡的“肩水候毋”時間上接近,當為同一人。

(17) 陽朔二/三年四月辛酉

2.23. 八月癸卯□張□□長□丞□移□,□如律令 73EJT7:26A

張掖水章丞 驛北亭長章發

四月辛酉茂陵男子張霸以來 君前 73EJT7:26B

2.24. 河平二年十二月甲戌驛北亭長章敢言之治所檄曰 73EJT10:125

簡 2.23 為寬木牘,下殘。簡文開頭紀月日而無紀年,據此當為某種轉發移文。簡背文字“驛北亭長章發君前”顯示該文書由驛北亭長在肩水候面前開封。該簡雖無紀年,但正背簡文顯示,某年八月癸卯移文,次年四月辛酉送達。而據簡 2.24,驛北亭長章見於河平二年(前 27)十二月,且亭長章僅有此一枚紀年簡,不見其餘。一般而言,亭驛長任職不會很久,暫且以河平二年為中心,向前後各延五年。符合當年四月干支有辛酉、前年八月干支有癸卯者共計:建始元年(前 32)、建始二年(前 31)、陽朔二年(前 23)、陽朔三年(前 22),目前難以判斷何者為是。關於陽朔年間之前肩水候較少駐在

A32 遺址,筆者暫且將該文書的時局定為陽朔二年或三年。

(18) 陽朔四年(前 21)十一月庚辰

2.25. 陽朔四年十一月丁巳朔庚辰,肩水候宗移檄他:此人戍戍名□。

73EJT21 : 109A

守令史音

73EJT21 : 109B

該簡形制為單札,肩水候“宗”的簽名字體幾乎是其他文字的兩倍大小,筆迹亦不同,當為別筆所書。據簡文,肩水候宗移文檄他候官,事涉就人戍戍,惜下殘,不得其詳。該簡很可能由肩水候簽名後,作為副本留存。若此不誤,則陽朔四年(前 21)十一月庚辰,肩水候駐在 A32 遺址。

(19) 鴻嘉元年(前 20)正月前後

2.26. 鴻嘉元年九月丁巳朔庚申,陽翟邑侯守丞就兼行丞事移:西里男子李立第聽自言取傳之居延,過所縣邑侯國勿苛留,如律令。候自發。

140.1A

陽翟獄丞

□長二丈二尺直千六百錢□曼□身乃予之

……

140.1B/A32

該簡形制為兩行,上殘。紀年無存,查曆日,自昭帝至新莽九月朔日為丁巳者僅昭帝始元四年、成帝陽朔四年,①而始元四年太早,故只可取陽朔四年。正面字迹工整,書風醇熟,唯“候自發”潦草隨意,當為別筆所書。一般而言,私人傳信均錄削過關,抄件文字筆迹墨色均一致,而該簡卻非如此,較為奇特。據簡文知,該簡為陽翟獄丞簽發的過關證件。簡背第二行“長二丈二尺直千六百錢□具曼□身乃予之”與傳信無關,且書寫隨意,當為後期二次使用或臨時記事。傳信均當封緘,過關時打開核驗,“候自發”即指肩水候開封。該私傳於陽朔四年九月由陽翟邑開具,使用者亦當為陽翟人,從陽翟至金關尚須時日,暫定在鴻嘉元年正月前後到達金關。②肩水候此時應駐於

① 朱桂昌編著《太初日曆表》,第 47、171 頁。

② 陽朔五年即鴻嘉元年,此謂學者主張陽朔五年即陽朔五年之說。陽朔五年最早月份為六月,故推之當年,正月月份為六月,遂改為元。《古史新探》,第 220 頁。實際上,金關漢簡所屬陽朔五年六月即紀年 73EJT37-1019,其簡化地書書在六月份接到改元詔書,從此行用鴻嘉年號紀年。

A32 遺址,這枚私傳由其開封。

(20) 鴻嘉四年(前 17)二月辛未

2.27. 鴻嘉四年二月丁卯朔辛未,肩水守候長謂關書夫吏:督蓬史張卿
侯從者名縣爵里年姓各如後,書到,出入如律令 72EJC:2A

君印

書夫譚發

二月辛未朔以來

君前

守令史宣

72EJC:2B

該簡形制為兩行,正向文字及簡背具名工整清晰,應為一人書寫,簡背簽收及開封記錄較潦草,當為二次書寫。據簡文,因督蓬史張卿從者出行,¹故肩水守候長移書金閤。“守候長”當即名為“長”的守候,關書夫吏為關書夫的泛稱,並非書夫名“吏”,據簡背此時書夫名“譚”。該簡採集於 A32 遺址,基本上等同於在該地出土。結合簡書 2.14 可知,“書夫譚發君前”顯示肩水守候此時駐在 A32 遺址,與關書夫同處一地。簡背“君印”顯示所封為肩水候之印。雖然肩水候、關書夫同處一地,但在出入金閤及其他事情上依然以文書而非口頭通知。²

(21) 元延元年(前 12)閏正月壬午

2.28. 永始五年閏月己巳朔戊寅,壹他守候護移肩水金閤:遣令史昌鳳
持傳車詣府,名縣爵里年姓如後,書到,出入如律令 73EJT37:1065A

張肩塞尉

書夫欽白發

閏月壬午以來³

君前

/ 令史鳳尉史敞

73EJT37:1065B

該簡形制為兩行,字迹極潦草。從正反兩面字迹看來,存在兩次書寫:正面及簡背具名“令史鳳尉史敞”書風一致,墨色較濃,應為同一人書寫;簡背其他文字墨色較淡,書風一致,且與正面迥異,當為二次書寫。因此,可排除習字的可能。據簡文,壹他候官令史昌鳳前往肩水都尉府,故壹他守候護移文

1. “督蓬”即“督蓬”,漢簡與寫字有關。據王雲五先生,督蓬字一般是指官府派往候官軍的屬吏。《新蔡簡》見“督蓬候”試釋,《中國文字學》2007年第5期,頁176-177頁。該簡“督蓬史”的性質或與之相似。

2. 新蔡簡《守令史昌鳳》,《中國文字學》2007年第5期,頁188。《新蔡簡》見《新蔡簡合集》,《簡帛研究》第1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5頁。在此方有案可查。在文書行政方面,漢代似亦如此。

3. 原傳為“閏月壬申以來”,簡察圖版“閏月”與“以來”之間較為模糊,似僅有兩字,當即壬申,並傳“記”字。又,月壬申應作“壬申”,簡察圖版,字迹極為潦草,不似“申”字,而且,查舊曆,永始五年閏正月,壬申為四日,而簽發日期為十日(戊寅),不合常理。據圖版,或為午。

金關一簡文“名縣爵里年姓如燦”，應該還附有牒書詳載昌鳳的個人信息，可惜無存。簡背印文“張肩塞尉”即肩水塞尉，很可能“設”在守臺他候之前為肩水塞尉，守官之初不及刻印，暫以故印封緘。^① 爵夫欽即關西大李欽，“爵夫欽自發君前”表示門爵夫在肩水候面前回報開封。此簡紀年為永始五年，是年六七月間改元為元延元年，^② 查曆日表，當年閏正月，簡文與之相符。

(22) 元延元年(前 12)二月丙午

2.29. 永始五年二月戊戌朔丙午，肩水候憲收言之：府下詔書二事，共一事常以二月遣謁者 73EJT37：770A
守令襄 大 守令史襄 73EJT37：770B

該簡形制為單札，簡背“守令襄 大”應為習字，下端具名“守令史襄”及正面文字書風一致，筆迹墨色相似，應為同一人書寫。據簡文，肩水都尉府之前曾向肩水候下發詔書，該簡當為肩水候憑託此向都尉府報告的文書。因都尉府在 A35 遺址，文書出土地點為肩水候墓地。簡背多出習字，該簡或為草稿。^③ 永始五年即元延元年，朔日皆合。

(23) 元延元年(前 12)十一月辛卯

2.30. 元延元年十一月甲子朔辛卯，橐他守塞尉宣移肩 73EJT37：1396A
…… 73EJT37：1396B
十一月辛卯以來 君前

該簡形制為兩行，惜左半變去，僅餘部分筆畫無法辨識文字，下端亦殘。據簡文文意，“肩”下所缺字似當為“水金關”。若此不誤，橐他守塞尉向金關移文，可能與吏卒出入有因。簡背文字墨色筆迹皆不同於正面，應屬二次書寫。接收記錄“十一月辛卯以來”顯示文書已送達金關，“君前”右側文字不可辨識。結合冊書 2.14 知，“君前”應為在君前開封，此時肩水候應駐於 A32 遺址。

① 景俊民曾將肩水塞尉印文與居延漢簡中同類官印印文進行比較，發現前者大抵為基本款，而居延漢簡書見的兩種款代或為同文，或異，詳見《居延漢簡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99—100 頁，簡 2.28 以肩水塞尉而守臺他候恰與此相合。

② 辛德勇《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第 220 頁。

③ 邢義田曾討論東晉西本《蘭亭序》，認為章懷太子臨本中，使用替代符合“云”，但章懷太子如此，有翻刻摹造及自名為摹本以清定為真偽之虞代為偽本又書的主本、副本、草稿和謄本問題》，第 652—665、666—667 頁）。

(24) 綏和二年(前 7)四月乙巳

2.31. 綏和二年四月己亥朔癸卯,守城尉實移肩水金閘、居延卅井縣索關:吏自言遣所葆

……

73EJT37: 1067A

四月乙巳北

白發君前

73EJT37: 1067B

該簡形制爲兩行,左半殘去,僅餘點畫不可辨識。正背面文字均十分潦草。城尉即肩水城尉,與肩水都尉同在 A35 遺址。^①很可能屬下所葆人員北上,沿途先後經過金閘與懸索關,故守城尉移文的對象包括兩者。簡背“四月乙巳北”表示四月七日過金閘而北,符合當事人的行進方向。“白發君前”右側殘去,比對冊書 2.14 知,某人在肩水候面前開封。因此,綏和二年四月肩水候當駐於 A32 遺址。

(25) 建平元年(前 6)十月

2.32. □□□年十月庚申朔癸亥,臺他塞尉……肩水界中,官除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

73EJT37: 1162A

張掖橐塞尉

即日嗇夫豐發

……以來

門下

73EJT37: 1162B

該簡形制爲兩行,右側殘損,僅部分文字可識。據正面“朔”“牒”二字下留空及簡文“官除如牒”,原件當爲冊書,惜其餘不存。臺他塞尉因轄下吏卒出行而移文,雖未言移文對象,據接受記錄“□□□以來”,並結合該簡出土自 A32 遺址的情況判斷,應向金閘移文。“門下”即爲“君門下”的省稱,漢簡中稱候君門下者甚多,如“甲渠君門下”(EPT40: 2)、“甲渠候曹君門下”(EPT40: 7、EPT40: 8、EPT40: 208)、“甲渠候解君門下”(EPT50: 139)等等。“即日嗇夫豐發君門下”表示當天閼嗇夫豐在肩水候面前開封,此時肩水候當駐於 A32 遺址。因該簡右上殘缺,紀年不存,查曆日表,自武帝至新莽滅亡十月朔日爲庚申者僅武帝元光六年、宣帝元康三年與哀帝建平元年,驗以嗇夫豐的活動年代,^②當爲建平元年。

1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防禦組織》,見《漢簡疏證》,第 45—46 頁;唐俊峰《A35 大灣城是肩水都尉府說辨疑——兼論“肩水北部都尉”的官署問題》,第 229 頁。

2 金閘嗇夫李豐,約活動於建平元年至四年,詳載清波《肩水金閘閼嗇夫李豐簡考》,簡帛網,2016 年 2 月 26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7)。

(26) 建平元年(前 6)十二月壬戌

2.33. 建平元年十二月己未朔辛酉,橐他塞尉立移肩水金關:候長宋敞自言:與葆之鰥得,名縣里年姓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 73EJT37:1061A

張掖橐他候印 即日嗇夫豐發

十二月壬戌令史義以來 門下 73EJT37:1061B

該簡形制爲兩行,正背面墨色相似。據簡文,橐他塞尉因轄下候長與葆一起前往鰥得而移文金關,“名縣里年姓如牒”顯示應附有“牒”,惜無存。細察簡牘,並無編聯留白,很可能先寫後編,編繩痕迹已不存。簡背印文爲橐他候,與文書發件者塞尉不符,不知何故。比照簡 2.14、2.32 可知,“即日嗇夫豐發門下”表示十二月四日(壬戌)關嗇夫豐在肩水候面前開封,移文日期爲十二月三日(辛酉),相隔甚短,符合橐他、肩水候兩塞相接的情形。此時肩水候應駐在 A32 遺址。“令史義以來”顯示文書由令史義送來,而非候長宋敞或其他出差人員,原因待考。

此外,另有一份文書亦由關嗇夫豐在肩水候面前打開,如下:

2.34. 居延守丞宮移冊井縣索、肩水金關:寫移書到,出入如律令

兼掾豐守令史宣佐恭 73EJT37:1560A+246B+61A

居令延印 即日嗇夫豐發

…… 君前^① 73EJT37:1560B+246A+61B

該簡形制爲兩行,殘缺不全。據正面“守丞宮”及簡背印文“居延令印”,知該文書由居延縣發出。簡背“即日嗇夫豐發君前”,顯示關嗇夫李豐在肩水候面前打開。而居延守丞宮出現於建平元年九月(73EJT37:1045)、建平三年九月(73EJT37:303),關嗇夫李豐活動於建平元年至建平四年,故無法精確推測該簡的時間,當在嗇夫豐活動時間範圍內。綜而言之,簡 2.34 顯示建平年間肩水候駐在 A32 遺址。因紀年不確,下表統計時未納入。

(27) 建平二年(前 5)正月丙申

2.35. 建平二年正月^②戊子朔乙未,橐他候普移肩水金關:吏

73EJT37:616A

正月丙申以來 門下^③ 佐 73EJT37:616B

① “君前”原未釋,細察圖版,筆畫鮮明,徑補。

② “正”字原釋作“五”,細察圖版,不確,當爲“正”,徑改。

③ “門下”二字,原釋爲“日入”,細察圖版,近似勾畫符號,與其他處出現的“門下”極像,徑改。

廣地塞某部候長(73EJT37 : 964+1124+1352),與該簡時間相近,兩者很可能為同一人,該文書當由廣地塞發出。另,與“驪得車尉”相關的“廣地驪得守塞尉博”出現在建平二年五月(73EJT37 : 803、73EJT37 : 716),與該簡僅差一個月,也可能是指同一人。這一點,也證明該文書由廣地塞發出。

(28) 元始元年(公元1年)二月丙午

2.38. 元始元年正月己未朔癸未,而郵書夫蔡敢言之:臣聞,毋官獄從事,當得以令取傳。謁移肩水金關、居

正月癸未氏池長良移肩水金關、居 73EJC : 316A

氏池長印 嗇夫

二月丙午以來北出 君門下 73EJC : 316B

該簡為寬本牘,下殘。簡背有氏、承、出等數個習字,墨色筆迹明顯不同,清理習字後簡文如左。據現存簡文,元始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癸未)氏池長簽發了一份傳文書,二月十八日(丙午)持有者攜帶傳文書到達金關,關吏核驗後放行,持有者繼續北上。簡背“嗇夫”發君門下”,顯示該傳文書由某位關嗇夫在肩水候面前開封,此時肩水候常駐在該地。

(29) 元始元年(1年)五月己巳

2.39. 元壽二年十月丁(卯)朔壬申,廣昌縣嗇夫張使宏敢言之:陽里男子任良自言欲得取傳,為軍私使之或欲張掖郡中。詔更:良年五十八,更賦皆給,毋官獄從事,毋亡人命者,當得取傳。謁移過所河津關,毋苛留,如律令。

十月辛卯雍令 丞鳳移過所如律令

馬車一兩用馬一匹齒十二歲牛車一兩用牛二頭 / 掾並守令史普

73EJT23 : 897A

雍丞之印 嗇夫賞白

五月己巳以來南 君門下 73EJT23 : 897B

該簡為寬本牘,正面乃私傳。傳主任良提出申請,郵書夫核查後呈報雍縣,由縣令丞批准簽發。傳信附有任良所用車馬詳情。任良持傳出行,經過金

① “君門下”原釋為“君卿下”,細察圖版,後兩字當為“門下”,徑改。

② 原釋作“七”,簡背亦釋為“七月十二”,細察圖版,應為“十”“二”二字疊寫,且“二”字筆迹較淡,與“十”字不同,不合字形及月朔干支,兩處皆為“十月”,徑改。元壽二年十月朔日為辛卯,簡文丁卯當為辛卯之誤。

同時由關吏與關吏行，故正背筆迹一致。簡背“五月乙巳以來南”顯示次年——元始元年——劉金剛南下，當歸歸程。“將大賞自君門下”顯示關吏夫賞在肩水候面前報告，因此，元始元年五月乙巳肩水候應駐於 A32 遺址另，增縣縣令之名留白，較原印即知此戎關吏漏抄。¹

(30) 元始四年(4 年)五月乙未

2.40. 元始四年五月癸午朔乙未，東部候長長敢言之：竊移亡人火出入界相付日時一編，敢言之。73EJT23 : 855A

牟放印

令史發

五月乙未以來

君前

73EJT23 : 855B

該簡形制為兩行，正印背寫主辭筆迹，背印添草漏記，應為後期書寫。據簡文，東部候長長報告亡人及表火燭通情況，報告對象應為其直屬上級肩水候。簡背印文字數，當即東部候長長。“令史發君前”即令史在肩水候面前呈報，據學者研究，令史設置於縣、候官或司馬、千人等機構中，主要負責文書、倉庫和刑罰及功武事務。²簡文收責，³而在簡文中較為可見的是候官令史。⁴因此應為肩水候，故令史當為候官令史。此簡肩水候應駐於 A32 遺址。當然，無法絕對排除肩水候此時有兩處站的可能性。現代通都，令史也可行，不但作為主要處理文書業務的書記官，在今本和令史與候一起行塞的例子。⁵因此，綜合各方簡情況來看，該簡顯示此簡肩水候應駐於 A32 遺址。若簡本不誤，則該簡為東部候所寫呈文正本，加以封緘，並加蓋候長牟放之印呈報肩水候，並附發抄件、漏記印文，並記明遞送的時間。因東部候長也駐於 A32 遺址，所以無大碍。簡文，一吏及傳遞者姓名身份一併記錄，該簡背面極潦草，漏記傳送者。

1 簡背印文：「五月乙巳以來南」，見《居延漢簡集刊》第 89 本第 3 分，頁 461—479。

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第 634—639 頁。

2 關於令史設置的機構、令史職掌，及其與尉史的關係，可參吉川佑資《漢代邊境における令史と尉史》，《史泉》107 號，2008 年，第 19—38 頁。

3 不僅令史行塞，尉史、候史、隧長、候長、士吏、司馬、千人、都尉、太守等也需要行塞，詳參均和、劉軍《漢簡舉書與行塞考》，《簡牘學研究》第二輯，1998 年，第 152—154 頁。

4 雖然同駐一地，但業務處理上，並非僅僅依賴口頭表達，也常用到文書。如甲渠候官文書吏與甲渠候的例子，可參仲山茂《漢代における長吏と屬吏のあいだ——文書制度の觀點から》，《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 3 號，2002 年，第 15—21、25—29 頁；劉欣寧《漢代政務溝通中的文書與口頭傳達：以居延甲渠候官為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9 本第 3 分，2018 年，第 461—479 頁。

(31) 元始五年(5年)四月己酉

2.41. 元始五年四月己酉,肩水守候城守尉臨敢言之:始安

73EJT23 : 786

該簡爲單札,字迹潦草。據簡文,元始五年四月時,肩水守候和守塞尉將決向上級匯報某件事情,但 A32、A33 遺址極少見到肩水塞尉相關的文書,因此將肩水候視爲文書的呈報者當無問題。比對簡 2.1、2.18,該文書呈文對象亦當爲肩水都尉,而後者駐地遠在 A35 遺址,故元始五年四月,肩水候駐在 A32 遺址。

(32) 居攝元年(6年)正月

2.42. 元始六年正月庚寅朔戊戌,臺他候吏移肩水候官:出更給令吏官吏如牒,前移先校,通月不爲簿入,令將即出。書到,縣令吏簿入

73EJT24 : 32

該簡形制爲兩行,字迹不算潦草。存有兩處明顯留空,與簡文“如牒”相符,惜相關簡牘已不存。據簡文,臺他候官曾出牒給肩水候官官吏,而後者未計入相關賬目,致使臺他候官上呈肩水都尉尉的賬目被“卻出”,故臺他候再次移文肩水候官要求“簿入”相關賬目。據簡牘編號留空看來,應該是臺他候移文原件。該文書明言移至肩水候官,很可能此時肩水候就在 A32 遺址,故文書送至此地。該簡顯示,元始六年(6年)正月肩水候在 A32 遺址。元始六年即居攝元年。

(33) 居攝二年(7年)三月辛亥

2.43. 居攝二年三月甲申朔癸卯,居延庫丞仁移叶井尉索肩水令問:都尉史曹解操葆雲官大奴杜同侯移簿大守府,各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

73EJT8 : 51A

居延庫丞印

壽夫常¹發

君門下 掾戎佐鳳

73EJT8 : 51B

2.44. 官大奴杜同年廿三 三月辛亥

73EJT8 : 52

簡 2.43 爲寬木牘,簡 2.44 爲單札,兩簡尚存。兩簡可連讀,2.44 在前,2.43

1 原釋作“壽”,據馬智全意見改作,見作者《居延新簡與漢代社會研究》,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一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60—261 頁。

在後。¹ 據簡文知，居延庫遣人前往張掖太守府呈報簿籍，因此向懸索關、金關移文。該文書為原件，簡 2.43 背面上端及簡 2.44 下端“三月辛亥”，與正面字迹迥異，為關吏書寫。“嗇夫常發君門下”顯示關嗇夫常在肩水候面前問封，居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辛亥）肩水候應駐於 A32 遺址。

需要澄清的是一枚居攝三年的呈文簡，該簡出自 A33 遺址，如下：

2.45. 居攝三年正月壬辰肩水候 敢言之府[] 86EDT5H：10

該簡下殘，單從簡文判斷，無疑是以肩水候名義向都尉府匯報工作，似乎顯示居攝三年正月，肩水候在 A33 遺址。然而，該簡字迹潦草，且候下未署名，筆者推測還存在一種可能：即該地作為肩水塞的大本營——肩水候官，部分吏卒依然駐守，該簡很可能是由文書吏以肩水候名義起草的文書，留待塞候從 A32 遺址過來簽署。不過，目前情況下，還難以斷然排除任何一種可能。

表 4-1 肩水候(官)駐地及時間

| 序號 | 時 間 | 駐地 | 簡 號 |
|----|------------------|-----|------------------------------|
| 1 | 元康元年(前 65)正月丁丑 | A33 | 10.35/A33 |
| 2 | 元康元年(前 65)正月戊寅 | A33 | 73EJT21：42+38 |
| 3 | 元康元年(前 65)十二月壬寅 | A33 | 20.12/A33 |
| 4 | 元康二年(前 64)二月乙丑 | A33 | 255.22+5.18 A33 |
| 5 | 元康四年(前 62)三月乙巳 | A33 | 255.40 A33 |
| 6 | 元康四年(前 62)六月壬戌 | A33 | 10.34/A33 |
| 7 | 五鳳元年(前 57)十一月(?) | A32 | 73EJT34：2、73EJT27：8、73EJT8：8 |
| 8 | 甘露二年(前 52)二月 | A32 | 73EJT29：115+116 |
| 9 | 甘露三年(前 51)七月壬辰 | A33 | 86EDT1：1 |
| 10 | 建始元年(前 32)三月丙戌 | A33 | 284.1 A33 |
| 11 | 建始二年(前 31)八月戊午 | A33 | 141.2/A33 |
| 12 | 河平四年(前 25)十月丁酉 | A33 | 284.2/A33 |

1 日本集漢唐史學會編，《日本集漢唐史學會報》第 12 號，2014 年，第 46 頁。

(續表)

| 序號 | 時 間 | 駐地 | 簡 號 |
|----|------------------------|-----|----------------|
| 13 | 陽朔元年(前 24)三月己卯 | A32 | 73EJT21 : 98 |
| 14 | 陽朔元年(前 24)五月丁未 | A32 | 73EJT21 : 102 |
| 15 | 陽朔元年(前 24)六月戊子 | A33 | 86EDT65 : 1 |
| 16 | 陽朔元年(前 24)九月癸亥 | A33 | 284.8/A33 |
| 17 | 陽朔一/三年(前 23/22)四月辛酉(?) | A32 | 73EJT7 : 26 |
| 18 | 陽朔四年(前 21)十一月庚辰 | A32 | 73EJT21 : 109 |
| 19 | 鴻嘉元年(前 20)正月(?) | A32 | 140.1/A32 |
| 20 | 鴻嘉四年(前 17)二月辛未 | A32 | 72EJC : 2 |
| 21 | 元延元年(前 12)閏正月壬午 | A32 | 73EJT37 : 1065 |
| 22 | 元延元年(前 12)二月丙午 | A32 | 73EJT37 : 770 |
| 23 | 元延元年(前 12)十一月辛卯 | A32 | 73EJT37 : 1396 |
| 24 | 綏和二年(前 7)四月乙巳 | A32 | 73EJT37 : 1067 |
| 25 | 建平元年(前 6)十月 | A32 | 73EJT37 : 1162 |
| 26 | 建平元年(前 6)十二月壬戌 | A32 | 73EJT37 : 1061 |
| 27 | 建平二年(前 5)正月丙申 | A32 | 73EJT37 : 616 |
| 28 | 元壽二年(前 1)五月己巳 | A32 | 73EJT23 : 897 |
| 29 | 元始元年(1 年)二月丙午 | A32 | 73EJC : 316 |
| 30 | 元始四年(4 年)五月乙未 | A32 | 73EJT23 : 855 |
| 31 | 元始五年(5 年)四月己酉 | A32 | 73EJT23 : 786 |
| 32 | 居攝元年(6 年)正月 | A32 | 73EJT24 : 32 |
| 33 | 居攝二年(7 年)三月辛亥 | A32 | 73EJT8 : 51 |

綜上，系統梳理了與肩水候駐地相關的諸多文書，排列如上表後不難發現，大約以陽朔元年(前 24)為界，此前肩水候多出現在 A33 遺址，此後基本上均出現在 A32 遺址。陽朔元年九月之前，亦有一段時間，即五鳳元年(前 57)十一月至甘露二年(前 52)三月間，肩水候可能亦駐 A32 遺址。排比

A33 遺址出土的其他紀年簡牘，亦與此相符，如下：

- 2.46. ● 肩水候官本始二年十 ☐ 97.12/A33
- 2.47. ● 肩水候官地節 ☐ 四年計餘兵穀 ☐ 財物簿毋餘 ☐ 毋餘 ☐ 14.1/A33
- 2.48. 肩水候官地節三年十月以來至四年九月吏卒廩食名 13.1/A33
- 2.49. ● 肩水候官元康元年五月郎卒食名籍 ☐ 109.1/A33
- 2.50. 肩水候官元康二年七月糞賣船錢出 ☐ 255.3/A33
- 2.51. ● 肩水候官元康四年十月守御器簿 ☐ 126.11/A33
- 2.52. 肩水候官元康四年十二月四時雜簿 5.1/A33
- 2.53. ☐ 肩水候官甘露三年十月盡四年九月 ☐ 250.2/A33
- 2.54. ● 肩水候官建昭三年正月 ☐ 31.17/A33
- 2.55. ● 南部地節四年七月盡九月鹽 ☐ 213.9/A33
- 2.56. 中部地節五年四月廩名籍 ☐ 255.34/A33
- 2.57. ● 北部永光三年六月卒廩名籍 177.14/A33

前九枚皆為簿書標題簡，以肩水候官為單位製作。後三枚分別為東部、中部、北部所呈的簿書標題簡。作為肩水軍和肩水候官的長官，肩水候對簿書負有審核之責，^①故這批簿書應經肩水候過目，很可能當時肩水候亦在 A33 遺址。這些簿書的時間集中在宣帝地節元康年間及甘露三年之後，恰恰缺少五鳳元年至甘露三年的資料。而 A32 遺址出土了這期間的相關紀年簡，如下：

- 2.58. 中部五鳳三年正月吏卒被兵簿 ☐ 73EJT37 : 1339
- 2.59. ● 肩水候官甘露二年二月戊寅士吏 ☐ 73EJT28 : 34A
- 2.60. 肩水候官甘露二年十月士吏易所將省牛糞日作簿 ☐ 73EJT29 : 97

2.58 為中部所呈吏卒被兵簿的標題簡，後兩簡皆為肩水候官簿書標題簡。綜合判斷，陽朔元年之前，肩水候當駐的也是 A33 遺址，期間大概只有一段時間，即五鳳元年至甘露二年，肩水候即在 A32 遺址。^②據學者研究，肩水候福的任職時間為五鳳元年十一月至甘露二年，^③與此相吻合，兩者或許有關。

①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第 311—318 頁。

② 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官簡牘研究——兼論河西漢代的人事文書制度》，第 182 頁。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考慮到 A32 遺址某個機構的官吏兼行候事而產生的特殊文書現象。據學者研究，兼行候事者並不移動，依然駐在原地，只不過原本發給塞候的文書轉送至兼行候事者駐地。而目前可見，元康元年正月、元康二年六月、元康二年閏七月、元康二年九月、五鳳元年十一月、甘露元年十一月、甘露二年三月(?)及甘露至黃龍年間某年的四月丙子、建昭二年前後、竟寧元年十一月、建始元年七月等時間點，肩水候均由 A32 遺址駐扎機構的官吏兼行¹。這也可能是下述簡牘出現在 A32 遺址的原因：

- 2.61. □候官黃龍元年二月吏卒簿 □ 73EJT34 : 30
2.62. 肩水候官建昭三年十月侯長殿殿名 □ 73EJT22 : 22
2.63. ●肩水候官建昭三年吏卒被兵簿 □ 73EJT33 : 51+55
2.64. ●肩水候官建始元年七月盡九月居廷吏出入門名籍 □ 73EJT37 : 671+1009

這四枚肩水候官簿書標題簡的時間，基本上能與上舉 A32 遺址官吏兼行候事的時間對應得上，很可能呈報對象就是兼行候事者。當然，亦有例外者，如下：

- 2.65. 肩水候官地節二年 □ 73EJT1 : 292
2.66. 肩水候官地節四年吏受奉賦名籍 □ 73EJT24 : 786+692
2.67. 左後部初元四年四月己卯盡癸未堠上表出入界課 □ 73EJT10 : 127
2.68. ●肩水候官初元四年吏卒一歲用食度簿 73EJT33 : 42
2.69. ●肩水官侯建昭元年十月旦□□□具簿 □ 73EJT21 : 263
2.70. ●西部河平四年五月吏卒稟城官名籍 □ 72EJC : 182

這六枚簿書標題簡，時間上無法與兼行候事者一一對應。不過，考慮到簿書的編制一般都提前或延後，外加簡牘遺存的偶然性，以及人為因素導致的簡牘位置變動，上舉六枚標題簡似乎不足以否定前述推論。

而自陽朔元年開始，肩水候多出現在 A32 遺址。需要指出的是肩水候

1 侯旭東：《漢代西北邊塞候官兼行候事如何工作》，張清芳主編：《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158—179 頁。當然，不排除少數情況下，兼行者離開原崗位的可能。如懸泉漢簡 IIDX10214.3—64 記載，“甘露二年五月癸未到丁酉，肩水會長延年以這次有大軍事，亭丞奉憲兼行承事，毋所：遣氏也東部縣長司馬承司，以詔書送地列上郡屬。乘所吉用焉，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此例所見，只在肩水都尉府（A35）的肩水會亭兼行張掖郡太守掾時，可能需要留在饒得處理公務。

丹似未固定駐在一地，而是交替出現於 A33 或 A32 遺址。或許，肩水候移駐它處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才產生這種在兩地交替出現的現象。又或者，考慮到文書通常由屬吏代替長官起草的事實，陽朔元年三月、陽朔元年五月兩份文書也許並不足以證明肩水候丹就駐在 A32 遺址。無論怎樣，至晚自陽朔四年（前 21）十一月開始，直到居攝二年（7 年），近三十年間肩水候整齊劃一地出現在 A32 遺址，且頻次頗高。這期間，該地亦出土相關紀年簡，如下：

2.71. ● 肩水候官永始四年七月破船簿 □ 73EJT23 : 94

2.72. 左後部建平二年 行塞亭隧名 73EJT37 : 1494

2.73. 元始元年八月丙戌朔壬子，西部侯史武敢言之：謹移吏卒廩名籍一編，敢言之。 73EJT21 : 108

雖然這三十年間，肩水候多以“發君前”“發君門下”的形式出現，似乎不能直接表示肩水候就在此地辦公，但肩水候向上級呈報文書的亦有三例（序號 18、22、31），外加 A32 遺址出土的衆多肩水候（官）封檢，綜合判斷，認定這期間肩水候駐在此地當不成問題。而且，肩水候的屬吏——令史——亦在此地出現，負責文書工作（序號 18、22、30）。此外，亦見尉史通關的簡牘，如下：

2.74. 定陶□亭長第里公乘靳舍年卅四長七尺四寸黑色尉史恭入 73EJT33 : 76

2.75. 濟陰定陶西鄉嗇夫中閭里公乘張廣年卅五長七尺二寸黑色尉史定入 73EJT37 : 822

筆者排比通關簡牘發現，負責通關者，除尉史外，尚有閭嗇夫、閭佐、閭卒、驛北亭長、候史等，後五位無一例外皆駐於 A32 遺址，尉史應該也不例外。據研究，尉史為塞候、塞尉屬吏，不見於諸部和其他機構，^①而 A32 遺址並未駐扎塞尉，因此上述兩簡的尉史，應作為肩水候屬吏駐在 A32 遺址，故臨時負責通關。儘管尉史恭、尉史定活動年代不詳，但據此可知，肩水候駐在此地時，為其服務的文書吏亦隨侍在側。由此可見，肩水候在此地應非臨時停留，而是處理了大量的文書事務。

①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綴述》，第 49、52 頁。

細審 A33 遺址出土的同時段簡牘，雖然大多數紀年簡皆殘，然下述數簡值得重視：

- 2.76. 東部居聃三年七月吏卒稟名 ☐ 86EDT5H : 98
2.77. 東部居聃三年八月九月稟名籍 ☐ 86EDT5H : 168
2.78. • 肩水候官始建國元年 ☐ 86EDT3 : 2

三簡均為單札。結合簡文，前兩簡當為東部稟名籍簿冊的標題簡，末簡簡首有黑色圓點，亦當為某種簿籍標題簡。末簡顯示，始建國元年以肩水候官為單位編制的某種簿籍，還留在 A33 遺址，很可能此時該地依然承擔候官的作用。前兩簡雖以東部起首，但結合肩水塞的部隧設置，毫無疑問是指肩水候官塞轄下的東部。理論上講，某部的吏卒稟名籍，最可能出土自該部駐地或其上級——候官——的所在地，若此不誤，很顯然兩簡出土地當為東部的上級——肩水候官——的所在地。也就是說，新莽居攝及始建國元年，A33 遺址依然是肩水候官所在地。鑒於 A33 遺址的建築規模較 A32 遺址更像候官，而前者出土簡牘數量遠少於後者，很可能丟失部分歷史信息，因此筆者推測，雖然肩水候前後移動，但作為肩水塞的大本營，肩水候官從始至終應該都在 A33 遺址。

若上述不謬，宣帝早期至陽朔元年之前，肩水候多駐 A33 遺址，其中五鳳元年至甘露二年，肩水候很可能亦駐 A32 遺址。最晚自陽朔四年十一月起，直到居攝二年，近三十年的時間裏，肩水候常駐 A32 遺址。在肩水候駐在 A32 遺址的時期內，肩水塞一些需要肩水候本人過目的文書事務，皆在此地處理，但肩水候官依然還在 A33 遺址。

需要指出的是，有三枚出土於 A32 遺址的“候臨”簡，顯示肩水候親臨此地，但並不足以據此認定肩水候駐在 A32 遺址。如下：

- 2.79. 使者一人 假司馬一人 騎士廿九人 • 凡冊四人 傳車二乘 輅車五乘 吏八人 廐御一人 民四人 官馬冊五匹 馬七匹 候臨 元康二年七月辛未嗇夫成佐通內 73EJT3 : 98
2.80. ☐十四匹 元康二年十二月戊寅嗇夫蓋衆內
☐車六兩 候君臨 72EJC : 145
2.81. ☐☐三月奉 元康五年三月癸未朔癸卯士吏橫付襄澤隧長樂成 / 候房臨

73EJT37 : 719

簡 2.79 分上下兩欄左右兩行書寫，據簡文，似某個使團入關。“候臨”二字前後雖無特殊隔斷符號，但也不似使團成員，應表示肩水候到場的意思。“書夫成關佐通內”顯示關書夫、關佐雙雙在場，有可能這次使團干係重大，全關長吏及肩水候均在場，以示隆重。簡 2.80 與之相似，不贅。簡 2.81 應屬某種受俸簿籍，“候房臨”表示肩水候房親臨現場，上有一道斜杠，用以強調或提示。鑒於漢簡中出現候行塞時給官吏發放俸祿的情形，¹簡 2.81 很可能也是如此。另，此簡紀年為元康五年（前 61）三月，²簡文出現肩水候房與士吏橫，而候房任職於地節、元康年間，士吏橫出現於元康五年，³隧長樂成資料有限難以詳考，而地節五年肩水候房尚駐於 A33 遺址，元康二年也在該地（表 1-1），⁴因此簡 2.81 所謂“候房臨”實際上只能理解為肩水候房至 A32 遺址發放俸祿，不足以說明此時肩水候就駐在這裏。綜合看來，在肩水候駐地的考證上，“候臨”簡不足與上舉“發君前”及肩水候親自處理文書的諸簡相比，可排除。

第三節 郵書刺所見肩水候駐地

學界進行遺址定名工作常用的郵書記錄，A33 遺址出土較少，目前僅發現十數枚，且殘損過甚無法分析。不過，A32 遺址出土較多此類簡牘。設在該地的驛北亭，承擔著郵書傳遞的任務，自北而南組成“莫當—驛北—沙頭”的傳遞路線，⁵留下頗多郵書簡。此外，A35 遺址出土的郵書簡亦透露出肩水候駐地的信息。仔細比對這類簡牘，從中也可發現肩水候駐地的蛛絲馬迹。

① A8 破城子出土了一份文書，“日嘉。王四司度事司。已。華榮郵候。候。政言之：淨移四月行奉臨。臨吏二月奉利用錢。得。一。取。言之。書。以。日。無。為。起。候。言”（EP156：6A），簡文“臨候吏”應該就是親臨現場給官吏發放俸祿（均和、劉軍《漢簡舉書與行塞考》，第 154 頁）。

② 元康五年三月改元為神爵元年（《漢書》卷八《宣帝紀》，第 259 頁）。

③ 肩水候房及士吏橫代行候事，司馬候地東。西漢銀板都司水候製年朔曆——探論候行塞時的人事安排與用印》，第 181—182 頁。

④ A32 遺址出土一份文書，73FJ121：43“元康二年九月丁酉朔己未，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謂候長長王：候行奉，書到行候事”，簡背具名為令吏行司史長。此簡形制為兩行，字迹工整，極可能由 A33 遺址發來，顯示肩水候房此時駐於該地。

⑤ 龜取祐司集成夜原了北郡周延及南部言水地區的郵書傳遞路線，指出肩水地區一般沿著莫當—驛北—沙頭—驛馬的路線傳遞。漢代北郡延、肩水地域における文書傳遞（原刊《立命館東洋史學》第 36 號，2013 年，此據作者《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第 331—370 頁）。

排比發現,涉及肩水候的郵書簡共 13 枚,其中簡 73EJT23 : 164 無法判斷肩水候方位,不贅。其他 12 枚中:(1) 一枚證明肩水候在 A32 遺址以南;(2) 一枚證明肩水候在 A32 遺址;(3) 四枚可證明肩水候在 A32 以北;(4) 六枚無法判斷肩水候在 A32 或其北,但絕不在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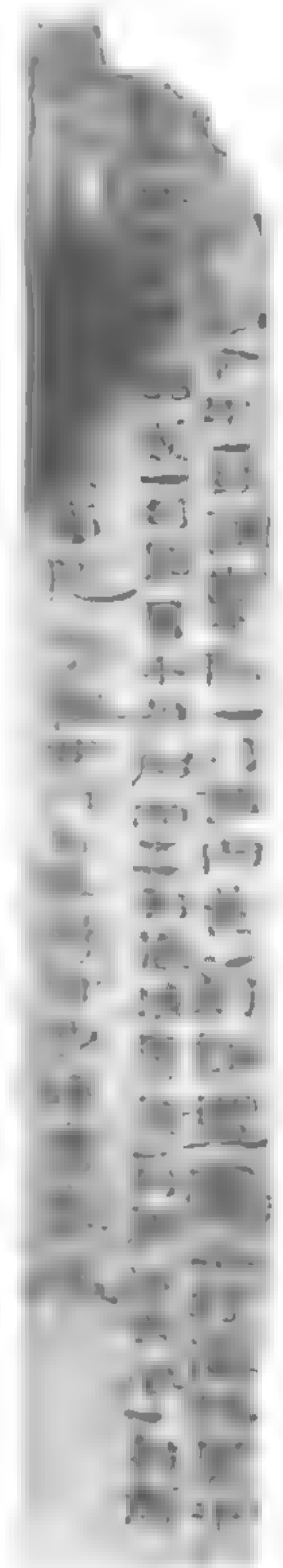
一、證明肩水候駐在 A32 以南的郵書刺

簡 3.1(73EJT23 : 496+1059+506) 上殘,不詳南北書。不過,第一行“四封詣張掖太守府一封詣肩水都尉府”及“一封詣葵陽罷戍田”所涉及的文書目的地張掖太守府、肩水都尉府及葵陽等,皆在簡贖出土地(A32)以南,當向南傳遞,屬南書無疑。第二行“七封居延令印二封詣鄴得一封詣酒泉樂涇一封詣館陶”,顯示文書由北面的居延縣發出,目的地鄴得、樂涇、館陶皆在 A32 遺址以南,與該簡為南書的判斷相符。第三行“一封詣肩水候官一封詣日勒一封詣魏郡館陶”,與第二行合起來共七封,當接續連言。若此不誤,則傳遞給肩水候官的文書亦屬南書。而且,傳遞記錄“閏月戊午卒宗受莫當日蚤食行”顯示,上述羅列的諸多文書皆由莫當隨卒傳來,驛北亭卒接到後立即向南傳遞,由此可見,發給肩水候官的文書亦繼續南行了。結合學界對肩水候官位置的研究,A32 遺址以南目前僅見 A33 遺址曾為肩水候駐地,故該簡反映肩水候當時駐在 A33 遺址。惜未記載具體年代,簡文涉及的驛北亭卒宗,亦無法推定年代。

二、證明肩水候駐在 A32 的郵書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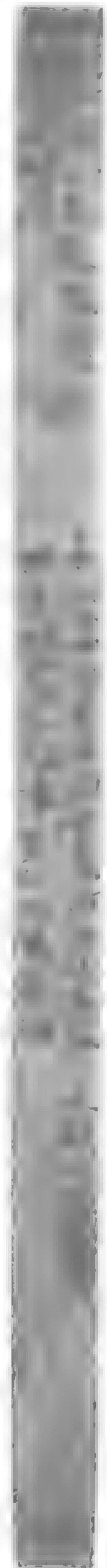
簡 3.2(505.2/A35) 出土自肩水都尉府遺址,上下完整,並無殘損,且“沙頭亭長”下空一格,與左側對齊,疑為綰繩所過。材料顯示沙頭距驛北不足 3 公里,驛馬距沙頭約 5 公里,而自 A35 遺址出土郵書簡多以沙頭、驛馬為中心進行記錄。簡 3.2 傳遞記錄“六月廿四日辛酉日蚤食時沙頭亭長受驛北卒音日食時二分沙頭卒宣付驛馬卒同”,顯然以沙頭亭為中心記錄。結合該簡存在的綰繩痕跡,似乎當屬呈報至肩水都尉府的郵書傳冊,具體由哪個機構製作呈報尚待深入研究。該簡顯示,肩水候發出文書呈給肩水都尉府,第一棒由驛北卒音負責,向南逐次由沙頭、驛馬負責傳遞。細察圖版,上下兩欄書寫,且以墨點提示下欄的傳遞記錄,記載信息清晰而完整,因此不存在版式錯亂或信息殘缺的情況。驛北亭位於 A32 遺址,而肩水候文書由其負責傳遞第一棒,最為可能的是肩水候此時亦駐該地。又,該簡紀年約在綏和

圖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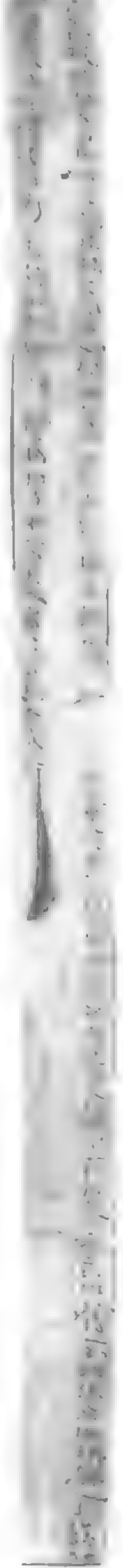
□居延令印一封詣繁陽一封詣內黃一封詣媼園一封張掖肩水
候印一封詣昭武一封詣肩水城明官一封張掖肩候一封詣昭武一封詣
亭卒一封從使莫府陸卒租即日食時付沙頭亭卒合

圖 3.2



南書一封張掖肩候
●六月廿四日辛酉日食時沙頭亭長 受驛北卒首
日食時二分江頭亭官付驛馬卒同

圖 3.1



張掖居延城司馬四封詣張掖太守府一封詣肩水都尉府一封詣
封居延令印二封詣牒得一封詣酒泉樂涖縣一封詣館陶
一封詣肩水候官一封詣日勒一封詣都郵陶 閏月戊午堂小吏莫當日蚤食行

年間，¹恰與上節梳理的肩水候移駐時間相符。當然，因為該簡的傳遞情況以沙頭亭為中心記錄，也存在驛北亭前還有其他亭隧傳遞的可能，但囿於 A32、A33 及驛北、沙頭的相對位置，這種可能性很小。

三、證明肩水候在 A32 以北的郵書刺

這一類郵書刺，兩枚南書（表 4-10），兩枚北書（表 4-11）。

兩枚南書中，簡 3.3（73EJT23：933）較有代表性。該簡上殘，未明言南北書，但從右側第一行詣蘄陽、內黃等看來，當屬向南傳遞的南書。中間一行所詣之昭武、肩水城尉官也在 A32 以南，也符合南書的傳遞方向。“二封張掖肩水候一封詣昭武獄”顯示有兩封為張掖肩水候印，其中一封詣昭武獄，結合傳遞記錄“亭卒□受橐他莫當隧卒租即行日食時付沙頭亭卒合”，驛北亭卒□從橐他塞莫當隧卒租處接到郵書後立即向南傳送，日食時交給沙頭亭卒合，證明肩水候發出的文書由莫當隧卒送來，故此時肩水候當在 A32 遺址以北。簡文中出現的莫當卒租，僅此一見。沙頭亭卒合出現於 73EJT23：1021，涉及莫當卒充。檢核材料，名為充的卒很多，²但均無莫當卒，故無法判定簡 3.3 的年代。

另外，簡 3.4（73EJT23：824）上下皆殘，雖未明言南書，結合肩水都尉府在南（A35）的史實，從“詣肩水都尉府”判斷，當屬南書無疑。“一封張掖肩水候印詣城尉”表明由肩水候發往肩水城尉，肩水城尉與肩水都尉府同在 A32 以南的 A35 遺址。傳遞記錄“橐他莫當隧卒仁即行日未入”前缺者當為“受”，表示接力莫當卒向南傳遞，後面殘缺者應為付沙頭卒的相關記錄。若此不誤，則肩水候發往肩水城尉的郵書亦由莫當卒送來，故此時肩水候也應在 A32 遺址以北。莫當卒仁僅此一見，無法推斷簡 3.4 的年代。

此外，兩枚北書簡亦反映出肩水候位於 A32 以北。簡 3.5（73EJT37：1071）第二行“二封鑠得長印一詣居延都尉一詣肩水候官”顯示兩封文書皆來自鑠得，分別發往居延都尉府和肩水候官。第三行“三封肩水千人一詣肩

1 A35 遺址出土郵書刺紀年的推斷，詳參唐俊峰《A35 大灣城遺址肩水都尉府前說質疑——兼論“肩水北部都尉”的官署問題》，第 231、237—240 頁。

2 沙頭亭卒充（73EJT23：938）、田卒梁國卒充（73EJT21：419）、受降隧卒昌充（73EJT11：2）、田卒梁國兒充（73EJT27：21）、戍卒梁國陳充（73EJT19：39）、田卒梁國韓充（73EJT3：97）、右前部禁姦隧卒充（5.12）等等。詳“充”皆無紀年，單禁姦隧卒充為元康四年二月己巳，但亦於事無補。

圖 3.6

其四封張掖大守章詣居延都尉
封張掖都尉章詣莫他
十月丙寅失中尉張掖大守章詣莫他
付莫當

圖 3.5

其四封肩水會長印一詣居延都尉
二封小府詣居延都二封鯨得長印一詣居延都尉
三封肩水千人一詣肩水候一詣橐他一詣廣地
北書十四封
一封淮陽內史詣居延都尉府
一封昭武長印詣居延令承發

圖 3.4

候印詣肩水都尉府一封張掖肩水候印詣城尉
橐他莫當隧卒仁即行日未入一千時

水候一詣臺他一詣廣地”表示三封郵書皆來自肩水千人官，分別詣肩水、臺他和廣地候。兩處傳遞方向均與“北書”題署相符。傳遞記錄“十月壬午日二十時口馮賢卒周六始付當”不完整，未記載“受”的對象。“付當”很可能為“付莫當”的省稱，此類省稱習見於郵書刺，表示已經向北傳遞了。若此說不誤，則肩水候也在 A32 以北。簡 3.6(73EJT2：23)上殘，不載南北書。據“四封張掖長史二詣居延都尉一詣居延”“酒泉太守章詣居延都尉”，“張掖都尉章詣臺他”等傳遞方向知為北書。簡文“二封縣得令印一詣肩水候官一詣居延”顯示兩封發自縣得縣的文書分別發給肩水候和居延地區，結合傳遞記錄“十月丙寅日申時縣受沙頭卒付莫當”顯示，郵書交給莫當卒繼續北傳，則此時則肩水候也在 A32 以北。簡 3.5 馮賢、簡 3.6 縣均為解北亭卒，經檢核比對相關材料，皆無法判定兩簡的年代。

另，細察簡 3.3、簡 3.4 的付受記錄不難發現，莫當隧卒前均綴以“臺他”（附表 4-10），簡 3.5、簡 3.6 未綴“臺他”（附表 4-11），恐為省稱，這裏處“臺他”當指臺他塞，表示莫當隧轄於該候官塞。而莫當隧就是金關以北第一座烽燧遺址（編號 T168），距金關約 1.6 公里，¹金關以南為肩水塞，金關以北即為臺他塞。這個認識，與上文金關以北部分地區尚屬肩水塞的推測（第一章）不符。筆者推測有三種可能：²（1）莫當隧的位置前後有變動，上舉四枚簡傳遞時莫當隧位於更北處，具體地點不詳；³（2）四枚郵書簡，記錄有誤；⁴（3）四枚郵書簡記錄不夠嚴謹，3.3、3.4 把從 A32 或 A33 發出的肩水候官郵書與自北而南的南書混在一起記錄，3.5、3.6 則是把傳遞至 A32 或 A33 的肩水候官文書與自南而北的北書混淆記錄。即使上述推測均不對，也不足以證明肩水候駐地在 A32 遺址以北，因為別無其他強硬證據。筆者推測，很可能是肩水候前往 A32 遺址以北行塞或處理事務，某些特殊文書須

1 T168 遺址出土不少簡牘，其文多為對莫當隧遺址及其北境，以匈奴、金關、肩水、居延等分簡牘出土地獻疑》。

2 據傳世資料，北涼居延地，即前漢居延大澤南邊，即今居延，即前漢居延縣治，其地在今居延，即今居延。居延縣人考述——居延古代烽燧的考述，收入《居延漢簡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389—391 頁。肩水塞，即前漢居延縣治。若此不誤，則莫當隧在北涼時，即居延縣治。金關以北的烽燧有北涼、北漢、北魏等。因此，無論如何，莫當隧不應在 A32 遺址，但該地出土簡牘及郵書刺顯示其校尉尉莫當係屬在此。校尉在 3 世紀的歷史時期，莫當隧存在位置變動。

3 A32 遺址出土的郵書簡，屬於早期的郵書簡，很有可能尚未形成郵書簡的格式，即有郵書簡的格式，出現很多機構名稱省稱及信息不完整的特點。另外，該遺址出土的郵書反映當地郵書傳遞記錄，其數目多，如“九月戊午郵書令史張告連安以來亭長；前者郵書皆不中程，前……等相付受日時甚繁，計今以來，竟界上皆簡，年常完，前……”（A90DX11310.3：135B）（引自張俊民《敦煌漢簡出土文書研究》，第 158 頁），很可能上舉四枚郵書均屬該書。

四、無法確定肩水候所在的郵書刺

這一類簡共六枚，僅兩枚有付受記錄，四枚沒有。

首先分析前兩枚。簡 3.7(73EJT26:3)字迹極潦草，但書式與一般郵書刺無疑，且簡文流暢無重複，不似習字簡。兩封皆發自肩水候，收件者肩水都尉府與昭武(簡文“武昭”當爲譌寫)在南，與南書題署也相符。但付受記錄“卒幼受澤嬰付沙頭卒輔”的澤嬰，存在兩種可能：(1)澤嬰爲莫當卒，如此則肩水候在 A32 以北無疑，(2)澤嬰就在 A32 遺址，爲肩水塞轄下之卒，如此則肩水候駐在此地。澤嬰僅此一見，難以判斷何者爲是。沙頭卒輔還見於殘簡 73EJT24:108“日入卒武受沙頭亭卒輔”，其中卒武當爲驛北亭卒武，又見於郵書刺 73EJT23:118、73EJT30:206，惜皆不足以判定年代。簡 3.8(73EJT24:26)上下均殘，付受記錄“二月壬申平旦受界亭卒輔蚤食時沙頭”略顯奇怪，不僅記沙頭且有沙頭的上一站“界亭”，推測殘去的記錄很可能是沙頭付驛北亭，這種記載前面兩站的郵書刺在 A32 出土的簡牘裏較少見，但可判斷當爲北書，與簡文“張掖都尉詣居延都尉府”也相符。據“其三封張掖都尉章詣肩水橐他廣地候”，肩水候與橐他、廣地候並列，但缺乏驛北與莫當的付受記錄，無法排除肩水都尉發給肩水候的郵書僅到 A32 即止，其他郵書繼續北行的可能性。亦或者發給肩水候的郵書與發給橐他候、廣地候的郵書一起繼續北行。界亭卒輔僅此一見，故無法判斷簡 3.8 的年代。

另外四枚郵書刺缺乏傳遞記錄，更無法判定肩水候位置。簡 3.9(73EJT31:114)下殘，正背面字迹相似，題署北書。“一封張掖太守章詣居延都尉二月乙巳起”所記日期爲張掖太守府發出的時間。題署“十一封”，僅正面就已十二封，背面三封，實際上共十五封北書。正面第三行“九封肩水都尉詣三官官三封”，其中的“三官”當爲肩水候官、橐他候官、廣地候官的省稱，三者並稱在郵書刺裏偶爾出現。背面“張掖水長詣肩水候官”，也符合北書的傳遞方向。綜合看來，因爲付受記錄的殘缺，儘管收件者肩水候官與橐他、廣地、居延等並列，但還是不能判定發給肩水候官的文書是到此即止還是繼續北傳。簡 3.10(73EJT26:58)“肩水府”當爲“肩水都尉府”的省稱，在 A32 以南，符合南書的傳遞方向。第二行“肩候”即爲“肩水候”省稱，第一行“候印”漏記某候信息，可排除肩水候，否則即可寫作“皆肩水候印”。因缺乏相關受付記錄，無法判斷肩水候的郵書來自 A32 還是其北。不能排除此時肩水候駐地在 A32，發往肩水都尉府的郵書與其他的南書放在一起傳遞。

下述兩簡亦無法判斷肩水候確切的位置：

3.11. □張掖都尉章一詣肩水候一詣橐佗候一詣廣地候

□□憲印詣嗇夫去疾

十月戊寅□□

73EJT25 : 175

3.12. 一封張得長印所太守事一居延都尉五月壬子起一封昆陵令印
廿四日 一封詣肩水五月辛亥起一封氐池長印詣廣地……□

北書十一封 私印詣橐佗官一封昭武長印詣橐佗官一封屋蘭長印詣肩
水官五封麟得丞印三封……□

居延五月丙寅日□□……□

73EJT23 : 131+862

前簡上下皆殘，付受記錄“十月戊寅□□”以下殘缺，雖可判斷該簡為北書，但“詣肩水候”的文書是到此而止還是繼續北行卻不得而知。第二行“詣嗇夫去疾”的去疾，不確定是否為關嗇夫。¹後簡與前簡相似，亦無付受記錄，因此肩水候的位置也存在兩種可能。

綜而言之，上舉六枚郵書刺，僅簡 3.7、簡 3.8 記載付受信息，而負責傳遞的字體字皆無助於判斷簡中的年代，因此無法結合表 1-1 判定這六枚郵書刺涉及的肩水候的駐地。很可能，六枚中既有肩水候駐在 A32 遺址者，也有肩水候位於 A32 遺址以北者，而且未必在北向同一個地方。與此同時，肩水候作為肩水塞的負責人，其離署外出，或行塞或處理某些事務，較為常見。²肩水塞在 A32 以北還設有左前部、左後部及北部三塞，轄有十數所亭饒，肩水候前往這一地區行塞巡視，也是其分內之事。因此筆者傾向認為，肩水候因行塞或處理公務而前往 A32 以北，日常性的文書雖交由兼行候事者代為處理，但一些重要或特殊的文書恐怕還會由肩水候本人進行處理，存在一定的文書活動亦很正當。因此，即使這六枚郵書刺涉及的肩水候均在 A32 遺址以北，也不足以證明其駐在當地。

此外，上舉後兩類十枚郵書刺記載“肩水候(官)”時，寫法並不一致，如簡 3.3、簡 3.4、簡 3.7 為“張掖肩候”，簡 3.5 一為“肩水候官”一為“肩水候”，簡 3.6 “肩水候官”，簡 3.8、簡 3.11 “肩水候”，簡 3.9 相當於兩處“肩水候官”，簡 3.10 “肩候”，簡 3.12 “肩水官”，而且簡 3.10 漏記某候信息，可見郵書刺作為原始記

1 與嗇夫去疾有同詞材料，除簡 3.11 外還有 73EJT34 : 4 與 41.27+41.32 兩簡，嗇夫去疾去尉史、尉史並列作為文書具名者出現，但無法判斷其為何官，很可能為關嗇夫。

2 張文龍言對肩水候、行塞事有進一步考索，如推測兼行候事長官為漢、唐時期漢代里塞長官的軍事管理，第 21—25 頁。

錄的隨意性^①。據此,某些郵書刺帶有“官”字樣,也不足以說明其為治所和駐地。由此看來,這十枚郵書刺很可能均顯示肩水候駐地在 A32 遺址。

第四節 塞尉駐地

塞尉一般設於邊郡,是候官塞軍事方面的領導者,秩兩百石(282.15 A8),遠低於塞候的比六百石(259.2 A8),但地位及級別在士吏、候長、隧長之上,對這些吏員亦有統轄與領導責任。

關於塞尉駐地問題,陳夢家曾提示一枚“尉卿治所”的簡牘,但未給出明確的看法^②。李均明認為當駐在候官部,換言之,即與塞候駐在一地^③。此後,李迎春援引嚴耕望關於內地縣尉與縣令長異署的觀點,結合漢簡裏文書下達的情況判斷塞尉與塞候不駐一地^④。仔細檢視這些說法及其依據,皆不盡正確,尚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實際上,塞尉與塞候的關係,確實類似內地縣尉與縣令長的關係,我們的討論也先從內地入手。

嚴耕望最早關注到縣尉的治所問題,認為“尉常以部為稱,故多與令長別治”^⑤。此後,鄒水杰在繼承嚴耕望觀點的基礎上作了較為全面的探討,進一步認為“有左、右二尉的縣,其尉別有治所”,如果某縣僅有一尉,也與縣令長別治^⑥。筆者以為,兩名以上的縣尉,因分部而治,其治所自當與縣令長有別,這點應該沒有問題,但在僅有一尉的情況下,可能未必異署。兩位學者舉證的華容、監利兩縣,出自《水經注》的記載,如下:

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江之北岸,上有小城,故監利縣尉治也。^⑦

① 郵書刺記載的隨意性與不規範顯示,其很可能由讀寫水平不高的事北士吏草製作,核驗郵書傳達是否“中程”的郵書課經過部吏的整理方才規範。關於基層隧長的書寫能力問題,參邢義田《漢代邊塞隧長的文書能力與教育——對中國古代基層社會讀寫能力的反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1分,2017年,第85—144頁。

②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綴述》,第51—52頁。

③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上)》,第29頁。

④ 李迎春《秦漢郡縣屬吏制度演變考》,第120頁。

⑤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1961年初版,此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0頁。

⑥ 鄒水杰《兩漢縣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78頁。

⑦ 酈道元著,王先謙校《水經注疏》卷之五《江水》,中華書局,2009年,第500—501頁。

此處所記的監利縣尉，楊守敬據《宋書·謝晦傳》認為是監利左尉¹。筆者以為，這一推測是有道理的，古籍及簡牘中常見以概稱代替準確稱呼的現象，監利左尉亦屬監利縣尉之一，故如此記載。以此反觀華容縣尉，雖然史籍中未見該縣左尉、右尉的記載，但不能排除漏載的可能。另外，內蒙古和林格爾出土的東漢墓葬壁畫有一幅研究者習稱的“武成城圖”，所繪應是東漢定襄郡武成縣的佈局示意圖。該圖右上榜題“長史宮門”，這個院落應該就是長史府第，下面有牆隔開。在第一、二兩道粗筆勾勒的牆中間，還有一道牆，綫條細小，但尚可分辨出來，右側榜題“武成寺門”，也就是武成縣署。進入大門後，右側房屋榜題“武成長舍”，折而左行有一間榜題“尉舍”的房屋（圖4-1）。漢代畫像石及壁畫所繪圖像，因為技法及主題展現的考慮，人物及建築比例往往失調，但對照該墓同出的“寧城圖”“繁陽圖”，在城市及衙署的空間分佈方面，應該基本吻合實情²。若此不誤，則武成縣的縣長和縣尉，其“舍”雖然尚有一段距離，但無疑在同一個官署。

若上述推測不謬，漢代縣尉未必皆與令長別治，需要具體分析。回過頭來再討論漢代邊塞，尤其是甲渠塞、肩水塞的情況。筆者以為，兩候官塞的塞尉均與塞候別治，而甲渠塞尉短時間內與甲渠候同駐 A8 遺址。

首先討論甲渠塞。檢核甲渠候官遺址出土簡牘，亦可發現三枚顯示甲渠塞尉與塞候別治的封檢。如下：

4.1. 張掖甲渠塞尉

甲渠官亭次急行 

十月癸巳隧長尚以來

EPT48 : 118

4.2. 張掖甲渠塞尉印

甲渠官亭次行



EPT65 : 328

4.3. 張掖甲渠塞尉

甲渠官 

九月癸亥卒同以來

133.1+194.9/A8

1 鄭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之五《江水（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77—2878頁。

2 關於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反映的城市及衙署佈局，可參徐薊芳、馬玉增《東漢墓出土的帛書“城邑圖”及其有關問題》，《考古研究》第一期，1993年，第108—112頁；佐原康夫《漢代の官衙と屬吏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61期，1989年，此稿作者《漢代都司校場“六字宮”》，《漢學研究》，2002年，第196—215頁。



圖 4-1 武成城圖^①

這三枚封檢的目的地都是甲渠官，也就是甲渠候官，恰好與出土地吻合，說明已經送達。封檢左側均為“甲渠塞尉”，顯示發件者為甲渠塞尉，前兩枚注明“亭次（急）行”的傳遞方式，也就表示甲渠塞尉發給甲渠候官的文書需要逐亭傳遞，據此，則兩者不可能駐在一地。第三枚雖未注明傳遞方式，但既然使用封檢封緘起來，很可能只是省略未載傳遞方式而已。而且，下述兩簡顯示甲渠尉另有治所：

4.4. 甲渠尉朱子舉 治吞遠隧

EPT65 : 181

4.5. 張博史臨辭皆曰 霍去年六月中守塞尉治當曲隧

EPT20 : 10

吞遠隧乃甲渠塞吞遠部候長所駐之隧，當曲隧是不侵部最北端的烽燧，^②據

①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編《和林格爾漢墓群》，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47頁。

②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第82、86頁。

此，在甲渠塞建制存續的近百年中，塞尉與塞候不同，至少有兩個治所，或許不同的塞尉，甚至不同的時段，駐在不同的亭隧。可惜的是，相關簡牘皆無紀年，無法進一步確定不同時段的變化。

此外，下述幾枚 A8 遺址出土的簡牘，似顯示甲渠塞尉亦駐該地。如下：

4.6. 尉以亭行 EPT51 : 160

4.7. 居延令印

回 甲渠發候尉前

.....

55.1/A8

4.8. 候尉上書

副

EPT59 : 578

前兩枚為封檢，4.6 以尉為收件者，若該封檢不是製作好後來發出，就是該地即為尉的駐地，4.7 注明“發候尉前”，值得玩味，或許候尉同駐一地。4.8 為牒，標識的是候尉上書的副本，結合同 4.7，很可能某段時期，甲渠候與塞尉同在 A8 遺址。若然，則甲渠塞尉何時遷過來的呢？甲渠候官遺址出土數枚甲渠塞尉放以行候事的身份向居延都尉府呈報的文書（EPF22 : 45、EPF22 : 47、EPF22 : 48、EPF22 : 50、EPF22 : 54、EPF22 : 55），時間是建武四年（28 年）五月八日（戊子）。雖然兼行候事者的身份多樣，且未必均與塞候同署，但一般情況下兩者應該不會距離太遠。或許此時，甲渠塞尉就駐在 A8 遺址。新莽及建武初邊境多事，或存在一些駐地方面的調整，惜具體遷來時間不詳。

再來分析肩水塞的情況。檢核材料發現，肩水候的正式官署——肩水候官所在地 A33 遺址——極少涉及肩水塞尉的文書，尤其是沒有作為發件者和收件者的肩水塞尉的文書。僅見前舉簡 2.41，肩水守塞尉與守候一起呈報文書，但簡牘殘損，難以深論。另外，下簡顯示，尉有單獨的部：

4.10. 人在尉部

一人在官一人

86EDT10 : 8

該簡殘損嚴重，似為某種統計簿籍，惜性質不詳。簡文明列“尉部”，與“官”分開。在西北漢簡中，部多指候駐守的候官，以甲渠候官（A8）遺址為例，整個建築即可稱為部，¹當然，也可稱為官。通常情況下，多見部候（EPT51 :

1 發掘者在好幾大塊泥子稱為場，而其北部 F18、F19 兩在附設小的建築，可稱為部（參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出土的簡牘文書》，第 2-3 頁）。這一作法，與簡牘不合。漢簡常見部卒（詞：73EJT1 : 15、73EJT29 : 84、73EJT24 : 260、EPT5 : 63、EPT51 : 8 等），顯然是指包括場院在內的整個建築。

156、EPT51：171、EPT53：29、EPT59：14、73EJT23：911、73EJD：319 等) 或候鄣(EPT51：191、254.13/A8 等)的用法,此處分列“尉鄣”與“官”,當是爲了與候的駐地相區別。無論如何,該簡顯示,尉有單獨的障,與“官”——也就是候的駐地——不同。可惜該簡殘損,不清楚反映的是哪個候官塞,但從其出土自肩水候官(A33)遺址看來,應該是指肩水塞。

| 簡 4.11 | 簡 4.12 |
|--|---|
| <p>南書一封合檄一</p> <p>其一封居延都尉章詣張掖大守府 十二月戊申人定五分驛北亭卒壽受莫當</p> <p>陰卒同夜半□□□□□</p> | <p>丁卯南書八封</p> <p>張掖候印詣肩水都尉府</p> <p>十二月戊子……肩水塞尉其一封詣都尉府莫當隧卒柱以來</p> <p>正月壬辰南書六封其四檄二書莫當以來</p> |

從 A32 遺址出土的兩枚郵書刺看來，肩水塞尉似駐在北部。簡 4.11 (73EJT28：62)，文字清晰，但左側殘斷，無法全部辨識。下端識讀不出的文字可能為“付沙頭卒”的記錄。通署南書與“驛北亭卒壽受莫當隧卒同”的傳遞方向也相符。^①第二行“張肩水塞尉詣昭武”，漏掉“印”字，顯示郵書來自張掖肩水塞尉，同昭武傳遞。據此，肩水塞尉當時在 A32 以北。莫當隧卒同又見於元延三年（前 10）七月，^②若兩者為一人，則此時肩水塞尉在 A32 以北。簡 4.12 (73EJT21：29) 題署南書，傳遞記錄“莫當隧卒杜以來”“莫當以來”亦與之相符。第一行“張掖候印”漏掉某候信息。如前所述，這種省稱及過於隨意的現象在驛北亭郵書刺里很常見。第二行文字漫漶不易辨識，從“肩水塞尉其一封詣都尉府”的表述看，“其”字之前說的應該是“×封”，“肩水塞尉”漏掉“印”字，表示發信者為肩水塞尉。結合“南書”的記載，所詣對象當是肩水都尉府。若推測不誤，則肩水塞尉當時在 A32 以北。惜莫當隧卒杜僅此一見，無法推定其年代。當然，現在還不清楚是肩水塞尉駐地在金關以北某地，還是行軍至金關以北。若屬前者，具體在何處？是一直在駐在金關以北某地，還是僅限於元延三年前後？這些問題目前尚無法回答，有待更多資料的出土刊布。

雖然在機構設置及性質上，漢代邊軍塞尉與軍候類似於內地縣尉與令長的關係，但從簡牘材料看來，肩水塞尉不與肩水候同駐 A33 遺址，甲渠塞尉僅短時期內與甲渠候同署，這一點倒是與內地不同。

當然，限於材料，縣尉及塞尉的駐地問題，尤其是內地縣尉，目前還難有系統的認識。上舉東漢武城縣、甲渠軍、肩水塞，很難說具有普遍意義。

第五節 小 結

綜上封檢、文書及郵書刺的考證，宣帝早期至陽朔元年（前 24）之間，肩水候多駐 A33 遺址，其間的五鳳元年至甘露二年可能亦駐 A32 遺址，最晚自陽朔四年（前 21）十一月開始，直到居攝二年（7 年），肩水候常駐 A32 遺

① “隧卒”原釋作“隧長”，據圖版徑改。

② 73EJT37：918+1517“元延三年七月丁巳夜食下分詣北亭尉受莫當隧卒同”為西人奉表傳書記錄，也出現莫當隧卒同。

③ 這種情況下，“其一封”實際即是“×封”之後第一封郵書。不過，該郵書為南書，“其一封”之後未列出第二封甚至更多郵書的信息。

間、西北亭、東部候長治所及部分肩水候官人員的需要,也是可以的。肩水候雖常駐此地,但並未修築城垣,很可能增修了一些房屋¹。

附表 4-1 A33 出土肩水候官 I 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備 註 |
|-----|------|------------|-----------------|
| 1 | 肩水候 | 5.17 | 右下方似刮削,殘存“張掖”兩字 |
| 2 | 肩水候官 | 7.38 | |
| 3 | 肩水候 | 11.14 | |
| 4 | 肩水候 | 13.5 | |
| 5 | 肩水候回 | 74.1 | 字迹稚拙,下端塗畫 |
| 6 | 肩水候 | 131.67 | |
| 7 | 肩水候 | 236.2 | |
| 8 | 肩水候官 | 250.12 | |
| 9 | 肩水候官 | 263.15 | |
| 10 | 肩水候官 | 284.6 | |
| 11 | 肩水候 | 335.44 | |
| 12 | 肩水候官 | 336.2 | |
| 13 | 肩水候官 | 336.17 | |
| 14 | 肩水候官 | 337.11 | |
| 15 | 肩水候 | 350.4 | |
| 16 | 肩水候 | 403.5 | |
| 17 | 肩水候官 | 86EDT2:6 | |
| 18 | 肩水候官 | 86EDT5:22 | 刮衣 |
| 19 | 肩水候官 | 86EDT40:6 | |
| 20 | 肩水候官 | 86EDT65:15 | |
| 21 | 肩水候官 | 86EDHT:2 | 下端小字“被書” |

1 發掘顯示,該地由舊城修築,屬於不同時期。甘肅省地考古研究所見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所出土的簡牘文書,第 5 冊,簡牘內均似可證亦存在不同時期修築的遺址。此外,馬圈灣漢簡的出土地(D21)一般被認為是肩水候官遺址,發掘顯示遺址範圍較小,不見城垣及馬廄(甘肅省博物館、敦煌研究院、敦煌簡牘研究所編《漢代簡牘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第 10 期,第 1—8 頁)。很可能邊塞地區多因地制宜,因陋就簡,不見得均有統一規劃與形制。

(續表)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備 注 |
|-----|------|-----------|-----|
| 22 | 肩水候官 | 86EDHT：3 | |
| 23 | 肩水候官 | 86EDHT：4 | |
| 24 | 肩水候官 | 86EDHT：5 | |
| 25 | 肩水候官 | 86EDHT：33 | |
| 26 | 肩水候官 | 86EDHT：34 | |

附表 4-2 A33 出土肩水候官Ⅱ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備 注 |
|-----|---------------------|-----------|------------|
| 1 | ☐肩水候官行者走 | 74.18 | |
| 2 | ☐候官以郵☐ ^① | 219.11 | |
| 3 | 肩水以郵行 | 86EDT22：1 | 下端習字“糸☐死☐” |
| 4 | 肩水廷隧次行 | 86EDT5H：2 | |

附表 4-3 A33 出土肩水候官Ⅲ型封檢

| 序號 | 簡 文 | 發件者 | 送件人 | 簡 號 |
|----|------------------------------|-----|------|-------|
| 1 | 印曰朱千秋 肩水候官 十二月壬申隧長勤光以來 | 朱千秋 | 陸長勤光 | 5.2 |
| 2 | ☐☐私印 肩水候官 ☐☐禁姦卒延以來 | ☐☐ | 禁姦卒延 | 5.4 |
| 3 | 關遂私印 肩水候官 八月戊子金關卒德以來 | 關遂 | 金關卒德 | 5.19 |
| 4 | 莊齋印 肩水候官 二月辛酉郭卒壽以來 | 莊齋 | 郭卒壽 | 10.38 |

1 該簡上下皆殘，僅存“候官以郵”四字，因其出土地很長一段時間為肩水候駐地，故上端所缺者當為“肩水”。又，左右兩側似亦不存，殘寬 1.4 釐米，不詳兩側有無其他文字。暫且歸入Ⅱ型封檢。

(續表)

| 序號 | 簡 文 | 發件者 | 送件人 | 簡 號 |
|----|---------------------------------|--------|-------|------------|
| 5 | 印曰張掖肩水司馬印 肩水候 三月丁丑驛北卒安成以來 | 張掖肩水司馬 | 驛北卒安成 | 14.3 |
| 6 | 印曰段□印 肩水候官 八月乙亥驛北卒以來 | 段□ | 驛北卒 | 20.10 |
| 7 | 章曰張掖都尉章 肩水候 四月丙辰驛北卒宗以□□ | 張掖都尉 | 驛北卒宗 | 54.25 |
| 8 | □ 肩水候官 六月庚戌金關卒乙以來 | | 金關卒乙 | 403.7 |
| 9 | 印曰□信□印 肩水候官 □□卒□以來 | | 卒□ | 562.6 |
| 10 | 印曰牛慶 肩水候官 四月乙亥金關卒未央 | 牛慶 | 金關卒未央 | 562.14 |
| 11 | 印曰張猛印 肩水候官 三月癸未驛北卒勝以來 | 張猛 | 驛北卒勝 | 86FDT7 : 3 |

附表 4-4 A33 出土肩水候官IV型封檢

| 序號 | 簡 文 | 發件者 | 送件人 | 簡 號 |
|----|----------------------------------|------|-------|-------|
| 1 | 印破 肩水候官吏馬馳行 □ 十二月丙寅金關卒外人以來 | | 金關卒外人 | 20.1 |
| 2 | □ 肩水候官以郵行 □以來① | | | 53.18 |
| 3 | 張掖都尉章 肩水候以郵行 九月庚午府卒孫意以來 | 張掖都尉 | 府卒孫意 | 74.4 |

① 原簡左側文字未釋，細察圖版並比對文例，尚存“以來”右半，徑補。

附表 4-5 A33 出土肩水候官 V 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1 | 肩水候官 侯名德 發簡 發留三 | 5.16 |
| 2 | 肩水候官 名師請泉人 守男發塚去守 | 280.7 |
| 3 | 肩水候官 壬申右一工起斥竟隧 | 558.1 |

附表 4-6 A32 出土肩水候官 I 型封檢

| 序號 | 簡 文 | 簡 號 | 備 註 |
|----|--------|-------------|---------|
| 1 | 肩水候官 | 73EJT1：71 | |
| 2 | 肩水候官 | 73EJT2：24 | |
| 3 | 肩水候官 | 73EJT4：105 | |
| 4 | 肩水候官 | 73EJT5：74 | |
| 5 | 肩水候官 | 73EJT5：75 | |
| 6 | 肩水候官 | 73EJT5：77 | |
| 7 | 肩水候官 | 73EJT9：89 | |
| 8 | 肩水候官 ☐ | 73EJT10：4 | |
| 9 | 肩水候官 | 73EJT10：141 | ● 頂端有黑點 |
| 10 | 肩水候官 | 73EJT10：142 | |
| 11 | 肩水候官 | 73EJT21：36 | |
| 12 | 肩水候官 | 73EJT21：132 | |
| 13 | 肩水候官 | 73EJT23：154 | |
| 14 | 肩水候官 ☐ | 73EJT23：203 | |
| 15 | 肩水候 | 73EJT23：798 | |
| 16 | 肩水候官 ☐ | 73EJT23：851 | |

(續表)

| 序號 | 簡 文 | 簡 號 | 備 注 |
|----|-------|---------------|---------|
| 17 | 肩水候官 | 73EJT24 : 271 | |
| 18 | 肩水候官 | 73EJT24 : 530 | |
| 19 | 肩水候官 | 73EJT24 : 573 | |
| 20 | 肩水候官 | 73EJT26 : 215 | |
| 21 | 肩水候官 | 73EJT29 : 119 | |
| 22 | 肩水候官 | 73EJT29 : 121 | |
| 23 | 肩水候官 | 73EJT34 : 15 | |
| 24 | 肩水候官 | 73EJT37 : 46 | |
| 25 | 肩水候官 | 73EJT37 : 47A | B 面書字 |
| 26 | 肩水候官回 | 73EJT37 : 48 | |
| 27 | 肩水候官 | 73EJT37 : 818 | 左下“出同致” |
| 28 | 肩水候官 | 73EJT3 : 452 | |
| 29 | 肩水候官 | 73EJC : 596 | |
| 30 | 肩水候 | 73EJC : 645 | |
| 31 | 肩水候官 | 212.68 | |

附表 4-7 A32 出土肩水候官 II 型封檢

| 序號 | 簡 文 | 簡 號 | 備 注 |
|----|------------|----------------|----------------|
| 1 | 肩水候官以郵行 | 73EJT4 : 106 | |
| 2 | 肩水候官以回 | 73EJT8 : 22 | |
| 3 | 肩水候官以郵行 | 73EJT10 : 22 | |
| 4 | 肩水候官以郵亭晝夜行 | 73EJT10 : 202A | B 面書字 |
| 5 | 肩水候官以郵行 | 73EJT23 : 51 | |
| 6 | 肩水候官行者走回 | 73EJT29 : 125A | B 面書字 |
| 7 | 肩水候官以郵行回 | 73EJT30 : 228 | |
| 8 | 肩水候官以郵行回 | 73EJT30 : 229A | 墨色極淡, B 面“口口令” |
| 9 | 肩水候官以郵行回 | 73EJT33 : 74 | |
| 10 | 回肩水候亭次行 | 73EJT37 : 1056 | |
| 11 | 肩水候以郵行 | 73EJC : 597 | |

(續表)

| 序號 | 簡文 | 簡號 | 出土地點 |
|----|-----------------------|--------|------|
| 12 | 肩水候官隧次行 | 32.23 | |
| 13 | ☐肩水廷 ^① 隧次行 | 288.32 | |

附表 4-8 A32 出土肩水候官Ⅲ型封檢

| 序號 | 簡文 | 發件者 | 收件人 | 簡號 |
|----|--------------------------------|------|--------|----------------|
| 1 | 章曰肩水都尉章 肩水候官 ☐ | 肩水都尉 | | 73EJT21 : 91 |
| 2 | 章曰肩水都尉章 肩水候官 屬當時致 | 居延都尉 | | 73EJT24 : 130 |
| 3 | ☐ 肩候 五月癸巳亭長甯忠以來 | | 亭長甯忠 | 73EJT37 : 843 |
| 4 | 張掖☐☐☐印 肩水候官 九月己亥驛北卒林赦之以來 | 張掖☐☐ | 驛北卒林赦之 | 73EJT37 : 1314 |
| 5 | ☐ 肩水候官 八月丁酉沙頭卒☐以來 | | 沙頭卒☐ | 73EJF3 : 585 |
| 6 | ☐ 肩水候 八月驛北亭卒成以來 | | 驛北亭卒成 | 73EJC : 457 |
| 7 | ☐ 肩水候 六月戊戌王宣以來 | | 王宣 | 73EJC : 502 |
| 8 | 印曰張☐ 肩水候 ☐ | 張× | | 77.21/A32 |

① “廷”字原補釋為“候”，細察圖版，當為“廷”，徑改。

附表 4-9 A32 出土肩水候官 V 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1 | 肩水候 □肩水候簿餘 錢百八十 ☑ | 73EJT30：127 |

附表 4-10 肩水候南書表(A32)

| 序號 | 發信者 | 收信者 | 受× | 付× | 南 北書 | 簡 號 |
|----|------|--------|---------|-------|------|-------------|
| 1 | 張掖肩候 | 昭武鎮 | 車他莫當陸卒祖 | 沙頭亭卒合 | 無 | 73EJT23：933 |
| 2 | 張掖肩候 | （肩水）城尉 | 車他莫當陸卒仁 | | 無 | 73EJT23：824 |

附表 4-11 肩水候北書表(A32)

| 序號 | 發信者 | 收信者 | 受 × | 付 × | 南 北書 | 簡 號 |
|----|--------------|-------------|-----|-----|------|--------------|
| 1 | 鱧得長印 肩水千人 | 肩水候官 肩水任 | | | 北書 | 73EJT37：1071 |
| 2 | 鱧得令印 | 肩水候官 | 沙頭 | 莫當 | 無 | 73EJT2：23 |

附記：該文原刊《簡帛》第十四輯，2017 年，收入本書時作了較大幅度修訂。

第五章

肩水塞東部候長駐地考

東部塞是肩水候官塞統轄的九部之一，其負責人——東部候長——的駐地所在，此前未見相關研究。檢核材料發現，東部候長似始終駐在 A32 遺址，換言之，A32 遺址即為東部候長治所。本章綜合分析封檢、楊及相關文書，加以論證。

第一節 A32 遺址出土東部候長封檢

A32 遺址共見約 250 枚封檢，題署候長者共計 23 枚，其中 6 枚僅以候長開頭，未言何部，明確記作東部（候長）者共 17 枚。這 17 枚中，有 1 枚較為特別，放在後面分析。剩下 16 枚東部封檢，按照書式之不同，可分為 5 種類型：

I 型封檢僅題署“東部候長”，如下簡：

1.1. 東部候長 73EJT25：16

沒有其他信息，共有 3 枚。

II 型封檢題署“東部候長+名字”，如下：

1.2. 東部候長放 73EJT27：47

1.3. 東部候長廣宗 73EJT28：1

共計 7 枚。

III 型題署“（東部）候長+某卿+治所”，如下：

1.4. 東部候長孫卿治所 73EJT21：22

1.5. 東部候長黃卿治所 73EJT29：124

共計 3 枚。

Ⅳ 型封檢僅有 1 枚，在Ⅲ 型基礎上又加上傳遞方式，如下：

1.6. 東部候長王卿治所次亭行 73EJT29：123

V 型封檢共 2 枚，皆有封泥匣，題署特別，如下：

1.7. 左前候長隧長書寫傳至東部候次行回 73EJT27：46

1.8. 佐前候長光等寫傳東部候長廣宗行者走回 73EJT28：20

2 枚簡結合看來，應是左前部將抄寫的一份文書傳遞至東部候長處，末尾還記有傳遞方式。簡 1.7“左前候長隧長書”應為隧長書執行左前候長之意，僅言至東部，未言候長姓名。簡 1.8“佐前”即為“左前”，記有東部候長之名。兩枚封檢稍有不同，但傳遞目的地均為東部候長駐地。

另有 1 枚與“記”有關的東部封檢，如下：

1.9. 王臨叩頭白記

東部候長平卿門下 73EJT27：49

這枚封檢有封泥匣，四槽用於填泥按捺印文。題署顯示封檢的內容當為王臨呈送給東部候長平卿的“記”。據學者研究，“記”既有類似於個人書信的私記，也有很謹慎弱於正式官文書的官記，^[1]簡 1.9 不好判斷屬於何者。四槽內已無封泥，說明已經開封閱讀，據此則當時東部候長駐於 A32 遺址。簡文涉及的王臨與候長平卿，似得此一見，無法判斷其年代。

綜觀上舉 17 枚東部封檢，雖然書式及形制各有不同，但從題署來看，均要發送給東部候長或其駐地，途中截留或遺存的可能且較小，應該最終都到達了目的地，即東部候長駐地。換言之，既然這批封檢出土於 A32 遺址，也就意味著此地為東部候長駐地。

此外，必須指出的是，全簡中封檢頗多，但除去東部外，未見明確記載的其他部的封檢，如南、西、北等諸部。因此，另外五枚署名為候長的封檢（73EJT24：531、73EJT23：169、73EJT28：5、73EJT28：59、73EJT33：70），可能也屬東部，只是簡文省略而已。下枚“候長”封檢，可能亦與東部有關：

1.10. 候長得望十月甲寅回□□□ 73EJT4：51

該簡亦有封泥匣。四槽下僅有三個字的餘隙，無法看讀。“十月甲寅”可能

[1]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109—128 頁。

表示發件地發出的日期，封泥槽下面殘損的幾個字很可能即為發件機構，“起××”“候長得望”當為收件者，據前述候長封檢的情況判斷，該簡雖僅有候長而未冠所屬機構，為東部候長的可能性比較大。

綜上，東部候長封檢共計 17 枚，加上 6 枚疑似者，幾佔全部封檢的十分之一。據之推定出土地——A32 遺址——為東部候長駐地，不為無據。

第二節 A32 遺址出土的候長楊

掛在特定物品或文書上起到指示說明作用的“楊”，也可作為遺址定名的證據^①。按照形制不同，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簡首呈半圓形，塗黑或畫以網狀格紋，且有鑽孔以便穿繩；一種無網狀格紋，簡首稍下刻削成缺口，用來繫繩^②。按照所附對象的不同，又可分為實物楊和文書楊^③。

A32 出土兩枚與候長有關的楊，均為實物楊。首先看第一枚：

2.1. 候長陳長生

六石具弩一

73EJT6 : 19

該簡頂端為半圓形，且畫以網狀格紋，用來標識候長陳長生配備的兵器——六石之弩及其數量。當然，標識候長物品的楊並不一定僅僅發現於候長駐地，有些部隧的實物及文書上呈到候官，或者文書作業涉及到不同的部隧，候官存儲標識時應該也是按照部隧進行的，因此也可能候官處發現標識轄下部隧的楊。不過，該簡題署僅有候長之名而無候長所屬之部，若此楊為候官所製作並附在候長武器上，當說明為某部候長，這樣指示較為明確，故該楊應該就是候長陳長生的駐地所使用的。而且，東部候長有名長生者，如“東部候長長生”(73EJT30 : 92)，當即陳長生，^④很可能這枚楊所標識的就是東部候長長生的武器。

① 侯施東曾對楊在遺址定名工作中的作用進行過系統討論，參見著《西漢金城郡屬來候官營址考位置考》，第 36 頁腳注⑤。

② 關於出土楊的形制及分類，可參諸谷本《木簡竹簡述論》的清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2003 年初版，2014 年增補再版，此據劉玉璽中譯，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52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457 頁；苗小俊《東漢楊具“中倉科券發書”考釋》，《簡帛》第五輯，2010 年，第 415 頁。

③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456—465 頁。

④ 東部候長陳長生活動於元康年間，參諸吳昌碩《居延漢簡集校注·簡牘集解》，第 218—221 頁。

再來看第二枚,如下:

2.2. 登山隧長紳五十丈傳詣候長王卿治所 73EJT28: 10
各完全封相付屬毋留

該簡頂端為半圓形,雖無塗黑或網狀格紋,但存有繫繩的鑽孔,其形制為楊無疑。觀其內容“傳詣候長王卿治所”,又似用於傳遞的封檢。有可能這枚楊既標識傳送^①的物品——登山隧長五十丈紳,又順帶標明傳送目的地。題署“傳詣候長王卿治所”,顯示目的地為候長治所。如前所述,該簡出土地——A32 遺址——僅見東部封檢,故該簡候長王卿治所當即東部候長駐地。簡文涉及的東部候長王卿,可能為王武或王廣宗,王武見於地節三年(前 67),王廣宗約活動於甘露年間。^②

綜上,借助 A32 遺址出土的封檢及楊,基本可以判定,此地為東部候長駐地。而且,綜合分析 A32 遺址出土的封檢,涉及某部或候長者,僅有東部而無其他部,故其他部未駐該地。

第三節 A32 遺址出土東部候長相關文書

因工作業務上的需要,候長與轄下亭隧及上級肩水候之間必然有文書往來,進一步說,東部候長作為東部塞的負責人,假若駐在 A32 遺址,則必然有下列四類文書:(1) 轄下諸亭隧需要向東部候長匯報工作,因此應當有亭隧的上行文書;(2) 東部候長發文給轄下亭隧布置任務、指導工作,因此當有下行文書的底本或草稿。同理,肩水候與東部候長之間存在直接的上下級關係,必然有:(3) 肩水候發給東部候長的文書正本;(4) 東部候長呈文給肩水候的文書底本或草稿。實際上,A32 遺址恰恰出土了這四類文書。

首先來看第一類東部塞轄下亭隧呈報的上行文書,如下:

3.1. 甘露三年五月癸未朔甲午,平樂隧長明敢言之治所微口口口
口……移獵到,遣口口指官,會已百旦。遣家戌卒三人,其一人吳意迎
能莎上疾溫幸少愉其毛足進易皮口出 73EJT28: 18

該簡形制為兩行,下殘,簡文尚能通解。平樂隧長向“治所”匯報隧卒吳意迎

① 詳拙文《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繫年初編》,第 217—218、222—224 頁。

病等事,惜未明言哪一級官吏的治所。河西地區,使者、塞尉、千人、士吏、候長等所駐烽燧均可稱為治所,¹但以候長治所最為常見,如下述三簡:

3.2. □□適隧長安世敢言之東部候長陳卿治所:謹移疾

73EJT23 : 771

3.3. □敢言之候長治所□

73EJT2 : 66

3.4. 謹移卒自言一事,唯治所移官,敢言之。

73EJT24 : 18

簡 3.2 為□□適隧長安世上報給東部候長陳卿的文書,簡文徑稱“東部候長陳卿治所”。候長陳卿若與簡 2.1 的候長陳長生為同一人,則也活動於元康年間。簡 3.3 殘損嚴重,文書發件人不清楚,比對簡 3.2 可知,很可能也是東部候長轄下的某個亭隧。簡 3.4 上報內容為“卒自言”之事,卒的直屬上級為隧長,因此簡 3.4 的發件者當為某隧隧長,而據簡文“唯治所移官”,雖未明言呈送給候長,但“官”即候官,按照漢代文書逐級上呈下發的慣例,當由候長向候官處匯報,則“治所”為候長駐地。這與破城子發現的隧長寧病書的文書運行流程也一致(詳下)。綜合看來,三簡皆顯示候長駐地為治所。當然,士吏、塞尉、使者的駐地也可稱為治所,不可武斷認為簡 3.1 匯報的對象就是候長。但發件人為平樂隧長,根據文書逐級上報的慣例,可排除塞尉、使者的可能性,而且也不見平樂尉駐於 A32 遺址的材料。至於士吏,儘管也偶涉文書事,但其性質為武官,主要負責亭隧候望、通烽火、備洛戡等事務,²在文書行政上干係不大,迄今未見亭隧向士吏匯報工作的材料。因此,簡 3.1 的呈報對象不太可能是士吏。綜合各方面情況,簡 3.1 呈送目的地當為候長治所,結合前述諸多東部候長封檢及簡 3.2“敢言之東部候長陳卿治所”的情況,簡 3.1 呈報的是東部候長治所。若推測不誤,則簡文“檄到詣官”可解釋為候長援引的候官檄文,而非隧長直接向候官呈文,目前也未見到稱候官

1 使者(包括刺史)稱治所者,有“一封不可知詣居延使者治所”(EPF22 : 360);封侯塞尉者,有“執胡隧長李丹持當隧鼓詣尉治所”(EPF22 : 694);千人所駐稱治所者,有“一封不可知詣居延千人彭君治所”(EPC : 24);士吏所駐稱為治所者有“甲渠士吏臧卿治所”(EPTS4T2 : 36);候長治所較為常見,如“候長李卿治所”(EPTS4T2 : 38)、“第四候長治所以”(EPF22 : 738)等,此不贅舉。

2 李明到《士吏考索》,《中國考古學》,中國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5—34頁;王世偉《漢代河西士吏考索》,《中國考古學》,2012年,第284—287頁;王世偉《西北漢簡所見士吏考索》,第74—78頁。學界一般認為士吏為基層官吏,但所轄資料多為“武職”類人員行政文書,如軍事、戍守等,可見是屬於地方軍組織,王世偉《漢簡考索》,第53頁;王之璞《西北漢簡所見“士吏”研究》,第67—73頁),筆者以為此類資料不可輕從,有待進一步分析。

為治所的例子。

不過，儘管查明了簡 3.1 呈送的目的地為候長治所，並不足以就表明其發掘地 A32 遺址即為候長駐地，因為在邊塞的文書行政中，尚存候長接到亭隧的報告後附以“按語”再轉呈候官的現象。如著名的候長黨病冊書：

3.5. 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戍北隧長黨敢言之：過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匈脅支滿，不耐食 EPF22：80

3.6. 飲，未能視事，敢言之。 EPF22：81

3.7. 三月丁亥朔辛卯，戍北守候長匡敢言之：謹寫移隧長黨書如牒，敢言之。今言府請令就醫 EPF22：82

三枚簡發現於甲渠候官遺址（A8），原當摺疊成冊。¹除簡 3.7 末尾的批示“今言府請令就醫”外，其他內容字迹相同書風一致，疑由候長下的書記員書寫。據簡文可知整個流程為：（1）建武三年（27 年）三月三日（己丑）隧長黨向候長匡報病情申請休息或就醫，（2）候長接報後，於三月五日（辛卯）“寫移”隧長匡報書並附加“說明”呈給甲渠候。據學者研究，漢魏三國甚至隋唐時“寫”表示完整謄寫，與“鈔”表示部分謄寫不同，²因此簡 3.5 應不減一字照錄了隧長黨匡報的文書。文末批語“今言府請令就醫”似顯示，甲渠候在接到都尉府批示之前就“擅自”同意隧長黨先行休息就醫了，或許此類病假請示很常見，都尉府一般都會允准，故甲渠候可預支都尉府的意見。從“言府”判斷，甲渠候還是向都尉府請示了的，後續可能還會將都尉府的意見反饋給候長，由候長再下達隧長黨，以完成相同的行政流程。隧長黨請假的程序，反映了漢代文書逐級上呈和下發的運行制度。³

據此反觀簡 3.1，很可能也存在東部候長接到平樂隧長報告後上呈給肩水候的情況，若如此則簡 3.1 的發現地當為肩水候的駐地。不過，據前述考證，肩水候大致從陽嘉元年（前 20）起方常駐 A32 遺址，簡 3.1 涉及的甘露三年（前 51）尚駐在 A33 遺址，因此該簡若存在類似隧長黨病書的情況，則應發現於 A33 而非 A32 遺址，故這種可能性基本不存在。總而言之，簡 3.1

1 簡3.5、3.6、3.7均為同一人書，字體一致，應屬同一冊書。參見《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文本、圖本、章條和簽署問題》，第609—611頁。

2 童嶺《鈔寫有別論——六朝書籍文化史識小錄一種》，《漢學研究》第29卷第1期，2011年，第257—280頁。

3 簡3.7中“寫移”二字，簡文為EPF52—108、EPF56—67，兩簡均有“寫移”字樣，表示亦為書呈。另外，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出土簡牘，如3.14、6.8、127.9、262.33等（文繁不贅），恐亦與隧長黨病書相似，皆由候長轉呈甲渠候官。

的發掘地即為其呈送對象東部候長的治所。此簡形制為兩行，且字邊上卷，應為平樂隧長呈送過來的文書正本而非草稿。該簡標示甘露三年平樂隧駐於東部渠，此前可能轄於其他部^①。此外，還有一枚平樂隧的呈文簡，如下：

3.8.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丙辰，平樂隧長司敢言之：□□病卒受書一編，敢言之。
73EJT28：16

該簡形制為兩行，字邊上卷，為平樂隧長呈報的病卒受書冊的呈文簡。雖未言呈報對象及帶有“治所”字樣，比對簡 3.1 可知，該簡亦當呈報給東部候長，甘露三年四月，東部候長駐於 A32 遺址。

與平樂隧類似者，還有執適隧、樂昌隧的呈文簡，如下：

3.9.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癸酉，執適隧長拓敢言之：移移門簿一編，敢言之。
73EJT22：25

3.10. □丑執適隧長臘之敢言之□

□□罷軍廼丙子從省來道疾□
73EJT28：113

3.11. 建始元年九月辛酉 朔辛酉，樂昌 隧長□敢言之：移移卒樂禮名籍一編，敢言之
73EJC：603

三簡形制為兩行。前兩簡均由執適隧長報告，簡 3.9 為某種簿籍文書的呈文簡，簡 3.10 似匯報吏卒行道疾病。簡 3.11 為樂昌隧長呈報的康禮名籍簿書的呈文簡，且有兩處銅聯留白。儘管兩簡皆未言呈報對象，但所涉時間分別為神爵二年（前 60）正月及建始元年（前 32）九月，兩個時間點肩水候均駐在 A33 遺址，比對簡 3.1 可知，其呈報對象為東部候長，當時東部候長應駐簡牘出土地——在 A32 遺址。簡 3.11 為採集簡，與發掘出土的簡牘雖有不同，但畢竟尚有明確的採集地點，除非有堅實的反證，一般而言，在出土地點的認定上可與發掘簡一視同仁。

不僅轄下亭隧需向候長呈文匯報工作，東部候長亦須行文所轄亭隧指導工作，故亦需有下行文書的候長政草稿，即第二類文書。如下簡：

3.12. 五月甲午，東部候長充宗司馬喜隧長唐廣：寫移書到，□□辛亥，它如候官書律令。
73EJF1：79

該簡紀月日而無紀年。結合簡文“寫移書到”及“它如候官書律令”，可以推

① 宣帝本始、元康年間，平樂隧可能轄於左後部（詳第一章）

斷應為候長轉發候官的下行文書，直接發給驢喜隧。據簡文主要是省卒伐芟工作，當與下簡相關：

3.13. 地節四年五月庚辰朔辛巳，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謂候長充宗：官常空道，過往來乘傳客及斥候，毋以給芻，書到，充宗各以間時省卒及美草盛時芟，各如牒。務得美草，毋假時。辛巳，移□□，行芟須以給往來乘傳馬及斥候騎馬食，毋忽，如律令。 73EJF1：74

該簡為寬木牘，下殘，三行書寫，字迹欠工整，一筆下來，候房簽名與其他文字無異。據簡文可知，肩水候房發文給候長充宗，要求以間時及水草豐茂時組織人力伐芟，供給過往吏卒，正好與簡 3.12 的信息相吻合。簡 3.13“如牒”，但所附“牒書”現在無存。另，簡 3.12 字距疏闊結字端正，簡 3.13 細密緊湊字體傾斜，而且簡 3.12 寬度不及簡 3.13。仔細比對五、月、候、長等字，筆勢架構亦不同，兩簡應非同一人書寫。

綜合判斷，地節四年（前 66）五月二日（辛巳），肩水候房發文給東部候長充宗，要求其省卒伐芟。文書（簡 3.13）送達候長駐地 A32 遺址，東部候長接到後向轄下諸隧布置任務，在當月十五日（甲午）發文給驢喜隧，簡 3.12 應是這份文書的稿本或存檔底本，正本應該已經發往驢喜隧。若此說不誤，則兩簡皆可證東部候長駐於 A32 遺址，時間在地節四年五月。

如前所述，肩水候乃東部候長的直屬上級，在工作業務上聯繫緊密，兩者之間必然也存在上下行文書。前舉 3.13 就是肩水候下發給東部候長的下行文書，此類文書還有下枚：

3.14. 元康二年九月丁酉朔己未，肩水候房以私

行事，謂候長長生：候行塞，書到行候事

73EJT21：43A

令史利尉史義

73EJT21：43B

該簡形制為兩行，下殘，筆力劣弱但不潦草，正背面書風一致，候房簽名字迹與其他文字相同，當為一筆而就。據簡文，候房吩咐東部候長長生，在候行塞時由其代行候事。元康二年肩水候駐在 A33 遺址，而該文書發給候長，雖無接收記錄，但既然出土於 A32 遺址，則表明應已送達，此地當時即為東部候長駐地。

東部候長亦須向其上級肩水候呈報文書匯報事務，即第四類文書如下：

3.15. 甘露三年二月乙卯朔辛未，東部候長廣宗敢言之：官下大守都尉
府書曰案往者卒過 73EJT25：6

該簡形制爲單札，字迹工整，一筆而就。據簡文，肩水候轉發了一份都尉府的文書給東部候長，而簡 3.15 即爲東部候長呈給候官的答復呈文。簡文開頭記年月日完整，則東部候長廣宗爲這份文書的負責人，而非逐級轉發文書中涉及的人員。因此，這件文書的出土地，或爲收件者肩水候駐地，或爲發件者東部候長駐地，二者必居其一。甘露三年肩水候尚駐於 A33 遺址，故該簡出土地——A32 遺址——當時應爲東部候長駐地，這份文書應爲起草的稿本或存檔的副本，正本已發往 A33 遺址。

綜上四類文書，東部候長駐地當在 A32 遺址，所涉及的時間多在成帝之前。實際上，該地亦出土頗多成帝之後的東部候長文書，如下述兩簡：

3.16. 元始四年五月庚午朔乙未，東部候長發敢言之：徙移亡人火出入
界相付日時一編，敢言之。 73EJT23：855A

牟放印 令史發

五月乙未以來 君前 73EJT23：855B

3.17. □□年三月辛卯肩水東部候長憲受庫庶士宣 □ 73EJT24：749+983

前簡形制爲兩行。正面書寫工整嚴謹，簡背字迹潦草隨意，應爲接到文書後二次書寫。據簡文，元始四年（4 年）五月東部候長當向肩水候呈報亡人及表火簿書，該簡爲簿書末簡。此時肩水候駐在 A32 遺址，故簡背“令史發君前”顯示令史在肩水候面前問封。後簡上殘，據簡文似爲某種物資出入記錄。紀年不存，不過出現了“四”作“三”這一特殊寫法。據學者研究，西北漢簡所見的“三”使用於王莽始建國二年至地皇四年之間。^①查曆日，始建國元年至地皇四年間，四月十支合辛卯者有天鳳元年、二年、四年、五年，故該簡當在天鳳元年至五年間。“庶士”的用法亦見於王莽簡，^②出現於天鳳元年（73EJF3：179）、天鳳五年（73EJF3：328），與前面推斷相符。兩簡雖不能直接證明東部候長就駐在 A32 遺址，但亦無法排除此種可能，鑒於此前

① 森嶋孝一《居延漢簡の年代》，《東方學報》33 卷，1963 年，頁 94 以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13 頁；饒宗頤、李均明《居延漢簡輯證》，第 103—106；任天俠《居延漢簡的時代特徵——以居延漢簡爲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 年第 11 期，第 103 頁。

② 饒宗頤、李均明《居延漢簡輯證》，第 162—164 頁。

東部候長駐在此地，亦未見駐在他處的材料，故筆者傾向於認為直到平帝及新莽時期，東部候長駐地一直在 A32 遺址。

第四節 A32 遺址出土候史相關簡牘

A32 遺址數見候史的身影，推測其應當是隨候長駐在該地的。如下：

4.1. 居延左部守游徼肩水里士伍張武年五十六 十一月庚子候史丹入 ☐ 73EJT37：701

4.2. 居延亭長李武 馬一匹 賜牝書五歲 十二月癸卯北候史丹出 73EJT37：956

4.3. ☐ 威卿禹仲孫任 十一月癸亥候史丹內 73EJT37：1565

4.4. ☐ 十二月壬申北候史丹出 73EJT37：230

這四枚都是通關記錄簡，均由候史丹放行。一般而言，多由關書夫、關佐等審查通關人員，其次亦見到駐在該地的辟北亭長、隨侍肩水候而駐在此地的尉史等負責通關，上舉四簡候史審查放行，當因其亦駐在 A32 遺址，故臨時當值。此外，下述兩簡顯示，候史丹亦駐此地：

4.5. 居延水丞北迎候器大司製肩，移肩水金門：遣就人名籍如牒 ☐ 73EJT37：182+1532A

候史丹發

君前 書夫豐 73EJT37：182+1532B

4.6. 建平二年六月丙辰朔 ☐

候長趙審寧歸屋蘭，名縣爵里年姓如牒，書到，出入如 ☐

73EJT37：651+727A

候史丹發

鯨得塞尉印 ☐ 73EJT37：651+727B

兩簡均屬通關致書的移送狀，前簡“候史丹發君前”、後簡“候史丹發”均顯示，候史丹在 A32 遺址。若在外地，則文書不當由其開封。此外，簡 73EJT37：828 亦由候史丹開封，不贅。

綜合上舉通關簡及文書開封簡，候史丹駐在 A32 遺址無疑。一般而言，

候史作為候長的屬吏，大多數情況下每部僅設一名，¹與候長同駐一地，²負責該部的文書工作。候史丹建平二年（前5）六月既然出現在 A32 遺址，那麼與其同部的某個候長亦當駐在該地，結合前述東部候長的封檢、揭及相關文書，只能是東部候長。

第五節 餘 論

綜上對封檢、揭及相關文書的分析，東部候長一直駐在 A32 遺址，該地即東部候長治所。通觀前述材料，絕大多數都出自該遺址的 T21—T29 諸探方，這一系列探方位於塢院的北部，與沿牆而設的房屋相重合（書末附圖三、四）。東部候長是否就在其中某（些）間房屋辦公，尚待進一步研究。另外，東部候長作為東部塞的負責者及轄下亭隧與肩水候之間的中層機構，在文書行政上必然發揮或大或小的作用，其所經手或處理的文書自然也存留於 A32 遺址。換言之，現在刊佈的金關簡中必然有部分文書簿籍屬於東部候長的遺留物。此前，學界對“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轄區、命名、職掌及對候長任官資格的分析上，對“部”在文書行政上的運作詳情及其在整個邊塞防禦系統中所起的具體作用著墨不多。恰當、科學地分析這批東部候長名下的文書，亦不難從個案的角度考察“部”級機構的日常管理實態及其在整個邊塞系統中所起到的真正作用。

此外，自貝格曼、陳夢家將 A32 遺址視作金關所在地以來，³這個說法

1 一般情況下，每部設一名候史（李均明：《漢代中東候官現狀考（上）》，第28頁），當然也存在兩名的現象，如下：

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東部候長長生敢言之候官：官移太守府所移河南都尉書，上詔所名捕及鑄僞錢、賊亡未得者牛延壽、高建等廿四牒，書到

20.12A

候史齊、遂昌 20.12B/A33

玉門部士吏五人 候長七人 候史八人 隧長二十九人 候令史三人 79DMT9：38

前簡落款齊、遂昌兩人皆為東部候吏，不過也恰恰證明二人同駐候長治所，否則也無法共同負責候長文書。後簡顯示玉門部有候長七人、候史八人，當然某一部有兩名候史，但同時也顯示大多數部都僅設一名。

2 當然，候長、候史分駐不同亭隧的例子也有，如中東塞第廿一部，候長駐在第廿二隧（EPT20：3），而候史駐在第廿六隧（EPT5：17）。候史若與候長異署，部的文書工作可能將落在候長肩上，這種情況應該較少出現。

3 貝格曼認為“家門”入口處的 A32 遺址即為出入邊塞的對口（弗克·貝格曼考察、博·索瑪斯特勒姆整理、內蒙古經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1956、1958 年初版，此據張德芳等中譯，學苑出版社，2014 年，第 327 頁），陳夢家後來排比該地出土封檢及其他郵書刺，論證玉門位於 A32 遺址（《漢簡考述》，見《漢簡綴述》，第 29—30 頁）。

一直為學界所沿用。20 世紀 70 年代初在此地進行了較系統的考古發掘，考古隊根據遺址勘察及所出簡牘初步認定此地至少有金闕、金闕隧和通道廩三個單位，兼具關卡、斥候、驛廩等多種職能。^①近年來，李均明撰文討論了此地所駐通道廩的相關問題。^②實際上，該地是個複合型遺址，不僅駐有金闕、通道廩、驛北亭，亦是東部候長的駐地。據前述，很長一段時期內，肩水候亦常駐此地。因此，就整個肩水塞甚至弱水中下游流域的屯戍系統而言，A32 遺址在當時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稽查過往吏民、傳遞郵書、供給過往吏卒，作為東部候長和肩水候的駐地，也一度是東部塞及肩水候官寨的日常管理中心。因此，再以金闕稱呼 A32 遺址，會遮蔽其完整的功能與作用。當然，“金闕”這一稱呼畢竟相沿成俗，而且現在刊佈的簡牘也以其命名，沿用舊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對 A32 遺址的複雜性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只有如此，在使用金闕簡時，才不至於對其性質和作用產生誤判。

附表 1：A32 出土東部候長 I 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1 | 東部候長 | 73EJT7：28 |
| 2 | 東部候長 □ | 73EJT25：16 |
| 3 | 東部候長 | 73EJT32：34 |

附表 2：A32 出土東部候長 II 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1 | 東部候長放 | 73EJT27：47 |
| 2 | 東部候長□□□ | 73EJT25：215 |
| 3 | 東部候長廣宗 | 73EJT28：1 |

①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第 5 頁。
② 李均明《通渠戍考——東漢中懸泉戍的比較研究》，《居延漢簡研究》第二輯，2011 年，收入作者《新私學——漢簡研究叢刊》，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年，第 155—164 頁。不過，確認屬於通道廩遺物的簡牘，僅數份散亂竹書，時間為昭帝元鳳五年、六年（73EJT10：107、73EJT10：150、73EJT10：209、73EJT10：295 等）。這些資料均出土自 A32 遺址南部的灰坑及垃圾堆內，其中簡牘應為駐在 A32 遺址的機構所拋棄者。當然，理論上還存在通道戍駐在其他地方，因文書行政方向自 A32 遺址的機構呈文的可能性。不過，昭帝元鳳年間，此地似僅駐有金闕，通道廩無須向其移交，故這個可能性無法成立。綜合判斷，很可能昭帝時期，通道戍亦駐在 A32 遺址，後來戍卒或遷走。從他塞轄有通道亭，或與此有關。

(續表)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4 | 東部候長廣宗 | 73EJT29：120 |
| 5 | 東部候長長生 | 73EJT30：92 |
| 6 | 東部候長□□ | 73EJT37：1490 |
| 7 | 東部候長彊 | 73EJC：335 |

附表 3：A32 出土東部候長Ⅲ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1 | 東部候長孫卿治所 | 73EJT21：22 |
| 2 | 東部候長王卿治所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73EJT25：18 |
| 3 | 東部候長黃卿治所 | 73EJT29：124 |

附表 4：A32 出土東部候長Ⅳ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1 | 東部候長王卿治所次亭行 | 73EJT29：123 |

附表 5：A32 出土東部候長Ⅴ型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1 | 左前候長隧長黨寫傳至東部隧次行回 | 73EJT27：46 |
| 2 | 佐前候長光等寫傳東部候長廣宗行者走回 | 73EJT28：20 |

附表 6：A32 出土“候長”封檢

| 序 號 | 簡 文 | 簡 號 |
|-----|--|-------------|
| 1 | 候長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73EJT24：531 |
| 2 | 候長治所 | 73EJT28：5 |
| 3 | 候長孫卿治所 | 73EJT23：169 |
| 4 | 候長王卿治所 | 73EJT28：59 |
| 5 | 候長楊卿治所 | 73EJT33：70 |
| 6 | 候長得望十月甲寅回□□□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 73EJT4：51 |

附記：該文原刊《簡帛研究》2017 年春夏卷，收入本書時加以修訂

第六章

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的“置”

劉邦稱帝不久，逃亡海島的田橫蒙詔前往雒陽覲見，途徑“尸鄉廐置”時自刎而死。^①文帝即位第二年（前178），因連續兩次日食而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要求“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②史籍中關於此類“置”的記載不絕如縷，但言辭簡短，難以深考。

隨著懸泉置漢簡及其他敦煌漢簡的出土和零星刊佈，張傳璽、何雙全、宮宅潔、張俊民、張德芳、趙岩、李並成、呂志峰等陸續展開對“置”的研究。^③綜觀上述成果，基本上圍繞位於今敦煌市與瓜州縣交界處的懸泉置及其所出簡牘展開，而忽視了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目前僅見吳昌廉、高榮兩位學者注意到北部居延地區的“置”，但亦未涉及南部肩水地區，^④且將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與懸泉置合在一起討論。如此處理，雖然在資料上可收左右逢源之效，但實際上泯滅了“置”的地域性特徵。

① 《史記》卷九四《田儵列傳》，中華書局，2014年，第3212頁。

②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第535頁。

③ 張傳璽《懸泉置、效穀置、魚澤置的設置與廢止》，收入《張其成紀念文集》，齊魯書社，1997年，第102—115頁；何雙全《漢代西北驛道與傳置——以東侯官、懸泉漢簡、傳置道里簿為考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8年第1期，第62—69頁；宮宅潔《懸泉置及其周邊——敦煌至安西間的歷史地理》，原刊《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22號，2005年，此據中譯，刊於《簡帛研究2004》，2006年，第391—429頁；張其久、張俊民《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騎置”簡》，《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2期，第59—73頁；張德芳《懸泉漢簡中的“懸泉置”》，《簡帛研究2006》，2008年，第169—182頁；李君武《1998年敦煌小方盤城出土的一批簡牘涉及的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2—135頁；趙岩《論漢代邊地傳食的供給——以敦煌懸泉置漢簡為考察中心》，《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2期，第139—147頁；李並成《漢敦煌郡境內置、騎置、驛等位置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第70—77頁；呂志峰《敦煌懸泉置考論——以敦煌懸泉漢簡為中心》，《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第66—72頁；李並成《漢酒泉郡十一置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5—120頁；張俊民《西漢敦煌郡縣置名稱考》，《懸泉漢簡所見“置曹夫”人名綜述》，收入作者《敦煌懸泉置出土文書研究》，第168—183、184—233頁。

④ 吳昌廉《漢“置”初探》，《簡帛學報》第十五期，1993年，第1—22頁；高榮《論秦漢的置》上、下，分別刊於《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5、6期，2012年，第60—65、59—65頁。

實際上，弱水中下游流域設立了頗多“置”的機構，通常被認為肩水候官所在地的 A33 遺址，設有“置”，橐他、廣地候官亦設“置”，肩水城官（A35）設立了都倉置，北部居延地區亦設立了“置”。而且，此地區邊塞防禦系統中的“置”，其設置背景及功能，與處於郡縣體制下的懸泉置並不完全相同。有鑒於此，本章先行考察這一地區“置”的具體分佈，在此基礎上揭示其設置的特點及職能。必須說明的是，弱水中下游流域不僅建置居延都尉、肩水都尉等軍事體系，亦有肩水縣、居延縣等民政機構，這裏主要討論前者中的“置”。

第一節 肩水地區的“置”

肩水都尉轄區內的“置”，筆者所見，似尚無學者討論。實際上，肩水都尉轄區內，肩水、橐他、廣地各候官設有“置”，肩水城官所在地（A35）設立都倉置。

一、候官“置”

證明肩水候官設立了“置”這個機構的最直接材料，是下述這枚置佐在肩水候面前開封文書的簡牘：

1.1. 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北部侯長光敢言之：□□廩鹽名籍一編，敢言之。 141.2A

鄭光私印

置佐輔發

□□戊午候長鄭光以來

君前

141.2B/A33

該簡形制為兩行，正面文字工整嚴謹，簡背筆迹與之不同，顯係文書送達後別筆所書。據簡文，建始二年（前 31）八月北部侯長光呈報廩鹽名籍，簡背印文“鄭光私印”及“□□戊午候長鄭光以來”顯示北部侯長姓名為鄭光，文書由候長本人送來。建始二年九月無戊午，故簡文“戊午”當為八月三日，惜無法判斷該簿書是事先申請廩鹽，還是事後匯報廩鹽發放情況。該簡出土地——A33 遺址——在當時為肩水候駐地，而且文書一般逐級上呈或下發，故此該文書呈報對象當為肩水候。在西北邊塞文書中“君”一般指“候”，開封記錄“置佐輔發君前”，顯示原簿書由名為輔的置佐在肩水候面前打開，亦與文書呈報對象吻合。最保守的推測，該簡涉及的建始二年八月三日，置佐

輔在 A33 遺址。

無獨有偶，材料顯示臺他候官亦設有“置”，如下：

1.2. 居攝元年……朔乙□囊他候秉移肩水金關□□

.....府官□

73EJT23 : 762A

置佐豐 73EJT23 : 762B

該簡右下殘，原文書字迹工整譚嚴，墨色較濃。文書發到全閼後廢棄，刮削後用於習字，故正背兩面有些文字極潦草，墨色極淡。此處僅錄原來簡文，不錄後期習字內容。據簡文，居攝元年（6年）某月置他候兼移文肩水全閼，或涉通閼。簡背落款為“置佐豐”，顯示該文書當由名為“豐”的置佐負責。一般而言，豪他候發出的文書當由其駐地——豪他候官——的屬吏負責草擬繕寫，因此該簡的“置”當設於豪他候官。此外，另有兩簡亦證明豪他置的存在：

| | | | |
|------|-------------|----------|------|
| 1.3. | 囊他置佐昭武便處里審長 | 妻大女至年卅五 | 牛車一兩 |
| | 建平二年家屬符 | 子小女侯年四 | 用牛四頭 |
| | | 子小男小奴年一歲 | |

73EJT37 : 175

1.4. 〇……始二年九月甲辰主官據常付貴它置佐登 EPT52 : 36

簡 1.3 為寬本牘，右側刻齒。該簡為袁他置佐審長的家屬符，詳載妻子、子女的身份名字年齡及車馬信息，通闕時合符。簡 1.4 為單札，上端墨色脫去，部分文字無法釋讀。紀年僅存“始二年九月甲辰”，自昭帝至東漢早期，年號為“×始”且紀年至二年者，有本始、建始、永始、元始等，據曆日表，建始二年（前 31）九月二十日，元始二年（2 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干支皆為甲辰。¹而甲辰似官的“掾常”見於河平二年（前 27）五月（178.19/AS）和新莽天鳳元年（14 年）六月（EPT5：50），雖然不能排除其他人重名的可能性，但簡 1.4 主官掾常活動於建始河平年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²故暫定該簡年代為建始二年九月二十日。這一天，主官掾常交給袁他置佐登某種物品，該簡或為某

① 朱佳昌編著《太初日曆表》，第151、215頁。

2. 關於“主簿”及“主簿署”的含義,可參李冠春《談封建時代的“主簿”母題——兼談現代“據”“史”稱謂之關係》,收入中共金塔縣委、金塔縣人民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敦煌學學會編《金塔縣博物館藏漢簡之路歷史文化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14—321頁;李冠春《漢代“據”》,第9—12頁;曹幸雲《漢代簡牘考證》,第264—269頁。(均取祐司執筆)

種錢物出入簿籍。兩簡明確顯示,成帝建始及哀帝建平年間,臺他置的建制是存在的。此前,吳昌廉曾據遮虜置與候官、臺他置與臺他候官同名的現象,推測“置”當與郭相鄰或共構。^①這一看法很敏銳,但理論上還存在另一種可能,即所謂“臺他置”是屬於臺他寨而非位於臺他候官的置,對外行文時往往亦稱為“臺他置”。不過,並無材料支持後一種可能。結合簡 1.2 置佐位於臺他候官的情況,兩簡所涉的臺他置很可能亦設於臺他候官。

廣地候官置與臺他情況類似,如下:

1.5. 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癸亥朔癸亥,廣地守候紀移肩水金關:吏告,^②
官除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 73EJF3: 123+561A

廣地候印

十一月四日入

置^③與商

73EJF3: 123+561B

1.6. 府錄毋擅入常鄉廣地置佐鄭衆 73EJT37: 775

1.7. □八人其一人車父·凡百卅九人 輶車七兩□□□□牛 車百一十兩□

□百卅人其十六人輸廣地置 馬七匹 牛百一十二其十五輸廣地置^④□

73EJH1: 30

簡 1.5 形制為寬本牘,字迹潦草。據簡文,因轄下吏卒出行,故廣地候移文金關。簡背具名“置與商”,顯示該文書由商負責,商的身份為“置與”。《漢書·嚴助傳》記載“屬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顏師古注曰“與,主駕車者”,^⑤據此“置與商”似即在“置”工作的駕車人。^⑥既然該文書由置與負責,結合簡 1.6、簡 1.7,廣地候官亦當設有“置”的機構。^⑦簡 1.6 為單札,墨色雖淡,字迹不似習書。原應為冊書,惜其餘不存。簡文雖解,但“廣地置佐鄭衆”無疑應當連讀。簡 1.7 下殘,文字細密工整,分左右兩行書寫。據簡

① 吳昌廉《漢“置”初探》,第 19 頁。

② 原釋作“盡”,細察圖版,當為“置”,徑改。

③ 末字原釋作“還”,細察圖版,與前面“置”字絕肖,當為“置”,徑改。

④ 《漢書》卷六四《嚴助傳》,第 2784—2785 頁。

⑤ 一般而言,駕車者應從事力役,以不負責文書工作。不過,居延漢簡中有一枚以置與名義呈報的文書,“司月辛亥置與曹敬言之司馬車取言之”,86FD15B: 9+21,可見置與也處理文書業務。或許,“置與”與傳世文獻中負責駕車的“與”不同。此外,長沙五里堆出土東漢簡牘所見,“驂與”與驛曹掾、驛曹史,同被稱為與。古樓史(2010:WJL3—201—1),可見,傳統上對置與、驂駕等的理解,略顯片面。

⑥ 西北漢簡中見有司與。顧、王鈞藏《居延漢簡集》“司與錢”考(《敦煌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134—139 頁),可能跟置與還不是一回事。

文，似當為某種車馬運輸統計簿，“其十六人輪廣地置”及“其十五輪廣地置”證明廣地置的存在。可惜的是，該廣地置與上舉簡 1.3、簡 1.4 類似，不知是設立於廣地候官，還是候官塞其他地方。比對肩水候官、橐他候官設立的“置”，廣地置似也應設立在廣地候官。

此外，另有殘簡顯示候官置的設立，如下：

1.8. □□義行候事移肩水金關：遣

□□迎錢城倉。書到，出□如

73EJT3：11A

置佐安

73EJT3：11B

該簡形制為兩行，上端有燒灼痕跡，很可能該文書廢棄後即用作燃料。據簡文，“義行候事”遣人到城倉（A35）迎取錢物，故移書金關，可惜不詳義行候事者的本職及駐地。該文書以塞候名義發出，落款為“置佐安”，即該文書由名叫安的置佐負責，故此該“置”亦設立於候官的可能性比較大。惜不詳候官名稱。

據上，肩水、橐他、廣地三候官應當設立了“置”的機構。此外，肩水候官所在——A33 遺址——亦出土不少相關文書，如下：

1.9. 陽朔二年六月乙巳佐博受居延假□□

226.11/A33

1.10. 陽朔三年正月丁卯朔乙亥，置佐博敢言之：謹移稾粟餉269.1/A33

簡 1.9 形制為單札，上下均殘，似為某種物資出入記錄，由佐博接收。簡 1.10 顯示，陽朔三年（前 22）正月丁亥，置佐博上報某種簿籍，涉及糒粟餉等。有學者認為，河西邊塞文書中草稿多用單札，亦兼用兩行，而正本必用兩行，^①據簡 1.10 形制為單札判斷，很可能為呈報文書的草稿。因此，該簡雖為呈文簡，並不證明由設於其他地方的“置”呈送過來，而應由設在 A33 遺址——也就是肩水候官——的“置”所起草。兩簡相距不足一年，前簡“佐博”與後簡“置佐博”當為同一人，只是記載時省略而已。此外，A32 遺址亦出土數枚相關簡牘，如下：

1.11. 出黃梁米一斗一 其□□ 建始三年三月丁未置佐親□

73EJT37：448

1.12. □□□□ 建平二年十一月丙戌置佐並受□ 73EJT37：639

1.13. 出麥十八石 合□□ 居延元年六月癸未置佐玄付乘 胡隨長放

73EJT23：561+577

① 角谷常子《簡牘の形狀における意味》，第 90—98 頁。

三簡形制皆為單札，均為物資出納記錄。簡 1.11 紀年為建始三年（前 30）三月，此時肩水候尚駐 A33，^①該簡之所以出現在 A32 遺址，很可能因此時肩水候不在署，由 A32 遺址某個機構的官吏兼行候事，故設於 A33 遺址的“置”將文書呈給此地的兼行候事者。其餘兩簡紀年分別為建平二年（前 5）十一月、居攝元年（7 年）六月，這兩個時間點，肩水候已經常駐 A32 遺址，不過，肩水塞的大本營——肩水候官——應該依然在 A33 遺址，推測“置”並未遷移，只不過相關文書轉呈至 A32 遺址了。

綜上，肩水候官所在地設立了“置”的機構，豪他、廣地候官亦如此。

二、都倉置

除設在候官的“置”外，肩水地區還設有所謂的都倉置。如下：

1.14. 都倉置佐程譚 葆屋蘭大昌里趙勤年卅八 十二月癸亥北塞夫豐出
已入 73EJT37 : 129

1.15. 月十一日具記：都倉置牛車皆毋它，已北，尊以即日發去有屬證居
。者言：居延報倉出入百十二石耳。祿得連史黃慶卿送卒□肩水，以
今月二……屠李君及諸君，凡六人，車數十百兩，祿得吏民為

73EJF3 : 336+324

簡 1.14 形制為單札，屬於通關出入名籍簡。細察圖版，末端“已入”兩字的位置偏右，與上面文字正中書寫迥然有別，顯係後期填注。若此不誤，則趙勤先出關後入關。就金關的具體方位而言，過關北行為出，南行為入，故此，都倉置當設於金關以南的某地。簡 1.15 左殘，簡首“月”明顯大於其他文字，故“月”或指當月。據簡文，似祿得派遣屠李等六人及近百輛車前往居延地區運輸穀物。書信開頭提及都倉置牛車似已過關而北，寫信人“尊”亦已離開。因簡文殘缺，不清楚都倉置是否與祿得有關係，或許兩者並無統屬關係，僅因祿得運糧而臨時征調都倉置的牛車。

都倉置，顧名思義，當指設於都倉的置。明確都倉的位置，即找到都倉置的所在。據下簡，都倉似當設在 A35 遺址：

1.16. 實宣伏地叩頭白記：

① 詳第四章。

董房、馮孝卿坐前：萬年母恙！頃者不相見於，宣身上部屬亭，迹候爲事也，毋可愛者。迫駒執所屬，故不得詣二卿坐前，甚

502.14+505.38+505.43A

毋狀。董房、孝卿到自愛，怒力加施，懷宮事，叩頭叩頭，幸甚幸甚。宣在驢喜隧，去都倉四十餘（餘）里，獨第六隧卒杜程、李侯常得奏都倉，二卿時時數寄記書，相問音聲，意中快也。實中兄

502.14+505.38+505.43B/A35

該書信原爲寬木牘，裂爲數塊，今三塊拼合，左側尚殘，文意不完。據簡文，實宣寫信給董房、馮孝卿兩人，書信主要匯報實宣自己服役的情況。其中“獨第六隧卒杜程、李侯常得奏都倉，二卿時時數寄記書”顯示，董房、馮孝卿兩人可能常託前往都倉的杜程、李侯將書信帶給實宣，從這個表述看，董、封辦公地點當在都倉，而該簡出土自 A35 遺址，故即都倉所在。實宣寫給董、封兩人的書信，送到了目的地。都倉之“都”字，原本即有總體、中心的意思，¹該地築城，規模宏大，爲肩水都尉轄區的中心，設在該地亦屬常理。另外，簡文“宣在驢喜隧，去都倉四十餘里”顯示，都倉與驢喜隧相距 40 餘漢里，暫取 42 漢里，約爲 17.6 公里。驢喜隧轄於東部，具體位置不詳，該書信涉及的第六隧轄於左前部，在全圖以北，²而東部候長駐地——A32 遺址——距離 A35 遺址直線約 9.5 公里。³不過，漢代的里程一般爲步行里數，並非直線距離。弱水沿綫道路曲折回環，兩組數據相差近一倍，恐亦正常。驗以下簡，亦大致相符：

1.17. 〃二卿卿至迹迹廿一日謁官廿二日還宿橋北廿三日日迹數……
〃迹南日中迹北竟還廿六日旦迹南日中迹北竟還廿七旦迹南日……
□□會吏□弩周初八日旦南迹□日入迹南竟二日……□
□舖迹南竟九日旦迹南日中迹北至還五日旦迹南……□

73EJD：120A

〃周 旦迹北竟還 日食時入騎將卒騎 旦北至□□□ 旦迹〃
〃塞 下箇南竟 行莫宿都倉 □召卒出入□ □徒□□〃

(1) 宣帝神爵二年，西域都護府，漢師占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市”（《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上》，第 3874 頁）。
(2) 詳第一章。
(3) 郭義田：《全球定位系統（GPS）3D 模型與地理信息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疆地理研究——以河西走廊及古城遺址爲例》，《地理科學》，2010 年第 3 期，第 247 頁。

☒稽落食陳卿舍

日入到治所☐宿趙☐☒

☒

竟

73EJD : 120B

該簡爲寬本牘，上下皆殘。簡文似記錄了事主兩個月的主要工作，絕大多數爲日迹。正面未分欄，當豎讀，簡背分欄，每欄當從右自左讀，故此現存第三欄當讀爲“日食時入關將卒詣行莫宿都倉”。若此不誤，則“日食時”入關，¹暮宿都倉，正好爲一日的行程。漢代軍隊輕行一日五十里，重行三十里，²該簡“將卒”而行，當可視爲行軍，前進距離當在五十里左右。前引1.16顯示鹽亭隧距都倉四十餘里，兩者差相仿佛。此外，還有不少簡涉及都倉，如 74.17/A33、73EJT23 : 876、73EJT23 : 1037、73EJT24 : 817、73EJT37 : 131、73EJT37 : 397、73EJT37 : 767、73EJH2 : 76、73EJF1 : 70 及書信簡 73EJT23 : 404、73EJT30 : 27+T26 : 21、73EJF3 : 333、73EJD : 39 等等，皆無助於考證都倉位置，不贅。

A35 遺址因屬於肩水都尉駐地，故修築一定規模的城。這個城本身亦設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即城官，³亦稱肩水城官，長官爲城尉。換言之，城尉與肩水都尉同駐 A35 遺址。材料顯示，肩水城官承擔了供應肩水都尉轄區內吏卒口糧廩食的任務，如下：

1.18. ●西部河平四年五月吏卒稟城官名籍 72EJC : 182

1.19. ●初元五年六月所受城官穀簿 204.3/A32

1.20. 永始四年七月壬寅朔☒

廩城官名籍一編敢☒ 73EJT24 : 133

1.21. 石南亭卒朱護 就食城官 73EJF3 : 394

1.22. 建始元年三月甲子朔癸未，右校士吏雲敢言之：過十二月甲辰受遣，盡甲子，積廿日，食未得。唯官移 284.1/A33

城官致，敢言之。 以檄報：吏殘日食皆常詣官廩，

非得廩城官 284.4A

① “日食時”當即簡牘中常見的“食時”，基本上在上午九、十點鐘。

② 《漢書·卷七十二·陳湯傳》“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第3023頁），《漢書·卷七十二·王吉傳》“師行三十里，古行五十里”（第3058頁），可見漢代軍隊輕行、重行的速度，一般爲每日五十、三十里。進一步研究，可參邢義田《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原刊《中國社會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2分，1989年，此據作者《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中華書局，2011年，第223頁。

③ 關於城官的解釋，可參廖夢家《漢書·地理志·居延縣屬城官》，見《漢書集解》，第45-46頁；沈剛《居延漢簡語詞彙釋》，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64頁。

董雲

令史博發

三月丙戌肩水庫嗇夫魚宗以來

君前

284.4B/A33

上舉五份文書皆涉及城官。前兩簡形制皆為單札。簡 1.18 為肩水候官塞所轄西部塞製作的更卒廩城官名籍簿書的標題簡，簡 1.19 為某機構接受城官穀物簿籍的標題簡。簡 1.20 為兩行，據簡文，為某機構上呈廩食城官名籍簿書的呈文簡。簡 1.21 形制為單札，似為某種戍卒廩食簿籍冊書的一枚。石南亭轄於雞他塞，⁽¹⁾因亭卒前往城官就食，該簡可能屬於通關致書的附牒。文書 1.22 由兩簡編聯而成。據簡文，右後部士更雲向肩水候官呈文，請求移文城官補足二十日的廩食。簡背右上角“董雲”當為原封之印的名字，當即右後部士更雲。“三月丙戌肩水庫嗇夫宋宗以來”顯示該文書由庫嗇夫宋宗帶到肩水候官(A33)，而右後部在肩水塞南端，因此肩水庫當與士更董雲治所相近，可能順路捎帶。“令史博發君前”顯示，文書由令史博在肩水候官面前開封。正面小字“以檄報吏：殘日食皆常詣官廩，非得廩城官”當為肩水候官的批復。尚不清楚的是，這一批復是候官立即作出，還是請示肩水城官後作出。上舉諸簡，皆顯示城官承擔供應亭塞吏卒穀物廩食方面的功能。而且，據本簡推測，很可能城官作為總的後勤基地，平時將穀物運送至各候官，由候官再行分配發放，並非直接由城官向全體吏卒發放，遇到特殊情況才由城官臨時發放。若此不誤，則城官必設有規模不小的倉，專門存儲穀物，而 A35 遺址臨近驢馬屯田區，該地亦出土不少屯田相關的簡牘，結合都倉的大致方位，判斷都倉設在 A35 遺址亦合情合理。

而且，肩水城官恰恰設有“置”。如下：

1.23. 始建國三年五月庚寅朔壬辰，肩水守城尉蒯萌移肩水全關：吏所葆名如牒，書到出入，如律令。 73EJF3：155A

置與鳳 73EJF3：155B

該簡形制為兩行，字邊工整。據簡文，始建國三年五月肩水守城尉蒯萌移文全關，涉及人員通關。簡背具名“置與鳳”，比對前引簡 1.5 可知，在“置”駕車的鳳負責肩水城尉發出的這份文書。據此，肩水城官當設有“置”。都倉既設在該地，那麼該簡的“置”當即都倉置。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都倉置設在

(1) 詳第二章。

A35 遺址，但該機構應該直屬於肩水城官，而非肩水都尉府。

此外，A35 遺址不僅設都倉，亦設庫，如下：

1.24. 建平二年八月乙卯朔辛酉肩水庫嗇夫官以小官印行城尉事移肩水金關  73EJT37 : 1068

1.25. 始建國二年八月甲午朔丙辰，肩水庫有秋良以小官印行城尉文書事，移肩水金關、居延二十井經索關：吏所發名夥 73EJF3 : 327

1.26. 戍卒昭武步廣里不更楊當年廿九 迎吏奉城官 五月辛丑南
73EJT37 : 912

簡 1.24 左殘，原應為兩行，簡 1.25 亦為兩行。兩簡皆為肩水庫嗇夫兼行城尉事，簡 1.25 涉及吏民通關，簡 1.24 或亦如此，時間分別為建平二年（前 5）、始建國二年（10 年）。此前，學者發現居延城倉長兼行都尉事，據此認為城倉與都尉府同處一地，^①兼行城尉事的情況當與此類似，肩水庫嗇夫兼行城尉之事，兩者亦當同處 A35 遺址，便於處理相關業務。簡 1.26 為通關記錄簡，簡文顯示戍卒楊當前往城官迎取吏伴，可見城官當存儲一定的錢物，很可能設有專門的機構。另，前舉簡 1.22 顯示，肩水庫當在肩水塞南部。綜合諸簡及 A35 遺址的性質、地理位置，該地應屬肩水都尉轄區的總後勤基地，當設有“庫”。^②

綜上考證，所謂的“都倉置”當位於 A35 遺址，該地設有都倉，亦設“庫”的機構。A35 遺址駐有肩水都尉府和肩水城官，因其臨近弱水中下游兩大屯田區之一的解馬屯田區，故當聚儲存物資較為方便。而且，該地作為肩水都尉轄區的總後勤基地，負有供應及調配轄區內物資的任務，設立倉和庫亦屬事之當然。

①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綴述》，第 45—46 頁。

② 關於里耶秦簡及西北漢簡所見“庫”的研究，參見沈剛《新蔡簡與秦簡所見秦漢時期的“庫”》，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一屆國際簡牘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90—303 頁。此外，武威漢簡姑臧庫與河西地區的武庫也存在着密切的關係，余小菊則《甘肅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大車器集簿”初探》，見《達志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藏甘肅漢墓簡牘集論》，科學出版社，1999 年，第 94—95 頁；馬世金《姑臧庫與漢代河西屯田管理》，《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1 期，2016 年，第 62—64、96 頁。亦偶見金關簡，73EJ122 : 31“金關庫永始元年三月乙酉以來理作簿”，指簿記一修材料，亦當設置專門及地點，當距金關不遠。

第二節 居延地區的“置”

北部甲渠、殄北、卅井三塞，負有拱衛居延屯田區的責任，其地位與作用與南部肩水都尉統轄諸候官寨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居延地區的地理環境較南部更為優越，適宜屯墾，故屯戍活動更為發達，人口更為繁盛。因此，居延地區的“置”設立更多，更為普遍，也更為分散。此前吳昌廉曾注意到吞遠置、第三置、遠場置等的存在^①，惜未注意其設立背景及新沙置。下面結合倉及邊塞防禦組織體系，討論居延地區的“置”。

一、吞遠置

據下述諸簡，甲渠塞設有吞遠置：

2.1. ☒ 伐芟千石積吞遠置 ☒ EPT48 : 60A

☒ 伐 ☐ 芟千石積吞遠 ☒ EPT48 : 60B

2.2. ☐ 吞遠置園中芟腐敗木以食馬足在 EPT52 : 173+336^②

2.3. 出粟大石廿五石 一車一兩 始建國二年正月壬辰營家昌里營廄就人同里陳豐付吞遠置令史長 EPT59 : 175

2.4. ☐ 府……告居延甲渠副候官主簿為不侵候數責瑣北候長宏 ☐ EPT22 : 477A

☐ 居延以吞遠置芟千束貸甲渠草廄伐芟備單已言有 EPT22 : 477B

☐ 將軍令 所吞遠置芟言會六月廿五日 • 又言備置芟會七月廿日 建武六年二月 ☒ EPT22 : 477C

☒ ☐ ☐ ☐ 驛馬伐芟所三千束毋出七月晦 EPT22 : 477D

簡 2.1 兩面文字基本相同，據書式，似為某種檄，惜上下皆殘，無從明確判斷。簡 2.2 形制為單札，上下皆殘，據簡文，似為文書。這兩簡顯示，吞遠置存放不少的芟，且有園地。簡 2.3 形制為單札，始建國二年（10 年）正月有二十五大石的粟交給吞遠置令史長，可能令史長在“置”這個機構當值。簡 2.4

① 吳昌廉《漢“置”初探》，第 5—7 頁。

② 簡牘綜合，參見簡 14 號新簡，綜合 160，2018 年 12 月 19 日於簡易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73。

爲四面體的觚，殘損嚴重。據簡文，似乎吞遠置將一手束的芟貸給甲渠塞，可能未及時歸還，故上級機構發文追查。

與此同時，亦設立了吞遠倉，如下：

2.5. 新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

𠄎八月以來吞遠倉廩

吏卒刺

EPT43 : 30A

𠄎吞遠倉吏卒刺

EPT43 : 30B

該簡簡首爲半圓形，且塗畫網狀格紋，當爲枿。據簡文，吞遠倉給吏卒發放新莽地皇元年（20年）八月以後的廩食，該枿當懸掛於這些原始記錄上，起到標識的作用。據下述諸簡，吞遠倉當設在吞遠隧。

2.6. 吞遠隧倉新始建國𠄎^①戊三年三月𠄎

EPT26 : 8

2.7. 吞遠隧倉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七月穀出簿及𠄎𠄎^②

EPT65 : 135+138^③

2.8. 𠄎右吞遠部𠄎𠄎

EPT10 : 19

2.9. ●吞遠部建昭五年三月過書刺𠄎

EPT52 : 72

四枚簡皆爲單札。前兩簡顯示，所謂吞遠倉，全名當爲吞遠隧倉，即設於吞遠隧的倉。後兩簡，據其書式，當爲某種簿籍的標題簡。吞遠部的得名，應該源於該部候長駐在吞遠隧。吞遠隧作爲吞遠部的候長治所，其規模當較一般亭隧爲大，應有足夠空間設立倉、置。

二、第三置

著名的“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書”涉及了所謂的第三置，該簿書內容甚多，僅節引相關簡文如下：

2.10. 直三千；大筭一合，直千；一石去盧一，直六百；縛索二枚，直千；皆

① 如鑒該簡圖版，建國、戊之前原無，‘國’字僅存右半，則可刪減，‘戊’同‘十’部略殘。一般而言，王莽時期的紀年前，往往‘十’‘戊’連稱，常見爲始“建國地皇、天鳳十戊”，如簡 2.7 所示，有該簡書法不合。兩枚殘簡的書口，亦不甚吻合。不過，整理者將之定爲一枚簡，且係有一個編號，或許該簡記載簡略亦未可知。錄此存疑。

② 兩簡綴合，參見拙著《肩水金關漢簡集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2 月 25 日初版），http://www.bsmi.org.cn/show_article.php?id=3322。

③ 李均明指比甲渠塞的部隧設置，亦謂爲部尉名稱與現在所見相同。《漢代甲渠候官視察考（下）》，第 82 頁）。

在業車上 與業俱來運到北部，爲業買肉十斤，直穀一石 到第三置，
爲業糴大麥二石 凡爲穀三石，錢萬五千六百，皆在業所 恩與業俱來
到居延後，恩

EPF22：25

該段簡文是寇恩自述爲甲渠候粟君妻子業購買物資的花費，其中提到在第三置購買二石的大麥 比對吞連置可知，第三置恐當設於第三隧 該隧材料甚多，僅引一枚如下：

2.11. 第三隧長薛寄 二月食三石 二月辛亥自取 EPF22：88

第三隧爲第三部候長駐地，該部初元年間共統轄萬歲、卻適、臨之、第一、第二、第三等亭隧，習稱爲萬歲部，第三部當爲別名^① 因此第三置亦設於第三部候長治所 不過，第三隧倉未見，倒有第三部傳舍的記載，如下：

2.12. ☒粟廿石 給萬歲傳舍
柱馬食 214.128/A8

若釋文無誤的話，萬歲部或設有傳舍 不過，傳舍之設，在弱水中下游流域的軍事防禦體系裏似僅此一見

此前，高榮據“第三置”的命名，推測當有第一置、第二置等^② 目前尚未見到相關資料，而目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邊塞機構命名未必嚴格按照數字順序。

三、新沙置

據下述兩簡，卅井塞設有新沙置：

2.13. 入粟 給都吏壯卿粟戎塞上 綏和元年六月庚戌新沙置卒馬受次東
候長章 155.15/A21

2.14. 騎歸吞遠邏其夜人定時新沙置吏馬章行砂北營攬來永求
EPF22：196

簡 2.13 形制爲單札，出土於 A21 遺址，卅井塞懸索關即設在該地^③ 簡文顯

①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第 84 頁。

② 高榮《論秦漢的置》上，第 61 頁。

③ 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行 傳與出入名籍》，第 34—35 頁；同前著《漢書行政的簡牘圖》，第 263—268 頁。

示,次東部候長章將粟交給新沙置卒馬,具體數目未載。而次東部轄於卅井塞,¹故新沙置轄於卅井塞的可能性較大。簡 2.14 爲著名的“建武三年死駒案”卷宗的一枚,該簡顯示新沙置吏馮章承擔傳遞警檄的任務。肩水中下游的“置”,唯有此條明確顯示承擔了傳遞警檄的任務,似屬偶然現象。

四、遮虜置

材料還見有遮虜置與遮虜隧,如下:

2.15. 禹令卒龐耐行書夜昏五分付遮虜置吏辛戎, EPT65 : 315

2.16. 察微卒楊寅 遮虜卒成□ 制虜卒 除□
駟望卒 逆胡卒蘇□ 望虜卒
□頭卒范禹 驚虜卒王□ 276.8/A8

前簡形制爲單札,下殘。簡文顯示,一封郵書交付遮虜置吏辛戎手中,據“禹令卒龐耐行書”判斷,該簡並非習見的郵書刺或郵書課,或爲普通文書,因此不足以據此認定遮虜置負責郵書的傳遞。後簡爲寬木牘,分上下三欄書寫。共涉及察微、制虜、駟望、逆胡、望虜、驚虜、沙頭、遮虜等八所亭隧,其中前六所皆轄於甲渠塞,制虜、驚虜轄於吞遠部,察微、駟望轄於不侵部,望虜轄於臨本部,²逆胡不詳何部,³唯有沙頭轄於肩水塞。⁴據此,該簡所記亭隧並不一定皆轄於甲渠塞,遮虜隧亦無從考見其上級機構,遮虜置的問題亦無從解決。

綜上,北部居延都尉轄區,因其生產生活環境更爲優越,屯戍活動較肩水地區更爲發達,“置”的設置也比較多。所考見的“置”多設於部,而非候官,如甲渠塞設有吞遠置、第三置,分別位於吞遠部、第三部候長治所。據學者研究第三部(亦名萬歲部)位於河北道上塞南端,吞遠部位於河南道上塞北部,⁵皆在交通綫上。此外,卅井塞設有新沙置。甲渠候官遺址出土資料最爲豐富,而不見“置”的直接相關資料,恐怕甲渠候官並未設立這個機構。這點與南部的肩水、渠他、廣地候官不同。據學者研究,甲渠塞設置了上舉吞遠倉、萬歲倉外,亦設第廿三倉與候官倉。⁶材料顯示,吞遠置依託吞遠倉

(1)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見《漢簡綴述》,第79頁。

(2)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第84—87頁。

(3)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上)》,第43頁。

(4) 詳第一章。

(5)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第88頁;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第152—161頁。

(6)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頁89—91。

而建，卻不見第廿三置及候官置，頗為奇怪。


第三節 論 “置”

弱水中下游流域設立的“置”，因位於邊地，與亭塞相間，故其設立背景、職掌及職官設置，與懸泉置不同，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

一、設立背景

據前對都倉置、存遠置等的討論不難看出，弱水中下游地區“置”的設立往往依託於倉。“置”設在候官的原因之一，即是候官處有倉。據學者研究，甲渠候官設有倉，¹肩水候官遺址亦發現吏卒廩食及穀物出入的簿籍，²固然不能絕對排除部隧上呈的可能性，但很大可能顯示該地亦當設倉。蠡他、廣地及北部的卅井、殄北等候官，可能亦設倉。

不過，候官儘管設倉，卻極少出現“候官倉”的字眼，這點值得注意。目前僅見下簡明言“候官倉”：

3.1. 受候官倉 EPT4 : 57

該簡上殘，出土自甲渠候官遺址，倉當指甲渠候官倉。該地出土的其他涉及倉的簡牘，皆為入穀記錄。如下：

3.2. 入粟大石二十五石 始建國六年二月己丑將轉守尉，
266.32/A8

3.3. 入粟大石二十五石 車一兩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譚受曹家茂陵粟
進里趙尹壯就人肩水里邛宗 EPT59 : 100

前簡明確顯示運輸穀物到候官，後簡應當也是輸穀候官。雖然如此，兩枚簡皆未明確出現“候官倉”字樣。富谷至認為，儘管部、候官等設有倉，但並無“倉”的建制，而材料中常見的倉長、倉丞、倉書人等皆屬於肩水都倉和居延

1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遺址簡牘》，第89—91頁；富谷至：《漢代設倉制度——以居延漢簡為史料》，《學刊·東方學報》第18卷，1996年，此後作者《支那行政の展開圖》，第287頁。富谷至亦曾討論候官倉穀物的移轉狀況，只舉出一條甲渠候官倉的簡牘（85.32/A8），而該簡受損嚴重，僅存數字，筆畫亦較為潦草，不足憑信。

2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集成》A33《出土簡牘倉及穀出入簿籍》，見《居延漢簡研究》，第163、185—190頁。

城倉的建制¹。這一點堪稱卓見，倉庫乃候官的附屬設施，並非獨立的機構。倉平時的管理工作，由令史、尉史等負責，除前舉 2.3 令史在存遠置當值外，其他簡例甚多，暫舉兩枚如下：

3.4. 建始二年十月乙卯朔丙子，令史弘敢言之：通乙寅直符，倉庫戶封皆完，毋盜賊發者，敢言之。 EPT52：100

3.5. 五月戊寅尉史蒲敢言之：通丁丑直符，倉庫戶皆完，毋盜賊發者□之 264.9/A8

令史、尉史通過直符的形式，巡視倉庫府藏等設施。未在 A8 遺址見到倉庫夫、倉佐的身影，原因或即在此。

二、職掌

此前學界對秦漢時期“置”職責的考察，往往焦點集中於懸泉置，認為“置”兼具文書傳遞與吏員招待的功能²。實際上，這種看法可能不盡準確，尉水中下游流域邊功系統的“置”，其功能與任務主要集中於物資供應。目前所見，與“置”相關的簡牘，絕大多數涉及的都是物資出入，如前舉 1.10、1.11、1.13、2.3 等簡涉及糧食。下述四簡涉及雞、狗、菹等：

3.6. 入狗一枚。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己巳，佐建受右前部，禁殺牛充輸，子元受，致書在子元所 5.12/A33

3.7. 入小菹一斗。子元受。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己巳，佐建受左前部，如意隧長奉親卒外人輸，子元受 10.12/A33

3.8. □六月乙丑佐博買鷄五枚破虜□ 219.5/A33

3.9. 二月壬子置佐遷市薑二斤 300.8/A33

四簡形制皆為單札。簡 3.6 顯示，元康四年（前 62）二月己巳這一天，佐建分別接收右前部的狗和左前部的菹。簡 3.6 顯示，物資出入時需製作“致書”，作為憑證，簡 3.7 則直接書寫未載。兩簡寫制相同，書主皆為佐建，銅景兩簡筆迹，簡 3.6 頗度劣弱，簡 3.7 頗稱工整，而且，枚、佐、建、部、元、受等字的架構筆畫迥然有別，雖非同一人書寫，當為不同人記錄而留下的案底。簡 3.8 上下皆殘，書式與前兩簡相似，亦涉物資出入。該簡佐博，與前舉 1.9、

1 富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第 290 頁。

2 吳昌廉《漢“置”初探》，第 12—14 頁；高榮《論秦漢的置》上，第 61—63 頁。

1.10當為同一人。3.7、3.8 兩簡雖未明言為置佐，結合“置佐博”省作“佐博”的現象，以及兩簡物資出入的種類及文書性質判斷，當為置佐。3.9 上下完好，上端似有刮削痕迹，置佐還購買兩斤的匱。據上節所言肩水候官設有“置”的情況，四枚簡當由駐在 A33 地區的置所留下的文書，而非由設於其他地方的“置”呈給肩水候官的文書。

此外，前舉 2.1、2.2、2.4 等涉及錢的出入，下述兩簡亦如此：

3.10. 入錢六 三月丁巳佐博賣茭一束河東平史武賀所 269.2 A33

3.11. 入錢六 ……五月乙酉佐博賣茭二束魏郡侯國令史馬穀所直
269.6/A33

兩簡皆為單札，儘管均涉佐博，但墨色濃淡迥異，筆迹似亦不同。末簡“入錢六”下面似有一段文字，當是刮削不淨而遺留的。兩簡書式相同，紀月日而不紀年，與前舉簡 3.6、3.7 不同。3.6、3.7 兩簡可能為臨時性物資出入，故詳載年月日，而此兩簡或為日常性物資出入，且數額不大，故僅記月日。兩簡佐博，或即前舉簡 3.6 所涉置佐博。此外，“置”亦或由肩水候官報告錢物出入，如下簡：

3.12. 甲戌置左博敢言之：謹移稍入錢 ☐
☐肩水候 269.10A/A33

該簡左殘，似為兩行。上端大字書“肩水候”，下面按簡置佐博關於稍入錢的呈文。上簡首大字書寫“肩水候”似指其呈送目的機構，若此不誤，則該簡及相關簡當亦是呈送給肩水候的文書。此外，下述兩簡，亦涉及“置”：

3.13. ☐一千付置佐博 ☐ 246.7+237.48/A33

3.14. ☐置佐博受就人井客 ☐ 586.5/A33

3.15. ☐佐博受所賣酒二石 237.9/A33

3.16. ☐八月辛巳置佐還買 ☐二 ☐ ☐ 300.10/A33

3.17. ☐月己巳置佐禹市 ☐ 73EJT28：115

3.18. ☐日置佐威受卒趙詡 73EJT37：1327

1 周鳳臺《漢簡牘的時代大略》，收於《居延漢簡研究》第 3 卷簡牘學篇，中華書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8 頁。周鳳臺《漢簡牘的時代大略》，《中國文字學》2012 年第 4 期，第 18—20 頁；鄭振華《居延漢簡與秦漢時代的變遷——以簡牘書寫、文書制度“稍入錢”為例》，《中國文字學》2013 年第 3 期，第 1—7 頁；李均《〈關於秦漢簡牘所見“稍入錢”一詞的討論〉》，《國學學刊》2015 年第 4 期，第 99—108 頁。

六簡皆為單札，均涉及錢物出入。3.15 宋明言置佐，比對前舉諸簡，亦應為置佐。

綜上，絕大多數相關資料，均與物資出入有關。如前所述，該地區的“置”往往依託會面設立，這一點亦符合其主要職掌。而與文書傳遞有關者，僅上舉 2.14 置吏行警檄、2.15 置吏行書，以及下簡：

3.19.

□張掖大守章詣居延三月丁酉起

□□□史□土印□居延三月癸巳起 二月乙巳夜過半時受都倉置卒 不擇

已……□周漢印詣居延三月己亥起

86EDT65 : 2

該簡為寬木簡，上殘，據簡文及書式判斷，當為某種文書傳遞記錄。“三月乙巳夜過半時受都倉置卒”，顯示文書由都倉置卒傳遞過來。總體而言，“置”相關材料，目前僅見二簡涉及文書傳遞。但嚴格上講，2.14 傳遞警檄屬於突發事件，與一般的文書傳遞不同，而 2.15 書式亦與常見文書傳遞有別，因此，真正涉及文書傳遞的恐怕只有 3.19 一枚。因此，很難說“置”在物資供應之餘，還要負責傳遞文書。

此外，下簡是對“置吏”職掌的最好說明：

3.20. 置吏宋吏壽 掌厨傳過客驛馬

73EJF3 : 343

該簡出土自 A32 遺址東側圍門房屋內的隔間，性質難以判定。據簡文，置吏負責“厨傳過客驛馬”，可分為厨、傳、過客、驛馬等四個義項，結合前據諸簡，前三者無疑表明置吏涉及物資供應，包括供應飲食、提供住宿等。“掌驛馬”則有兩種可能：（1）飼養驛馬；（2）為過往驛馬提供飼料。無論哪一類，置吏似均不直接承擔文書傳遞的任務。此前，陳偉曾據秦及漢初相關律令，認為傳置與行書無關，¹ 尉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的“置”似亦如此。這點與漢代敦煌郡效穀縣的懸泉置大不一樣。懸泉置漢簡尚未正式出版，目前為止僅零星刊佈部分釋文，據學者初步勾勒，懸泉置不僅服務過往使者、官員及其隨從在飲食、交通、住宿等方面的需求，亦負責東西向政令、文書的傳遞。² 之所以有此差別，當因尉水中下游流域亭隧建置齊備，文書傳遞由專

1 陳偉：《秦代傳置與文書傳遞系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秦漢考古學》紀念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4—156 頁。

2 劉冬冬：《漢代“傳置”與行書制度》，《中國社會科學》2010 年、2012 年，均據《漢代傳置與行書制度》，中國書局，2012 年，第 253—259 頁；張俊民：《敦煌漢簡出土文書研究“述評”》，第 1 頁。

門的亭隧負責，「肩水」置人員負責，而懸泉置也在郡縣民政體系內，並無亭隧建制，故承擔任務亦多樣化。

如果回過頭來再看肩水、居延地區“置”的分佈特點，即很容易理解。肩水地區的三個候官，都位於弱水沿岸的交通線上，這一帶的綠洲較少，沿河呈條形分佈，而烽燧通常位於戈壁與綠洲的交界處，距交通線尚有距離，因此負責物資供應的“置”理應也設在交通線上。北部居延地區，則分佈著大片綠洲，甲渠候官東的兩條烽燧線——河南道土塞與河北塞——位於交通線上，故“置”緊靠烽燧線設立，而不一定設在甲渠候官，在情理上是講得通的。

三、置佐

如前所述，“置”依託於倉而設立，但相對於倉的附屬地位，“置”是個獨立的機構，有自己的職官建制，如前舉諸簡中頻頻出現的置佐，以及偶爾一見的置與。吳昌廉、高榮皆認為，“置”設有番人、佐等^①。一般意義上可能如此，但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僅有一例出現番人。如下：

3.21. 河平二年九月壬辰朔 肩水置番夫走詣官，^② 86EDT8：2+26

該簡明確出現置番夫一職，從簡噴出土自肩水候官遺址判斷，此處“肩水”或指肩水候官，“肩水置番夫”或許就是設在肩水候官的置番夫^③。此外，下簡疑似出現了置嗇夫：

3.22. □朔壬子，肩水守候橐他塞尉畢敢言之：謹移穀

□言之

536.5A

嗇夫去疾

536.5B/A33

該簡上殘，紀年不存。據簡文，肅他塞尉守肩水候，呈呈某種穀相關的簿籍，當涉穀物出入。簡背具名為“嗇夫去疾”，顯示該文書當由其草擬負責。如前所述，候官處所設的倉僅為附屬機構，並未設置倉嗇夫，而且目前肩水候

① 關於弱水中下游流域的置史研究，見李學海《漢代邊防“置”考》及《置考》，收入《漢代邊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13—135頁；簡取浩司《漢代の官制・肩水地域における支那邊境》，作者《東洋學研究》（東京大學出版部），第331—370頁；柳野吉光《漢代邊防の支那官制と肩水金關遺跡》，《東洋學研究》（東京大學出版部），16卷，2017年，第89—95頁。

② 吳昌廉《漢“置”初探》，第10—11頁；高榮《論秦漢的置》下，第59頁。

③ “置官”表示的官職官，以肩水置番夫、居延的土塞尉、河北塞尉等官，但置某側邊界附近扎多個烽燧或一個烽燧有多個置官，或稱之為置長，或之為置士、置史等職稱時，也有稱置官的，也是不能想象的。因此，該簡不足以認定肩水置設在肩水候官之外的某地。

名爲“禹置”，佐名爲財。太守府發出的文書不乏署名“佐某”和“書佐某”的用例，^①與此相吻合。

第四節 餘 論

綜上，漢代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邊防系統，亦即張掖郡肩水、居延都尉轄區，普遍設有“置”。南部肩水地區，“置”設於各候官。北部居延地區，則設於候官系統轄的某些部治所。肩水都尉府和肩水城官所在地——A35 遺址，設有總後勤基地性質的都倉和庫。所謂都倉置，當亦設在該地，直屬於肩水城官。

一般而言，該地區的“置”均依託於倉而建立。主要負責厨傳及過往吏民驛馬等物資供應及相關需求，極少傳遞文書，因該地區亭塞完備逶迤不絕，文書傳遞由亭隧卒負責，不勞“置”人員兼差。總體而言，在弱水中下游流域的防禦組織系統中，“置”屬於隱在幕後的後勤部門，出現的頻率並不高。該地區“置”的負責者，一般爲置佐，書人極少出現。材料所見，置佐因與塞候共處一地，或因業務相關，偶爾亦負責候文書的起草。

附帶指出，日本學者永田英正所示範的文書簡典型研究方法——集成法，根據本章對“置”的研究，亦須做出必要的調整。永田方法的基礎就是集成同一出土地的文書，按照書式不同分類定名。綜觀永田所集成的文書的出土地——A8、A33、P9、A10、A35，前三者皆爲候官遺址，而永田在討論簿籍的製作、流傳、處理等過程中進一步揭示了候官的職能與作用，其依據即是前述三個候官遺址出土的文書。但是，據本章研究，所謂候官並非只有一個機構，至少就肩水候官而言，還設有“置”這一小型機構。前舉數枚 A33 遺址出土“置”的簡牘，永田英正不作區別集入肩水候官文書。^②當然，就肩水、渠他、廣地候官而言，“置”設在候官，其簡牘屬於廣義上的候官文書，但甲渠候官似未設“置”。兩相對照不難發現，甲渠候官與肩水候官的文書在

① 太守府文書落款爲佐、書佐，此有諸多家已經注意到，如《漢簡所見太守、都尉、候、丞、史》，見《漢簡研究》，第113—115頁。總之而言，太守府文書落款爲佐，例子較少，亦見於屬家置文書，如J90DX10216.2：869，J90DX10314.2：220，J90DX10309.3：236，分見于周天牛、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29、47、80頁。

②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第179、180、190、191頁。

種類上就存在不同，因此籠統討論候官在文書處理上的職能與作用，似未見其宜。若要深入研究候官的職掌與功能，需要進入候官內部，對候官遺址的簡牘文書做出更精細的區隔。總而言之，通過集成方法研究候官或其他機構的職掌與作用，首先需要明瞭哪些材料屬於該機構的遺留物，必須界定清晰才可進行下一步。

附記：該文原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六十八期，2019年，收入本書時略有訂正。

車 窓

金關簡第五冊 73EJD 部分 簡牘出土地獻疑

金關簡，早在 1973 年春夏之際即已發掘，但遲至 2016 年 8 月才刊佈最後一冊（第五冊）。^①然而，憑藉後發優勢，在簡牘照片的清晰度及整體體例的科學規範性，較過去幾批簡牘均有很大提升，為開展相關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筆者在閱讀金關簡時，注意到第五冊收錄的前綴 73EJD 的系列簡牘，據此書“前言”，乃採獲自 A32 東北方向的 T168 遺址，^②共編號 391 枚，其中包含題署“肩水金關”的封檢，通關證件，記載通行者、車馬信息及出入記錄的名籍簡，尉史奏封記錄等近百枚性質頗為奇怪的簡牘。目前所見，僅鷹取祐司注意及此，推測是金關移至 T168 所致。^③這一看法，與實際情況不符（詳下）。筆者綜合分析並比對 A32、A33 遺址出土簡牘，認為這近百枚簡牘很可能原本並非出自 T168 遺址，大部分當出自 A32，小部分出自 A33 遺址，可能是 1973 年發掘之時或後期整理編號之前發生混淆。為了引起學界對該問題的重視，並使這批簡牘得到正確的運用，本文試為分析。

指認某些簡牘不應出土於某遺址，也就等於說這些簡牘與該遺址的性質不符。換言之，遺址駐扎了什麼機構，就決定了出土什麼性質的簡牘，駐扎機構與出土簡牘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因此，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探明 T168 遺址的性質，駐扎了哪些機構。在此基礎上，逐類逐枚審析 73EJD 簡牘中的驚人者，然後審視與 T168 遺址性質相同的 P1 遺址出土簡牘，並比對兩者，支撐本文結論。

①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伍）》，“前言”，第 2 頁。

② 參見前引《肩水金關漢簡（伍）》前言部分，作者亦謂“在代州城東南 2 公里的關口交通樞紐”，見古書院，2017 年，第 287—288 頁。

第一節 T168 遺址性質

關於 T168 遺址的位置，金關簡第五冊交代，位於東經 99°56'26.31"，北緯 40°36'3.64"，在金關東北方向^①。據 Google Earth 觀察測算，該地緊靠今額濟納河東岸，距金關直綫約 1 620 米左右。單從 Google Earth 地形圖上看，T168 遺址現在似已無任何人工建築痕跡（圖一），僅遺址東部不遠處有一條曲折的車轍痕跡，應非漢代遺物，而是當代人所為。這與南部 A32、A33 兩遺址尚可從 Google Earth 上看出清晰輪廓形成了鮮明對比。尤其 A32 遺址（圖二），不僅場院、閘門清晰可見，閘門向西延伸至額濟納河東岸的家牆亦可辨識。

筆者未曾實地考察這一地點，無查閱相關報告始，20 世紀 30 年代初，T168 遺址呈圓錐形，高約 3.5 米，土勢尚築，每一層土層夾築一層樹枝，直到 1973 年“雖被沙礫覆蓋，但輪廓清晰，堆積厚一米多”。1981 年或此後不久的某個時期，該遺址烽燧已坍塌成圓丘形，殘高 2 米，是否夾築已不可辨識^②。因此，綜合歷次報告，該遺址未見類似於金關西側的塞牆，應該並未設立關卡。這一點，需要特別強調。

綜上，據建築設施而言，T168 遺址在當時恐僅為普通亭隧。那麼是哪個機構駐扎呢？此前居延考古隊曾判斷該地為霍他候官塞統轄的莫當隧及南部候長駐地，^③惜未作說明。筆者綜合排比材料，試為論證。

一、莫當隧駐在 T168 遺址

下述兩枚帶有封泥槽的簡，最為直接地證明了莫當隧駐在 T168 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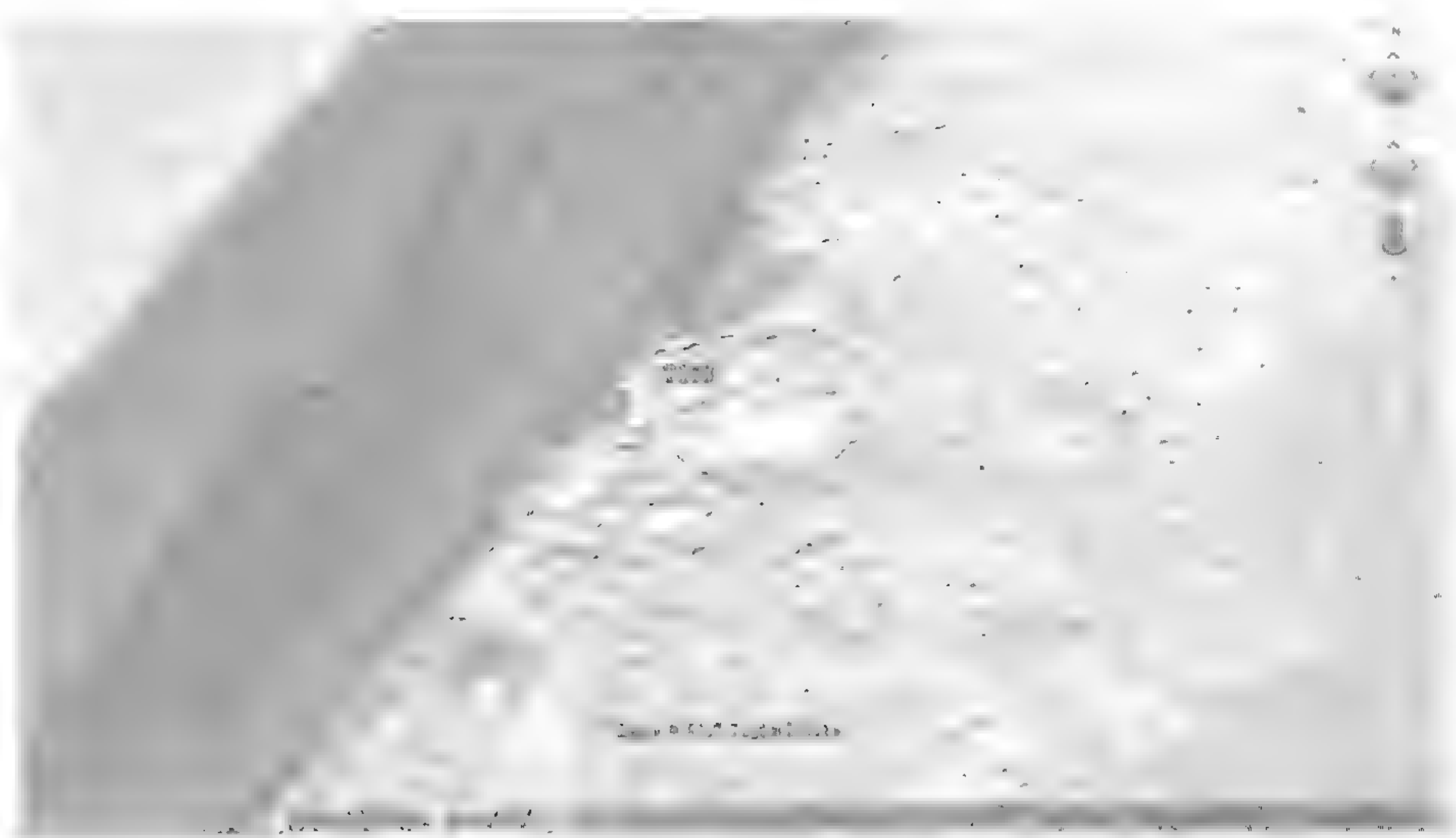
①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伍）》，“前言”，第 2 頁。

② 參見·貝格曼考察，轉·余英時《漢書集解》內武·霍他候官塞，或參考余英時《漢書集解》內武·霍他候官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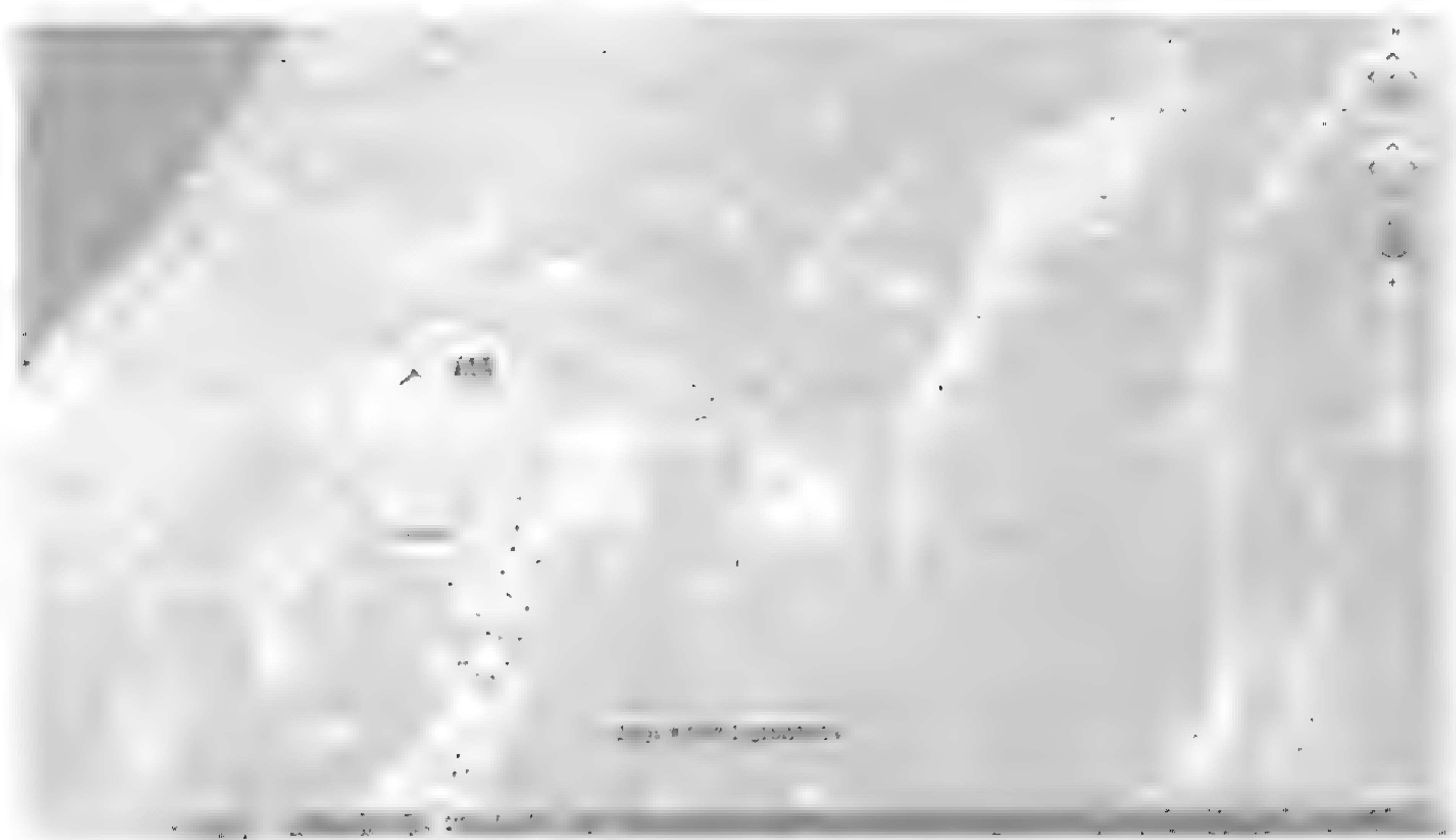
③ 何德華《居延考古七十年》，載《居延漢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第 135 頁。

④ 吳尚鵬《居延漢簡研究》，第 159 頁。據余英時《漢書集解》，1981 年，居延漢簡考察隊曾對 A27 遺址的南半部進行考古發掘，報告載 158 頁。T168 距 A27 約 50 公里，發掘時間當不致太久。

⑤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及新出土的簡牘文物》，第 6 頁。



圖一 T168 遺址衛星圖



圖二 A32 遺址衛星圖

1.1. 莫當隨長以郵行回□□□□毋以它爲解□□□前 73EJD : 318A

九月庚戌…… 73EJD : 318B

教 73EJD : 318C

1.2. 官次傳，置莫當，以亭次行回都吏詣鄴侯舍，過丙寅傳南出入，十餘
日不到府。今寄持記趣之□□，各推辟□□□□ 73EJD : 319A

□相付受日時，候長候史以檄言出部界日時。官次行□□□□□□

73EJD : 319B

三月乙亥官記：告駁馬亭南至莫當，前府傳鹽二石少廣地候官、

□上自□□

73EJD : 319C

教

73EJD : 319D

簡 1.1 三面有字，簡 1.2 四面有字，這種多面體棱形簡牘，一般稱為觚。兩枚觚皆有封泥槽。簡 1.1 封泥槽前題署為“莫當隧長以郵行”，其中“莫當隧長”是收件者，“以郵行”是傳遞方式，¹這是發件者所填寫的，封泥槽內原應有發件者的印文。惜簡牘殘損嚴重，具體內容不得而知，據“毋以它為解”判斷，很可能是一份檄書或類似於簡 1.2 的官記。簡 1.2 封泥槽前題署“官次傳，盡莫當，以亭次行”，其中“官次傳”可能是表示該文書通知的對象，“盡莫當”指傳遞到莫當為止，“亭次行”是傳遞方式。據簡文，似涉兩件事，一是某種物件傳至都尉府不及時，因而招致都尉府以記文書追查，故該簡發件者要求轄下部隧以檄報告出界日時，二涉及都尉府傳送至廣地候官的二石鹽，具體何事不詳。據“候長候史以檄言出部界日時”，該文書當由候官一級發出，結合“告駁馬亭南至莫當”中的駁馬亭統轄於臺他塞，²莫當隧通常認為是臺他塞負責傳遞郵書的最南端亭隧的情況（詳下），文書當由臺他候官發出。兩簡的目的地皆為莫當隧，且均出土自 T168 遺址，因此該地應該就是莫當隧。當然，文書傳遞中偶然遺失在他處而未至目的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極為少見。而且，兩枚觚帶有封泥槽且題署收件者，其作用與封緘文書或物品並指示收件者的封檢基本相同。通俗點說，文書封檢就相當於今天的信封，上面題署收件者。只要某遺址出土題署收件者的封檢，基本上即可將出土地視為收件者的所在地。³此外，下簡亦為封檢：

1.3. 十月癸未……

車

73EJD : 18A

傳詣莫當行者走

73EJD : 18B

該簡右殘，形制似為封檢。B 面題署“傳詣莫當行者走”，目的地也是莫當





1 高榮排比考察了居延地區的郵書傳遞材料，認為所謂“以郵行”“以亭行”等未必真由郵亭傳遞，而“行者走”傳遞的距離較“輕足行”更長，當接力傳遞。評作者《簡牘所見秦漢郵書傳遞方式考辨》，《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第 6 期，第 63—70 頁。

② 參第二章。

③ 詳下編“序說”。


隧，其性質與前兩簡相似，也可視為莫當隧引在 T168 遺址的證據。

此外，還有五枚關於莫當隧的楊，如下：

- | | | |
|--|-------------|--------------|
| 1.4.  | 莫當隧蘭一完 | 73EJD : 299A |
| | 蘭一完 | 73EJD : 299B |
| 1.5.  | 莫當隧蘭一冠一皆完 | 73EJD : 300A |
| | 蘭一冠一皆完 | 73EJD : 300B |
| 1.6.  | 莫當隧弩循三完 | 73EJD : 303 |
| 1.7.  | 莫當隧弩循一完 | 73EJD : 312 |
| 1.8. | 麴二石詣韓卿治所稽北亭 | 73EJD : 306A |
| | 九月旦起莫當 | 73EJD : 306B |

前四枚簡，簡首均為半圓形且塗黑，其下皆有用於繫繩的穿孔。所標識者皆為莫當隧配備的武器，作為日常防禦裝備，基本上均應存放在莫當隧，因此簡隨出土地——T168 遺址——自然應該視為莫當隧。理論上，莫當隧的上級機構，如南部候長治所，也可能存放莫當隧的武器並懸掛相應的楊，但此種可能性極小，武器通常應該配備在相應亭隧。而且，楊往往也可起到遺址定名的作用。簡 1.8 值得仔細推敲。該簡上端刻齒，結合簡文“麴二石”判斷，當與前四簡同為標識物品的實物楊，繫繩後懸掛在“麴二石”上。簡背“九月旦起莫當”表明莫當隧為發出地，且字迹墨色似與正面文字有別，恐為二次書寫。正面“詣韓卿治所稽北亭”顯示當傳遞至稽北亭，似乎表明該簡出土地——T168 遺址——即為稽北亭，但並無材料顯示此說可從。筆者推測，很可能是該簡填寫信息後因故未能發出，最後留在了莫當隧。

前面使用 T168 遺址出土的簡牘論證莫當隧就在該地，堪稱內證。實際上，也存在外證，這就是位於 A32 遺址的驛北亭所遺留下來的郵書刺¹。部分郵書刺顯示，莫當是其他塞負責郵書傳遞的最南端亭隧。如下：

- 1.9. 其一封居廷都尉章詣張掖大守府 十二月戊申人定五分驛北亭卒壽受莫當
南書二封合檄——一封張肩塞尉詣昭武 隧長同夜半□□□□□
- 
- 73EJT28 : 62

¹ 第七卷簡牘 A32 遺址，即大宛與龜茲間的南道南側的郵傳亭。此項古候紀載提出，詳參氏著《兩漢張掖郡肩水候官驛北亭位置考》，第 32—37 頁，插頁及封三。

1.10.

□居廷令印一封詣塞陽一封詣內黃一封詣垣圍一封張掖肩水
□候印一封詣昭武一封詣肩水城尉官二封張掖肩侯一封詣昭武一封詣
□亭卒□受橐他莫當隧卒租即行日食時付沙頭亭卒合

73EJT23 : 933

簡 1.9 左殘，右側僅剩兩封向南傳遞的南書的信息，由居廷都尉、肩水塞尉分別發往張掖太守府和昭武縣廷，殘掉的應該是“合檄”的信息。下面一欄為傳遞信息，顯示驛北亭卒壽從莫當隧長同手裏接過這組文書，“夜半□□□□□”應該是驛北亭卒傳遞到沙頭亭的信息。簡 1.10 上端殘損，從發件者、收件者信息判斷，當為南書。左側傳遞信息顯示“亭卒□”從橐他塞莫當隧卒接手，然後傳給沙頭亭卒。該簡同時證明，莫當隧轄於橐他塞。通常情況下，郵書刺往往省略傳遞亭隧所屬的候官塞，而簡 1.10 較為完整，記錄了莫當隧所屬候官。此外，下枚表火傳遞記錄也顯示，莫當隧應該是橐他塞最南端的亭隧。

1.11. 四月癸丑雞鳴時□表火一道驛北亭長武受橐他莫當隧

73EJT32 : 26

該簡顯示，表火由橐他塞莫當隧傳遞至驛北亭，同樣證明轄於橐他塞的莫當隧距離驛北亭不遠。而下簡顯示了莫當隧與驛北亭之間的距離：

1.12. □通行書南去沙頭十一里去金關隧六百卅步去莫當隧四里

73EJT28 : 28

該簡類似於“亭問道里簿”，據學者推測，當以“驛北亭”為中心進行記錄。^①若此不誤，則驛北亭距離莫當隧四漢里，約合 1 680 米，與 Google Earth 測算的 1 620 米極為接近。因此，認定 T168 為莫當隧應無問題。^②

綜上，根據 T168 及 A32 遺址出土的相關簡牘，莫當隧應當就駐在 T168 遺址。

① 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官驛北亭位置考》，第 34 頁。

②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枚郵書刺 73EJT23 : 804 記錄傳遞信息為“七十十里東中時承受沙頭吏胡卿八分付莫當”，表示驛北亭卒東中時接到沙頭送來的郵書，東中八分送至莫當隧，用時八分。而居廷地區的郵書傳遞速度，通常為一騎十里，則驛北亭莫當有八漢里，是簡 1.12 的兩倍，與本文推測不符。但是，郵書傳遞速度並不固定，有緩有疾，如 EPC : 26“界中九十八里定行十二時過程二時二分”、133.23“界中八十里書定行九時留遲一時”、157.14“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時二分疾程一時一分”、231.2“界中八十里書定行十時留遲一時”等，因此 73EJT23 : 804 不足以否定我們的推測。

二、南部候長駐在 T168 遺址

秦他塞南部候長駐在 T168 遺址，其直接證據也是封檢。如下：

| | |
|-------------------|-------------|
| 1.13. 南部候長 | 73EJD : 302 |
| 1.14. 南部候長治所 | 73EJD : 295 |
| 1.15. 南部候長韓卿治所 | 73EJD : 171 |
| 1.16. 南部候長韓卿治所 | 73EJD : 296 |
| 1.17. 南部候長楊卿治所 | 73EJD : 301 |
| 1.18. 南部候長以郵 | 73EJD : 297 |
| 1.19. 南部候長以郵行 | 73EJD : 51 |
| 1.20. 南部候長韓卿治所隧次行 | 73EJD : 228 |

上舉八枚封檢，皆無封泥匣。以書式而言可分四類：前兩枚僅題署“南部候長(治所)”，中間三枚題署“南部候長+姓氏+治所”，1.18、1.19 兩枚題署“南部候長+傳遞方式”，末簡題署“南部候長+姓氏(治所)+傳遞方式”。1.15、1.19 兩簡下殘，原簡或題署更多。四類封檢題署書式雖小有區別，但在指示收件者為南部候長這一點上並無不同。此外，尚有一枚發給南部候長的多面體觚，該簡也具有封檢的指示作用。如下：

| | |
|--------------------|--------------|
| 1.21. 南部候長韓卿治所隧次行回 | 73EJD : 317A |
| 楊朗會日次行 | 73EJD : 317B |
| 楊朗 | 73EJD : 317C |

該簡下殘，B、C 兩面文字不易辨識，但據封泥槽上之題署“南部候長韓卿治所隧次行”，無疑是發給南部候長的。因此，比對前述莫當隧的論證，基本可認定九枚簡的出土地——T168 遺址——某段時期為南部候長駐地。

退一步講，既然筆者認為有近百枚簡原本出土自 A32 而非 T168 遺址，那麼上述八枚南部候長封檢有無可能出土自 A32 遺址呢？理論上當然存在，但實際上絕無可能。A32 遺址駐扎了金關、驛北亭、東部候長治所，肩水候後期駐在此地，早期通道廢可能也在此地，並無南部候長駐扎的痕跡。另外，A32 遺址屬於肩水塞轄區，若南部候長封檢出自該地，則此南部候長當為肩水候官塞的南部，而該部大致在肩水都尉府(A35 遺址)一帶，距 A32 遺址約 9 公里(直線)。因此，這個假說更加不可能成立。而本文對秦他塞

南部候長駐在 T168 遺址的論證，雖屬“內證”，但排除掉其他可能以後，應該是成立的。

綜上，T168 遺址既是莫當護所在，同時也是南部候長駐地。當然，因為發掘不足出土簡牘有限，是否還存在其他機構尚難確定，但從建築佈局及鄰近金關、肩水候官的位置判斷，可能並未駐扎其他機構，頂多其他軍的士吏短暫駐此，但這也僅限於理論上的推測。無論如何，該地當可排除掉設立門卡的可能。

第二節 73EJD 部分簡牘辨析

如前所述，遺址駐扎機構與出土簡牘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此前，陳夢家分類觀察居延舊簡中 A35 遺址出土的部分簡牘，認為該地所出而它處所無的牛籍、田卒簿籍等，當為驍馬田官的檔案^①。結論雖然尚須推敲，但其思路也是注意到遺址機構與出土簿籍的對應關係。另外，卅井塞南端的 A21 遺址與金關遺址，兩者皆出土了書式相同的出入關名籍簡，李均明先生據此認為前者亦當為一處關卡，^②富谷至推定該地當即懸索關所在。^③永田英正在分析甲渠塞第四隧出土簡牘時，同樣注意到臨朔驛長從第七隧長接受的武器記錄簡(EPS4T2：1)及第三十七隧長趙輔進的俸賦名籍(EPS4T2：12)等，認為這些簡牘與第四隧並無直接關係，可能因簡牘重新利用或人事變動而導致地點轉移。^④其看法未必完全正確，^⑤但其思路同樣是盡量使遺址機構與出土簡牘相匹配。前些年，李均明專門總結遺址性質與出土簡牘文書種類的關係，指出：（1）遺址不同，則出土簡牘文書種類的比例不同；（2）單件或少量簿籍難以確定遺址性質，但一旦出現大宗簿籍文書，其指向

① 陳夢家《漢簡考述》，見《漢簡綴述》，第 27 頁。

② 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第 34—35 頁。

③ 富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第 263—268 頁。

④ 永田英正《甲渠塞第四隧出土簡牘分析》，第 253 頁。

⑤ 據分析，甲渠塞第四部共統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等七所，參見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與戍卒》，第 84、86 頁。簡 E4T2：1 很可能是第四部以臨朔驛為單位統計製作的某種武器簡冊。簡 E4T2：12 為第三十七隧長的奉賦名籍，而該遺址位於河北道土渠最北端的託連部（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與戍卒》，第 85—86、88 頁），此四簡應即其證，該簡出自此地，確實費解。或許，第七隧誤寫為第卅七隧。

性就非常明顯！¹ 可以說，選址與出土簡牘之間的匹配關係，在文書簡研究中一直被有意無意地利用著，也確實解決了很多疑難問題。

因此，從上述角度思考，不論發現目前正在編的 73EJD 簡牘，其中的肩水金關封檢，通關證件，記載通行者、車馬信息及出入記錄的名籍簡，尉史奏封記錄等簡牘，與前述 T168 遺址的性質不符，似不應出自該地。下面逐類辨析。

一、肩水金關封檢

73EJD 簡牘共有十九枚封檢，除上舉八枚(1.13—1.20)外，還有下述十一枚：

| | | |
|-----------------|-------------|--------------|
| 2.1. 戍卒汝南郡召陵始成里 | 王 恭 棠 | 73EJD : 313A |
| 伏伏地大重 | | 73EJD : 313B |
| 2.2. 潁川郡許賦錢五千 | | 73EJD : 310A |
| 卒王宣數少四 | | 73EJD : 310B |
| 2.3. ……□南部行者走□ | | 73EJD : 316 |
| 2.4. 昭武以郵行□ | | 73EJD : 81 |
| 2.5. 肩水以郵□ | | 73EJD : 83 |
| 2.6. 廣地候官□ | | 73EJD : 329 |
| 2.7. 肩水金關 | | 73EJD : 290 |
| 2.8. 肩水金關□ | | 73EJD : 291 |
| 2.9. 肩水金關 | | 73EJD : 292 |
| 2.10. 肩水金關 | | 73EJD : 294 |
| 2.11. □肩水金關 | | 73EJD : 298 |

前兩枚封檢皆有封泥槽，簡 2.3 下端有斷裂茬口，原應有封泥槽。2.4—2.11 等八簡，皆為平檢。簡 2.1 上窄下寬，形制頗為奇特。末端左側注一“棠”

1 李均明、劉國文：《居延漢簡與選址的關係》，收於李均明、劉國文：《居延漢簡與選址的關係——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研究》，第 69—79 頁。

字，《說文》釋“囊也”，^①也就是口袋。這種實物出現在 T168 遺址，完全有可能。據題署，簡 2.2 所封藏者當為某候錢，與李王宜有關，也是實物檢，或許王宜就在莫當隧服役。該封檢出現在 T168 遺址，亦不成問題。簡 2.3 上部大面積塗黑，不知是否廢簡，“南部”或與其他塞南部候長治所有關。這三枚封檢，或因在 T168 遺址服役的士卒有關，或與南部候長有關而出現在該地，均不構成問題。2.4、2.5、2.6 三簡均嚴重變損，但按字跡似為封檢。理論上應該分別發往昭武、肩水、廣地候官，出現在該地很蹊蹺，或許製作後因故未發出及其他偶然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後五枚肩水金關封檢，雖然也存在類似原因而留下的可能性，但數量較多，筆者以為更大的可能是，五枚金關封檢並不出自 T168 遺址。

如前所述，封檢就相當於今天的信封，中問題署文字均為收件者。肩水金關封檢出現在 T168 遺址，理論上即可推導該地為肩水金關。但實際上，早在昭帝始元七年（前 80），金關就在 A32 遺址，到新莽天鳳六年（19 年），材料顯示金關依舊在此地。^②有無可能這期間金關遷移至 T168 遺址呢？理論上的可能性當然有，但未見相關證據（詳下）。而且，如前所述，不僅衛星圖上看不出該地有任何築關的痕跡，實地考察的報告也從未提及關址或塞牆遺迹。雖然當地氣候惡劣，^③風蝕現象嚴重，T168 遺址不復原貌，但同樣遭受風蝕侵害的 A32 遺址，無論是考察報告還是衛星圖均顯示該地築關。另外，若 T168 遺址設關，則關門無論開在烽燧東側還是西側，金關封檢及相關通關簡牘均不應該大量出現在烽燧遺址。因此，無論哪一種假設，似均不能說明該地築關、金關遷至此處的可能性即可排除。

當然，因為 2.4、2.4、2.6 三枚封檢同樣無法合理解釋何以出現在 T168 遺址，本文關於後五枚金關封檢的推測，其可信性似乎就打了折扣。但考慮到目前“在編”的 T168 遺址簡牘，封檢總共才十九枚，其中南部候長封檢為八枚，金關為五枚，而昭武、肩水、廣地分別有一枚，且變損極嚴重，因此不宜將金關封檢與昭武、肩水、廣地等量齊觀，同樣解釋為偶然因素或因故未發出而導致的位置移動。若所言不誤，則金關封檢理論上就不應該出自 T168 遺址。比對 A32 遺址，也就是金關駐地出土簡牘，其中有大量金關封檢，筆者

①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 年，第 124 頁。

② 拙文《漢代肩水金關關吏編年及相關問題》，第 232—236 頁。

③ 據發掘者初世實地考察，當地為乾旱沙漠地形，乾旱少雨，多大風沙暴。見作者《居延考古之回顧與展望》，載甘肅省文物局《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第 135—136 頁。

粗略統計約有一百四十九枚，可見 2.7—2.11 原本出自該地，是極有可能的。

二、通行證

73EJD 簡牘中約有三十一份傳文書和通關致書。這類證件用於通關，亦不宜出自 T168 遺址。

（一）傳

按照時間先後，暫將有紀年和可考證年代的傳文書排列如下：

2.12.

建昭二年正月辛酉 居延都尉實丞□□謂過所縣道津關：當舍傳舍
居延都尉遣屬……

守吏□市張掖郡中 役者如律令 屬宗書佐禹 73EJD：40A

2.13. 建昭二年七月辛卯朔壬辰，令史宗敢言之：遣令史□德迎徒
復作……謁移過所縣道河津關，毋苛留止，如律令 敢言之

七月甲午居延城倉長通移過所如律令 據……佐□ 73EJD：41A

居延倉長 73EJD：41B

2.14. 建昭四年八月己卯朔甲申，弘農北鄉書夫臨敢言之：始昌里公乘
范忠年卅一，自言將錢東至敦煌。謹案：忠毋官獄事，當傳。謁移過所
河津關，勿苛留。敢言之。

八月甲申弘農守丞盧氏¹尉喜移過所如律令 73EJD：37A

2.15. 建始二年正月己未朔癸亥，令史長壽敢言之：遣亭長榮忠送辭責
錢大守府，乘所占用馬一匹輜車一乘，謁移過所河津關，毋苛留止，如律
令。敢言之。

正月癸亥居延丞范移過所如律令 據聽令史長壽佐禹 73EJD：44

2.16. 建始二年正月己未朔戊寅，□□□□□張掖肩水□忠助府佐張尊
行塞，當舍傳舍，如律□ 73EJD：279

2.17. （建始四年）……過所津關將□□□□□陽牧事，如律令 敢

1 “氏”或作“月”，據清宮藏本見原，參《居延漢簡牘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3—184頁。

2 參簡本圖，紀年頗大，本簡冊 2.14 中的居延令史，也見長安平元年五月發錢的傳文書（73EJ126·87），且發簡書氏“第二”本簡之字均有“商”的字頭，因此兩簡中的居延令史當為同一人。綜合簡 2.14 六月乙巳發錢，五月丁巳發簡的兩個時間節點，查對曆日表，咸平元年相近日當年六月壬戌同時有乙巳、丁巳者，以建始四年最為合適（朱世昌編《太初日曆表》，第154頁）。

3 參右簡，“同”之前一字，原釋為“同有取”，頗不順哉，文字學為“牛”，不似，待圖釋。

言之。

六月乙巳居延令宣移過所、魏郡繁陽，書到，如律令。掾商書大憲。六月丁巳入 73EJD：19A

居延令延印區□ 73EJD：19B

2.18. 建始四年八月甲辰旬丁未，都鄉有徒免左當教，¹官獄徵事，當為傳。移過所縣邑門亭津□ 73EJD：246

2.19. 建始四年十月癸卯朔丙寅，居延倉丞得別治表是北亭、¹□衣用，乘用馬一匹輶車一乘，毋苛留止從者如律令□ 73EJD：65

2.20. 建始四年十一月癸卯朔己酉，令史昌敢言之：遣丞從史法昌為丞取衣用鯨得，與葆鉗庭里簪……謁移過所…… 73EJD：6

2.12 分上下兩欄書寫，¹由居延都尉及丞縣署簽發，派遣屬吏市藥。2.13 由居延倉長簽發，派遣令史迎接復作的刑徒。2.15 由居延丞簽發，派遣亭長前往太守府。2.16 助府佐行墓，因下殘而不見簽發者。這四份傳文書，基本上都是因公出差。2.14 范忠前往敦煌，由弘農縣丞簽發。從弘農縣至敦煌，按道理不會經過今額濟納河下游，可能范忠中同又持傳前往居延地區。2.17 右殘，據“(繁)陽收事”，很可能是在居延服役的刑徒過教歸故縣，²故由居延縣簽發證明文件。2.18 下殘，據都鄉書夫提出申請及簡文“(無)官獄徵事”，當是普通百姓外出申請的私傳。簡2.20 派遣從史取衣用，³惜左殘，不詳簽發者。2.19 當由居延倉丞簽發，據簡文“衣用”並結合簡2.20，應該也是派遣屬吏歸取衣用。

傳文書，一般而言，因所過關卡多非一處，且可能需要反復使用，故原件多由使用者攜帶，過關時關吏謄寫抄件。當然，簽發機構很可能也會留下一

1 凡出土的傳書寫的傳子，多由官府或官府公署。如居延漢簡《居延漢簡》第100簡“無信”“傳”——與居延漢簡《居延漢簡》第100簡“無信”“傳”相似，見《居延漢簡》第100簡，第9—10頁。

2) 與2.17類似的是下簡：

河平四年二月甲申朔丙午，倉書夫望敢言之：故魏郡原城陽宜里王禁，自言“二年戍，屬居延，犯法論，會正月甲子赦，免為庶人，歸故鄉。”……律：“刑已，毋得，當改書為封假授，縣次續食，給法所當得。”謁移過所津關，毋苛留止，原城收事。敢言之。

二月丙午居令博移過所如律令。掾宣書夫望佐忠 73EJT3：55

據簡文，魏郡原城陽宜里的王禁因戍居延而犯法，被判為刑徒，後獲赦免為庶人，想回原鄉，故居延倉書發了這份文書。其中簡文“原城收事”，與簡2.17“原城收事”相似，故筆者認為兩者性質相同。

3 關於從史的設置，見《居延漢簡》第100簡“無信”“傳”——與居延漢簡《居延漢簡》第100簡“無信”“傳”相似，見《居延漢簡》第100簡，第9—10頁。

份傳文書的副本備查。因此，傳文書多數情況下只可能出現在關卡或簽發機構。綜觀上舉九份傳文書，其簽發地有居延都尉府、居延倉、弘農縣、居延縣等，顯然不可能是簽發機構留底的副本，因此只能是作為關卡抄件而留下的。尤其是 2.17，左下角“六月丁巳入”，當為關吏所記錄的出入信息，毫無疑問為關卡所遺留。如前所述，T168 遺址未見築關的痕跡，而綜合目前刊佈的全部簡牘，弱水中下游僅見懸索關、金關兩個關卡，因此可首先排除 T168 遺址另設與金關、懸索關並立的關卡。而且，T168 遺址距金關不到兩公里，如此短的距離內設立兩處關卡也無必要。若此不誤，只有金關遷至該地才能解釋得通上舉傳文書出現的原因。那麼，有無可能在土舉封檢涉及的時間段，如建昭二年（前 37）、建昭四年（前 35）、建始二年（前 32）、建始四年（前 29）等，金關遷至此處了呢？但實際上，A32 遺址出土的通關性質的簡牘，涵蓋了建昭二年（73EJC：525）、建昭三年（73EJT21：113）、建昭五年（73EJT32：6+24）、竟寧元年（73EJT8：9）、建始二年（73EJF3：181）、建始三年（73EJC：617）、建始四年（73EJT28：9）、河平元年（73EJT26：87）、河平二年（73EJT4：99）等。既然通關性質的文書出現在 A32 遺址，即表明這段時間時間內該地設關，換言之，建昭二年至河平二年，金關毫無疑問在 A32 遺址而非 T168 遺址。若此不誤，則 2.12－2.20 九份傳文書就不應該出現在 T168 遺址。此外，2.14 傳主范忠的名籍簡，出現在 A32 遺址。如下：

2.21. □□范忠公乘年卅一字長孫牛車一兩

73EJC：294

范忠的爵位、年齡與 2.14 傳文書的范忠相一致，當為同一人。一般而言，出行者通關時，關吏不僅使用寬本牘錄副傳文書，而且還要另外使用單札製作通行者出入名籍。換言之，傳文書抄件與傳主出入名籍簡配合使用，兩者毫無疑問當出現在同一地。2.21 採集自 A32 遺址，而通常情況下，採集簡雖非開挖探方發掘而得，但在涉及簡牘地點時往往與發掘簡一視同仁，因此，推測 2.14 傳文書原本就出自 A32 而非 T168 遺址當可成立。以此類推，其餘傳文書也應該出土自 A32 遺址。另，2.20 傳主法昌的疑似名籍簡 2.45（詳下），雖然目前編在 73EJD 中，但準於前述種種論證，並不能說明 T168 遺址設關。

此外，下述十枚無法考證紀年的傳文書，應該也出自 A32 遺址。如下：

2.22. □

萬歡迎衆編索郡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 掾商兼史詡書吏業

73EJD : 22

2.23. ……陵衆駿里呂孝年卅五，爲家私

□

73EJD : 23

2.24. □□居廷都尉義丞直謂過所縣道河津關：遣從史何殷歸取，如律令。／兼掾武卒史殷助府佐備

73EJD : 64

2.25. □……居廷肩水都尉府。乘所占用馬一匹輜車一乘！□□如律令。／掾威令史宗佐忠齊

73EJD : 79B

2.26. □□大守府。占所乘用馬一匹輜車一乘□□言之。

□

／令史尊佐禹

73EJD : 96

2.27. □

□獄徵事，當爲傳 移過所縣道，毋苛留□□□□，

□□樊陽守丞顯移過所如律令 掾喜令史宣，

73EJD : 244

2.28. □廷宜秋里男子鉏偃，自言爲家私使居廷，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謁移金關、縣索

□道河津關如律令 ／掾仁佐宣

73EJD : 307B

2.29. □□敢言之：遣從吏杜霸從令對大守府，占所乘用馬一匹輜車一乘，與□□

73EJD : 335

2.30. □□六月癸酉，居延丞□

□□鰥得，當舍傳舍，從者如□

73EJD : 365

2.31. ……

七月壬子居延守丞城□

73EJD : 357

2.25、2.28 簡文中間有習字，不錄。上舉十枚簡，形制均爲兩行，與常見傳文書相同。據“當舍傳舍”“爲家私使”“問(移)過所縣道”“乘所占用馬”“毋官獄徵事”等用語判斷，毫無疑問當爲傳文書。唯 2.31 殘損嚴重，並無上舉傳文書的典型用語，但綜合其形制及“七月壬子居延守丞”另起一行且紀月日無紀年的書式，亦當爲傳文書。比對前述論證，這十枚過關用的傳文書，無疑也不當出自 T168 遺址，應出自 A32 遺址。

(二) 通關致書

所謂通關致書，是指以通知文書的形式向關口行文，附牒記錄出行者名

該簡上殘，紀年不存。據“名別爵里年封各事，書到，出入如律令”及形制判斷，無疑以為通關致書。比對前述論證，不該出自 T168 遺址。

另，還有六枚通關性質的文書，本易被誤認為傳遞通關致書。如下：

- | | |
|-------------------------|-------------|
| 2.38. □□出入如律□ | 73EJD : 359 |
| 2.39. □□□□□□□□到，出入如律令□□ | 73EJD : 379 |
| 2.40. □他候宣移肩水金關：遣□ | 73EJD : 366 |
| 2.41. □關、居延縣索關：寫移書□ | 73EJD : 165 |
| 2.42. □□□關：寫移書到，如律令□ | 73EJD : 334 |
| 2.43. □正月辛未入／守令史□ | 73EJD : 152 |

六枚簡均殘損嚴重，但其形制當為兩行，與傳和通關致書相符。2.38、2.39 有“出入”字樣，無疑當為通關證件。2.40 發給金關，2.41 當發給金關、懸索關，2.42 發給某關，應該均為通關證件。2.43“正月辛未入”這一關吏添加的出入記錄，顯示該簡當為通關證件。雖然無法判斷這六份文書的具體性質，但無疑均屬通關證件，因此也不應出自 T168 遺址。

綜上，據上舉傳文書及通關致書涉及的時間，並比對 A32 遺址出土通關性質簡牘的紀年，基本可以確定 73EJD 中的這些簡時不應該出自 T168 遺址，而應出自 A32 遺址。當然，紀年不存的簡牘理論上可能是金關遷至 T168 遺址而遺留的，但從昭帝始元七年至宣帝大鳳六年，也就是金關整個存續期間，金關遺址（F37、F2、F3 等）基本上均出土了相應紀年的簡牘，¹故

1 據上舉紀年，始元元年（73EJT22 : 31、73EJT21 : 64、73EJT24 : 97 + 73EJT30 : 64 + 73EJT30 : 11、73EJT24 : 262），地節元年（73EJT2 : 56、73EJT25 : 7、73EJT37 : 519、73EJT28 : 46），元康元年（73EJT30 : 240、73EJT2 : 54、73EJT37 : 773、73EJT31 : 20 + 34），神爵元年（73EJT37 : 739、73EJT37 : 1003、73EJT1 : 3、73EJT37 : 910），五鳳元年（73EJT37 : 521、73EJT24 : 35、73EJT37 : 1075、73EJT37 : 1062），甘露元年（73EJT10 : 335、73EJT34 : 1、43.12/A32、73EJT10 : 120），黃龍元年（73EJT32 : 50），元帝初元二年（73EJT21 : 175、73EJT33 : 58、73EJT30 : 62），永光元年（73EJT2 : 50、73EJT33 : 41、73EJT21 : 19、73EJT37 : 526），咸寧元年（73EJT6 : 23、73EJT7 : 92、73EJT23 : 664、73EJT37 : 645 + 1377），永始元年、二年、四年（51.10/A32、73EJT24 : 23、73EJT37 : 1059），元延元年（73EJT37 : 1065、73EJT37 : 778、73EJT37 : 446、73EJT37 : 1500），綏和二年（73EJT37 : 783），哀帝建平元年（73EJT37 : 1503、73EJT37 : 803、73EJT37 : 788、73EJT37 : 758），元壽二年（73EJT23 : 897），平帝元始元年（73EJT1 : 85、73EJT37 : 201、73EJT35 : 2、73EJT24 : 616），衛子嬰居攝元年（73EJT23 : 762、73EJT23 : 877、73EJT23 : 668），新莽始建國元年（73EJT3 : 175 + 219 + 583 + 196 + 407、73EJT3 : 111、73EJT3 : 155、73EJT3 : 115），大鳳元年、五年、六年（73EJT3 : 39、73EJT3 : 328、73EJT3 : 119）等，均有材料顯示其屬地在 A32 遺址。中世所缺者，不過一兩年而已，這完全有可能是簡牘遺失所致，並不足以說明在這空缺的一兩年中金關遷至他處了。

這種可能性亦可排除。此外，簡牘遺存存在隨意性，即使缺少數年的明確紀年，也並不能說明金關移至他處了。畢竟沒有特別重大的原因，金關不至於短暫北移 1600 米，不旋踵復還回原址。而綜合目前已刊簡牘，完全看不到金關遷至它處的痕跡。當然，金關直屬於肩水候官，而肩水候官直屬於肩水都尉府，彼此間存在文書往來，故肩水候官、肩水都尉府兩地也可能出現包括傳和致書在內的通關簡牘，但顯然 T168 遺址並非上述兩個機構的任何一個。前文已經查明的駐在此地的索他塞莫當隧與南部候長治所，金關亦無須向兩者匯報工作，故屬於金關的通關簡也不會因文書行政而轉移至 168 遺址。排除這些可能性之後，判定上舉十九份傳文書、六份通關致書及六份疑似者原本出自 A32 遺址，當不成問題。

三、出入名籍簡

通關者持證件過關時，關吏除核查人員物資外，還要記錄通關者出入金關的信息，留檔備查。這就是所謂的出入名籍簡。當然，通關者所持證件不同，出入名籍簡製作方式也不同。持傳、符者通關，關吏一般另簡登錄通關者個人信息並添加出入信息；持致書通關，關吏則可能直接在原來的“傳”上添注出入信息。當然，因為小吏日常工作的疏忽、怠慢或其他原因，有些名籍簡並未添注出入信息。出入名籍簡的形制，似均為單札。金關一般逐月逐年，甚至逐日，匯總出入名籍簡。73EJD 簡牘中有不少此類簡牘，據有無出入信息，暫分兩類。

（一）有出入記錄者

這類有出入記錄的簡牘，約十八枚，現移錄於下。

2.44. ☒ 高止隧長 守尉史李辟兵七月辛酉出 73EJD : 54

2.45. ☐☐☐ 從史鉗庭里法昌 大車一兩用牛一 同十一月 ☐☒ 73EJD : 205

2.46. 官大奴苛壽 九月丁未出 ☐ 73EJD : 10

2.47. 官大奴胡賀 十月丁未出 ☐ 73EJD : 15

2.48. 官大奴杜行之大車一兩用牛一 九月丁未出 ☒ 73EJD : 236

2.49. 張福王里公乘胡殷年廿五字備卿 ☐ 車一兩牛二 十一月己未入 73EJD : 1

2.50. 范家酒泉軍官力田里公士馬通常年廿 九月庚午出 ☐ 車一兩牛二 73EJD : 7

- 2.51. ☒ ☐ 一匹齒廿歲高六尺正月丙子出 73EJD : 108
- 2.52. ☒ 車二兩黑牯牛二齒十二歲 五月己未入 73EJD : 198
- 2.53. ☒ ☐ 鯨得 ☐ ☐ 里公乘毛 ☐ 年廿三歲 車一兩牛二
男 ☐ 年十三歲 為家私市張掖 二月戊甲入 73EJD : 100
- 2.54. ☒ ☐ 十四 九月乙亥入 73EJD : 94
- 2.55. ☒ 五月辛酉入七月丁戌辰出 73EJD : 95
- 2.56. ☒ 六月庚寅出北有府記 73EJD : 115
- 2.57. ☒ 巳入乙亥出 73EJD : 127
- 2.58. ☒ 九月戊辰入 ☒ 73EJD : 167
- 2.59. ☒ 七月丁酉入 ☐ 乙卯 ☒ 73EJD : 168
- 2.60. ☒ 六月乙亥佐賞出 73EJD : 239
- 2.61. • 右 ☐ ☐ ☐ 四人皆七月壬子出 ☒ 73EJD : 122

除 2.53 外,其餘皆為單札。2.53,“戊甲”當為“戊申”之誤,形制較寬,兼具傳文書和出入名籍的性質,2.61 以“• 右”起首,當為結計標題簡,為行文方便一併討論。十八枚簡中,2.44、2.45 通行者身份為官吏,¹2.46、2.47、2.48 通行者為官奴,2.49 是普通民衆,2.50 是負責運輸的就人,其他不詳。此外,2.44、2.46、2.47 三枚較完整者未見車馬信息,可能確實沒有車馬,或者關吏省略。其他殘損,不易判斷。一致的是,十八枚簡末尾均有出或入的信息。尤其 2.60 添注“佐賞出”,當指關佐賞負責通關。顯然,這十八枚簡是某個關卡所遺留的通關性質的簡牘,結合前述論證,無疑應當出自 A32 而非 T168 遺址。此外,“出”,是指離開某候官塞轄區;“入”,是指進入某候官塞轄區。2.56 記載“出北”,即表示出關北行,顯見該候官轄區在南,而蒙他塞轄區一般認為南起 T168 北至 T154,因此該簡所示只能是肩水候官,所設關亦須統轄於肩水候官。這個條件,只有設於 A32 遺址的金關才能符合。而且,金關遺址確實也出土很多添注“北出”“南入”的簡牘,如 2.102、2.103 等(詳下)。另,細察圖版,2.45、2.46、2.47、2.48、2.50、2.52 六枚簡的出入信息是別筆所書,而其他簡一筆寫下,可能是不止一人負責通關所致。

1 2.45“從吏新庭里法昌”與 2.20 傳主“從吏法昌”同職同名,而後種法昌之僚為鉗庭里,鑒於不少傳文書所見傳主與僚同里(73EJT25 : 7、73EJT33 : 40),兩簡法昌可能為同一人。

(二) 無出入記錄者

73EJD 簡牘中無出入信息的通關名籍簡，共二十五枚 如下：

- 2.62. 居延都尉守屬居延^①累山里公乘誠常富年五十三 移守御器簿
輶車一乘用馬一匹駱牝齒八歲高六尺 73EJD : 17
- 2.63. 千人令史氏池昌樂里公乘東門轎年卅三 73EJD : 27
- 2.64. 居延守令史徐望年卅八長 ☒ 73EJD : 53
- 2.65. 令史鯨得萬歲里公乘桃勳年卅 ☒ 73EJD : 62
- 2.66. 居延計掾王宗年卅六 子男尊年十四 ☐、☐ 73EJD : 229
- 2.67. 肩水卒史宋賞 ☐ ☒ 73EJD : 99
- 2.68. 故吏屋闕義東里公乘王殷年廿五 前適蜀居延吏今免歸故縣
輶車一 ☒ 73EJD : 48
- 2.69. 居延市陽里管輿徐並年廿五為人黑色長七尺五寸 73EJD : 60
- 2.70. 長安佐弋里蔡護年十三字君兄 ☒ 73EJD : 70
- 2.71. 鯨得成漢里畢安世年廿牛二車一兩 ☐ 73EJD : 208+147
- 2.72. 河南宜樂里史陽年卅九字少實 ☒ 73EJD : 204
- 2.73. 河東聞憲弟十二車廉里呂竟 黃牝牛一齒十一歲 ☒
73EJD : 256
- 2.74. 鯨得成漢里王登年卅七 ☒ 73EJD : 210
- 2.75. 子女里陳福全里趙富年十九 賣母車入出 ☐ 73EJD : 13
- 2.76. 子男居延鞮汗里王武年十二歲 ☒ 73EJD : 232
- 2.77. 里公乘丘光年十九歲方相車一輛牡馬一匹齒十四歲 ☐
73EJD : 58A
- 2.78. ☒ 方相車一乘駱牝馬二匹齒各八 ☐ ☒ 73EJD : 128
- 2.79. ☒ 年十六 車二兩牛四 ☒ 73EJD : 177
- 2.80. ☒ ☐ 弓一矢五十劍一 73EJD : 224
- 2.81. ☒ 車一兩牛二 同 73EJD : 225
- 2.82. ☒ 車一兩牛二 ☒ 73EJD : 234
- 2.83. ☒ 孫憲年廿三寧歸昭武 ☒ 73EJD : 150
- 2.84. ☒ ☐ 黑色 ☒ 73EJD : 146

① 守屬後兩字未釋，據圖版，當為“居延”，徑補。

2.85. ☒ ☐ 陽東鄉東樂里郭敬年五十長 ☒ 73EJD : 173

2.86. ☒ ☐ 倉里于盖衆年五十長 ☒ 73EJD : 174

上舉二十五枚簡，形制皆為單札，與出入名籍簡相符。2.62—2.67 通關者分別為都尉守屬、千人令史、居延縣守令史、令史、肩水都尉卒史，這些官吏不可能設於索他塞莫當隧或南部候長治所，故其名籍簡不應出自 T168 遺址。2.68 曾為官吏，現為平民，2.69—2.74 為普通民衆，2.75、2.76 為某人之女，這些平民信息簡也不應見於亭隧防禦系統。據其所記車馬、身長及免歸等信息判斷，當為通關性質的出入名籍簡。2.77—2.86 殘損，事主身份不詳，但 2.77—2.82 記錄了車馬信息，2.83 記“亭歸”，2.84 記膚色，2.85、2.86 記身長。這些應該均為關卡所製作並遺留下來。¹ 上舉諸簡所涉人名，不見於 A32 遺址出土的傳文書。唯 2.63 東門輔見於奏封簡 259.1 A8，身份為誠北候長，還見於三枚發給甲東候官的封檢（EPT50 : 129、EPT50 : 146、EPT50 : 154），惜身份不詳。

下述六簡，疑涉通關：

2.87. ☒ 焚陽應里侯順年卅五 ☒ 73EJD : 52

2.88. ☒ ☐ 年廿五 ☒ 73EJD : 112

2.89. ☒ ☐ 聖仁年卅二 ☒ 73EJD : 235

2.90. ☒ 鰥得萬年里邴種已 ☒ 73EJD : 276

2.91. ☒ 里毛利年卅五 ☐ ☒ 73EJD : 356

1 2.85、2.86 兩簡上下皆殘，形制為單札，簡面文字殘缺嚴重，身高的信息不見於簡面，應見於關卡遺址（A32、A21），同時少數見於候官和都尉府遺址。如下：

肩水候官前，下簡長六尺四寸五分，長六尺四寸五分，簡面文字殘缺，身長七尺五寸鰥得成漢里家去官六百里 13.7/A33

肩水候官前，下簡長六尺四寸五分，長六尺四寸五分，簡面文字殘缺，身長五寸氏池宜藥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179.4/A33

肩水候官前，下簡長六尺四寸五分，長六尺四寸五分，簡面文字殘缺，身長應令居延中宿里家去官七十五里 屬居延部 89.24/A8

前兩簡出自肩水候官遺址，後兩簡出自居延部遺址，簡面文字殘缺，身長信息不見於簡面，應見於關卡遺址。此類簡牘，

一般稱為功勞狀名籍（李天紅《居延漢簡書分編研究》，第 143—145 頁；李均明《居延漢簡書分編研究》，第 379—380 頁）。從上舉三簡不難看出，功勞狀名籍記載身高在前，籍貫在後，

與 2.85、2.86 絕無有別。因此，前兩簡 2.85、2.86 為民衆簡的可能性較大。此外，下簡見於肩水都尉府遺址：

書佐鰥得萬年里趙通 元康四年正月辛未除見 有父母
年廿三長七尺四寸 能書毋它能 畜馬一匹 192.25/A35

簡面文字殘缺，右側記載姓名，左側記載身高。簡面記載了身高，但無長、短等字，2.85、2.86 明顯不同，故兩簡為此類簡牘的可能性也可排除。

2.92. ……里朝親年卅二☐

73EJD : 213

六簡殘損，雖然形制皆為單札，但不易判斷上下內容。但鑒於 P1 遺址——甲渠塞第四隧、第四部候長駐地——亦存類似形制者，如下：

2.93. 萬歲隧卒魏郡魏南直里大夫封從年廿五☐

EPS4T2 : 125

2.94. 戌卒魏郡內黃半道里房良 病有黃已上

EPS4T2 : 22

兩簡皆為單札，前簡可能為萬歲隧卒名籍，記載隧卒郡縣里身份姓名及年齡，後簡性質不詳。比對兩簡，2.87—2.89、2.91、2.92 記載年齡，存在與 2.93 性質相似的可能，2.90 未記年齡，可能與 2.94 相似。另，2.87、2.88 有勾畫符號，屬於通關簡的可能性非常大，但目前尚難完全排除部隧遺址出土類似兩簡形制與書式的含有勾畫符號的名籍簡。因此，2.87—2.92 是否涉及通關，尚難確定。

此外，還有三簡，應該也屬通關性質的出入名籍簡。如下：

2.95. 田卒東郡畔昌里孟惡年卅一長七尺☐

73EJD : 191

2.96. 田卒淮陽郡陽夏安歲里上造周不歲年廿四 ☐

73EJD : 212

2.97. 治渠卒河東安邑陶就里公乘趙喜 年卅九

73EJD : 233

三簡皆為單札。前兩簡為田卒，此類名籍多見於肩水候官（A33）與肩水都尉府遺址（A35），不見於部、隧機構遺址¹。金關簡中亦可見到類似名籍，如下：

2.98. 田卒居延寓里張輝年三十五 大車一兩周牛二頭 九月戌戌出

73EJF3 : 371

該簡末尾有出入信息及勾畫符號，顯然為通關性質的簡牘。以此推測，2.95、2.96 當出自 A32 遺址。而且，2.95 記身高信息，毫無疑問當屬通關出入簡，更印證這一判斷。2.97 為治渠卒名籍，此前極少見，更不見出自部、隧者。金關簡中有類似者，如下：

2.99. 治渠卒河東汾陰承反里公乘孫順年卅三

出 73EJT3 : 50

該簡下端，別筆添注“出”，顯係金關遺留簡牘。推測 2.97 可能與 2.99 相同，皆為通關性質簡牘。

1 居延簡牘《居延漢簡牘集解·名籍集卷》，可參李天紅《居延漢簡牘集解·部分研究》，第 8—9 頁。

73EJD 簡牘有佐和尉史的奏封記錄簡，先分析前者，如下：

2.106. □□二年七月甲申佐通奏封

73EJD : 66

該簡上殘，形制為單札，與常見奏封記錄簡相符。引人注意的是，該簡奏封者為佐。西北地區漢季亭隧系統中，郡尉府有書佐，關卡有關佐，廢置有廢佐、置佐，但部隧機構從未設立佐，因此其他如莫高隧與南部候長治所的 T168 遺址不應出土該簡。而奏封記錄，類似於今天摘要式的底賬，多用於留底備查，通常情況下不會呈報至他處，因此也可排除該簡為其他機構呈報至 T168 遺址的可能性。結合金關門佐簡絕跡好見於地節二年（前 67）、元康三年（前 64），「面 2.106」¹「上」之字的上筆似為“事”之下部，故該簡很可能是元康二年七月金關門佐奏封文書的記錄簡。如此不誤，則當出自 A32 遺址。

73EJD 簡牘中的尉史奏封記錄簡共三枚，如下：

2.107. □元康二年九月甲辰尉史同奏封

73EJD : 76

2.108. □……元康二年十一月戊戌尉史同奏封

73EJD : 74

2.109. □□年十一月丙午尉史同奏封

73EJD : 121

三簡皆上殘，均為尉史同奏封。前兩者為元康二年（前 64），末簡“年”之上的字尚殘存清晰的一橫，若三簡尉史同為一人，則當為“二”或“三”的末筆。總之，三者年代當十分接近。有趣的是，奏封者為尉史，而西北漢簡所見尉史一般作為東候和塞尉的尉史負責文書事務，尤以前者最為常見，²未見駐在亭隧或候長治所者。因此，尉史在其他如莫高隧與南部候長治所的 T168 遺址奏封文書，實有悖常理。一般而言，為候長服務的文書吏為候史，候史有時也駐在某個亭隧，故 T168 遺址的文書吏當為候史而非尉史。綜此，這三枚簡不當出自 T168 遺址。

那麼，2.107—2.109 三簡原本出自何處呢？線索來自尉史同。檢核材料，肩水候官遺址（A33）也出土了尉史同的奏封記錄簡。如下：

① 參拙文《漢代肩水金關關吏編年及相關問題》，第 256 頁。

② 吉川佑資《漢代邊境に於ける尉史と尉史》，第 28—36 頁；李鴻春《漢代的尉史》，第 467—480 頁。簡文書列尉史單獨或共同署名的文書，前者皆為單條簡文書（第 30—32 頁），可見尉史對尉候事務。而在 TP152、398 簡，尉史均與塞尉共同署名，前者可能不駐紮在候官，故文書由尉史負責。

2.110. 𠄎十二月壬辰尉史同奏封

126.38/A33¹

該簡上殘，紀年不存，而且字邊漫漶，筆邊是否與 2.107—2.109 相同亦難以斷言。但毫無疑問的是，尉史奏封簡出自候官遺址，是合乎情理的。雖然不能排除重名的現象，但四簡均為尉史同奏封，難道僅是巧合嗎？而且，元康三年十二月確實有壬辰的干支（二十八日）。因此，筆者傾向於 2.107—2.109 亦出自肩水候官遺址（A33），與 2.110 為同一人。²此外，筆者所見，以 2.104、2.105 為代表的甲渠候官遺址出土的奏封簡均僅記月目不記年，而 2.106—2.109 四簡詳細到某一年。這個差別，很可能是不同機構記錄習慣不同所致，聯繫到 2.106 很可能出自肩水塞區內的金關遺址，故將 2.107—2.109 也視為肩水塞區出土，應該是可行的。若此不誤，則肩水塞區區內，僅肩水候官遺址（A33）常駐尉史，³故 2.107—2.109 出自該地還是很有可能的。

綜上，2.106—2.109 四枚奏封記錄簡也不應該出自 T168 遺址。其中，2.106 可能出自 A32 遺址，2.107—2.109 可能出自 A33 遺址。當然，關於四枚簡的原始出土地，主要是綜合各方面情況作出的判斷，並無板上釘釘的證據。

五、其他

除上舉四類簡牘外，尚有數枚簡牘可能原本也不出自 T168 遺址。如下：

2.111. ● 肩水候官元康三年正月關吏奏券𠄎

73EJD : 149⁴

① 《居延漢簡釋文》：“十二月壬辰尉史同奏封，尉史同奏封，奏封，尉史同奏封”，1949 年，第 103 頁；《居延漢簡釋文》：《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第 88 頁；《居延漢簡》，李均明、朱國治編，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207 頁；《居延漢簡釋文》：“十二月壬辰尉史同奏封”（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疏證，第 59 頁）。新書最近出版的紅外線版，“日”字似同。另，早期分發先生的釋文依據原簡也很零碎，對此釋文可說受到簡原色等因惑，雖然紅外線版更為清晰，但部分簡文的釋讀不一定更為準確。而且，紅外線版尚有“辰”字大部分筆畫，故借釋“壬辰”當可從。

② 甲渠候官遺址也出土了尉史同奏封簡（259.1/A8），當是同名尉史，可能並非同一人。

③ 尉史也偶見於 A32 遺址，如 73EJF24—35、73EJF33—36、73EJF37—3822 等，這是因為該處元康三年正月應二年間，故簡略曰年（簡 21—21 月全記錄，第 67 頁）。肩水候官駐 A32 遺址，尉史作為文書吏也隨侍在此（詳本書第四章）。

④ 該簡上端漫漶，但墨點尚存，原釋文闕，據圖版徑補。

2.112. 肩水望城隧長鯨得步利里暴□

未得地節四年十月盡十一月積二月奉用錢
千二百

73EJD : 211

2.111 簡首有半點，當為某種簡牘標題簡。據簡文，冊書當以肩水候官為記錄對象。理論上，這種冊書或者出現在肩水候官遺址，或者出現在其上級機構——肩水都尉府，簡書 T168 遺址並不符合其中任何一個。因此，該簡不當出自 T168 遺址。2.112 左殘，據書式及簡文，很可能為常見的作賦名籍。^①這種簡牘多見於候官（A8、A33）或都尉府遺址（A35），都隨遺址未見類似名籍，而且該簡寫明為肩水塞望城隧，故不當出自 T168 遺址。兩簡所涉時間分別為元康二年、地節四年，此時肩水候尚駐 A33 遺址，故出自該地的可能性比較大。

此外，下述三簡可能也不出自 T168 遺址。

2.113. □以食彊漢隧卒趙方始六月□

73EJD : 218

2.114. □以食受降隧卒莊充六月積卅日食□

73EJD : 287

2.115. ●右故受降隧長氐池寬里積充字，

73EJD : 214

前兩簡均為某種出穀口糧待籍，且均為整月用量，顯係按月提供的口糧，故該侯機構統轄彊漢、受降隧。材料所見，兩隧轄於肩水塞，^②故兩簡可能出自肩水塞。而肩水候官遺址恰好出土多枚類似簡牘，如下：

2.116. 出麥一石九斗三升少 以食斥竟隧卒周奉世九月食

10.3/A33

該簡形制、書式與 2.113、2.114 均相同，故兩簡可能出自 A33 遺址。另，2.115 當為某種涉及受降隧的簿籍標題簡，若此受降隧與 2.114 相同且亦轄於肩水塞，也可能出自 A33 遺址。當然，這個推論的基礎是秦他南部塞未統轄同名亭隧，目前材料支持這一觀點。

綜上，2.111、2.112 兩簡當出自 A33 而非 T168 遺址。至於 2.113—2.115 三簡，則可能出自 A33 遺址。

① 作賦名籍簡集成及相關研究，參見李天紅《居延漢簡牘分類研究》，第 26—29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364—366 頁。

② 敦煌漢簡出入簡牘的時代及出處分析，參見李天紅《居延漢簡牘分類研究》，第 70—81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第 296—298、300 頁。

③ 參本書第一章。

第三節 P1 遺址出土簡牘——兼論 A22 遺址出土的傳文書

P1 遺址位於東經 100°55'26"、北緯 41°45'4"，東北距甲渠候官遺址（A8）約五公里。早年貝格曼曾在此採集一枚殘簡，^①1974 年居延考古隊試掘，出土漢簡 195 枚，其他文物 105 件。^②此外，該遺址還有採集簡 67 枚。^③據初步分析，甲渠塞第四隧駐在此地，第四部候長的治所也在此地。^④若此不誤，則其性質與 T168 遺址相同，同為部、隧駐地。而且，P1 遺址經過考古發掘，簡牘出自灰坑，也就是當時的垃圾堆，即相當於 P1 遺址所駐機構保有簡牘的隨機性留存，堪稱部、隧合體遺址出土簡牘的標本。因此，分析 P1 遺址出土簡牘的種類與性質，就等於認清此類遺址應出土什麼簡牘。在此基礎上比對 T168 遺址，即可驗證本文前述推測是否正確。

幸運的是，P1 遺址出土簡牘的種類與性質，永田英正曾做過初步分析，結論基本可信，筆者擬在其基礎上略作補充，不再詳細展開。概言之，永田英正認為 P1 遺址共出土五類簡牘：（1）上行下達的文書，如甲渠候發給第四部的下行文書（EPS4T2：30、EPS4T2：64）、第四部呈給甲渠候官的上行文書（EPS4T2：63）及其他（EPS4T1：4、EPS4T1：11、EPS4T1：16、EPS4T1：32、EPS4T2：5 等）等；（2）簿籍，如卒名籍（EPS4T2：125/2.93）、被兵簿（EPS4T1：7、EPS4T2：68、EPS4T2：76 等）、日迹簿（EPS4T1：22、EPS4T2：2、EPS4T2：4、EPS4T2：106、EPS4T2：108 等）、卒作簿（EPS4T2：20、EPS4T2：75 等）、亭問道里簿（EPS4T2：159）、俸錢簿籍（EPS4T1：14）等；（3）訴訟簡（EPS4T2：7、EPS4T2：100、EPS4T2：101、EPS4T2：102 等）、自言簡（EPS4T1：21）；（4）烽火品約（EPS4T2：137）；（5）曆日簡

① 弗克·貝格曼考察，博·索瑪爾持記為整理，《國家考古學部河流域考古報告》，第 86 頁。

②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及新出土的簡冊文物》，第 3—4 頁。

③ P1 遺址的採集簡，最早見於 1994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居延漢簡——甲渠候官》一書中，而 1990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釋文本《居延漢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考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就沒有收錄。筆者目力所及，迄今未見交待這批採集簡之時間者。

④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及新出土的簡冊文物》，第 4 頁；永田英正《甲渠塞第四隧出土簡牘分析》，第 249—251 頁。

(EPS4T1 : 2、EPS4T1 : 17、EPS4T2 : 9、EPS4T2 : 73、EPS4T2 : 74 等)。^①筆者覆檢 P1 遺址簡牘,除上舉五大類外,還有:(6)書信,如 EPS4T1 : 9、EPS4T1 : 13、EPS4T2 : 13、EPS4T2 : 14、EPS4T2 : 28、EPS4T2 : 89、EPS4T2 : 112、EPS4T2 : 114、EPS4T2 : 128、EPS4T2 : 156 等;(7)封檢,如候長充(EPS4T2 : 39、EPS4T2 : 40、EPS4T2 : 41、EPS4T2 : 67、EPS4T2 : 87)、候長李卿治所(EPS4T2 : 38)、候長官(EPS4T2 : 37)、萬歲候長(EPS4T2 : 129)、第一隧長(EPS4T2 : 130)、甲渠士吏臧卿治所(EPS4T2 : 36)、甲渠候官(EPS4T1 : 10)、夏侯君伯(EPS4T2 : 131)等;(8)楊,如 EPS4T1 : 8、EPS4T2 : 46、EPS4T2 : 103 等。其中,萬歲候長、第一隧長的封檢,以及甲渠士吏封檢值得注意。或許,某段時期,第一隧與萬歲部駐在 P1 遺址。^②無論如何,P1 遺址最大家量的簡是部、隧留下的簡牘,可以作為與 T168 遺址性質相似的樣本來分析。

從前面分類中,我們看不到 P1 遺址出土了什麼通問性質的簡牘,兩相比較,T168 遺址出土那麼多通問性質的簡牘數量怪異。從這個角度而言,前面對全簡封檢(傳文書、通問文書、出入記錄等)的推測,應該也是成立的。當然,P1 遺址也出土了理論上無法解釋的簡牘,但僅僅數枚,佔比極小,不足以與 T168 遺址相提並論。

此外,A22 遺址也曾出土兩枚傳文書(81.4、81.10),但該地並未築圍,懸索圍實際上在其東北約 1600 米處的 A21 遺址,目前還無法合理解釋。不過,A22 遺址共出土 89 枚簡牘,3 伴有兩枚不合理者,不能與 T168 遺址相提並論。另外,甲渠候官遺址(A8)亦出土數枚傳文(EPT50 : 171、EPT59 : 677、EPT22 : 698、175.20、267.29),從其形制判斷,該是實物原件,可能持有者公卿後漢末士吏司馬得。其在秦代遺址出土簡牘中的佔比,也是極小的。

① 永田英正《甲渠塞第四隧出土簡牘分析》,第 252—255 頁。

② 據學者研究,居延漢簡 A21 遺址(即金關漢簡 A21 遺址)與 A22 遺址(即金關漢簡 A22 遺址)相距約 1600 米,與 P1 遺址相距約 1000 米。據《居延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A21 遺址簡牘,有候長侯長卿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第一百零一、第一百零二、第一百零三、第一百零四、第一百零五、第一百零六、第一百零七、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第一百一十、第一百一十一、第一百一十二、第一百一十三、第一百一十四、第一百一十五、第一百一十六、第一百一十七、第一百一十八、第一百一十九、第一百二十、第一百二十一、第一百二十二、第一百二十三、第一百二十四、第一百二十五、第一百二十六、第一百二十七、第一百二十八、第一百二十九、第一百三十、第一百三十一、第一百三十二、第一百三十三、第一百三十四、第一百三十五、第一百三十六、第一百三十七、第一百三十八、第一百三十九、第一百四十、第一百四十一、第一百四十二、第一百四十三、第一百四十四、第一百四十五、第一百四十六、第一百四十七、第一百四十八、第一百四十九、第一百五十、第一百五十一、第一百五十二、第一百五十三、第一百五十四、第一百五十五、第一百五十六、第一百五十七、第一百五十八、第一百五十九、第一百六十、第一百六十一、第一百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三、第一百六十四、第一百六十五、第一百六十六、第一百六十七、第一百六十八、第一百六十九、第一百七十、第一百七十一、第一百七十二、第一百七十三、第一百七十四、第一百七十五、第一百七十六、第一百七十七、第一百七十八、第一百七十九、第一百八十、第一百八十一、第一百八十二、第一百八十三、第一百八十四、第一百八十五、第一百八十六、第一百八十七、第一百八十八、第一百八十九、第一百九十、第一百九十一、第一百九十二、第一百九十三、第一百九十四、第一百九十五、第一百九十六、第一百九十七、第一百九十八、第一百九十九、第二百。

③ 據《居延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A21 遺址簡牘,有候長侯長卿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一百、第一百零一、第一百零二、第一百零三、第一百零四、第一百零五、第一百零六、第一百零七、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第一百一十、第一百一十一、第一百一十二、第一百一十三、第一百一十四、第一百一十五、第一百一十六、第一百一十七、第一百一十八、第一百一十九、第一百二十、第一百二十一、第一百二十二、第一百二十三、第一百二十四、第一百二十五、第一百二十六、第一百二十七、第一百二十八、第一百二十九、第一百三十、第一百三十一、第一百三十二、第一百三十三、第一百三十四、第一百三十五、第一百三十六、第一百三十七、第一百三十八、第一百三十九、第一百四十、第一百四十一、第一百四十二、第一百四十三、第一百四十四、第一百四十五、第一百四十六、第一百四十七、第一百四十八、第一百四十九、第一百五十、第一百五十一、第一百五十二、第一百五十三、第一百五十四、第一百五十五、第一百五十六、第一百五十七、第一百五十八、第一百五十九、第一百六十、第一百六十一、第一百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三、第一百六十四、第一百六十五、第一百六十六、第一百六十七、第一百六十八、第一百六十九、第一百七十、第一百七十一、第一百七十二、第一百七十三、第一百七十四、第一百七十五、第一百七十六、第一百七十七、第一百七十八、第一百七十九、第一百八十、第一百八十一、第一百八十二、第一百八十三、第一百八十四、第一百八十五、第一百八十六、第一百八十七、第一百八十八、第一百八十九、第一百九十、第一百九十一、第一百九十二、第一百九十三、第一百九十四、第一百九十五、第一百九十六、第一百九十七、第一百九十八、第一百九十九、第二百。

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文關於 T168 簡牘的推論,還是站得住腳的。

綜上,在考察與 T168 遺址性質相同的 P1 遺址出土簡牘的種類,並比對兩地簡牘,以及分析 A22 遺址所出兩枚通欄性質的傳文書之後,相信本文關於 T168 遺址竄入 A32 簡牘的推測,在側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驗證。

第四節 餘 論

經過上述對 T168 遺址性質的判定,以及對 73EJD 部分簡牘的分析,並比對 P1 遺址,基本可以確定,73EJD : 290/2.7 等 83 枚簡牘原來出自 A32 遺址,73EJD : 76/2.107 等五枚簡牘原來出自 A33 遺址,73EJD : 52/2.87 等 6 枚簡牘疑似出自 A32 遺址,73EJD : 218/2.113 等 3 枚簡牘疑似出自 A33 遺址(附表)。因此,能夠確定不出自 T168 遺址者,即有 88 枚,外加 11 枚疑似者,共 99 枚。

若此不誤,目前在編的 73EJD 簡牘共 391 枚,本文推測混入者約 99 枚,故實際上出自 T168 遺址者可能約 292 枚。這一認識,除了前述多方面論證和推測外,是否還有其他依據呢?幸運的是,筆者查找到發掘者的記述。初世賓先生參加了金關發掘的整個過程,對於 T168 遺址出土簡牘的數量,他前後有兩個說法,一是 293 枚,^①一是 300 枚。^②筆者曾就此專門致電,初先生當時回憶說約 280 枚左右(2016 年 9 月 10 日)。三組數據雖不一致,但均不超過 300 枚。筆者亦曾就 A32 遺址發掘事宜多次請教,雖然年屆八十高齡,但初先生思路清晰言辭便捷,傳遞記憶述說之情況與考古報告幾無差別。若此不誤,綜合三組數字,取平均值約 290 枚,與本文推測數字極為接近。

當然,因為簡牘殘損不易判斷,73EJD 中可能還有少數原本出自 A32 遺址的簡牘未能辨識出來。同時,雖然理論上推測上述 99 枚不應出自 T168,但實際上恐怕會有那麼幾枚確實出自此地。這種可能並不能完全排除。兩相抵消,最後辨別出的簡牘,應該依然接近發掘者回憶的數值。因此,於情於理,前述對 73EJD 簡牘竄入者數量的估計,都是可信的。

還有一點需要交待,就是 73EJD 簡牘中出自 A33 遺址者。據介紹,金關發掘期間,工作人員不僅前往 T168 遺址掘獲漢簡,還前往地灣、大灣兩地,

① 初世賓《居延考古的回顧與展望》,《甘肅省文物局——尋跡之路書畫社》,《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第 135 頁。

② 初世賓《居延考古的回顧》,《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 51 輯,2000 年,第 7 頁。

共採獲漢簡 96 枚，^①因此，73EJD 窺入的 A33 遺址簡牘，可能就來自其中。另，除了 A32、A33 遺址簡牘單向混入 73EJD 外，後者簡牘是否混入前者了呢？目前尚難以判斷。又，簡牘既然有混淆，那麼在綴合方面可能會有新的思路，即將金關簡與 73EJD 簡牘嘗試綴合，應該會有些新發現。

“說有易，說無難”，說某地出土某些簡牘容易，說不出土某些簡牘則十分困難。因此，本文採取了首先考證 T168 遺址的駐扎機構，探明該遺址的性質，然後結合學界對文書簡牘簿籍分類的認識，對照分析 73EJD 簡牘，找出與 T168 遺址性質不符的簡牘，藉此判明這部分簡牘不應出於該遺址。這是本文工作思路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聯繫當年的發掘情況，比對關卡遺址出土簡牘的種類與性質，判明上述部分簡牘屬於金關（A32）遺物。總體而言，這樣的思路就是保證遺址性質與出土簡牘相吻合。儘管已有學者指出敦煌漢簡存在所謂的“異處簡”現象，即簡牘內容與出土地不相符，^②但數量極少，而本文所分析的“異處簡”數量佔比近三分之一，兩者不可相提並論。

那麼，簡牘混淆發生在何時呢？據介紹，1975 年初世賓先生等備組建“漢簡整理研究室”，費時兩年，先 A8 後 A32，將全部簡牘做成檔案。具體流程為：“一是清理，包括拆包、統計、對照、發掘記錄、清刷泥沙污塗、顯露字迹，以及初步粘結、正型等。二是記錄，按方位、層次、單元、次第等進行編號，再按檔案冊的內容，逐枚逐項注冊登記。項目內容有：原始號、木質、尺寸、形制、草圖、文字、時代紀年、現狀、備註、釋文與校釋者、時間等……三是校正，特別就釋文反復校釋。四是拼綴編次。”^③可見發掘簡運到甘肅省博物館之後，一直未拆包，直到 1975 年才拆開登記編號。編號方式，據觀察，與居延舊簡相同，即在簡牘側面或背面用毛筆直接寫上，^④而非現在通行的在固定附著物上記錄編號。因此，簡牘混入當在此之前。引文中提到簡牘有“原始號”，不詳具體所指，若是簡牘發掘當初的編號，則混入時間當在發掘時，也就是 1973 年。當然，因為相關原始記錄檔案，包括引文中提到的“檔案冊”，以及 A32、A8 遺址發掘報告，尚未公佈，故也只能推測如此。

① 初世賓《居延考古的回顧》，第 6 頁。

② 劉仁孝《漢代出土簡牘研究——兼論敦煌漢簡係屬漢簡》，《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六號，2002 年，第 21—23 頁。該文承宮宅潔先生賜下電子版，謹致謝忱！

③ 初世賓《居延考古的回顧與思考》，第 142—143 頁；初世賓《居延考古的回顧》（見述），第 14—15 頁，與此基本相同。

④ 劉仁孝《21—73EJD 317 號簡牘，簡牘有“73 簡牘”（見 317 號簡牘，簡牘有“73 簡牘”），此點承馬智全先生提示，謹致謝忱！

雖然金關簡第五冊所收 73EJD 中部分簡牘的出土地有誤，但並不損害五冊金關簡整理的高水準。平心而論，在釋文、圖版及著錄、排印等各方面，金關簡絲毫不低於此前刊佈的漢簡，堪稱近年來簡牘整理刊佈的典範，值得後續簡牘整理借鑒。而且，金關簡自發掘至刊佈，遲延四十餘年，幸虧這一代整理者排除萬難孜孜一之方使之問世，學界才得以利用這一寶貴資料。在此，我們應該特別感謝整理者的付出和貢獻。換言之，73EJD 簡牘的出土地，實際上屬於歷史遺留問題，牽涉面廣，情形複雜，其責任不該由現在的整理者承擔。退一步講，難道不公佈這批簡牘就是更好的處理方式嗎？顯然並非如此。因此，從整理者的角度來說，依照現存的樣貌（包括編號和出土地）將這批簡牘公諸學界，即使存在風險，也是最佳的處理方式。同時，這也是一種“學術乃天下公器”的富有勇氣和自信的表現。當然，我們也應該感謝金關簡的發掘者。居延考古隊忍受惡劣的自然條件，憑藉落後的裝備，發掘近兩萬枚漢簡，實在難能可貴。雖然難免存在各方面的問題，但總比這些簡牘躺在黃沙中不為世人所知要好。

附表：73EJD 部分簡牘出土地^{d)}

| 簡 號 | 出 土 地 | 數 量 |
|---|-------|-----|
| 73EJD：290/2.7、73EJD：291/2.8、73EJD：292/2.9、73EJD：294/2.10、73EJD：298/2.11、73EJD：40/2.12、73EJD：41/2.13、73EJD：37/2.14、73EJD：44/2.15、73EJD：279/2.16、73EJD：19/2.17、73EJD：246/2.18、73EJD：65/2.19、73EJD：6/2.20、73EJD：22/2.22、73EJD：23/2.23、73EJD：64/2.24、73EJD：79/2.25、73EJD：96/2.26、73EJD：244/2.27、73EJD：307/2.28、73EJD：335/2.29、73EJD：365/2.30、73EJD：357/2.31、73EJD：36/2.32、73EJD：270/2.33、73EJD：131/2.34、73EJD：43/2.35、73EJD：42/2.36、73EJD：30/2.37、73EJD：359/2.38、73EJD：379/2.39、73EJD：366/2.40、73EJD：165/2.41、73EJD：334/2.42、73EJD：152/2.43、73EJD：54/2.44、73EJD：205/2.45、73EJD：10/2.46、73EJD：15/2.47、73EJD：236/2.48、73EJD：1/2.49、73EJD：7/2.50、73EJD：108/2.51、73EJD：198/2.52、73EJD：100/2.53、73EJD：94/2.54、73EJD：95/2.55、73EJD：115/2.56、73EJD：127/2.57、73EJD：167/2.58、73EJD：168/2.59、73EJD：239/2.60、73EJD：122/2.61、73EJD：17/2.62、73EJD：27/2.63、73EJD：53/2.64、73EJD：62/2.65、73EJD：229/2.66、73EJD：99/2.67、73EJD：48/2.68、73EJD：60/2.69、73EJD：70/2.70、73EJD：208+147/2.71、73EJD：204/2.72、73EJD：256/2.73、73EJD：210/2.74、73EJD：13/2.75、73EJD：232/2.76、73EJD：58/2.77、73EJD：128/2.78、73EJD：177/2.79、73EJD：224/2.80、73EJD：225/2.81、73EJD：234/2.82、73EJD：150/2.83、73EJD：173/2.84、73EJD：174/2.85、73EJD：146/2.86、73EJD：191/2.95、73EJD：212/2.96、73EJD：233/2.97、73EJD：66/2.106 | A32 | 83 |

d) 不能十分確定而存疑者，以斜體標示。

(續表)

| 簡 號 列 舉 | 出 土 地 點 | 數 量 |
|---|------------|-----|
| 73EJD : 76/2.107、73EJD : 74/2.108、73EJD : 121/2.109、73EJD : 149/ 2.111、73EJD : 211/2.112 | A33 | 5 |
| 73EJD : 52 2.87、73EJD : 112 2.88、73EJD : 235 2.89、73EJD : 276 2.90、 73EJD : 356 2.91、73EJD : 213 2.92、73EJD : 207 2.100、73EJD : 180 2.101 | A32 | 8 |
| 73EJD : 218/2.113、73EJD : 287/2.114、73EJD : 214/2.115 | A33 | 3 |

附記：本文原刊《出土文獻》第十三輯，2018 年，收入本書時加以修訂

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 (第一、二冊)評介

2011年，初山明、佐藤信聯袂編集出版了《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出版），收錄了西北烽燧遺址的調查，以及李均明、邢義田、高村武幸、青木俊介、鈴木直美等多位學者的相關論文。2014年又推出第二冊，主要收錄簡牘形制方面的調查與研究。兩本論文集，在秦漢文書簡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績。尤其第一冊收錄的部分論文，在研究思路上不拘一格推陳出新，十分有必要認真分析其得失，審慎考量其研究思路。

需要交代的是，限於筆者的知識結構與兩書篇幅，本文將擇取部分文章重點評述，其他從簡。另外，兩書出版後，部分密切相關的新資料和新研究也發表出來，筆者擬結合這些內容，談一談對部分問題的粗淺看法。

一、相關文章評述

兩書體例相同，均分調查與研究兩部分。

第一冊研究部分的第一篇，李均明在其開創的簡牘分類的基礎上，以里耶古井、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A8）、肩水金關遺址（A32）、敦煌懸泉置遺址、走馬樓三國古井與其出土簡牘為例，指出出土文書的種類會受到遺址形式（房屋或古井）、行政等級、時代等方面的影響，遺址性質不同則文書主體的種類亦不同，進而指出可根據封檢、往來文書、大規模賬簿等判斷遺址的性質。換言之，出土文書的種類與其比例，通常與遺址性質相吻合。這一點非常富有啟發性，一旦發現出土文書與遺址性質不符，則需考慮對文書或遺址性質的認識是不是存在問題。

第二篇，邢義田以西北漢簡為主，綜合考察了漢代官文書的簽署、正本、

副本、草稿等問題。¹ 作者以建武二年隧長瘡病書(EPF22: 80—82)為綫索,層層遞進考察該冊書批語——“今言府請令就醫”——到底由誰批示,認為漢代官文書並非長官親筆簽署,批示也由屬吏代筆。² 這一認識,深入到漢代文書行政的實態。通過對屬吏已經簽署而長吏署名處空缺的部分文書的筆迹的分析,認為這部分文書屬於作業程序尚未完成,或者完成後留待發出的正本。隨後,作者綜合討論了副本的多重所指,認為文書的正本、副本性質會在流轉過程中隨著所處位置的變化而改變。針對草稿與副本的區別,作者認為文書中如果存在用“ム”自稱、有增刪痕迹以及自名為草等三種現象,則為草稿而非副本,進而判斷居延和敦煌漢簡中的草稿非常少。這實際上是在做減法,大大縮小了草稿的認定範圍。

這篇文章關乎漢代文書制度與行政運作,意義重大,且牽涉面廣,問題複雜棘手,作者小心求證,考訂細密而態度誠懇。雖然自謙突破不大,但可以算得上當時所能作出的最好的探索了。從整體上看,此文嘗試揭示各種形態的文書,復原其處理流程,為恢復不同官吏在文書處理中的具體作用奠定了基礎。換言之,這一研究表面上是在探討文書的各種形態,實際上揭示了官吏的具體職掌。

第三篇,青木俊介將甲渠候官作為研究對象,深入到甲渠候官遺址內部,重點探討其功能劃分與事務運作。³ 作者將甲渠候官遺址分為塢內東部、塢內西部、塢內南部、塢內北部、塢外部等五個區,然後綜合各區的建築設置及簡牘出土情況,認為塢內東部的 F22 為甲渠候官的文書庫,而以 F40、F43、F65 為代表的塢內西部則為甲渠候官的事務區⁴,分別承擔了存儲文書與處理具體事務的功能。作者注意到 F22 出土的正月(EPF22: 83—88)、二月(EPF22: 87—88)、四月(EPF22: 93—97)、十月(EPF22: 106—107)的吏廩食名籍,同月的名籍簡筆迹相同,內容卻涵蓋了不同部隊,尤其是四月份的廩食名籍還涉及了在候官工作的令吏(EPF22: 93),很顯然這些簿籍不可能是下級部隊呈報上來的。結合 F22 出土的上行文書多以甲渠

1 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獻と遺物の境界》(第一、二冊),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第一冊》所集刊》第82本第4分,2011年,第601—676頁。

2 耶義田《漢至三國公文書中的簽署》,《文史》2012年第2輯,第163—198頁。

3 初山明《甲渠候官の機能と事務運作——漢代邊境の行政と文書》,《漢學研究》2018年第3期,第298—322頁。

4 1994年甲渠漢簡的出版,引起學術界對甲渠候官的關注。青木俊介於2011年發表了《AS 漢代甲渠候官の機能と事務運作》,其中 F65 有兩處,一處在塢內東部,一處在塢外部。作者以此為契機,發表了《漢代甲渠候官の機能と事務運作》,165 簡實在塢內而非塢外。

候名義發出的情況，故推測文書庫出土的簿籍，原則上是在甲渠候官作成的。一對西部事務區的分析，作者遵循了同一方法，認為事務區的簡牘多數是下級呈報而來的。作者注意到事務區簡牘普遍年代較早及存在習書、大量斷簡的情況，同時通過對甲渠候官轉發居延都尉府郵書課舉書的分析（EPT65：8），認為部隧呈報的文書匯集在事務區，但簿籍原本不會長久保存，很快即遺棄在事務區內。通過對甲渠候官遺址出土的部分鈎校簡（EPT43：70、206.7等）的分析，作者認為，候官通常會核查部隧提交的簿籍，並據以製作更為準確的文書，然後再呈給都尉府，因此遺棄部隧提交的簿籍原本也不至於產生什麼麻煩。

該文不同於將甲渠候官遺址作為一個單位進行研究的傳統作法，而是深入到候官內部，結合簡牘文獻與遺址佈局，嘗試探明候官內部的功能區劃與事物運作，盡力恢復了當時人的活動與遺址內部不同空間的功能。這一研究思路，無論是對西北烽燧簡還是對烽燧遺址研究而言，都堪稱方法典範。而且，這一研究思路可以考慮移植於肩水候官（A33）、金關（A32）、懸泉置遺址等。

第四篇，高村武幸從“考古遺物”而非“史料”的角度，探討了簡牘的再利用問題。作者認為在西北邊塞地區，簡牘原材料多由戍卒伐取，少數通過購買獲得，集中在候官處加工為相應的札、兩行等。製作之後，再由候官統一向轄下部隧輸送。這一認識，深化了我們對候官職能的理解。簡牘使用之後，一方面可作為書寫材料，削除文字後重複使用，另一方面可以用作燃料，製作器物，包括籌木、食器、黃羊夾等。同時，部分簡牘作成器物使用破損後，可能用於習字。這一看法，有助於我們對部分簡文的理解。作者還以出土自甲渠塞第九隧卻記載了箕山隧長相關情況的更名籍簡（2000ES9S：2）為例，特別指出，候官可能會將某些已經書寫使用卻未來得及削除文字的簡牘輸送至部隧，由部隧加工後再利用，某些“異處簡”可能就是部隧尚未削除這些簡牘的文字而產生的。目前，西北烽燧簡存在不少簡文內容與出土地之間無法對應的現象，作者對“異處簡”的分析，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頗具啟發的思路。

第五篇，鈴木直美結合《儀禮》及《漢書·原涉傳》的相關記載，圍繞馬王堆三號漢墓，使用文書學的方法，對該墓出土遺策的筆迹、編聯、修改痕迹等作出全面考察，並將遺策記載物品與出土物品逐一對照。——在此過程中，特別注意隨葬品的出土位置——認為三號墓遺策是喪家製作的喪葬過程中

點看，這一分類倒不失為有益的嘗試。

研究部分第一篇，青木俊介系統考察了秦漢封檢形制與封緘方式的演變。關於沒有封泥匣的平檢的封緘方法，作者繼承了李均明的看法，認為平檢與U型槽搭配使用，而富谷至所用“內檢”“外檢”的說法並不成立，且U型槽可反復多次使用。作者還比對了甲渠秦簡、西漢初年馬王堆漢墓簡牘、西北漢簡與走馬樓吳簡中的相關封檢，認為早期行用平檢，有匣檢還沒有出現。可能因為平檢綁束起來不夠緊密結實，故發明了有匣檢，但後者出現以後，平檢並未立刻消失。作者另外討論了文書與實物封緘的不同，認為封緘實物可能更早採用了有匣檢。

可以說，該文為解決平檢如何使用這一聚訟頗久的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對平檢與有匣檢的演變也做出了頗有說服力的解釋。這一成果，得益於作者對居延舊簡的實地調查。單純依靠出版物恐怕是做不出來的。如作者注意到居延舊簡中的平檢，其頂部有鈍物夯擊的痕跡（第二冊，第240頁），非目驗原簡無從知曉。

此外，第一冊調查部分，收錄了中村誠也、高村武幸、片野龍太郎對西北漢代邊塞遺址的調查。研究部分，初山明在「序論」提出了簡牘研究的兩條新思路（見第四節），相當於兩書主旨，佐藤信討論了日本文書簡的功能與廢棄，初山明重點發掘了繩帛的歷史作用，劉增貴介紹了臺灣地區社會史研究的脈絡，陶安強調了簡牘物質性的一面。第二冊調查部分，以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公佈了居延舊簡——封檢為主的調查結果。研究部分，山中章結合漢簡與日本本簡討論了有匣檢的製作與機能，清水多志以器物排隊的方式，討論了漢代西北運來的人形簡牘，並嘗試將之與日本人形木簡勾連起來，鈴木直美沿用第一冊論文的方法，討論了鳳凰山一六八號、八號、一六七號等三座漢墓出土的遺策。最後兩篇，佐藤信回顧了日本本簡研究潮流的轉變，初山明回顧了日本學界居延漢簡的相關研究。這些內容，雖然十分精彩，限於篇幅，就不再詳細介紹了。

總之，兩部論集雖由多位學者的論文構成，論題多樣，但主旨相對明確，諸文緊緊把握研究現狀，針對性強，問題意識十分突出。不僅在具體研究上有很大推進，如邢文對代簽、代批的討論，高村武幸對簡牘再利用的探討、青木俊介對平檢使用的研究等等。而且，注重開拓文書簡研究的新方法，如青木俊介對甲渠侯官遺址的分析，鈴木直美對馬王堆二號墓遺策簡與喪葬過程的研究等。可以說，兩冊論文集是近年來秦漢文書簡研究方面少見的佳

作,勢必會對推動未來的簡牘研究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內容可商之處

兩書雖然十分精彩,但不無可商或進一步深化之處。這裏重點談一談對邢義田、青木俊介、高村武幸等文章的一些不成熟看法。李均明、鈴木直美兩文涉及到古井簡、墓葬簡,放在後面討論。

關於邢義田的文章,作者不同意大庭脩提出的甲渠候官遺址沒有正本文書的觀點,認為部分日期及署名處空缺的文書處於作業程序未完成或完成後留待發出的狀態,可視為正本。筆者原則上同意此觀點,畢竟該地出土多達萬餘枚簡牘,其中存在一些因特殊緣由未完成作業的正本文書的可能性,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排除的。然筆者以為,這個觀點儘管正確,卻屬於情理上講得通,實際上無法用材料證明的認識。如作者認為 EPF22:162-165、EPF22:250-253、EPF22:254-257、EPF22:452 等屬吏已經簽署而長吏署名處空缺的文書,就是作業程序未完成的正本文書,而非草稿或存檔副本。但該遺址還出土了以居延縣令名義發出的另外兩份冊書——建武五年遷補牒(EPF22:56-60)與建武三年候粟君責寇恩爰書冊(EPF22:1-35),而兩冊書同樣在長吏署名處留空未填,顯見此類文書可以作為正本發出去。既然長吏未署名的文書都可以作為正本發出去,自然也可作為副本存檔。為解釋這一矛盾,邢義田聯繫到當時政局動蕩的背景,認為兩冊書屬於“非常”產物,不足為訓。但 EPF22:162-165、EPF22:250-253、EPF22:254-257、EPF22:452 等文書前三者皆在建武五年,與兩份冊書年代極近,如何區別一者為常態、一者為“非常”呢。而且,最近侯旭東注意到懸泉簡和金關簡存在不少縣令(長)或縣丞未署名的文書,尤其是元帝建昭三年“調史監遷要置書”(II 90DXIT0216.2:241-244),認為這一現象不宜解釋為非常狀態,可能是當時雖不合理卻通行無礙的作法¹。據此,長吏未署名的文書可以作為正本發出去,那麼理所當然也可作為副本存檔。因此,前述 EPF22:162-165、EPF22:250-253、EPF22:254-257、EPF22:452 等作為副本存檔的可能性,無疑是存在的。

鄒文玲的一篇新作,與邢文主題密切相關,值得結合起來考慮。前者指

1 侯旭東《西北出土漢代文書簡牘的排列與復原》,《簡帛》第十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09—132頁。

出, EPT26 : 9、EPT50 : 203、EPT51 : 147、EPT52 : 378、EPT58 : 85、EPT59 : 331、EPF22 : 408、EPF22 : 703、70.13/A8、82.18/A8、214.22/A8 等十一枚楊中過去釋為“算”的字, 應該改釋為“真”^①。這一十分重要的改釋, 預示著我們對漢代文書制度的認識需要作出調整。如 EPT51 : 147“建始五年四月府所下禮分真書”、EPF22 : 408“建武五年十一月以來告部檄記真卷”兩枚楊, 所標記的無疑都是“真書”。“真”該如何解釋呢? 鄒文玲引《漢書·河間獻王德傳》“從民得善書, 必為好寫與之, 留其真”, 顏師古注“真, 正也, 留其正本”, 認為“真”指文書正本、底本^②。然而, 仔細推敲《漢書》這句話, 所謂“真”更應該理解為原件。在作者改釋的懸泉簡“失亡傳信冊”(H 90DXTH0216.2 : 866—870) 中, 御史大夫“今窮所亡傳信冊, 移如牒”, 要求“諸乘傳、驛駕、廩令、長、丞噉案真傳, 有與所亡同封弟(第)者, 輒捕繫, 上傳信御史府”, 所謂“真傳”應該是指傳的原件。

然而, 將十一枚楊全部理解為原件, 卻又不太合適。如 EPF22 : 408 可以理解為留在候官存檔的原件, 而 EPT51 : 147 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為原件。“建始五年四月府所下禮分真書”, 此處的“府”應該指居延都尉府, 而都尉府在發送“禮分書”時單獨發給甲渠候官的可能性較小, 最大的可能是同時一併發給轄下的卅井、殄北候官, 因此就都尉府而言, 至少要抄寫兩份發給三個候官, 原件或下發給某一個候官或留存都尉府, 更大的可能是原件留在都尉府, 另抄三份發給候官。因此, 將 EPT51 : 147 的“真書”理解為原件無疑是不合適的。

細繹文意, EPT51 : 147 所謂“真書”, 是對收件者之一的甲渠候官而言, 這是都尉府下發至甲渠候官的文書, 可以稱得上甲渠候官收到的文書的原件。對卅井、殄北候官而言, 同樣如此, 居延都尉府發送過來的內容相同的“禮分書”, 也可以稱之為“真書”, 視為原件。同時, 候官收到都尉府文書後, 也會抄寫數份下發部隧, 對於發給部隧的抄件而言, 這無疑也可視為原件。這還只限於“禮分書”最早由都尉府下發, 如果“禮分書”由都尉府轉發自上級機構, 情況將更為複雜。對於 EPT51 : 147“禮分真書”, 如果用現代檔案學正本、副本的分類概念, 更應該視為存檔的副本或底本。

從這個意義上說, 鄒文玲的看法並沒有錯。可以說, 同一份文書, 在流

① 鄒文玲《簡牘中的“真”字與“算”字》,《簡帛》第十五輯, 2017 年, 第 151—169 頁。

② 鄒文玲《簡牘中的“真”字與“算”字》, 第 164 頁。

轉、保存的過程中發生了正本、副本的角色變化。這一點，一方面有力證明了邢義田的判斷，一方面說明漢代文書行政並沒有所謂“正本”的概念。而這一概念，與漢代語境里的“真書”也還有不小的距離。如同鄔文玲指出的，秦漢文書分別存放，題署“真”或“副”以示區別。^①我們常用的正本、副本、底本等詞彙，是現代觀念分類下的產物，與古人的用法並不能精準對應。期待以後的文本性質分類，在便於今人理解與運用的同時，能更加照顧到古人的語境。

此外，邢文中還有一處表述不夠嚴謹準確的小瑕疵。作者在討論隧長章病書的批語由朔提勞病死冊書簡背的尉史代為批示時，認為甲渠候官是縣一級的單位，屬吏中還有比尉史更低的佐或書佐，因此需要排除兩者代批的可能性(第94頁)。甲渠候官中設有佐，是毫無疑問的，這從 EPT51：79、EPT51：320 兩枚奏封記錄簡即可看出。關於甲渠候官存在書佐的看法，與其早年的文章一脈相承，在該文中作者明確指出，“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中的爰書 A，應不是出自掾譚之手，而較可能是出自甲渠候官的某位書佐”^②。而據相關研究，西漢並無材料顯示縣或候官存在書佐，到了東漢中後期，書佐才存在於縣廷。^③西北漢簡中出現的書佐，多任職於都尉府或太守府一級的機構。如作者在早年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兩枚書佐簡(303.21、303.49)，實際上出土自大灣遺址(A35)，^④其中書佐應該是肩水都尉府的屬吏。而目前甲渠候官、肩水候官等遺址出土簡牘中的書佐，絕大多數均為都尉府或太守府屬吏，只有 EPT40：5、116.16(A33) 兩簡無法斷定是不是都尉府或太守府屬吏，但同樣無法確定是候官的屬吏。因此，就目前材料和研究現狀而言，說甲渠候官存在書佐，至少不是十分嚴謹。

青木俊介的文章在方法上舊套頗多，內容上則有不少可議之處。首先是筆迹分析，作者分析文書庫簡牘時，認為數組同月的吏廩食名籍簡筆迹一致(第149—150頁)，實際上，同為正月的 EPF22：86 與 EPF22：83—85 筆迹尚有差別，尤其“正”“月”“有”“辛”等字更為明顯。同為四月的 EPF22：

① 鄔文玲《簡牘中的“真”字與“算”字》，第169頁。

② 鄔義田《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使武一年十一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漢學研究》2016年第3期，第70—84頁，199頁；此據作者《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第510頁。

③ 李迎春《秦漢都尉屬吏制度考索》，第115—116頁；趙克《漢代書佐》，《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56—57頁。

④ 鄔義田《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使武一年十一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第507頁，腳注90。

97 與 EPF22 : 93—95 三簡筆迹也不同, 尤其“隧”“月”“辛”“取”等。作者討論事務區簡時, 認為 EPT65 : 8—14 諸簡筆迹各不相同(152 頁), 實際上 EPT65 : 8 與 EPT65 : 10、EPT65 : 9 與 EPT65 : 11, 兩組簡筆迹相同。這一點, 已經侵蝕了作者關於事務區簿籍由各部上呈而非候官製作的觀點的基礎。其次是遺漏反證, 作者討論文書庫的呈文簡時(第 150—151 頁), 由諸部上呈的呈文簡, 不限於文中舉出的 EPF22 : 705, 還有 EPF22 : 61、EPF22 : 152 兩簡, 分別由萬歲候長和甲渠守候長上呈。作者討論的事務區(第 152—154 頁), 同樣存在以甲渠候官為單位的簿籍, 如 EPT43 : 1“· 甲溝候官新始建國地皇上戌[]”、EPT65 : 110“· 甲渠候官更始三年九月見受閭卒市買衣物名籍”、EPT65 : 336“甲溝候官始建國三年六月[]”、EPT65 : 343“· 甲渠候官建昭二年七月盡九月吏補除名”等標題簡所示。這些簿籍與文書庫簿籍有沒有區別呢? 是種類上的不同, 還是年代有先後? 復次, 作者認為甲渠候官所有的公文書, 包括文書庫在內, 都是在事務區處理、作成的(第 159 頁)。而文書庫出土了衆多甲渠候(官)封檢(EPF22 : 466、EPF22 : 467、EPF22 : 471、EPF22 : 472、EPF22 : 578、EPF22 : 579、EPF22 : 746), 無論這些封檢當時封緘的是文書還是物品, 也無論是上級還是下級發過來的, 按照作者的觀點, 都應該送到事務區處理, 為何上述封檢出現在保存候官文書的文書庫裏呢?

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如同作者所言, 甲渠候官遺址發掘的詳細信息對於本文主題而言, 是絕對不可或缺的。限於客觀條件, 作者所能利用的只有信息較少的簡報^①。而據簡報, 西區甲渠候的居室 F16 應該是晚期建築, 下面有早期建築的痕跡, 在北面的障廢棄後, 甲渠候才移居此處。而東區, 包括文書庫 F22 在內的一組房屋(F20—31), 都是堵死障門以後才建築的, 其中還有吏卒住室和竈屋(F26)^②。僅從這些有限的信息看來, 作者所討論的只能是遺址晚期的活動情況。而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 20 世紀 70 年代從甲渠候官遺址發掘的居延新簡, 也就是作者賴以進行討論的主要材料, 並沒有區分層位, 也就是說, 哪些簡是早期的哪些簡是晚期, 目前並不清楚。可以推測的是, 房屋出土的簡牘多數可能是晚期的, 而探方出土簡牘就不一定了, 較房屋簡而言, 時間可能更早一些。換言之, 作者很可能將早期、晚期

①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與新出土的簡冊文物》, 第 1—25 頁。

②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與新出土的簡冊文物》, 第 2—3 頁。

的簡牘混淆在一起使用,來討論遺址晚期的情況。當然,不能以此苛責作者。筆者期待,在詳細的發掘報告刊佈以後,甲渠候官遺址的研究可以做的更加堅實、更加深入一些。

高村武幸設計的簡牘形狀分類,亦值得進一步思考。首先,中國簡牘有一套約定俗成的分類,如札、兩行、牘、牒、封檢、券、冊、符等,有些是簡牘自名,有些是文獻記載。這些名稱並不全從形狀著眼,如冊、封檢的稱呼是出於對其功能的考慮。對此,初山明以封檢為例,認為封檢只是這類簡牘衆多功能中的一項,一旦不用於封綴物件,即不宜再稱呼該類簡牘為封檢,因此最好不從功能入手,完全依據形狀進行分類(第二冊,第336頁)。然筆者以為,即使封檢不再用於封綴,當我們使用這一稱呼時,依然能夠迅速而清晰地把握這類簡牘的核心功能,知道其本來是用於封綴的。而且,像那些沒有封泥區、下端也沒有削尖的形狀平整的平檢,若單以形狀分類而不考慮簡面文字,勢必與札、兩行等混淆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其特點和功能,反而增加了利用上的困難。

其次,仔細考慮這種按照形狀分類的思路,實際上受日本木簡分類的影響,將考古學分型分式器物排隊的類型學方法應用於簡牘。而日本木簡行用於簡、紙並行的時代,據佐藤信介紹,三十多萬枚簡牘中,一沒有竹簡,二沒有簡冊(第一冊,第223頁)。換言之,日本木簡沒有任何兩枚可以編聯成冊,都是單獨行用的。從這個角度看,木簡作為獨立的個體,採取分型分式器物排隊的類型學思路,當然沒有問題。而中國簡牘,絕大多數在廣乘之前,應該是編聯成冊的,連在一起書寫,就好像寫在續帛和紙張上。而且編聯成冊的簡牘形制上並不要求統一,如西北漢簡中常見的札與兩行的編聯。因此,古人應該更為重視簡冊的完整,而非單根簡的形制。從這個角度考慮,對檢、冊之外的簡牘進行分型分式,到底有多大的意義,是否有必要呢?筆者以為,暫且不管那些編聯成冊的簡牘,單就封檢、冊、“異形簡”等進行形狀分類,似乎更為合適。當然,對封檢、冊的具體分類,還可以更進一步討論。

關於青木俊介對封檢的討論,該文遺漏了一點,即里耶秦簡出土的部分U型槽,背面出現了原本應該題署在平檢上的郵件信息(如10—89“洞庭秦守府以郵行尉曹發”、14—174“遼陵以郵行尉定”),而且,為了增加捆綁的牢靠度,在U型槽底部鑽了兩個孔(10—89)。^① U型槽背面題署郵件信息,顯然是不應該如青木俊介所說那樣綁束在平檢上的,否則其信息就緊貼平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整理小組編《里耶秦簡竹簡》,第8集,2009年,第66頁。

檢無法顯示出來，失去了題署的意義。可見，U 型槽到底如何使用，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冊存在不少筆誤。中村成巳『里耶納調查報告記』注釋 5 引宮宅潔的文章，刊於『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第 22 卷，該卷出版時間為 2015 而非 2016 年；注釋 6 引調查報告刊於『遼寧考古研究』而非『遼寧考古學研究』（第 18 頁）。高村武幸『K710 遺迹の性格について』注釋 23 引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一文，分上、下刊於『文史』第 33、34 輯，據該文內容，當引自上篇，出版時間為 1991 年而非 1992 年（第 33 頁）。該文注釋 37 引岳邦湖、鍾聖祖『疏勒河流域漢代長城考察報告』，出版時間錯標為 1998 年，應該是 2001 年（第 34 頁）。村山明『序論』注釋 4 引 A. E. Nielsen 等編的 *Expanding Archaeology*，誤把編者記為 A. E. Nielson（第 67 頁）。李均明『簡牘文書の種類と遺址諸要素の關係』正文第二節解讀里耶秦簡 9・6 時，誤認簡背有“敬手”二字，實際上並沒有（第 77 頁）。邢義田『漢代簡牘文書における正本・副本・草稿と署名の問題』注釋 87、115 兩處引用『里耶發掘報告』一書，時間分別標為 2006、2007 年（第 134、138 頁），實際上該書編目數據顯示為 2006 年，但在 2007 年 1 月印刷，引用時似乎應該統一。青木俊介『侯官における簡牘の保存と廢棄』插圖 2 引『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與新出土的簡牘文物』，刊於『文物』1978 年而非 1979 年（第 142 頁）。鈴木直美『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簡にみる遺策作成過程と目的』注釋 6 引『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書名漏掉“長沙”（第 200 頁）。此外，第一冊三次引中華書局 1994 年出版的『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均誤記為『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隊』（第 35、79、183 頁），後者 1990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沒有圖版只有釋文。

三、關於古井簡研究的若干思考

兩書雖以“中國出土簡牘”為題，實際上主要涵蓋了烽燧文書簡，較少涉及另外兩大類——古井簡、墓葬簡。後兩者如何展開研究，兩書涉及不多。筆者擬結合新研究、新資料，一方面指出相關論文可進一步深化之處，一方面以此為契機，談一談對古井簡、墓葬簡研究的一些初步想法。本節主要討論古井簡。

李均明據里耶秦簡 8・157、9・6，綜合分析文書的發件者、收件者及收發、傳送記錄，通過還原文書運行的流程，判斷出土兩簡的古井 J1，位於遷陵

廷的文書廢棄場所，少內、司空等諸官另有其他的文書廢棄地，里耶秦簡中屬於諸官的簡牘甚少，它是由於某些未知因素而混在遷陵縣廷的文書群裏。^①筆者以為，可以明確認識出的諸官簡牘當然不佔多數，但不能否認還存在一些因種種原因而無法辨識的諸官簡牘，^②因此，與其迂曲地認為諸官簡牘是未知因素導致的簡牘位置移動，諸官另有其他文書廢棄地，還不如直接解釋為諸官駐地本就位於古城內，^③與遷陵縣廷相近，故各機構遺留的簡牘都在 J1 內出現。^④

不僅里耶秦簡，其他古井簡到版屬於哪個官府，同樣值得充分重視。比如走馬樓吳簡，已有很多探索，目前主要有臨湘侯國文書檔案與臨湘侯國某個機構檔案兩種看法。^⑤綜觀其論證，或從整體判定簡牘所涉某類職官的級別，或從文書流轉的角度探討各類簡牘的最終歸屬。兩者皆有其合理性，頗具啓發。不過，筆者以為，判定簡牘群的主人，最為直觀也最為重要的證據是能反映簡牘留置地的文書，也就是說文書本身已經寫明或透露出其最終所在。依照此一認識，那些鄉掾呈報的文書，值得充分注意。暫舉一例：

南鄉勸農掾番琬叩頭死罪白：被曾叔，發達吏陳昌所舉私學番傳詣廷言。案文書：傳一名文。文父曾奏稱：“本鄉正戶民，不為通脫。”經掾黃淳署責，不應為私學。乞曾列言府。琬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當功曹
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⑥

① 土口史記《里耶秦簡にみる秦代縣下の官制構造》，第 518—519 頁。

② 比如，簡牘上印有縣廷的文書（如 8-648、司馬史文 8-1517 等類文書），因為沒有書數記錄或發見記錄，不僅可以推斷為已經呈送縣廷的文書正本，亦可推斷為諸官所奏的副本。同理，縣廷分發諸官的文書（如簡 9-23 下發司馬等），不僅可以推斷為縣廷所發的副本，亦可推斷為已經發還諸官的正本。此外，倉、庫和少內大量的日常書寫簡牘，同樣沒有送還和發還記錄，既可以理解為已經呈送至縣廷，亦可以視為倉、庫和少內保管的文書。

③ 里耶古城規模相當小，南北長 210.4 米，東西寬約 103—107 米，發見面積才 2 萬平方米，而由《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墓簡牘報告》，第 12 頁。據相關研究，秦長沙郡 1 萬城市規模普遍偏小，且城內多為官署所在，居民區甚少。參見謝國強《秦漢城址考古學研究》，第 141—143 頁。筆者推測，遷陵古城雖有遷陵縣廷與少內、司空等諸官，除城外，都鄉民聚可能也在城內。

④ 令人費解的是，里耶秦簡目前出現不少“傳”封檢，計有 8-54、8-958、8-1038、8-1649、9-278、9-393、9-837、9-983、9-1629、9-2069、9-2241、9-2482 等十二枚。通常來說，封檢題署當為收件機構或收件人，照此理解，這“傳”似當為遷陵傳者，但目前尚未見遷陵傳倉的官史，該機構是否存在都難以斷言。而且，“傳”封檢達到十二枚，這不同於貳春鄉（8-870、8-1147、8-1548、8-1737、9-1211）、啓陵鄉（8-250、8-1691、9-1750、9-1968）封檢，兩鄉數量較少，尚可解釋為製作好之後因尚未發還而留上的。“傳”封檢到底指什麼，為何留在 J1，尚需進一步研究。

⑤ 相關綜述，見徐陽《長沙三國走馬樓吳簡基本性質研究新議》，《出土文獻》第十二輯，2018 年，第 295—303 頁。

⑥ 該簡釋文引自徐陽《走馬樓吳簡基本性質研究新議》，《楚晉南北朝南方史資料》第三十一輯，2015 年，第 31 頁。

該文書由南鄉勳農掾呈報,其目的地不消說是臨湘侯國。結合出土地,該簡毫無疑問最後到達了臨湘侯國。值得注意的是簡文明確記載“詣功曹”,那麼,該簡最後埋地送達到了功曹。諸如此類明確記載“詣某某曹”的文書不在少數,目前披露的還有“詣戶曹”“詣金曹”“詣倉曹”等,^①且出現多次。因此,至少可以判定上述文書分別呈送至戶曹、金曹、倉曹等機構。而這些曹,無一例外都被置於臨湘侯國。^②而且,目前所見,尚未發現諸曹再往上將文書呈報至侯國的記錄,換言之,這些文書可能最終就保存在諸曹而未進一步上呈。退一步考慮,即使相關文書進一步上呈,諸曹應該也不會將這些記有“詣某某曹”的繆掾原始呈文報上去,可能只是將繆掾呈報的其他檔案文件(不包括前引呈文)或進一步加工之後的文件呈上去。^③因此,走馬樓吳簡毫無疑問應該包含上述侯國諸曹保留的文書。當然,這只是目前披露的有限簡牘所反映的情況,隨著未刊簡牘——尤其是大木牘——的公佈,可能還會發現更多的侯國曹。^④

當然,上述論證只能說明,走馬樓吳簡包含侯國功曹、金曹、戶曹、倉曹等機構遺留的文書,那麼還有沒有其他機構的文書呢?換言之,還有沒有其他類似的直接寫明留置機構的簡牘?目前僅在《竹簡(柒)》里發現一枚安成縣呈文,如下:

嘉禾二年十月丁巳朔廿日丙子 安成長君□叩頭死罪敢言之 1971A

安成長印

月 日 □□□ 卒史 白解 領史 □ 1971B

該文書由安成縣長呈報,安成縣與臨湘侯國同歸長沙郡管轄,故其呈報對象當為長沙郡。結合出土地,該文書毫無疑問應該已經送至長沙郡府了。除非另外找到證據顯示該文書由長沙郡轉發至臨湘侯國,否則只能得出如下

① 分見徐暢《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刊佈及相關研究述評》,第32—33、34、38頁。
 ② 徐暢《走馬樓吳簡公文書中書告性質的考定》,《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第200—208頁。
 ③ 換個角度考慮,即使未來出現諸曹進一步將此類文書上呈侯國的實據,也不是以否認走馬樓吳簡包含的曹等機構遺留的實據。因為,即使每一枚“詣某某曹”木簡均能發現相應的曹之呈報至侯國之文書,那也只是說,諸曹將相關文書上報至侯國,不足以認定諸曹將下級呈上來的文書連同自作文書一起上呈至侯國。
 ④ 侯旭東推測走馬樓吳簡最終可能保存在記室(《湖南長沙走馬樓一國吳簡性質探》——從《竹簡(柒)》與《長沙簡牘的整理與出版》,見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簡牘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西書局,2017年,第96頁),從目前未見諸曹呈文至侯國稿,常例現象看,諸曹可能就與侯國相承在一起辦公,故相關文書最終都集在記室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筆者不認為走馬樓吳簡均為主簿或記室史所遺留。

兼左部賊捕掾統言考實男子

周代盜刊物景龍鏡銘書

五月廿五日承問 2010CWJ13 : 255

該簡也是解書簡冊的標題簡，下端問封記錄“五月廿五日承問”筆迹與上端不同，當為文件送達目的機構之後所書。與上簡不同的是，該簡冊由左部賊捕掾上呈，則其上級當為臨湘縣廷，故此“承問”為縣承問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若此不誤，**周代盜刊物景龍鏡銘書**報至左部曹的文書，可能也是由縣承問封的。^①

此外，五一簡中的另一份文書顯示其“主人”問題可能比想象中更為複雜，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並拉長時段進行考慮，如下：

六月十七日十亥臨湘令 守丞宮叩頭死罪敢言之中部督郵掾費掾治所：
謹言，宮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 兼掾陳暉兼令史談昭王賢

2010CWJ1③ : 263-32A

臨湘丞印

六月 日 郵人以來 待吏 白開 2010CWJ1③ : 263-32B

該簡是長沙郡臨湘縣向“中部督郵掾費掾治所”呈報的文書，²正背面書風字迹相同，故簡背面有“六月 日郵人以來”的類似簽收記錄，但仍不好斷言該文書已經送至中部督郵治所。而且，五一廣場簡所見，類似書式的諸部掾、掾曹、縣曹夫、亭長呈報之文書(2010CWJ12 : 124, 2010CWJ13 : 199-4, 2010CWJ13 : 201-21, 2010CWJ13 : 201-23, 2010CWJ13 : 202-1, 2010CWJ13 : 263-14+261-22)，其背面文字書風字迹亦同正面，換言之，上述文書送達後，縣廷並未在簡背填上接受信息。因此，前引臨湘縣上呈中部督郵的文書，其留置地就有兩種可能：一是臨湘縣文書已經填好簡背信息，在月、日、吏之後空出位置，等待中部督郵治所收到後填寫相關內容，但文書卻因故未發出，留在了臨湘縣廷；二是該文書已經呈報至中部督郵治所，簡背的接受信息，遵照慣例並未補充填寫。目前看來，當然是第一種可能性比較大，但鑒於五一廣場簡僅公佈八分之一左右，也不好斷然排除第二

① 從這一點看，走馬樓吳簡有可能是保存在縣廷的各曹文書。換言之，孫吳時期臨湘侯國與各曹在一起辦公，走馬樓吳簡歸類包含各曹文書，但均集中放置於縣廷某處，後來棄置井中。當然，其中也不乏臨湘侯國與縣廷無關之文書。為何只有部分性質的文書棄置井中，還需要等走馬樓吳簡全部刊佈之後，再作探討。

② “中部督郵掾費掾”“費掾”，或是負責的人名，或是費姓人員的尊稱，“中部督郵掾”也是更籍常見的**中部督郵**的全稱。

純為簡牘無雜物,¹可見走馬樓吳簡屬於一次性集中清理。從該批簡牘多數皆可復原成冊及尚未發現燒灼痕跡看來,²在棄置之前應屬檔案,且呈現編冊成冊的狀態,有可能是從文書室直接拿來棄置井內的。而里耶秦簡則相反,井內堆積達三十層(十七大層),簡牘出自十多個層位,且多層出現淤泥甚至板結的現象,³可見不是一次性集中清理。從簡牘與殘磚碎瓦、竹木屑和生活垃圾伴出,不乏燒灼痕跡,以及極少集中出土的現象看,⁴里耶秦簡在棄置井內之前可能就已失去檔案的地位,屬於垃圾。當然,鑒於古井遺物有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如果簡牘棄置過程比較長,則會出現下層簡牘年代較早、上層簡牘年代較晚的大致分佈規律,而里耶秦簡的層位年代分佈與此矛盾,上下層之間完全無年代分佈規律可循,故其棄置過程應該也不會太久。

筆者以為,對於古井簡研究來說,尋找簡牘的主人歸屬與確定其在棄置之前屬於檔案還是垃圾,應該放在最為優先的層面進行考慮,需要盡早重視起來。當然,兩者的澄清與其他問題的研究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

四、關於墓葬簡研究的點滴思考

本節主要談一談墓葬簡的一些問題。

鈴木直美討論馬王堆三號墓遺策的文章刊佈後,筆者見到三篇相關新作。韓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408號簡下端過去未釋的字為“體到此”,⁵並見存在多次校讎。董增認為,三號墓出土的原被稱為“城邑圖”或“街坊圖”的地圖,實際上是表現了軫侯家族生前所居城郭宮寢和死後所葬陵墓園寢

1 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走馬樓J22發掘簡報》,第5—7頁;走馬樓簡牘整理小組,《長沙走馬樓—國風簡·簡本資料匯集卷》,上冊,長沙走馬樓—十一號井發掘報告》,第7—9頁。

2 宋少華,《長沙三國吳簡牘整理與出土簡牘——以吳簡的簡牘和冊類》,《吳簡研究》第三輯,2011年,第7頁。

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縣葛洲湖漢墓出土秦代簡牘》,《湖南歷史文物》,湖南龍山里耶秦簡—秦代古城—漢代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第38—50頁。

4 2005年8月11日發布的簡牘《說曰:“司,司之也”,里耶秦簡竹簡編號為秦北和分銀,編號的簡為九層一至十一號簡第十六號至十八號簡,編號在一號的簡第八號至十四號至一百九號簡”》見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JH(8)和JH(9)1—12號秦簡的簡牘簡牘、筆迹和原簡存放形式》,《簡帛》第一輯,2006年,此據作者《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第481頁。

5 韓文,《馬王堆三號墓漢簡408號簡背得讀和“體到此”》,《文史》2014年第1期,第279—280、90頁。

相對位置的“居葬圖”，部分內容可能是對三號墓或一號墓具體位置的規劃^①。若此不誤，則在埋葬之前的某個階段，可能已經做出了相關規劃。田天指出，戰國到西漢前期，遺策多放置於遺棺或側室，而從西漢中後期開始，遺策置於墓主棺內。這一非常重要的變化，預示著遺策與生者的關係變得疏遠，而與死者的關係更為密切^②。這些新研究，或從局部或從整體深化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

目前而言，墓葬簡的數量雖然比不上烽燧簡、占卦簡，但因為出土的多為重要典籍與律令文獻，其價值不一定比其他兩者小。但怎麼看待墓葬出土的簡帛，這類文獻是什麼性質？學界還沒有統一的認識，目前大致存在專門製作的明器與生前實用物品兩種看法。從鈴木直美的文章，筆者聯想到馬王堆帛書、醫簡、地圖等殘放在長方形雙層漆盒里，與漆盤、漆杯、牛肩胛骨等同置於東櫛箱，這個擺放位置有特殊之處嗎？或者說，結合相關信息，能夠推測出帛書在喪葬流程中所處的位置與其特定意義嗎？古人為什麼隨葬這批帛書？怎麼看待隨葬帛書這件事？

雖然一時沒有解決之道，但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因為涉及到對墓葬文獻性質的判定，^③進而影響到我們的解讀與對相關歷史的研究。比如，有學者認為，甘肅墓葬出土的簡牘，大體上漢代及之前的簡牘多為墓主生前實用之物，死後隨隨之埋入地下，而漢代之後的墓葬簡牘則屬於專門製作的冥器，並非實用物品^④。這一看法正確不正確，可否推廣到其他地區墓葬出土的簡牘，值得進一步考慮。又比如清華簡、上博簡、安大簡、北大簡、嶽麓簡等購藏簡，也都出自墓葬，雖然內容極為寶貴，但在正確認識其性質之前，我們恐怕很難充分利用其價值，也難保解讀時不會發生方向性的錯誤。

需要提示的是，此前刊佈的尹灣漢墓遺策“君兄禮方規中物疏”，上面就

① 華陽·馬王堆《戰漢墓出土的居葬圖》，《居葬圖與中國古代墓葬考古論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44—250頁。

② 田天《西漢中晚期遺策的變更及其意義》，《中國出土文獻·文獻與文化——歷史考古青年論壇》（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3—24頁。此前，田天已指出遺策在墓葬中的位置位置的變化，參作者《東周至古代漢代簡牘的流變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1年第9期，第65頁。該文承田天先生示知，謹致謝忱！

③ 張忠培討論了墓葬出土的律令文獻的性質，可參《墓葬出土律令文獻的性質及其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第41—50頁。

④ 張俊民《武威旱灘坡十九號漢墓出土木簡考釋》，《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3期，第73頁。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表述該墓時用的是“簡策”或“木刻簡”，而現在學界通常認為兩個概念異名同實，都是指記刻雜多物品的清單。參見《漢晉木刻簡策校及相關問題考察》，博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2017年，第1—3頁，故冥器與記號冥器的清單不可混為一談，作者所指確為冥器而非冥器清單。

體的觚、有封泥匣與無封泥匣的封檢等，無疑也具有特殊的功能，這一點不需贅言。富谷至注意到典籍簡、詔書與檄的特殊形制，提出了視覺本簡這一頗具啓發的觀察視角。^①角谷常子在考察西北漢簡中札與兩行的使用情況後，認為正本文書使用兩行，草稿多用札，有時也用兩行。^②此後又綜合分析了里耶秦簡、東牌樓漢簡和三國吳簡中文書簡的形制問題，進一步認為簡牘形制與文書格式不僅反映實用的需要，也反映使用者的思想和人際關係。^③栢山明注意到里耶秦簡中削成梯子形狀的“束”簡（8—2551、11—14、16—38），^④推測是用來捆扎那些善於存放而非組裝的簡牘的。^⑤這些對簡牘形制與其功能之間關係的獨到觀察，無疑是單純解讀簡文所辦不到的。而且，這類研究並不需要接觸簡牘實物，從刊佈的簡牘圖版上即可觀察到，操作性強。

另外，近年來一些能夠接觸簡牘原物的整理者，在仔細觀察簡牘形態之後，也有十分重要的發現。首先是孫沛湯注意到包山簡背面的劃綫，但因為相關照片未公佈，無法進一步研究，後來參與到北大秦簡的整理，注意到這批簡牘及嶽麓秦簡等同樣存在背劃綫現象，遂意識到背劃綫可以作為簡冊復原的依據。^⑥這一發現引起了簡牘整理者與研究者的極大興趣，開始參考背劃綫從事簡冊編聯。如肖芸曉、史達，依據背劃綫及其他信息，分別討論了清華簡、嶽麓簡部分文獻的編排。^⑦作為清華簡的整理者，賈連翔綜合考察了這批簡牘的背劃綫與製作工藝流程，結合部分竹簡標有序號的現象，指出簡冊復原時需要審慎運用背劃綫。^⑧最近，參與整理史語所藏居延舊簡的石昇炯，注意到部分簡牘的簡側存在墨劃綫，具有指示書寫起始處與分欄的

① 富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第一編，第9—88頁。

② 角谷常子《簡牘の形式とその使用》，收入《漢代の書と書寫》，東京：汲古閣，2003年，第90—98頁。

③ 角谷常子《木簡使用的變遷與考察》，收於《書畫史研究——東亞木簡學的構建》，殷古書院，2014年，第5—26頁。

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一號井的封檢和束》，第68—69頁。

⑤ 栢山明《簡牘文書學の法則——以里耶秦簡為例》，收於《書畫史研究——史料與法史學》，中華社會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第40—49頁。

⑥ 孫沛陽《簡牘背劃綫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學研究》第四期，2011年，第449—462頁。

⑦ 肖芸曉《試論清華竹書伊尹《篇》的編聯》，《簡帛》第八輯，2013年，第471—476頁；史達《嶽麓書院藏秦簡·為史治官長解官一簡的編聯研究——以簡背劃綫與史印文字變為依據》，《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三輯，2014年，第73—99頁。

⑧ 賈連翔《漢代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為中心》，《中國書法》，2015年，第82—102頁。對背劃綫、有序號在簡牘編排上的作用，作出全面檢討的是何晉，參《淺議簡冊制度中的“可連”——以出土戰國秦漢簡為例》，《簡帛》第八輯，2013年，第451—470頁。

作用,並進一步認為這類墨綫簡與標尺簡分別用於持簡寫與伏案寫兩種書寫姿勢¹。這同樣也是前所未見的新發現,或許不限於居延舊簡,其他簡牘可能也存在類似的簡側墨劃綫。

可以說,注意簡牘的形制,是探索不同形狀的簡牘具有不同作用的一個窗口。對包括切割、刮削、鑽鑿、背劃綫、簡側墨綫、量槩、反印文、塗改等在內的簡牘形態的全面而詳盡的觀察,則是深入探索簡牘製作工藝、冊書編聯、存放狀態及文書制度等相關問題的基礎,更是由文書學研究邁向歷史學研究的堅實路徑。

近距離觀察簡牘形態,真正將簡牘作為考古遺物來對待,對於一向偏重簡文的中國研究者而言,可以說,無論怎麼都強調都不為過。然而,對大多數研究者而言,接觸簡牘原物的機會少之又少,平時都是依據出版物從事研究,因此這就對簡牘的整理與出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不僅要保證釋文的正確,圖版的清晰,還要有簡牘形態的信息盡可能多地呈現出來。而中國簡牘的整理刊佈情況,距離這一目標還很遠。目前的狀況是,不同的整理者採用不同的技術規範,幾乎完全各行其是,就連最基本的簡牘編號都還沒有統一²。即使尺寸、重量等基本信息,也只有少數幾批簡牘公佈了部分數據。現在通行的作法,無字簡牘及簡牘無字的一面,是不會公佈照片的。至於簡面的挖削、量槩等通過照片不易判斷的現象,也不見隻言片語的交待,更遑論簡側情況了。當然,每一枚簡牘的簡側都拍照刊佈,亦無必要,但至少可以給出相應的說明。這方面,有必要借鑒日本木簡整理與刊佈的經驗。據筆者有限的瞭解,日本木簡一般會配套出版“圖録”與“解説”。“解説”先是對木簡出土遺址的詳細介紹,包括出土地點、層位、官署情況等信息,有時還旁及材質判定;其次按照出土地點逐枚介紹木簡,首錄釋文,下注長寬厚尺寸、所屬型號、出土地點、材質等,再詳細說明切割、折損、鑽孔及筆迹、墨色、二次書寫等信息,十分詳備。可以說,真正做到了將簡牘作為考古遺物

1 在居延漢簡的整理中,當經受到重視。——《居延漢簡研究》(居延漢簡研究委員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88本第4分,2017年,第644—715頁。我又電子版繼承作者賜下,得以及時參考,謹致謝忱!

2 這一點,已經引起學界的注意(張德芳《西北漢簡整理的歷史中國——與雷永義、彭明人談學界》(《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第96頁),期待業界能夠對此取得共識。

3 筆者調查了平城宮木簡(七)與飛鳥藤原京木簡(一、二)。

來對待」¹。從整體上看，日本本簡更像是出自考古學者之手的考古整理報告。兩相比對，中國簡牘的整理刊佈，雖然也有許多日本本簡不及的長處，但同樣存在很多需要改進與完善的地方。

2018 年 2 月完稿

2019 年 1 月修訂

附記：該文的簡牘版圖或英文發表在 Bamboo and Silk, Volume 2 Number 2, 2019 年，完整版刊於簡帛網(2019 年 5 月 9 日)，收入本書時略加修訂。

1 近年來，考古學界掀起一股利用新考古技術進行考古的風潮，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在簡牘等古代人類活動所遺留的微小痕跡，進而發現人類文明之存在與互動關係等。武伯倫〈試談考古——從微觀信息到宏觀史過程的科學性考索〉，《文物》與《考古科學》第 23 卷第 4 期，2011 年，第 89—96 頁。對簡牘而言，其中要利用透視光顯微鏡文字，即有簡牘分佈的各種手寫簡牘其用意，與本本集小確。比如日本本簡所採方法，就是本材料所採方法，故稱之「透視光顯微鏡法」。本材料製作，是技術小組訪問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可參閱簡牘研究所報告（有喜知「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訪問記」，《華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 23 期，2017 年，網址為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09newsletter/23/23-09.html#top）。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表

肩水金關漢簡自 2011 年刊佈以來，即不斷有學者借助高清图版，從事綴合，使殘簡斷片得以恢復舊觀。今搜集綴合成果，以出版簡號為順序，表列如下。時間截止到 2019 年 2 月 19 日。前期綴合未書、後有增補者，俾錄後者。為翻檢方便，每條綴合的出處，皆詳細列出。本書引用簡文涉及的綴合成果，未一一注明，皆出自下表。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1：16+24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六則 http://www.bsmi.org.cn/show_article.php?id=2324 | 2015.10.6 |
| 73EJT1：25+284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六則 http://www.bsmi.org.cn/show_article.php?id=2324 | 2015.10.6 |
| 73EJT1：50+29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八) http://www.bsmi.org.cn/show_article.php?id=2887 | 2017.9.20 |
| 73EJT1：107+15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六) http://www.bsmi.org.cn/show_article.php?id=2822 | 2017.6.16 |
| 73EJT1：111+18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i.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1：136+163 | 何鳳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15 頁 | 2016.5 |

表 1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1 : 144+141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21 | 2017.6.15 |
| 73EJT1 : 172+127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六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24 | 2015.10.6 |
| 73EJT1 : 243+273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1 : 246+316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42 | 2017.7.24 |
| 73EJT2 : 92+88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六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24 | 2015.10.6 |
| 73EJT3 : 110+11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0 | 2017.1.18 |
| 73EJT4 : 84+69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46 | 2017.3.2 |
| 73EJT4 : 121+119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46 | 2017.3.2 |
| 73EJT4 : 130+14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0 | 2017.1.18 |
| 73EJT4 : 139+211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46 | 2017.3.2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綴合 | 時間 |
|------------------|-----|---|-----------|
| 73EJT4 : 182+64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3 | 2017.1.20 |
| 73EJT4 : 197+136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6 | 2017.1.22 |
| 73EJT4 : 199+14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0 | 2017.1.18 |
| 73EJT5 : 30+40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3 | 2017.1.20 |
| 73EJT5 : 30+40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2 | 2017.1.20 |
| 73EJT6 : 73+109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59 | 2017.8.7 |
| 73EJT6 : 110+62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6 : 140+95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26 | 2017.6.19 |
| 73EJT6 : 173+175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6 | 2017.1.22 |
| 73EJT6 : 180+183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46 | 2017.3.2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6：181+182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7：18+10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7：24+72EJC：155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三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426.html | 2016.11.10 |
| 73EJT7：33+1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2 | 2017.1.20 |
| 73EJT7：50 + 73EJF3：55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2 | 2017.1.20 |
| 73EJT7：67+15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2 | 2017.1.20 |
| 73EJT7：87+54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五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6 | 2014.7.10 |
| 73EJT7：106+2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5 | 2017.1.20 |
| 73EJT7：183+155+19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5 | 2017.1.20 |
| 73EJT7：205+73EJT28：7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80 | 2017.9.8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8 : 14+20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11卷,頁116 | 2016.5 |
| 73EJT8 : 32+71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8 : 74+113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六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24 | 2015.10.6 |
| 73EJT8 : 76+65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六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24 | 2015.10.6 |
| 73EJT8 : 102B+82A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5 | 2017.1.20 |
| 73EJT9 : 5+15 | 張顯成、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3 | 2017.1.20 |
| 73EJT9 : 5+1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4 | 2017.1.20 |
| 73EJT9 : 202+183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49 | 2017.3.3 |
| 73EJT9 : 214+210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6 | 2017.1.22 |
| 73EJT9 : 223+154 | 張顯成、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3 | 2017.1.20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9 : 252+290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59 | 2017.8.7 |
| 73EJT9 : 258+358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9 : 268A+264B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4 | 2017.1.20 |
| 73EJT9 : 288+287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再綴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7 | 2017.1.22 |
| 73EJT9 : 310+51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9 : 384+170 | 許名瑜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之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71 | 2016.6.7 |
| 73EJT10 : 167+93 | 魯家亮 | 肩水金關漢簡釋文校讀六則, 《古文字研究》第29輯,第778— 779頁 | 2012.10 |
| 73EJT10 : 168+106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補遺 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03 | 2017.5.12 |
| 73EJT10 : 175+160 | 魯家亮 | 肩水金關漢簡釋文校讀六則, 《古文字研究》第29輯,頁 780—781 | 2012.10 |
| 73EJT10 : 247+20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30 | 2018.5.25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10 : 277+174 | 張顯成、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3 | 2017.1.20 |
| 73EJT10 : 311+26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90 | 2017.9.21 |
| 73EJT10 : 318+35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4 | 2017.1.20 |
| 73EJT10 : 339+480 | 張顯成、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3 | 2017.1.20 |
| 73EJT10 : 342+471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補遺 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03 | 2017.5.12 |
| 73EJT10 : 345+49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4 | 2017.1.20 |
| 73EJT10 : 365+283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九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0 | 2016.10.5 |
| 73EJT10 : 418+415 | 張顯成、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03 | 2017.1.20 |
| 73EJT10 : 481+507 | 張文建 | 《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42 | 2017.7.19 |
| 73EJT11 : 31A+10+3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則, 《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第 383 頁 | 2016.7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論文 | 時間 |
|------------------------------|-----|--|------------|
| 73EJT21 : 57+33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兩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96 | 2015.8.27 |
| 73EJT21 : 60+24 : 304 | 魏世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49 | 2017.12.16 |
| 73EJT21 : 62+78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頁385 | 2016.7 |
| 73EJT21 : 72+35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8 | 2016.10.22 |
| 73EJT21 : 138+278A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第384頁 | 2016.7 |
| 73EJT21 : 145 + 73EJF3 : 463 | 雷海龍 | 《肩水金關漢簡(伍)》釋文補正及殘簡新綴,《簡帛》第十四輯,頁91—93 | 2017.5 |
| 73EJT21 : 199+198 | 陳小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八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284—285頁 | 2013.12 |
| 73EJT21 : 327+317 | 魏世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8 | 2016.10.22 |
| 73EJT21 : 310+314+325 | 魏世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5 | 2016.10.7 |
| 73EJT21 : 380+334 | 魏世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5 | 2016.10.7 |

(續表)

| 簡 號 | 作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1 : 396+34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8 | 2016.10.22 |
| 73EJT21 : 401+459+45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27 | 2017.2.13 |
| 73EJT21 : 423+43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48 | 2016.10.22 |
| 73EJT21 : 429+322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 73EJT21 : 459+451 | 楊小范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八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281 頁 | 2013.12 |
| 73EJT22 : 7+10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16 頁 | 2016.5 |
| 73EJT22 : 65+87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第 383 頁 | 2016.7 |
| 73EJT22 : 75+73EJT21 : 8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41 | 2017.2.28 |
| 73EJT22 : 106+11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56 | 2016.11.4 |
| 73EJT23 : 3+619 | 許名增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5 | 2016.7.15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書名 | 時間 |
|--------------------------|-----|---|-----------|
| 73EJT23 : 5+3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56 | 2016.11.4 |
| 73EJT23 : 8+16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56 | 2016.11.4 |
| 73EJT23 : 19+40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五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6 | 2014.7.10 |
| 73EJT23 : 41+4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56 | 2016.11.4 |
| 73EJT23 : 76+139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4 | 2016.8.9 |
| 73EJT23 : 91+418+821+429 | 智高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56 | 2016.11.4 |
| 73EJT23 : 96+132 | 楊小亮 | 金關簡牘編聯綴合舉隅,《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305頁 | 2014.12 |
| 73EJT23 : 128+12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27 | 2017.2.13 |
| 73EJT23 : 131+862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118—119頁 | 2016.5 |
| 73EJT23 : 141+13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76 | 2017.4.16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T23 : 177+171A | 楊小亮 | 金關簡牘編聯綴合舉隅,《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305—306 頁 | 2014.12 |
| 73EJT23 : 212A+224B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0 | 2016.11.10 |
| 73EJT23 : 315+702 | 胡永鵬 | 讀《肩水金關漢簡(貳)》札記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05 | 2013.9.17 |
| 73EJT23 : 321+294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兩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96 | 2015.8.27 |
| 73EJT23 : 128+12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27 | 2017.2.13 |
| 73EJT23 : 376+65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0 | 2016.11.10 |
| 73EJT23 : 379+387 | 楊小亮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八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282 頁 | 2013.12 |
| 73EJT23 : 404A+265B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第 383—384 頁 | 2016.7 |
| 73EJT23 : 432+260+431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19 頁 | 2016.5 |
| 73EJT23 : 448+963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17—118 頁 | 2016.5 |
| 73EJT23 : 491A + 492B + 525+947+1038A | 楊小亮 | 金關簡牘編聯綴合舉隅,《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306—307 頁 | 2014.12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3 : 496+1059+506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補充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60 | 2015.6.17 |
| 73EJT23 : 500+511 | 楊小亮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八則,《出土 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283 頁 | 2013.12 |
| 73EJT23 : 530+51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3 | 2016.11.17 |
| 73EJT23 : 531+509 | 楊小亮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八則,《出土 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283 頁 | 2013.12 |
| 73EJT23 : 532+768 | 周永明 | 讀《肩水金關漢簡(貳)》札記, 《中國文字》新四十期,第 92 頁 | 2014.7 |
| 73EJT23 : 542+53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0 | 2016.11.10 |
| 73EJT23 : 561+57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0 | 2016.11.10 |
| 73EJT23 : 563+643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32 | 2014.6.16 |
| 73EJT23 : 566+68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 (十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04 | 2018.8.13 |
| 73EJT23 : 568+84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0 | 2016.11.10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3 : 585+59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1 | 2016.11.14 |
| 73EJT23 : 608+67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1 | 2016.11.14 |
| 73EJT23 : 612+82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1 | 2016.11.14 |
| 73EJT23 : 614+687 | 楊小亮 | 金關簡牘編聯綴合舉隅,《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307—308 頁 | 2014.12 |
| 73EJT23 : 634+173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19—120 頁 | 2016.5 |
| 73EJT23 : 642+35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16 頁 | 2016.5 |
| 73EJT23 : 677+65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3 | 2016.11.17 |
| 73EJT23 : 688+10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1 | 2016.11.14 |
| 73EJT23 : 691+802 | 胡永鵬 | 讀《肩水金關漢簡(貳)》札記,《中國文字》新四十期,第 92 頁 | 2014.7 |
| 73EJT23 : 743+744 | 楊小亮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八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第 283—284 頁 | 2013.12 |
| 73EJT23 : 835+860 | 胡永鵬 | 《肩水金關漢簡(貳)》札記,《中國文字》新四十期,第 92—93 頁 | 2014.7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3 : 919+917 | 楊小生 | 敝與子涇業君書, 《金關居延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 文化研究》,第 114—117 頁 | 2014.12 |
| 73EJT23 : 939+103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3 | 2016.11.17 |
| 73EJT23 : 990A+72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3 | 2016.11.17 |
| 73EJT23 : 1023+101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3 | 2016.11.17 |
| 73EJT23 : 1026+104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3 | 2016.11.17 |
| 73EJT23 : 1048+105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13 | 2017.10.7 |
| 73EJT23 : 1065+931 | 田英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20 頁 | 2016.5 |
| 73EJT24 : 79+8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76 | 2017.4.16 |
| 73EJT24 : 91+11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6 | 2016.11.18 |
| 73EJT24 : 97+73EJT30 : 64+1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29 | 2017.10.21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4 : 135 + 128 + 73EJT30 : 167 | 楊 森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 (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92 | 2018.7.17 |
| 73EJT24 : 146+430 | 楊 森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6 | 2016.11.18 |
| 73EJT24 : 147+765 | 田炳炳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兩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6 | 2014.9.1 |
| 73EJT24 : 156+482+158 | 姚 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6 | 2016.11.18 |
| 73EJT24 : 187+173 | 伊 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 73EJT24 : 210+199 | 伊 強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4 | 2016.8.9 |
| 73EJT24 : 220+502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 12—14 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661.html | 2016.12.15 |
| 73EJT24 : 247B+268A | 周永昌 | 讀《肩水金關漢簡(貳)》札記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05 | 2013.9.17 |
| 73EJT24 : 264+269 | 伊 強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21 | 2014.12.31 |
| 73EJT24 : 333+73EJT23 : 818 | 姚 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十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54 | 2017.7.31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4 : 343+32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6 | 2016.11.18 |
| 73EJT24 : 359+22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6 | 2016.11.18 |
| 73EJT24 : 367A+509B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十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36 | 2017.11.2 |
| 73EJT24 : 382+402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120—121頁 | 2016.5 |
| 73EJT24 : 411+15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6 | 2016.11.18 |
| 73EJT24 : 450+464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21 | 2014.12.31 |
| 73EJT24 : 523+52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60 | 2017.3.17 |
| 73EJT24 : 529+56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12—14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661.html | 2016.12.15 |
| 73EJT24 : 570+571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 73EJT24 : 596+61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9 | 2016.11.22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書名 | 時間 |
|-----------------------|-----|--|------------|
| 73EJT24 : 599+59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9 | 2016.11.22 |
| 73EJT24 : 606+60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94 | 2018.7.21 |
| 73EJT24 : 634+627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121頁 | 2016.5 |
| T24 : 646+648+650 | 許名瑛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72 | 2014.9.15 |
| 73EJT24 : 681+65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53 | 2017.7.29 |
| 73EJT24 : 687+70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9 | 2016.11.22 |
| 73EJT24 : 739+784+78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9 | 2016.11.22 |
| 73EJT24 : 749+98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69 | 2016.11.22 |
| 73EJT 24 : 750+919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五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6 | 2014.7.10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論 述 | 時 間 |
|-----------------------------|-----|--|------------|
| 73EJT24 : 771+91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1 | 2016.11.24 |
| 73EJT24 : 773+76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1 | 2016.11.24 |
| 73EJT24 : 786+69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1 | 2016.11.24 |
| T24 : 828+810 | 許名珩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72 | 2014.9.15 |
| 73EJT24 : 872A+249 | 傅英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頁122—123 | 2016.5 |
| 73EJT24 : 874+871+80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94 | 2018.7.21 |
| 73EJT24 : 887+90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32 | 2017.2.17 |
| 73EJT24 : 900+69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57 | 2017.8.3 |
| 73EJT24 : 908 + 73EJC : 49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94 | 2017.9.24 |
| 73EJT24 : 925+86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1 | 2016.11.24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4 : 932+802 | 魏 昌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10 | 2017.10.6 |
| 73EJT24 : 941 + 73EJC : 492 | 魏 昌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72 | 2017.8.23 |
| 73EJT24 : 945+534 | 魏 昌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1 | 2016.11.24 |
| 73EJT24 : 955+911 | 魏 昌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0 | 2016.12.11 |
| 73EJT24 : 956+761 | 伊 鳳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23 頁 | 2016.5 |
| 73EJT25 : 43+191 | 何茂話 | 肩水金關 T25 斷簡綴合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44 | 2015.11.6 |
| 73EJT25 : 86+17 | 魏 昌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94 | 2017.1.1 |
| 73EJT25 : 108+211 | 何茂話 | 肩水金關 T25 斷簡綴合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44 | 2015.11.6 |
| 73EJT25 : 156+174+122 | 魏 昌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0 | 2016.12.11 |
| 73EJT25 : 159+116 | 何茂話 | 肩水金關 T25 斷簡綴合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44 | 2015.11.6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T25 : 186+15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7 | 2016.12.21 |
| 73EJT25 : 244+243 | 何茂活 | 肩水金關 T25 斷簡綴合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44 | 2015.11.6 |
| 73EJT26 : 42+25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第 123—124 頁 | 2016.5 |
| 73EJT26 : 127+117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 73EJT26 : 142+27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7 | 2016.12.21 |
| 73EJT26 : 144+18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7 | 2016.12.21 |
| 73EJT26 : 167+201+29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7 | 2016.12.21 |
| 73EJT26 : 186+13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4 | 2016.12.18 |
| 73EJT26 : 190+198+163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再補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27 | 2015.10.20 |
| 73EJT26 : 227+194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6 : 245+2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50 | 2017.7.28 |
| 73EJT26 : 249+255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 73EJT26 : 256+15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4 | 2016.12.18 |
| 73EJT26 : 259+155 | 許名瑜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58 | 2015.6.11 |
| 73EJT26 : 268+264+266 | 許名瑜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58 | 2015.6.11 |
| 73EJT27 : 103+10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4 | 2016.12.18 |
| 73EJT28 : 27+9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0 | 2016.12.11 |
| 73EJT28 : 29+9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0 | 2016.12.11 |
| 73EJT28 : 51+4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94 | 2017.1.1 |
| 73EJT28 : 55+4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6 | 2016.12.2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28 : 81+2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三)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676 | 2016.12.2 |
| 73EJT28 : 125+14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三)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676 | 2016.12.2 |
| 73EJT29 : 14+4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四)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678 | 2016.12.7 |
| 73EJT29 : 20+76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137 | 2015.1.19 |
| 73EJT29 : 22+21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137 | 2015.1.19 |
| 73EJT29 : 34+3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四)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678 | 2016.12.7 |
| 73EJT29 : 43+3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四)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678 | 2016.12.7 |
| 73EJT30 : 16+25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三)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676 | 2016.12.2 |
| 73EJT30 : 21+87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則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253 | 2015.6.6 |
| 73EJT30 : 24+122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則 http: //www. bsm. org. cn/show _ article.php? id=2253 | 2015.6.6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0 : 46+73EJT25 : 17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72 | 2017.8.23 |
| 73EJT30 : 86+112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53 | 2015.6.6 |
| 73EJT30 : 129+107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53 | 2015.6.6 |
| 73EJT30 : 133+73EJT24 : 10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十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14 | 2017.10.9 |
| 73EJT30 : 140+241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11 | 2016.8.23 |
| 73EJT30 : 148+172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五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53 | 2015.6.6 |
| 73EJT30 : 170+144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五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6 | 2014.7.10 |
| 73EJT30 : 179+18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6 | 2016.12.2 |
| 73EJT30 : 216+220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五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6 | 2014.7.10 |
| 73EJT31 : 21+15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8 | 2016.12.7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1 : 85+90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 73EJT31 : 129+8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78 | 2016.12.7 |
| 73EJT32 : 6+24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 73EJT32 : 45+2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94 | 2017.1.1 |
| 73EJT32 : 57+49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五則,《簡帛》第十二輯,頁 124 | 2016.5 |
| 73EJT32 : 59+6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94 | 2017.1.1 |
| 73EJT32 : 61+64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四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37 | 2015.1.19 |
| 73EJT37 : 4+117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1 | 2016.2.2 |
| 73EJT37 : 28A+653+113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頁 226—228 | 2016.10 |
| 73EJT37 : 32+311 | 單印亮 | 《肩水金關(肆)》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8 | 2016.1.13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T37 : 39B+691A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6 | 2016.7.15 |
| 73EJT37 : 43+148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34—235頁 | 2016.10 |
| 73EJT37 : 59+47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3 | 2016.2.4 |
| 73EJT37 : 105+79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1 | 2016.2.16 |
| 73EJT37 : 107+6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3 | 2016.8.7 |
| 73EJT37 : 120+33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6 | 2016.2.7 |
| 73EJT37 : 135+133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19 | 2016.1.11 |
| 73EJT37 : 139+39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6 | 2016.2.7 |
| 73EJT37 : 143+72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1 | 2016.7.7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146A+1561B | 姚品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29—230頁 | 2016.10 |
| 73EJT37：147+417+974+1252 | 姚品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52 | 2016.5.12 |
| 73EJT37：160+642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37 | 2016.1.15 |
| 73EJT37：177+687 | 姚品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3 | 2016.8.7 |
| 73EJT37：180+666+879 | 周坤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及考釋八則,《簡帛》第十四輯,第73頁 | 2017.5 |
| 73EJT37：182+1532 | 姚品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77 | 2016.6.14 |
| 73EJT37：183+188+1564 | 雷海龍 | 《肩水金關漢簡(肆)》斷簡試綴(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8 | 2016.2.8 |
| 73EJT37：207+867 | 姚品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3 | 2016.7.13 |
| 73EJT37：209+213+1285+1297 | 姚品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6 | 2016.1.26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T37 : 220+14 | 陳國治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49 | 2016.5.10 |
| 73EJT37 : 244+255 | 伊興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19 | 2016.1.11 |
| 73EJT37 : 246+61 | 陳國治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49 | 2016.5.10 |
| 73EJT37 : 261 +239 | 陳國治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1—2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9 | 2016.1.13 |
| 73EJT37 : 247+808 | 陳國治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3 | 2016.7.13 |
| 73EJT37 : 263+100 | 許名瑜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8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39 | 2016.1.15 |
| 73EJT37 : 267+306 | 陳國治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1 | 2016.1.12 |
| 73EJT37 : 273+410 | 許名瑜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5 | 2016.1.12 |
| 73EJT37 : 275 + 248 + 7+301 | 陳國治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45 | 2016.5.6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279+28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1 | 2016.1.12 |
| 73EJT37 : 315+150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3 | 2016.7.13 |
| 73EJF3 : 337+513+288+54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00 | 2018.8.9 |
| 73EJT37 : 340+385 | 雷海龍 | 《肩水金關漢簡(肆)》斷簡試綴(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8 | 2016.2.8 |
| 73EJT37 : 356+150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5—6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36 | 2016.1.14 |
| 73EJT37 : 358+148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6 | 2016.7.15 |
| 73EJT37 : 364+21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3 | 2016.8.7 |
| 73EJT37 : 386+39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65 | 2016.6.1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T37 : 389+1137 | 雷海龍 | 《肩水金關漢簡(肆)》斷簡試綴(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9 | 2016.2.10 |
| 73EJT37 : 394+685 | 魏昌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6 | 2016.7.15 |
| 73EJT37 : 401B + 857A + 1473 | 魏昌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7 | 2016.7.19 |
| 73EJT37 : 424+1419 | 雷海龍 | 《肩水金關漢簡(肆)》斷簡試綴(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9 | 2016.2.10 |
| 73EJT37 : 425+897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43 | 2016.1.17 |
| 73EJT37 : 426+173 | 伊強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43 | 2016.1.17 |
| 73EJT37 : 447+1176 | 魏昌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5 | 2016.8.16 |
| 73EJT37 : 459+1174 | 魏昌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7 | 2016.7.19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T37 : 473A+507B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6 | 2016.8.17 |
| 73EJT37 : 479+113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6 | 2016.2.26 |
| 73EJT37 : 484+48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5 | 2016.8.16 |
| 73EJT37 : 490+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1 | 2016.2.2 |
| 73EJT37 : 495+823 | 許名瑄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5 | 2016.1.12 |
| 73EJT37 : 515+516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1—2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9 | 2016.1.13 |
| 73EJT37 : 533+157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6 | 2016.8.17 |
| 73EJT37 : 537+94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8 | 2016.7.30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552+62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6 | 2016.2.26 |
| 73EJT37 : 554+559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3—4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30 | 2016.1.13 |
| 73EJT37 : 581+126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19 | 2017.6.6 |
| 73EJT37 : 591+795 | 許名增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5 | 2016.1.12 |
| 73EJT37 : 603 +595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3—4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30 | 2016.1.13 |
| 73EJT37 : 611+554+55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73EJT37 : 554+559 補綴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3 | 2016.2.20 |
| 73EJT37 : 615+49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8 | 2016.2.29 |
| 73EJT37 : 627+11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6 | 2016.8.17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631+11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3 | 2016.2.4 |
| 73EJT37 : 634+103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0 | 2016.8.29 |
| 73EJT37 : 638+17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81 | 2016.3.5 |
| 73EJT37 : 645+1377 | 許名瑄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5 | 2016.1.12 |
| 73EJT37 : 651+727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10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41 | 2016.1.16 |
| 73EJT37 : 662+61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7 | 2016.8.18 |
| 73EJT37 : 671+100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拾遺,《簡帛》第十四輯,第80—81頁 | 2017.5 |
| 73EJT37 : 701+36 | 謝坤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及考釋八則,《簡帛》第十四輯,第69—70頁 | 2017.5 |
| 73EJT37 : 706+33 | 謝坤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及考釋八則,《簡帛》第十四輯,第70頁 | 2017.5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713+62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7 | 2016.7.19 |
| 73EJT37 : 782+836+125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98 | 2018.8.3 |
| 73EJT37 : 798+64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0 | 2016.8.29 |
| 73EJT37 : 805A + 535B + 73EJT3 : 599B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98 | 2018.8.3 |
| 73EJT37 : 806+816+120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38—239頁 | 2016.10 |
| 73EJT37 : 842+94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96 | 2018.8.1 |
| 73EJT37 : 850+3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30—231頁 | 2016.10 |
| 73EJT37 : 852+712 | 謝坤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及考釋八則,《簡帛》第十四輯,第71—72頁 | 2017.5 |
| 73EJT37 : 863+59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8 | 2016.7.30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877+73EJT21 : 39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十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76 | 2017.9.1 |
| 73EJT37 : 878A+69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8 | 2016.7.30 |
| 73EJT37 : 880+884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7—8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38 | 2016.1.15 |
| 73EJT37 : 881+61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32頁 | 2016.10 |
| 73EJT37 : 885+63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1 | 2016.1.21 |
| 73EJT37 : 896+903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七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593.html | 2016.12.9 |
| 73EJT37 : 901+66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16 | 2016.4.12 |
| 73EJT37 : 909+90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65 | 2016.6.1 |
| 73EJT37 : 918+151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35—236頁 | 2016.10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T37 : 930+1407 | 吳九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16 | 2016.4.12 |
| 73EJT37 : 949+1349 | 吳九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5 | 2016.1.25 |
| 73EJT37 : 964+1124+1352 | 吳九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7 | 2016.8.18 |
| 73EJT37 : 968+1310 | 吳九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11—12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47 | 2016.1.19 |
| 73EJT37 : 1022+314 | 吳九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39 | 2016.4.30 |
| 73EJT37 : 1026+1515 | 吳九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37—238頁 | 2016.10 |
| 73EJT37 : 1028 + 1208+371 | 吳九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4 | 2016.2.23 |
| 73EJT37 : 1035+1411 | 吳九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5—6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36 | 2016.1.14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1048+413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 7—8 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38 | 2016.1.15 |
| 73EJT37 : 1052+26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 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1 | 2016.8.4 |
| 73EJT37 : 1105+1315 | 伊强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46 | 2016.1.18 |
| 73EJT37 : 1109+117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 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6 | 2016.2.26 |
| 73EJT37 : 1100+27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 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83 | 2016.6.22 |
| 73EJT37 : 1117+110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2 | 2016.1.22 |
| 73EJT37 : 1124+877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 11—12 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47 | 2016.1.19 |
| 73EJT37 : 1206+87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3 | 2016.1.24 |
| 73EJT37 : 1208+37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5 | 2016.1.25 |

(續表)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T37 : 1217+114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頁237 | 2016.10 |
| 73EJT37 : 1224+10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3 | 2016.1.24 |
| 73EJT37 : 1229+1239 | 許名瑜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5 | 2016.1.12 |
| 73EJT37 : 1240 + 1311+123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19 | 2017.6.6 |
| 73EJT37 : 1242+2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四十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46 | 2017.7.24 |
| 73EJT37 : 1247+1235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6 | 2016.1.26 |
| 73EJT37 : 1256+1368 | 許名瑜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25 | 2016.1.12 |
| 73EJT37 : 1263+130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8 | 2016.2.29 |
| 73EJT37 : 1268+108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8 | 2016.2.29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1271+1340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八到十一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613.html | 2016.12.9 |
| 73EJT37 : 1294+73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0 | 2016.8.29 |
| 73EJT37 : 1308+127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36頁 | 2016.10 |
| 73EJT37 : 1313+1405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八到十一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613.html | 2016.12.9 |
| 73EJT37 : 1324+1192 | 謝堃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及考釋八則,《簡帛》第十四輯,第71頁 | 2017.5 |
| 73EJT37 : 1378+113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2 | 2016.1.22 |
| 73EJT37 : 1386+113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39 | 2016.4.30 |
| 73EJT37 : 1413+119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57 | 2016.5.18 |
| 73EJT37 : 1416+1177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八到十一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613.html | 2016.12.9 |
| 73EJT37 : 1444+1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57 | 2016.5.18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1447+92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55 | 2016.1.25 |
| 73EJT37 : 1450+1402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八到十一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613.html | 2016.12.9 |
| 73EJT37 : 1468+34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5 | 2016.9.1 |
| 73EJT37 : 1476+730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 12—14 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661.html | 2016.12.15 |
| 73EJT37 : 1477+1053 | 謝明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及考釋八則,《簡帛》第十四輯,第 72 頁 | 2017.5 |
| 73EJT37 : 1478+40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81 | 2016.3.5 |
| 73EJT37 : 1484+3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83 | 2016.6.22 |
| 73EJT37 : 1487+42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39 | 2016.4.30 |
| 73EJT37 : 1510+31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十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74 | 2016.2.23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T37 : 1518+234 | 姚名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5 | 2016.9.1 |
| 73EJT37 : 1523+111 | 姚名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第九輯,第232—234頁 | 2016.10 |
| 73EJT37 : 1526+281 | 姚名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5 | 2016.8.16 |
| 73EJT37 : 1528 + 280+1457 | 姚名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62 | 2016.5.26 |
| 73EJT37 : 1560A + 246B+61A | 顏世鉉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13組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00 | 2016.7.31 |
| 73EJH1 : 13+61 | 姚名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77 | 2016.6.14 |
| 73EJH1 : 23+49 | 姚名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81 | 2016.6.18 |
| 73EJH2 : 7+85 | 姚名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81 | 2016.6.18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H2 : 15+83+3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三十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45 | 2017.7.22 |
| 73EJH2 : 67+3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1 | 2016.7.7 |
| 73EJF1 : 122+12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二十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91 | 2016.7.7 |
| 73EJF3 : 2+16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 73EJF3 : 36+50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 73EJF3 : 41+7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14 | 2016.8.24 |
| 73EJF3 : 52+504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6 | 2016.9.5 |
| 73EJF3 : 54+51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2 | 2016.8.29 |
| 73EJF3 : 60+28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表 1

| 簡號 | 作者 | 出處 | 時間 |
|----------------------------------|-----|---|-----------|
| 73EJF3 : 66 + 381 + 73EJ17 : 147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二則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418.html | 2016.11.9 |
| 73EJF3 : 116+208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12 | 2016.8.23 |
| 73EJF3 : 123+56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 73EJF3 : 198+194+57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 73EJF3 : 228+617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 73EJF3 : 229+542+52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2 | 2016.8.29 |
| 73EJF3 : 271+47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6 | 2016.9.5 |
| 73EJF3 : 277+47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 73EJF3 : 288+54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6 | 2016.9.5 |
| 73EJF3 : 300+54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6 | 2016.9.5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F3 : 337+51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2 | 2016.8.29 |
| 73EJF3 : 338+201+205A+73EJ17 : 148 | 雷海龍 | 肩水金關漢簡綴合一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16 | 2016.8.25 |
| 73EJF3 : 430A + 263A + 480B+282B+514A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 73EJF3 : 441+616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2 | 2016.8.29 |
| 73EJF3 : 470 + 564 + 190 + 243+43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2 | 2016.8.29 |
| 73EJF3 : 471+302+73EJF2 : 43+73EJF3 : 34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6 | 2016.9.5 |
| 73EJF3 : 482+193+508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2 | 2016.8.29 |
| 73EJF3 : 524+209+200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12 | 2016.8.23 |
| 73EJF3 : 549+580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四)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3 | 2016.9.18 |
| 73EJF3 : 610+439+602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6 | 2016.9.22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F3 : 627A+308B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6 | 2016.9.5 |
| 73EJF3 : 628+311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二)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2 | 2016.8.29 |
| 73EJF3 : 630B + 627B + 308A+594B+292A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五)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6 | 2016.9.22 |
| 73EJD : 71+101 | 林宏明 | 漢簡試綴第四則(代替)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7575.html | 2016.12.3 |
| 73EJD : 164+103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1 | 2016.8.29 |
| 73EJD : 237+125A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9 | 2016.10.2 |
| 73EJD : 247+199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6 | 2016.9.5 |
| 73EJD : 277+116A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9 | 2016.10.2 |
| 72EJC : 146+73EJC : 613 | 姚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六)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39 | 2016.10.2 |
| 72EJC : 183+138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1 | 2016.8.29 |

(續表)

| 簡 號 | 作 者 | 出 處 | 時 間 |
|---------------------------|-----|---|-----------|
| 73EJC : 369B+672A | 尉侯凱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三則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21 | 2016.8.29 |
| 73EJC : 481+73EJT10 : 308 | 傅 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八)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84 | 2017.9.14 |
| 73EJC : 482+73EJT25 : 124 | 傅 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56 | 2017.8.2 |
| 73EJC : 527+73EJT10 : 146 | 傅 磊 | 《肩水金關漢簡(伍)》綴合(九)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89 | 2017.9.21 |

附記：本文曾刊於《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七輯，2018年。收入本書時加以訂補，並調整排列方式。

參考文獻

一、出土文獻與古籍

- [1]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 [2]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3]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 [4]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5]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 [6]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編：《地灣漢簡》，中西書局，2017年。
- [7]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年。
- [8]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貳)》，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
- [9]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參)》，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
- [10]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
- [11]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治：《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 [12] 勞幹：《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年。
- [13]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遺》，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
-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15]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16] 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 [17] 馬衡、張榮璽主編：《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 [18] 胡平生、張德芳主編：《敦煌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19]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0] 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 [2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22]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年。
- [23] 張家山一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 [24] 彭浩、陳偉、王鳳光等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議書：張家山一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25] 張家山一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 [26]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 [27]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 [28]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
- [2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 [30]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續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
- [3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32] 里耶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院同創研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選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 [33] 連大港市博物館、東莞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34] 張顯成、周振鶴：《尹灣漢墓簡牘校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 [35] 走馬樓吳簡整理小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二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 [36]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37]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編：《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 [38] 蓋山林：《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
- [39]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40]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41]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42]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43]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44]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4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彭林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46] 崔豹撰，牟華林校箋：《古今注·校箋》，北京：綏雲書局，2014年。
- [47] 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箋解：《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48] 仁井田陞撰，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年。
- [49]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50] 鄭道元著，王先謙校：《合校水經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思賢講舍原刻本。
- [51] 鄭道元著，楊守敬、熊會真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52] 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影宋本。
- [53]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二、考古報告與遺址調查

- [1] 弗克·貝格曼考察，博·索瑪斯特勒姆整理：《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1956、1958年初版，此據張德芳等中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 [2] 吳初曠：《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 [3] 奧雷爾·斯坦因：《中國考古圖記》，1921年初版，此據李新華等中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 [4] 彼·庫·科慈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爾浩特》，1923年初版，此據王希隆、丁淑琴中譯，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
- [5] 奧雷爾·斯坦因：《中國腹地考古圖記》，1928年初版，此據李新華等中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6] 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27—1935）》，1943年初版，此據徐士周等中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 徐旭生：《徐旭生西邊日記》，1930年初版，此據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 [8] 劉衍淮：《額濟納河沿岸漢代遺跡的遺迹》，《蘭大學報》第12期，1967年。
- [9] 劉衍淮：《額濟納河古廷與黑河的考查》，《蘭大學報》第15期，1970年。
- [10]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 [11]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額濟納河下游漢代烽燧遺址調查報告》，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高僧僧克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
- [12] 初世賓：《居延考古之回顧與展望》，見甘肅省文物局、絲綢之路書畫社編：《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
- [13] 初世賓：《居延考古的回顧》，載《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51輯，2000年。

- 14 居延簡：「居延地區漢代長城烽燧考古回顧」，見甘肅省文物局、絲綢之路雜誌社編：《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9年。
- 15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額濟納古代遺址測量工作簡報」，《邊疆考古研究》第七輯，2008年。
- 16 宮宅潔：「エチナ河流域の諸遺迹（エチナ河下流地域）」，《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22卷，2005年。
- 17 角谷常子：「エチナ河流域の諸遺迹（上流地域）」，《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22卷，2005年。
- 18 郝樹晉：「居延考察日記」，收入張德芳、孫家洲主編：《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實地考察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19 水間大輔、柿沼陽平、川村潤、楊身智志：「居延漢代烽燧・城邑遺址等踏査記」，《長江文化流域研究所年報》第5號，2007年。
- 20 岳岩敏、林源：「漢居延東大灣城遺址勘察與研究」，《建築與文化》2015年第10期。
- 21 中村哉也：「額濟納調查報告記」，見村山明、佐藤信昭：《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の簡史料の生誕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1年。
- 22 羅仕杰：《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簡牘遺留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
- 2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一號井的封檢和東」，《湖南考古輯刊》第8集，2009年。
- 2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
- 26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東牌樓7號古井（J7）發掘簡報」，《文物》2005年第12期。
- 27 宋少章：「長沙三國吳簡的現場撿取與室內撿剔——兼談吳簡的盒號和撿剔圖」，《吳簡研究》第三輯，2011年。
- 28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6期。

三、論著

- 1 安忠義：「秦漢簡牘中的“致書”與“致籍”考索」，《江漢考古》2012年第1期。
- 2 卜憲群：《秦漢公文文書與官僚行政管理》，《歷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3 卜憲群：《秦漢日常秩序中的社會與行政關係初探——關於“自言”一詞的解讀》，《文史哲》2013年第4期。

- 4 蔡宜靜：《漢代居延“就”運探研》，《簡牘學報》第十七期，1999年。
- 5 陳邦懷：《居延漢簡考略》，《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2輯。
- 6 陳公柔、徐益芳：《大灣出土的西漢田卒簿籍》，《考古》1963年第3期。
- 7 陳公柔、徐益芳：《北園托尼出土糧食簡的整理與研究》，《文史》第十一期，1982年。
- 8] 陳夢家：《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9 陳槃：《漢晉道簡跋小七種》，1975年初刊，此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10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11 陳偉：《東漢山陰簡、寧國令、沙馬諸令研究》，《考古學報》2003年第1期。
- 12 陳偉：《秦漢初簡文書傳真系統》，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古城·里耶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
- 13 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1958年初版，此據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14 陳直：《漢晉過所通考》，《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
- 15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16 程微：《五一農場出土東漢簡牘的整理與研究報告》，《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2期。
- 17 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18 初世賓：《漢臺軍守禦器備考略》，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
- 19 初世賓：《居延烽火考述——兼論古代烽堠的設置》，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
- 20 初世賓：《懸泉漢簡拾遺》，《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2007年。
- 21] 初世賓：《漢簡長安至河西的驛道》，《簡帛研究2005》，2008年。
- 22 初世賓：《懸泉漢簡拾遺（二）》，《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2010年。
- 23 初世賓：《懸泉漢簡拾遺（五）》，《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2013年。
- 24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1982年初版，此據徐世虹等中譯，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 25 大庭脩：《漢簡研究》，1992年初刊，此據徐世虹中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26] 鄧璋光：《走馬樓吳簡三州倉出米簡的復原與研究——兼論“橫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3年第1輯。
- [27] 鄧璋光：《對三州倉“司司倉”的復原嘗試——兼論“橫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4年第2輯。

- [28] 董平均：《律圖令與漢初屬禁制度論考》，《中華文化論壇》2007年第3期。
- [29] 董珊：《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30] 賈磊：《漢晉衣物疏集校及相關問題考察》，博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2017年。
- [31] 杜鵑姣：《試論漢簡中的“致”和“致詣”》，《社會科學學報》第22卷第9期，2013年。
- [32] 杜鵑姣：《漢代簡牘文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簡帛大學，2014年。
- [33] 方孝坤：《候官職能述補》，《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
- [34] 方孝坤：《漢代候官的司法職能——基於居延漢簡的考察》，《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4卷第1期，2011年。
- [35] 富谷至：《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2003年初版，2014年增補再版，此據劉恒武中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 [36] 富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2010年初版，此據劉恒武、孔李波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 [37] 富谷至編：《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樓蘭・尼雅出土文書を中心に》，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年。
- [38] 富谷至編：《漢簡語彙考證》，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
- [39] 傅振倫：《西漢始元七年出入六寸符》，《文史》第十輯，1980年。
- [40] 傅振倫：《第一批居延漢簡的採集與整理始末記》，《文物春秋》1987年第1期。
- [41] 高村武幸：《漢代の地方官吏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
- [42] 高村武幸：《里耶秦簡第八層出土簡牘の基礎的研究》，《重大史學》第14卷，2014年。
- [43] 高村武幸：《秦漢簡牘史料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
- [44] 高級：《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的製作年代試探》，《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 [45] 高榮、張榮芳：《漢簡所見的“候吏”》，《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
- [46] 高榮：《簡牘所見秦漢郵書傳遞方式考索》，《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6期。
- [47] 高榮：《秦漢的傳信——兼論傳的演變》，收入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48] 高榮：《論秦漢的曹（士）》，《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5期，2012年。
- [49] 高榮：《論秦漢的曹（下）》，《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6期，2012年。
- [50] 宮宅謙：《簡牘出土與研究の動向——長江・秦簡關係篇より》，載《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六號，2002年。
- [51] 宮宅謙：《簡牘書及其周邊——敦煌至安西間的歷史地理》，原刊《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22號，2005年，此據中譯，刊於《簡帛研究2004》，2006年。

- [52] 管東貴：「從漢簡看漢代選派的俸廩制」，見食貨月刊社編輯委員會主編：《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年。
- [53] 郭浩：「秦漢時期現金管理易讀——以居延漢簡、居延漢簡“利人錢”為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3年第3期。
- 54 郭洪伯：「釋官與諸曹——秦漢基層機構的部門設置」，《簡帛研究》2013，2014年。
- 55 郭俊然：「漢官制考——以實物資料為中心」，博士學位論文，華中師範大學，2013年。
- 56 郭俊然：「漢代的集市管理職官」，《晉城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7卷第5期，2014年。
- 57 郭麗華、張顯成：「西北屯戍漢簡中的“執人”及其相關詞語考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6年第2期。
- 58 郭琳琳、杜勤媛：「出土漢簡中的“傳”與出入名籍」，《克拉克依學刊》2013年第6期。
- 59 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
- 60 賀昌群：「烽燧考」，原載《文史哲》1940年第2期，此據《賀昌群文集》第一卷《史學論叢》，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61 何雙全：「漢代西北邊境與傳置——甲渠候官、懸泉漢簡《傳置通里簿》考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8年第1期。
- 62 何雙全：《簡牘》，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
- 63 洪石：「東周至晉代墓葬出土簡牘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1年第9期。
- 64 侯燧：「分條·居延漢簡考釋·簡牘之制·序識」，收入甘肅考古文物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 侯旭東：「西北漢簡所見“傳信”與“傳”——兼論漢代君臣日常政務的分工與詔書、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輯。
- 66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殘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
- 67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六年（熹成鄉）強甲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紀初江南鄉里管理一瞥」，邱義田、劉增貴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古代庶民社會》，臺北：中研院，2013年。
- 68 侯旭東：「西北所出漢代傳籍冊書簡的排列與變革——從東漢永元兵物簿談起」，《史學集刊》2014年第1期。
- 69 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鑿年初司——兼論候行軍時的人事安排與用印」，《簡牘學研究》第五輯，2014年。
- 70 侯旭東：「長沙東牌樓漢簡《光和六年淨田自稻和麥書》考釋」，原載蔡明劍主編《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修訂本見簡帛網2014年2月2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91）。

- [71] 侯旭東：《皇帝的無奈——西漢末年的傳置刺史與制度變遷》，《文史》2015年第2輯。
- 72 侯旭東：《西漢張敖郡府水候官驛北亭位置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 73 侯旭東：《漢代西北邊塞他官兼行候事如何工作》，見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三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
- 74 侯旭東：《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性質探——從「竹簡（肆）」涉米證書的復原說起》，載長沙簡牘博物館編《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 75 侯旭東：《西北出土漢代文書簡冊的排列與復原》，《簡帛》第十八輯，2019年。
- 76 胡方：《漢武帝“廣關”措置與西漢地緣政策的變化——以長安、洛陽之間地域結構為視角》，《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0卷第3期，2015年。
- 77 胡平生：《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78 胡永鵬：《居延金關漢簡（貳）中與曆表不合諸簡考證》，《簡帛》第九輯，2014年。
- 79 胡永鵬：《西北邊塞漢簡編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80 胡耀文、余林、江桂生、王學嵐、史志林：《黑河流域漢代舉殖綠洲空間分佈重建》，《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49卷第3期，2013年。
- 81 黃浩波：《居延金關漢簡（伍）釋地五則》，《簡帛》第十五輯，2017年。
- 82 黃今吾：《秦漢軍制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 83 黃艷萍：《居延金關漢簡「所見」及其命名探析》，《敦煌研究》2016年第1期。
- 84 吉川佑資：《漢代邊境における令史と尉史》，《史泉》107號，2008年。
- 85 吉川佑資：《居延漢簡に於ける候長と候史》，《古代文化》第63卷第2號，2011年。
- 86 吉川佑資：《前漢時代の掾》，《史泉》第119號，2014年。
- 87 吉村昌之：《漢代邊郡的田官組織——以見於簡牘的「田田」為線索》，原載大庭脩編：《漢簡研究の現狀と展望：漢簡研究國際シンポジウム'92報告書》，1993年，北京中華書局，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論叢》第一輯，1996年。
- 88 吉村昌之：《居延甲渠漢簡的部置設置》，《古代文化》第50卷第7號，1998年。
- 89 黃雷強、田靖：《西漢居延地區軍事設施佈局的地理分析》，《滄桑》2014年第2期。
- 90 黃連翔：《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為中心》，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91 賈文麗：《漢代河西經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 92 黃丹丹、孫兆平：《早期中國邊塞防禦組織再認識——以甲渠候官的實名區、序數隧為中心》，《南都學壇》第35卷第5期，2015年。

- [93] 蔣文：《說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簡408的勾書符號和“傳到比”》，《文史》2014年第1期。
- [94] 角谷常子：《漢代居延における軍政系統と領土・領ありについて》，原刊《史林》第76卷第1號，1993年，此據《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三號，2001年。
- [95] 角谷常子：《簡牘の形狀における意味》，收入富谷至編：《邊境出土文書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3年。
- [96] 景愛：《古居延綠洲的消失與現代化——從考古和衛星遙感觀察》，《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
- [97] 景愛：《胡楊的呼喚——沙漠考古手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
- [98] 景愛：《居延滄桑——尋找消失的綠洲》，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99] 葛尾祐子：《長沙走馬樓吳簡地記式名稱簡的探討——關於家奴的記錄》，《吳簡研究》第三輯，2011年。
- [100] 均和、劉軍：《漢簡舉書與行塞考》，《簡牘學研究》第二輯，1998年。
- [101] 柯友根：《西漢部曲初探》，《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
- [102] 孔昭宏、杜乃秋、朱延平：《內蒙古自治區與兩湖漢代烽燧遺址的環境考古學研究》，《環境考古》第一輯，1991年。
- [103]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考索之部》，1944年初版，託孫作者：《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
- [104] 勞幹：《勞幹學術論文集甲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105] 勞幹：《從漢簡中的爵人、令史、候史及士更試論漢代郡縣吏的職務及地位》，《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1分，1984年。
- [106] 樂道、譚若麗：《敦煌一棵樹烽燧西晉符信結構——兼說漢簡中“符”的形態演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5期。
- [107] 李並成：《漢敦煌郡境內晉、蜀置、縣等位置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
- [108] 李並成：《漢酒泉郡十一置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
- [109] 李建平：《漢代“券”之制度補證》，《農業考古》2010年第1期。
- [110] 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文史》第三十九輯，1983年。
- [111] 李均明：《居延漢簡“適”解》，《文史》第三十二輯，1990年。
- [112] 李均明：《封檢題署考略》，《文物》1990年第10期。
- [113]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上，《文史》第三十四輯，1991年。
- [114] 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文史》第三十五輯，1992年。
- [115] 李均明、劉軍：《居延漢簡居延都尉與甲渠候人物志》，《文史》第三十六輯，1992年。
- [116]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見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
- [117] 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18] 李均明：《初學錄》，臺北：蘭臺出版社，1999年。
- [119] 李均明：《漢簡所反映的關津制度》，《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
- [120] 李均明：《漢代烽戍守禦制略考》，原載《秦漢研究》第二輯，2007年，此據作者：《耕耘錄——簡牘研究叢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
- [121]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22] 李均明：《簡牘文書の種別と地域諸要素の關係》，見村山明、佐藤信綱《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の簡牘史料の生誕背景》，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1年。
- [123] 李均明：《簡牘書寫——以敦煌漢簡為基礎的比較研究》，《出土文獻》第二輯，2011年。
- [124] 李力：《關於秦漢簡牘所見“輸入錢”一詞的討論》，《國學藝刊》2015年第4期。
- [125] 學明劍：《主吏的職責與工作：居延漢簡的筆記》，《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8期，2008年。
- [126] 李松儒：《戰國簡帛手迹研究——以上海書局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127] 李天虹：《居延漢簡所見侯官少吏的任用和罷免》，《史學集刊》1996年第3期。
- [128] 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 [129] 李天虹：《漢簡“致書”考釋——以居延漢簡《津關令》札記》，《文史》2004年第2輯。
- [130] 李天虹：《秦漢時分紀時制綜論》，《考古學報》2012年第3期。
- [131] 李學勤：《談“張掖都尉榮信”》，《文物》1978年第1期。
- [132] 李岩雲：《1998年敦煌小方盤城出土的一批簡牘涉及的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
- [133] 李岩雲：《敦煌西門一保簡牘經過月季後簡牘之考釋》，《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
- [134] 李迎春：《秦漢郡縣屬吏制度演變考》，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師範大學，2009年。
- [135] 李迎春：《漢代的尉史》，《簡帛》第五輯，2010年。
- [136]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 [137] 李振宏：《小議居延漢簡中的“私去署”問題》，《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
- [138] 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139] 連劭名：《西域木簡中的記與檄》，《文物春秋》1989年第1期。
- [140] 梁昌斌：《從長安到洛陽：漢代的關中本位政治地理》，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3年。
- [141] 廖伯源：《西漢皇宮宿衛警備雜考》，原載《東吳文史學報》第5號，1986年，此據作者：《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 [142]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採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 [143] 凌文超：《吳簡考古學與吳簡文書學》，原題《走馬樓吳簡簿書復原整理易議》，刊於《歷史學討論》第一卷，2013年，此據修訂本，收入長沙簡牘博物館編《走馬樓吳簡研究論文精選》，嶽麓書社，2016年。
- [144] 劉軍：《甲渠塞臨本部候長考——兼論候長的職責》，《簡帛研究》第一輯，1993年。
- [145] 劉軍：《漢簡人事管理研究之一——行署舉與聽署申報》，《簡牘學研究》第一輯，1997年。
- [146] 劉欣寧：《居延漢簡所見仕居與里制》，見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
- [147] 魯惟一：《漢代行政記錄》，1967年初版，此據于振波、申今花中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148] 路方鵠：《居延漢簡“稍入”是邊塞的財政收入之一》，《南部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4期。
- [149] 羅仕杰：《從居延漢簡看士吏的建置、選調與職責》，《嶺東學報》第31期，2012年。
- [150] 呂志峰：《敦煌懸泉置考論——以敦煌懸泉漢簡為中心》，《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
- [151] 馬孟龍：《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令·律津抄寫年代研究——以漢初侯國建置為中心》，《江漢考古》2013年第2期。
- [152] 馬先醒：《漢居延志長編》，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
- [153] 馬智全：《姑臧車與漢代河西兵馬管理》，《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1期，2016年。
- [154] 孟志成：《漢簡所見候長和段長的待遇》，《河北成人教育學報》2002年第2期。
- [155] 孟志成：《候長、段長的任用和懲罰》，《簡牘學研究》第二輯，2002年。
- [156] 米田賢次郎：《漢代の邊境組織——邊の配置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12卷3號，1953年。
- [157] 初山明：《刻簡簡牘初探——長沙東牌樓出土簡牘の考察のために》，原刊《木簡研究》第17號，1995年，此據中譯本，刊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論叢》第二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58] 初山明：《漢帝國と邊境社會：長城の風景》，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
- [159] 初山明：《長沙東牌樓出土木簡與東漢時代的訴訟》，原載《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29輯，2013年，此據中譯，收入周東平、朱強主編《法律史論叢（2013年卷）》，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
- [160] 初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15年。
- [161] 初山明：《日本居延漢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古文書學研究為中心》，《中國

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九輯,2016年。

- [162] 初山明:《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以居延漢簡為例》,殷樹文主編《史料與法史學》,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
- [163] 初山明:《在簡牘學、古文書學、法制史與東漢史之間》,章俊林、陳弘喜、饒曉飛訪談,《文匯報》2017年2月3日,第11版“文化”。
- [164] 彭浩:《河西漢簡中的“獄計”及相關文書》,載《簡帛研究》(2018年春夏卷),2018年。
- [165] 齊銀生:《從居延漢簡的獄探析侯部的運作及吏員管理》,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5年。
- [166] 青木俊介:《侯官における簡牘の保存と複製——AS 遺址文書庫・事務區畫出土簡牘の状況を手かりに》,見初山明、佐藤信綱:《文獻と遺物の境界——中國出土の簡牘史料の生地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1年。
- [167] 青木俊介:《封橋の形態發展》,收入初山明、佐藤信綱:《文獻と遺物の境界Ⅱ》,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4年。
- [168] 青木俊介:《肩水金關漢簡の致と通關制度》,《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12號,2014年。
- [169]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170] 森谷一樹:《黑河下流域の遺迹群》,《アジア研究》99號特集《地球環境を黑河に探る》,2007年。
- [171] 森谷一樹:《居延オアシスの遺迹分布とエチナ河》,見井上允幸、加藤雄一、森谷一樹編:《オアシス地域史論叢:黑河流域2000年の點描》,京都:松香堂,2007年。
- [172] 森谷一樹:《前漢—北朝時代の黑河流域》,見中尾正義編:《オアシス地域の歴史と環境:黑河が語るヒトと自然の2000年》,東京:勉誠出版,2011年。
- [173] 森鹿三:《東洋史研究・居延漢簡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
- [174] 沈剛:《居延漢簡語詞彙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
- [175] 沈仲章口述,章俊記錄,胡曉楓整理:《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
- [176] 市川任二:《漢代に於ける居延甲渠戍の展開》,《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第6卷,1963年。
- [177] 史連:《居延書院藏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的編纂修訂——以簡背劃線與反印文字迹爲依據》,《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三輯,2014年。
- [178] 石昇如:《再探簡牘編聯、書寫姿勢與習慣——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的簡側劃線爲文本》,《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4分,2017年。
- [179] 石昇如:《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訪問記》,《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23期,2017

- 年,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09newsletter/23/23-09.html#top。
- [180] 孫沛陽：《簡牘背刺與刻痕》，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2011年。
- [181] 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 [182] 孫慰祖：《可齋論印新稿》，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 [183] 孫開南：《秦縣的刻書與諸官（增訂版）》，載里耶博物館籌備處：《里耶秦簡初探：珍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 [184] 孫曉月：《居延所出功券簡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北師範大學，2013年。
- [185] 唐俊峰：《A35 大灣城遺址肩水都尉府官署區——兼論“肩水北部都尉”的官署問題》，《簡帛》第九輯，2014年。
- [186] 唐俊峰：《西漢河西田官的組織與行政——以居延、肩水地區的田官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9期，2014年。
- [187] 陶正榮：《淺述金塔境內的長城遺址》，見李國民主編：《金塔文化遺產研究文集》，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年。
- [188] 藤田高大：《敦煌・居延漢簡による漢代文書行政の基礎的考察》，原刊《平成10—11年度科研費基盤研究(C)(2)成果報告書》，2000年3月，此稿《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三號，2001年。
- [189] 藤田勝久：《漢代簡牘的文書處理與“發”》，見蔡明劍主編：《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
- [190] 藤田勝久：《肩水金關的交通與“出入”地行證》，《簡帛》第十七輯，2018年。
- [191] 鶴岡昌男：《關於漢代官文書的一點考察——“記”這一文書的存在》，原刊《史學》第68卷，1988年，此稿中譯，刊於《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二輯，2004年。
- [192] 田天：《西漢中晚期簡牘的變遷及其意義》，載《出土文獻與文化——歷史考古青年論集（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193] 畑野古則：《漢代の下級部局における日常業務と情報處理：關所の通關業務と出入記録簡》，《資料學の方法を採る》13號，2014年。
- [194] 童嶺：《鈔寫有別論——〈刻書簡文化史叢小輯〉的一種》，《漢學研究》第29卷第1期，2011年。
- [195] 土口史記：《戰國・秦代の縣：縣廷と“官”の關係をめぐる——考察》，《史林》第95卷第1號，2012年。
- [196] 土口史記：《里耶秦簡にみる秦代縣下の官制構造》，《東洋史研究》第73卷第4號，2015年。
- [197] 土口史記：《秦代の令史と曹》，《東方學報》第90卷，2015年。
- [198]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99] 汪桂海：《秦漢簡牘探研》，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年。
- [200] 王晨偉、趙叢蓉：《簡析漢簡所見長城烽燧系統中戍卒的日常工作》，《哈爾濱大學學

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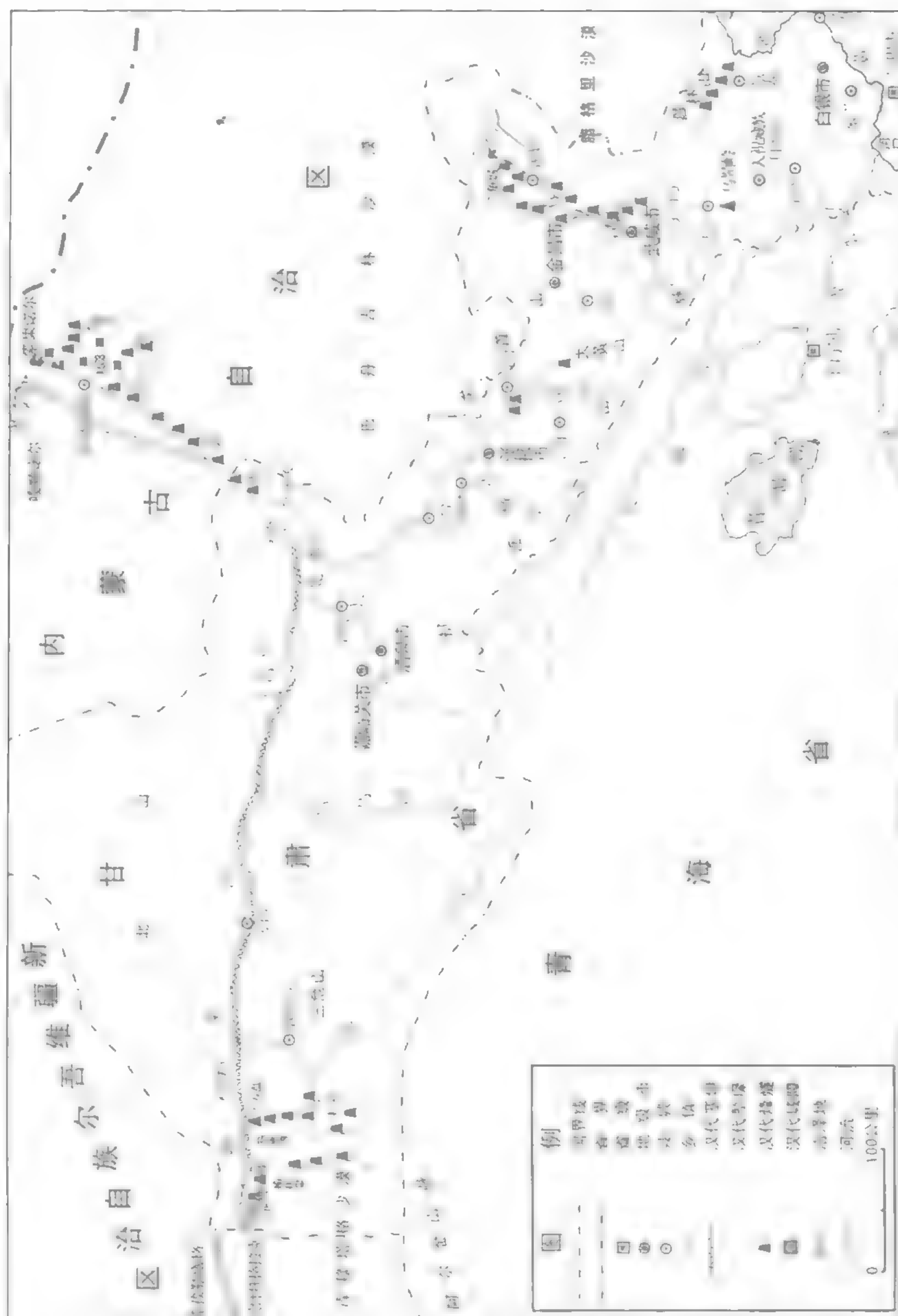
- [201] 王國華：《簡牘書考》，1912年日文初版，1914年中文初版，此據馬平生、馬月華：《簡牘檢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202] 王國華、羅振玉：《流沙書簡》，1914年初版，1934年修訂，此據何立民點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 [203] 王海：《河西漢簡所見“辟”及相關問題》，《簡帛研究2008》，2010年。
- [204] 王輝：《古文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年。
- [205] 王銀坡：《西北漢簡所見“司獄錢”考》，《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
- [206] 王素：《“書詔”同字校勘談——以長沙漢吳簡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
- [207] 王曉光：《新出漢晉簡牘及書刻研究》，榮寶齋出版社，2013年。
- [208] 王曉光：《秦漢簡牘具名與書手研究》，榮寶齋出版社，2016年。
- [209] 王雲：《關於“三木律令”年代及性質的變遷問題》，《古代文明》，第6卷第1期，2012年。
- [210] 王之瑛：《西北漢簡所見“士吏”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5年。
- [211] 王子今：《簡牘資料與漢代河西地方竹類生存可能性的探討》，《簡帛》，第二期，2007年。
- [212] 吳昌廉：《漢代邊郡亭隧組織——漢晉與漢代邊郡制度之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文化大學，1983年。
- [213] 吳昌廉：《漢代邊塞“部”之組織》，《簡牘學報》第十一期，1985年。
- [214] 吳昌廉：《漢代塞上隧卒之職責》，《簡牘學報》第十一期，1985年。
- [215] 吳昌廉：《漢簡所見之候官組織》，《簡牘學報》第十一期，1985年。
- [216] 吳昌廉：《漢“置”初探》，《簡牘學報》第十五期，1993年。
- [217] 吳軍：《漢代中河高道郡的府署組織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01年。
- [218] 鄒文玲：《“合檄”試探》，《簡帛研究2008》，2010年。
- [219] 鄒文玲：《甘肅《合鄉史書》校勘》，《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五輯，2012年。
- [220] 鄒文玲：《里耶秦簡所見“遺食”簡牘及其文書構成》，《簡牘學研究》第五屆，2014年。
- [221] 鄒文玲：《簡牘中的“真”字與“第”字——兼論簡牘文書分類》，《簡帛》第十五輯，2017年。
- [222] 武伯竹：《發展考古——從資訊信息認識歷史過程的科學探索》，《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第23卷第4期，2011年。
- [223] 夏含春：《“2013年長沙五里岡東漢簡牘學術研討會”紀要》，《文物》，2013年第12期。
- [224] 肖雲衛：《武威漢墓竹書《伊尹》篇的討論》，《簡帛》第八輯，2013年。
- [225] 謝桂華：《漢晉簡牘論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 [226] 辛德勇：《漢武帝“廣開”與西漢前期地域控制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3卷第2輯，2008年。
- [227] 邢義田：《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228] 邢義田：《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229] 邢義田：《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第4分，2011年。
- [230] 邢義田：《漢至三國公文書中的簽署》，《文史》2012年第2輯。
- [231] 邢義田：《漢代邊塞陸長的文書能力與教育——對中國古代基層社會識寫能力的反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1分，2017年。
- [232] 徐暢：《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刊佈及相關研究述評》，《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一輯，2015年。
- [233] 徐暢：《走馬樓簡牘公文書中諸曹性質的判定》，《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
- [234] 徐暢：《長沙三國走馬樓吳簡基本性質研究平議》，《出土文獻》第十二輯，2018年。
- [235] 徐樂堯：《漢簡所見邊郡軍事與民政系統的職權關係》，《簡帛研究》第一輯，1993年。
- [236] 徐龍國：《秦漢城邑考古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 [237] 徐蘋芳：《居延漢簡的發現與研究》，原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第6期，此據作者：《中國歷史考古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238] 徐蘋芳：《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域邑圖”及其有關問題》，《簡帛研究》第一輯，1993年。
- [239] 徐子宏：《漢簡所見烽燧系統的考核制度》，《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
- [240] 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
- [241] 閻步克：《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
- [242]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1961年初版，此據重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243] 楊建：《西漢初期津關制度研究：附〈津關令〉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244] 楊俊：《敦煌一棵樹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
- [245] 楊振紅：《秦漢時期的“尉”“尉律”與“置吏”“除吏”——兼論“吏”的屬性》，《簡帛》第八輯，2013年。
- [246] 姚磊：《居延新簡·綴合（六）》，2018年12月19日刊於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73。
- [247] 姚磊：《居延新簡·綴合（二十四）》，2019年2月25日刊於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322。
- [248] 野口優：《前漢邊郡都尉府の職掌と邊郡統治制度》，《東洋史研究》第71卷第1

- 號,2012年。
- 249 野口優:《王莽期の邊郡軍事機構における文書行政》,《田古》第25號,2015年。
- 250 伊藤道治:《漢代居延戰綫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12卷3號,1953年。
- 251 齋取祐司:《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
- 252 齋取祐司:《肩水金關遺址出土の通行證》,作者主編《古代中世東アジアの圖所と交通制度》,京都:汲古書院,2017年。
- 253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烽燧考——特以甲渠候官爲中心》,原刊《東方學報》第36卷,1964年,此據中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254 永田英正:《書契》,見林巳奈夫編:《漢代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年。
- 255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1989年初版,此據張學鋒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56 永田英正:《“候吏唐德坐罪行罰”校考》,原載唐代史研究會報告第Ⅶ集《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1990年,此據中譯,刊於《簡帛研究》第一輯,1993年。
- 257 永田英正:《甲渠京第四隧出土簡牘分析》,原刊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國出土文字資料の基礎的研究》,1993年,此據中譯,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第一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
- 258 于豪亮:《于豪亮學術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259 于振波:《居延漢簡中的護長和候長》,《簡帛研究》2001,2001年。
- 260 苑苑:《淺析漢代的書佐》,《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 261 臧知非:《秦漢賦役與社會控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
- 262 張傳璽:《懸泉置、效穀縣、魚澤縣的設置與廢》,收入《張澤華紀念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263 張春樹:《漢代邊疆史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
- 264 張德芳:《漢簡所反映的邊塞防禦設施和烽燧制度》,收入紀世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65 張德芳:《西北漢代邊塞的歷史地理與沿革》,《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 266 張建國:《漢代的罰作、復作與弛刑》,《中外法學》2006年第5期。
- 267 張久、張俊民:《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執罰”簡》,《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2期。
- 268 張俊民:《武威旱灘坡十九號簡牘出土本簡考》,《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3期。
- 269 張俊民:《簡牘學論稿——聚沙篇》,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4年。
- 270 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的兩例漢代職官制度》,《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
- 271 張俊民:《敦煌漢簡書出土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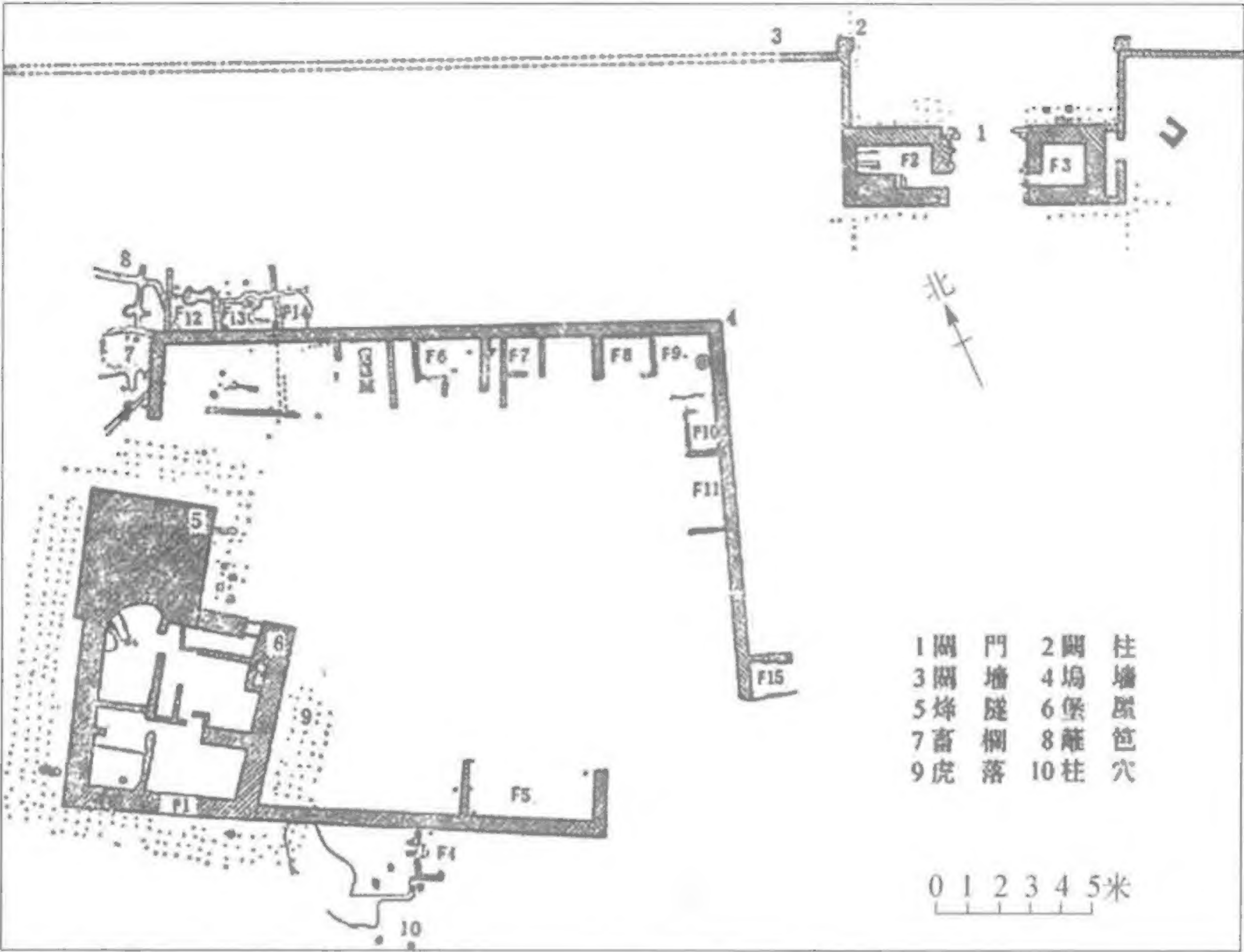
- [272] 張文蘭：《漢代甲渠候官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首都師範大學，2014年。
- [273] 張文蘭：《漢代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史學月刊》2015年第7期。
- [274] 張文蘭：《漢代甲渠候官的候官管理》，《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4期，2016年。
- [275] 張雲華：《漢代甲渠候官屯田考》，《高郵學刊》第26卷第3期，2006年。
- [276] 張忠璠：《秦漢律令法系研究初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 [277] 張忠璠：《漢晉出土律令文獻的目錄及其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 [278] 趙麗麗：《行役戍備——司西漢至東晉的屯戍生活》，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
- [279] 趙俊梅：《簡牘所見“督烽火”試論》，《蘭州學刊》2007年第5期。
- [280] 趙沛：《居延漢簡見西漢時期西北軍計勤務制度》，《西北史地》1991年第2期。
- [281] 趙沛、王寶萍：《西漢居延邊塞休吏制度》，《文博》1994年第1期。
- [282] 趙沛：《居延漢簡所見“戍備”“被戍備”——兼論居延邊塞兵器配給》，《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 [283] 中共金塔縣委、金塔縣人民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敦煌學學會編：《金塔居延漢址與張騫之路歷史文化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4年。
- [284] 朱桂昌編著：《太初日曆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285] 莊小霞：《東晉殘簡“中倉租奉歸還”考釋》，《簡帛》第五輯，2010年。
- [286] 莊小霞：《釋新莽“附城”爵稱》，《歷史研究》2006年第2期。
- [287] 鄒水杰：《兩漢縣行政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88] 佐原康夫：《漢代の官制と屬吏について》，原載《東方學報》第61號，1989年，此據作者《漢代都市機構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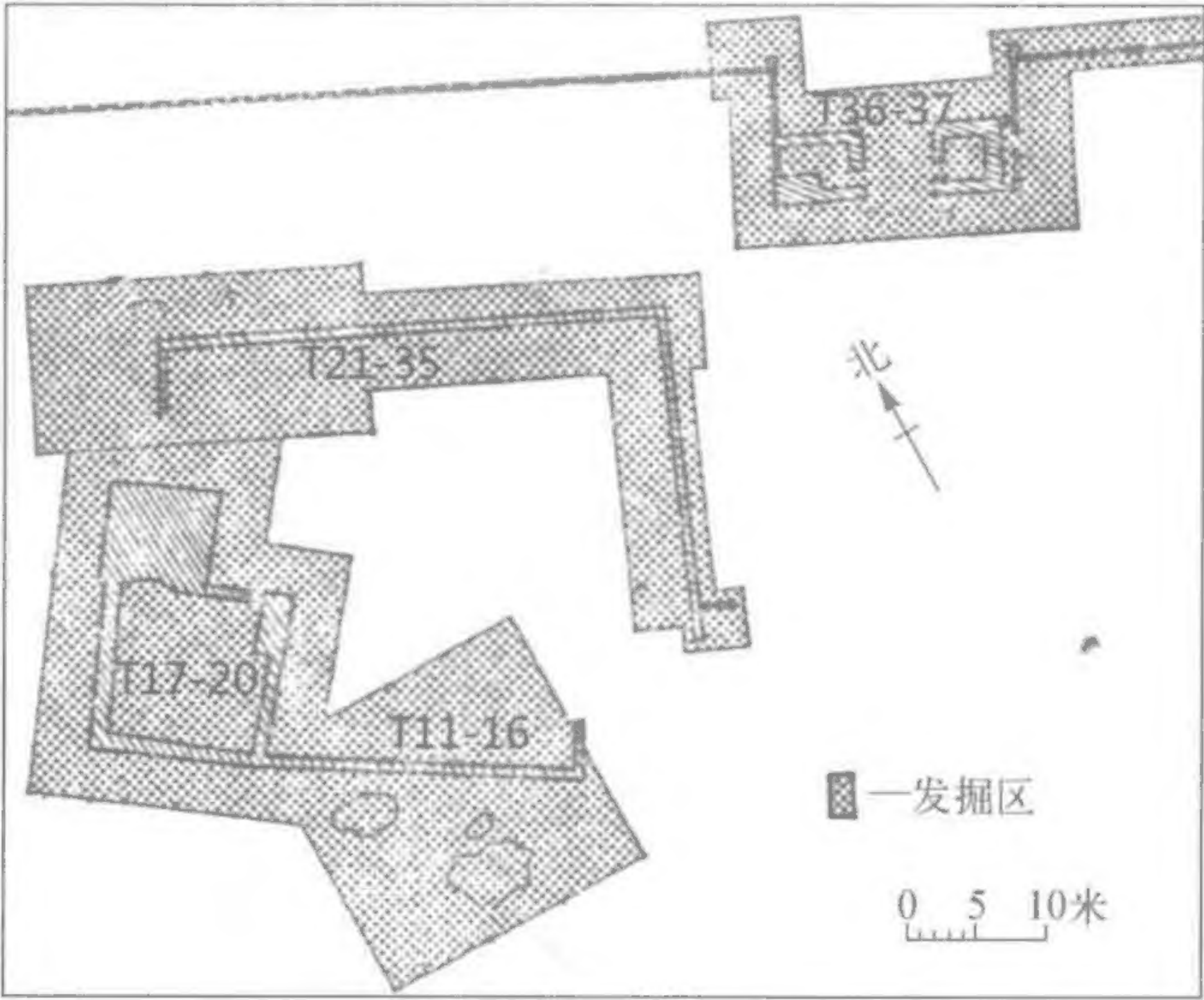


附圖一 河西漢塞走向示意圖①

(1) 吳鈞驥《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地圖1),《敦煌學刊》,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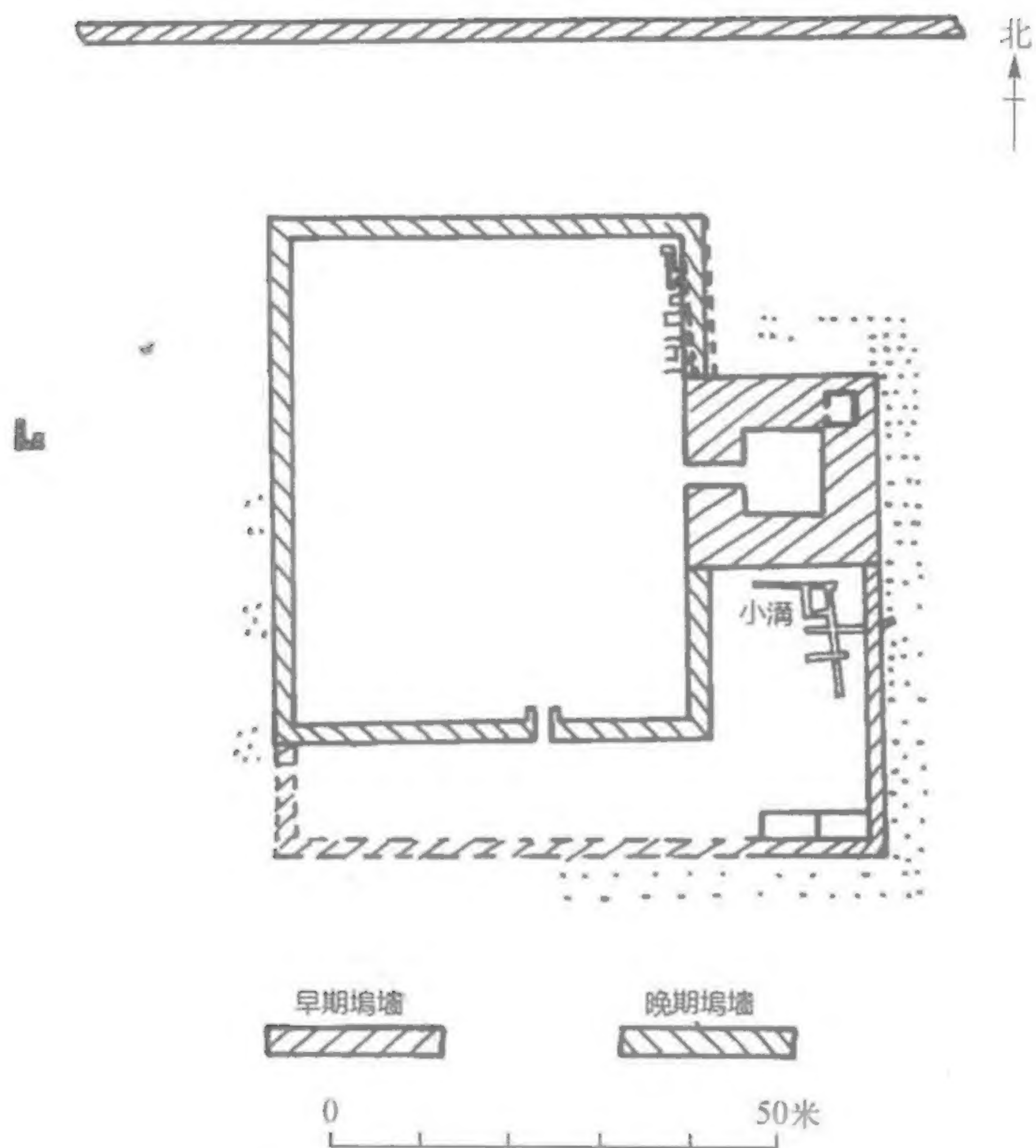


附圖三 A32 遺址平面圖①



附圖四 A32 遺址發掘區分佈圖②

①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第 13 頁。
②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第 13 頁。



附圖五 A33 遺址郭城平面圖①

① 吳初驥《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1頁。

致 謝

本書是筆者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加以增刪修訂而成的。博論完成於2017年3月，原本還包括三章內容討論通關證件與程序，此次暫未收入。原來附有的肩水金關關吏與東部候長繫年的內容，今亦刪去，增加對73EJD部分簡牘出土的討論，及初山明、佐藤信所編兩本論文集的評介。作為學術生涯的第一本專著，儘管筆者盡力排查，但一定還遺留不少問題，敬請讀者指正批評。

這裏要特別感謝侯旭東、初世賓、鷹取祐司和許名瑋等師長前輩。我本科階段學習工科，且在2013年讀博之前從未正式接觸過簡牘研究，可以說基礎薄弱、資質駑鈍，侯老師作為我的博士導師，不僅開示研究門徑，指導具體的寫作，花費心力無算，而且無形中深刻影響到我的學術態度。如果說我日後能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一點收穫的話，基礎也是由侯老師奠定的。而從未謀面的初先生，多次電話告知金關遺址的發掘信息，十分寶貴。鷹取祐司和許名瑋先生，亦從未謀面，但在我寄上博士論文或書稿後，均返回數十頁的修改意見，對後進的關愛與對學術的熱忱令人動容。

小書的寫作，還得到很多師長和友朋的指導幫助。李均明、張德芳、劉樂賢、趙平安、劉國忠、汪桂海、鄔文玲、黃振萍、方誠峰、馬楠等師長在博士論文開題、預答辯、答辯和外審時曾給於各方面的意見和提示，使我少走許多彎路，避免了許多錯誤。邢義田、宋少華、初山明、張春龍、陳文豪、角谷常子、馬怡、張榮強、張俊民、宮宅潔、黃樸華、李迎春、馬智全、肖從禮、森谷一樹、青木俊介、凌文超、田天、鈴木直美、伊強、野口優、劉釗（樂遊）、胡永鵬、金智恩、蘇俊林、王振華、王彬、姚磊、謝坤、畑野吉則、小林文治、鄭相俊、馬力、孫梓辛、宋超、屈濤、黃浩波、吳貞銀、祁萌、趙爾陽、張馳、陳韻青、曹天江、李弘喆、王濤、石昇烜等師友亦給予很多幫助，或提示問題，或分享資料。筆者剛走上學術研究之路，能得到如此之多與如此

珍貴的幫助，實在深為感動。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清華文科圖書館破例將五冊金關簡借我長期使用，我所住的五號宿舍樓管理員亦允我日夜待在研讀間裏，客觀上加速了寫作進度。這一切，皆十分感激！

筆者博士畢業後，隨即進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做博士後。在站期間，受到李守奎老師的多方提攜和指導，擴展了讀書視野，也受到李均明先生等中心老師的指導和幫助。這本小書就是趙平安老師推薦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在此衷心感謝中心全體老師和同仁！

但誠先生作為小書的編輯，認真敬業工作高效，付出很多心血，在此表示感謝！

一路走來，最不容易的是父母、親人與妻兒，感謝父母親人的支持、妻子的包容和小女的陪伴。